

歐遊
日記

應懿凝著

中華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4427B

應懿凝著

歐
遊
日
記

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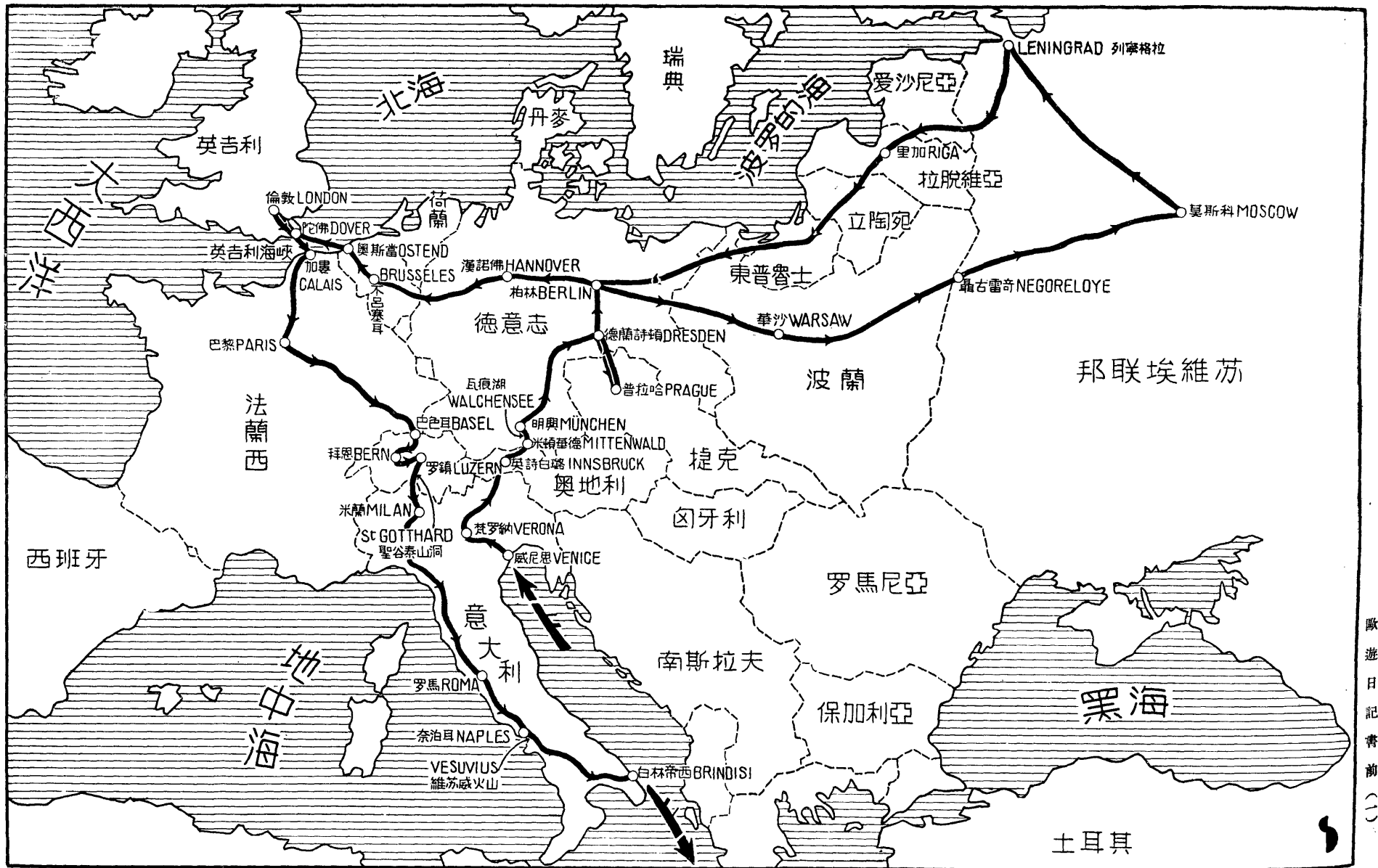
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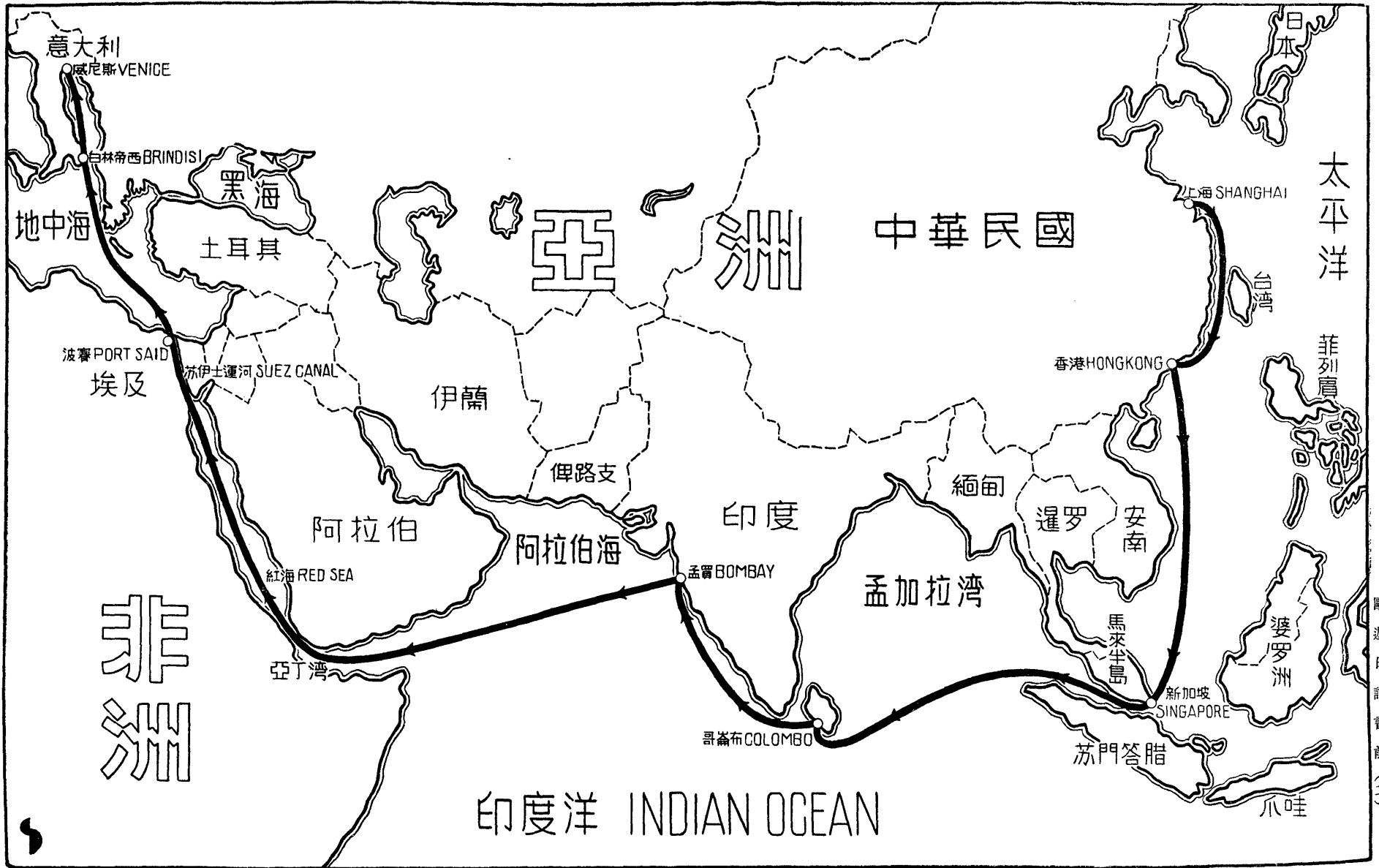
弁言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夏，外子奉政府命，赴德出席國際道路會議，及參加德水利專家恩格斯氏爲我國舉行之黃河試驗，余因偕行。留歐凡六閱月，歷大小十餘國，舟車之暇，偶爾涉筆，積日累月，綴以成編；惟是取材凌雜，文筆蕪陋，本不敢出以示人，徒以斯行之機會難得，沿途之見聞頗多，雖紀載所及，僅限個人，然各國之風尚習俗，可窺一二。爰付梨棗，藉省抄胥，管窺蠡測，幸大雅弗譏焉。

誌
凝



歐遊旅程地圖



海行旅程地圖

歐遊日記目錄

弁言

歐遊旅程地圖

海行旅程地圖

(一) 自上海至威尼思

(二) 瓦痕湖

(三) 初訪柏林

(四) 重返瓦痕湖

(五) 明興

(六) 再訪柏林

(七) 蘇俄之行

(八) 三訪柏林

..... 一

..... 二七

..... 三六

..... 五四

..... 八三

..... 九五

..... 一二九

..... 一八〇

(九) 捷克·····	一九一
(十) 倫敦·····	二〇七
(十一) 巴黎·····	二二九
(十二) 瑞士·····	二四八
(十三) 意大利·····	二五九
(十四) 歸途·····	二七六
跋·····	三〇七

歐遊日記

(一) 自上海至威尼思

六月七日

晚十二時，由上海新關碼頭乘渡輪至浦東，登意大利康德羅梭號 (Conte Rosso) 郵船。船甚大，載重二萬噸，廳室精雅麗都，幾疑身在華廈。父親紀弟端妹夫婦及譚義民君等，均送至大船。一時許，鑼聲大鳴，蓋末班渡輪即將解纜回浦西，催送客回船也。余一時離緒縈懷，不知是悲是喜，與父親弟妹等話別時，雖竭力自鎮，已淚盈兩睫，悲不成聲矣。目送渡輪，徐徐開駛，夜色蒼茫中，尙見父親倚舷揚巾不已，直至小舟去遠，迷糊不復能辨，始回艙就睡。翌晨五時許，朦朧間，忽聞汽笛連鳴不已，蓋舟已啓碇。及一覺夢回，推窗四顧，只見海天茫茫，一望無際，吳淞口岸已渺不可辨。心中驟覺酸楚萬狀，不能自己，默念此時阿父阿母正在好夢，而二兒必將四處尋父覓母，乃不知若父若母已乘風破浪而遠去也。黯然久久，始去膳廳進早餐。舟中侍役皆爲意人，通英德語，伺候頗殷勤。一時午膳，餚饌尙豐美。下午五時半有一小時



之音樂，俾稍解乘客寂悶耳。薄暮有微雨，至晚而劇，天氣甚爲涼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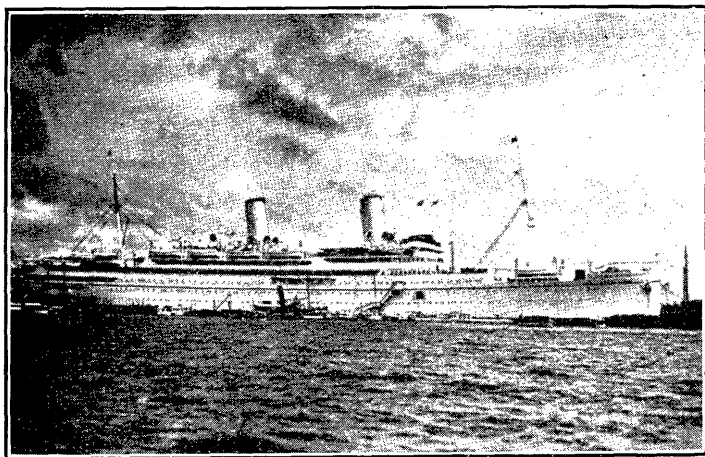
六月九日

沿途一無風景，惟海闊天長，白浪起伏而已。海水自昨日起，由黃轉清而碧，今日則由碧而爲淺藍色，所謂海天一色，殆卽斯景。同舟國人尙多，除張翼之君及同餐桌之黃少谷君夫婦外，餘均未通名姓。上海婦女協會之楊美貞女士，雖係同舟，惟不同艙，故晤時極少。晚九時有電影，劇名 I am not Jealous，情節平常，然亦解悶聊勝於無耳。

六月十日

晨七時，舟泊九龍。早餐畢，邀同楊美貞女士乘渡船去香港。怡雖爲舊遊地，然相隔多年，且語言不通，路徑不熟，徘徊馬路中，往返不知所之。今日又適逢星期，各商店上午皆不開市，路上行人甚少，頗見冷靜。馬路上之景象，與上海租界相彷彿，所不同者，一爲居留地，一爲割讓地耳。余等正在徬徨無計時，偶見一綉花古玩鋪已開門，窗內懸繡花圍巾甚多，每條僅售港幣七元至九元，較滬價幾賤三倍，迺入內購得綉花盆墊四片，以備抵歐後分贈西友之用，又購手帕二條，每條一元二角，爲手工所織，精細美雅，遠勝於舶來之機織品，余在滬時，每見

各界婦女所御手帕，十之八九多爲外貨，似若一帕之微，亦非用外貨不足稱時髦者，此種心理，苟不糾正，卽足以亡國而有餘也。上海票幣，在此每元可兌港幣八角五分。余等購物畢，仍躑躅街中。時適傍午，烈日當空，揮汗如雨，因雇汽車一輛，言定環山一遊，十二時須返原處，計價三元八角。此山爲香港風景最佳處，馬路環山而築，盤旋作螺形。平坦整潔，車駛其間，幾不知是乃山路。兩旁蒼松高樹，紅葉山花，別有天地；山坳樹密處，間有飛泉倒懸，淙淙可聽，雖多爲人工造成，然亦映帶有致。山上華廈櫛比，詢諸此間人云，皆爲英帝國主義官吏及資本家之住宅別墅，如此好山河，反供外人欣賞，爲之唏噓不已。既至高處，俯視海面，水平如鏡，飄船往來，細如浮鷗。有頃登極頂，雲靄起伏，涼生兩腋。遙望移時，遂復循原路而下。入市，至一餐館進膳，味殊美，食慾大增，蓋不啻家鄉風味已三日矣。餐畢，去先施公司購物，皆爲滬上忘備而船上必需者。此間國貨昂而外貨廉，其原因無非關稅使然耳。三時許回船，五時半解旋。舟一離埠，天氣頓涼。出港，風景甚佳，兩旁皆山，山坳海灣間，幾疑路塞，而不知出此卽入大海也。此地退可以守，進可以攻，如此要隘，久非我有。余不禁低誦阿房宮賦：『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



意 郵 船 康 德 羅 梭 號

人而復哀後人也。』於此黯然相對之時，舟已離中華失土而駛入大海矣，因口占一絕曰：

『慷慨悲歌喚奈何？山川如畫恨偏多。
青峯疊疊皆吾土，祖國沉淪孰執戈？』

六月十一日

昨由香港上船者，有張光中君，與張翼之君同為前十九路軍將領。下午與楊美貞女士閒話，各道家常，頗為娓娓。

六月十二日

每日除眠食外，一無事事。晚偕黃少谷君夫婦及楊女士往觀跑馬，怡未同行。馬以木製，數凡六，擲骰以作先後，每票售意幣三

立拉，合華幣七角五分，完全爲遊戲賭博之一種，毫無意義，余稍坐即去。歸來有電影，演已至半，余以未觀前段，劇情不能了了，未終劇即回艙就寢。

六月十三日

昨晚早眠，而偏不能入睡，念親思兒，恨不插翼飛回，頗悔此行之不當也。轉側至午夜，始朦朧睡去，彷彿如返滬寓，見園中榴花盛開，與家人言笑甚歡。及醒，始知乃華胥一夢。晨餐畢，繕一稟致堂上，並附小詞一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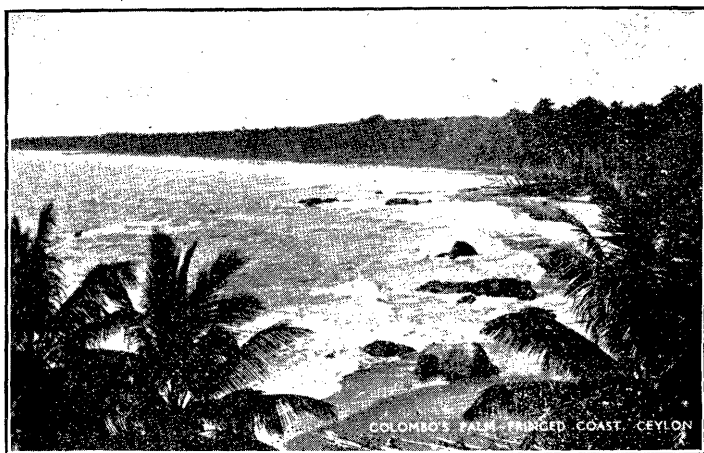
『行行又是端陽了，海天一色征人道。回首路茫茫，途長愁更長！
星稀天欲曙，夢逐濤聲去。笑道又還家，榴開幾樹花！』

夜間有頭二等艙合併跳舞，頗爲熱鬧，惟怡與余，既不諳此道，更鮮興趣，向隅旁觀，索然寡味。

六月十四日

天甫拂曉，舟已抵星嘉坡。九時半偕楊女士上岸，雇汽車一輛，每小時以星幣二元計。美金一元，在此可兌星幣一元六角六分，余與楊女士，先去惠羅公司，各購草帽一頂，蓋歐西各

國，凡婦女外出，必須御帽，不得不隨俗也。余等選擇頗久，怡遂獨往郵局，寄致各親友之信。十時一刻乘原車往遊植物園，沿途風景之佳，更勝於香港。到處姹紫嫣紅，一如仲春。馬路兩旁皆山坡，坡上碧草淺鋪，葱翠可愛。富人之別莊華屋，均築於是，錯落縱橫，各不雷同。椰樹芭蕉尤屬衆多，枝上結實纍纍，垂垂欲墜；景物之美妙，真如一幅畫圖也。既而車抵植物園，入門紆迴曲折，佈置極盡幽雋，四時花木，備植無遺。時值荷花盛開，澹香撲鼻。余等遂在此綠陰掩映之荷畔花廊下，攝影以留紀念。時同舟之張學銘君，亦攜一姝來遊，帶有僕從，忽忽相值，並未招呼。復登車繞園而行，經一大樹林，畜猴甚多，跳躍上下，遊人爲之駐足。此間地近熱帶，氣候溫暖，故樹木花草，皆呈一種蓬勃之氣。所謂四時皆春者，殆卽斯地歟。出園復由原路歸，見路上男女士人，往來碌碌，衣不蔽體，操作甚苦，形如餓殍，蓋泰半苦力階級也。樂者在是，苦者亦在是，天堂地獄，咫尺間耳。經鬧市，購得香蕉及波蘿蜜一筐，價殊廉。波蘿蜜爲此地之特產，每隻僅售星幣六分。乘車復返惠羅公司購物，價甚昂，無一當意，出雇人力車，奈以言語不通，久久未能雇得。遂擬步行回船，至中途，余與楊女士已困憊不堪，汗流如浴，幸後遇一僑胞，能國語，爲雇汽車而返。抵舟適在午膳時，有新聞記者在此遲之已久，堅欲爲余等攝影，並與怡談



哥 崙 坡 海 濱

話。迨進膳時，已饑腸轆轤矣。下午四時半，舟始離埠。

六月十五日

晨在船頂觀游泳，躍躍欲試，惜未帶泗水衣，不然亦可藉以習練也。人言明日將有風浪，聞之惴惴不已。

六月十六日

今日果有風浪，晨起即感不適，稍進飲食，立即大吐，服暈船藥亦無效。終日偃臥甲板上，頭重眼昏，至感痛苦。晚服黃少谷君所贈暈船藥，始覺稍舒。幸怡飲食如常，否則更不堪矣。

六月十七日

今日風浪已較平，未起床即服藥，故精神

尙能支持。此次同舟國人特多，連小孩共有四十一人，甲板乘客尙不在內。國人以聯絡感情及便於遊覽起見，乃組織一康德羅梭號中華旅遊團，晨十時在二等艙吸烟室召集開會，通過章程，並推張翼之君爲團長，朱樸之君爲副團長，楊玉清君爲文書，楊美真女士爲會計，與會者二十七人，意見均甚融洽，頗爲難得。明日將抵哥崙坡（Colombo），船上已有通告，凡乘客欲往遊錫蘭康地（Kandy）者，每人須繳費一磅十先令。團中本擬自行組織，藉可減省費用，繼慮人地生疏，反多不便，故仍委託船上代辦，據告明晨八時即須出發。晚飯後，在甲板上稍坐閒話，怡爲代書堂上一稟，旋即就寢。

六月十八日

晨七時抵哥崙坡，八時登岸，乘汽車直驅康地。康地者，錫蘭之舊都也。沿途風景如畫，古木森森，高可拂雲。車盤旋而上，所經悉爲山徑。過一園，不知何名，看土人作象戲，龐大之物，居然能聽人指揮，誠屬不易，全體團員並在此合攝一影。上車復前行，俄爾黑雲四合，谷風襲裾，余等所御衣裳，均甚單薄，此時頗有戰慄之態。未幾細雨如注，途經植物園，停車入內，司機爲嚮導，歷歷爲吾儕告某樹爲今英王於某年所手植，某樹爲今英王太子於某年所手植，津津



同 舟 諸 人 遊 哥 崙 坡 時 攝

樂道，如數家珍。該園規模甚大，各種樹木花草，搜羅殆盡，可謂集天下植物之大全。觀此，則星嘉坡之殖物園，瞠乎其後矣。余賦唐多令一闋曰：

『千里任優遊，奇花異域留。遍芳郊，碧草如油。縱喜名園牽客住，無奈這，雨風投。菩薩豈忘憂，衆生不雪仇。好山河，蒙汚含羞。暗徑流泉流縵，流不盡，古今愁。』

出園未數武，大雨滂沱，未免減興。中華旅遊團有「風雨同舟」之語，今日之風雨，殆應是讖。有頃車抵康地，入旅舍名「瑞士」(Hotel Suisse)，位於山峯，景極奇巍。立廊下，俯視清流，仰觀白雲，誠有羽化登仙之概。

惜該地椰樹叢生，氣味甚烈，薰人欲嘔，加以土人衣服之不潔，面目之可憎，口中終日嚼檳榔不輟，致口紅如血，襯以黑面白齒，厥狀益怪，余稍一瞬視，即欲作嘔，亦不自知其何故也。午餐畢，雨仍未止，乘車下山，過威思公園（Wace Park），園占地不大，而清幽曲折，別具一景。臨高四囑亭臺樓閣，曲水深林，此身如入畫裏。同人等皆留戀不忍遽去，因共攝影以留紀念。出園登車，雨已稍止。惟車行殊久，頭眩心泛，至感不適。余以解悶自遣，得一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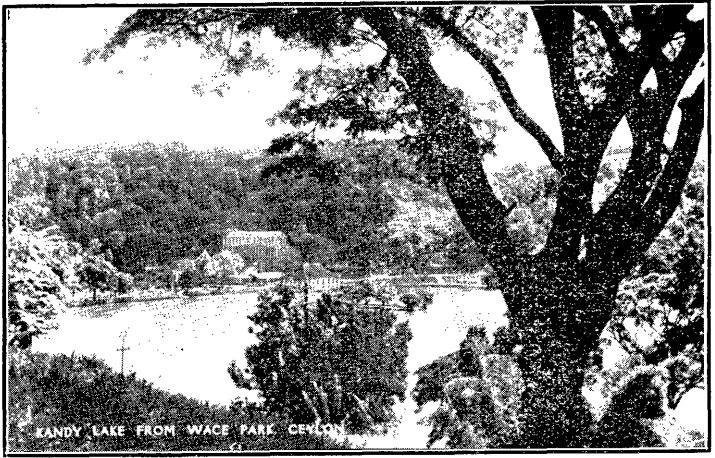
『同舟異域上重巒，風雨猖狂興未闌。一躍凌霄原快事，須知高處不勝寒。』爲賦風雨同舟四字而作也。

此地以產寶石著名，余與黃夫人楊女士各購一粒；惟虛價甚大，凡索十元之物，五元即可購得，余等雖非內行，因早聞此說，尚不致吃虧耳。回船已燈火煌煌，舟於十二時始開，余等於其徐徐啓旋時就睡，此一日中誠疲乏極矣。

六月十九日

狂風大浪，終日不止，余嘔吐不能進食，狼狽之至。

六月二十日



康 地 一 瞥

晨抵孟買 (Bombay)。天色陰霾，旋下微雨，與黃少谷君夫婦，楊女士，楊玉清君等，共雇一車，作環城游，每小時以印幣六羅比計，一英鎊在此可兌十三羅比零。此地爲印度之最大商埠，完全爲一歐化之城市。道經一印度廟，入內觀瞻。殿作八卦形，凡二層，四週白石爲階，光滑潔淨，一塵不染。上階，須去履。至殿門，香霧經韻，繚繞戶外。殿中供佛甚多，亦以白石琢成，眼上僉畫黑圈如眼鏡，其義費解。有佛徒三五，合十跪佛前，喃喃誦經，狀至虔誠。在廊下與二僧合攝一影而出。上車復前行，經一花園，冒雨入內。園踞山坡上，可以瞭望全城，園不甚大，略蒔花草而已。離

圍不數武，爲印人之拋屍場。據云，印人死後，每將遺骸懸樹上，任百鳥啄食，以食盡與否，判其人生前之善惡，是誠聞所未聞之怪風俗也。入市雨更大，怡與楊玉清君下車往購練習簿，以作風雨同舟錄之用，回船已十時餘。十二時半開船，仍有風浪，幸余預服暈船藥，尙不十分難受。

六月二十一日

舟行印度洋中，風浪更劇，不勝其苦。黃少谷君夫婦亦病舟，余與彼等及楊玉清君終日偃臥於甲板上，猜謎對句，略解疾苦。黃楊二君，國學深邃，頗多佳對，惜秦半不能記憶，僅憶黃君出對曰『紅海非紅海』，楊君對『黃河斯黃河』，黃君又曰『根深蒂固』，余對『水漲船高』。余曾對『春水綠波』爲『秋楓紅葉』，黃君對『白雲蒼狗』，更見警雋。黃夫人善論相，楊美貞女士長會計，怡則擅攝影，一船人才濟濟，可謂各式俱全矣。

六月二十二日

今日仍有風浪，余以早服藥故，已不若前數日之不堪。怡則終日手攜電影機，跑上跑下，精神百倍，不知者將疑其爲電影公司之攝影員焉。

六月二十三日

風浪已稍平，然總覺不十分舒適。靜極無聊，思親念子，益難自遣。

六月二十四日

風浪已止，蓋舟已行近紅海，精神因亦稍爽。

六月二十五日

晨餐畢，與怡共書風雨同舟錄於吸烟室，書凡三十六冊。每冊均須寫各人之姓名，籍貫，年歲，經歷，去歐之任務，及通訊處。楊玉清君爲撰緣啓曰：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八日，意大利康德羅梭輪自上海開，十日抵香港，十四日抵星嘉坡。國人歐遊之相遇於舟中者，逾三十人。舟離星嘉坡之第二日，議組旅遊團，一以聯絡感情，再以便利遊覽，詢謀僉同，不一日而章則畢具。十八日抵錫蘭之哥崙坡，卽遵此以遊其舊都康地。又以盛會之不常，斯行之宜紀念也，於是有風雨同舟錄之徵集，俾他日時異境遷，追念疇昔，得開斯錄而讀之，曰某如何，某如何，是雖一筆一字之微，直不啻千金之珍貴矣。方今國勢飄搖，亦如舟行大海，苟擴同舟共濟之心，則事國不難有爲。是斯錄之成，其意義尤不

在小，願風雨同舟諸君子共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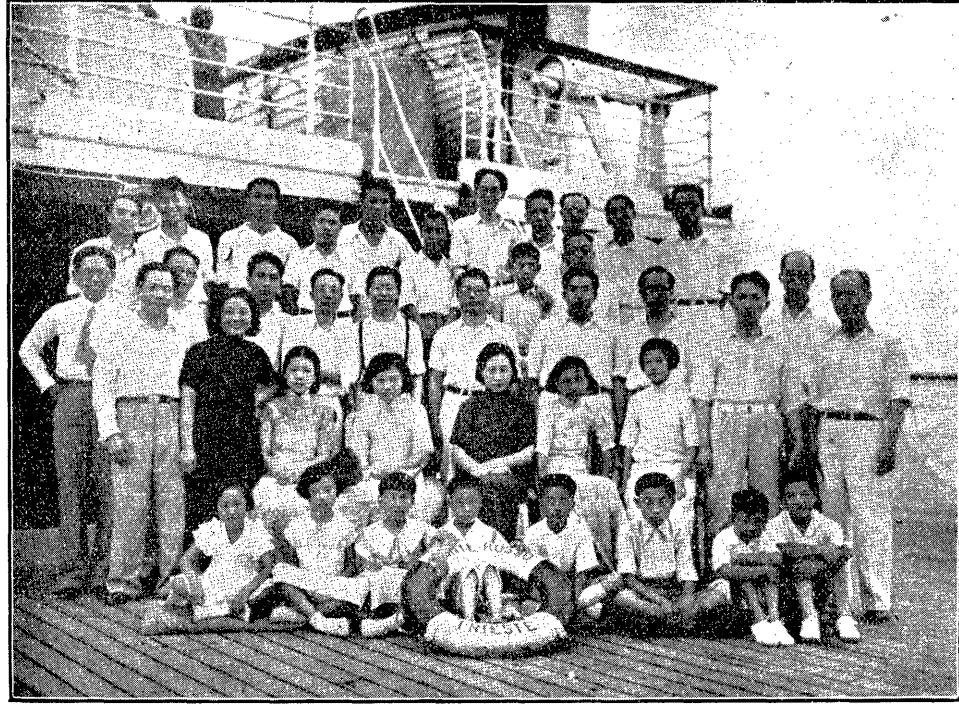
黃少谷君題詩曰：

『去國胡爲遠？相逢意黯然。孤舟行怒海，破浪有羣賢。風雨迷前路，波濤欲上天！長城今自壞，誰障漢家邊？』

書至下午四時始畢。不覺臂之爲酸也。

六月二十六日

今晚中華旅遊團敝餐。並佐游藝以助興。下午二時，余與黃夫人楊女士下廚烹調，魚肉蔬菜，均由船上供給。時舟已駛入紅海，天氣酷熱，廚中爐火炙人，汗下如雨。怡及戈定邦潘季屏君，亦均下廚相助。洗菜煮飯，倍極忙碌，工作四小時始竣事。余回至艙中，已頭昏目眩，搖搖欲倒。六時半，全體團員集船頂合攝一影，七時敝餐。餐畢，表演各種游藝，有小孩之舞蹈音樂京劇等等，以黃少君谷之「捉放曹」爲最精彩。同船有小孩十人，年齡均在十歲左右，天真活潑，助興不少。彼等均係去日內瓦求學，如此幼齡，即遠適異國，思想知識，兩未成熟，將來之結果，可想而知。中國人之事，往往舍本逐末，一誤再誤，將不知伊於胡底也。晚九時，頭二等艙



「風雨同舟」全體

有合併化裝跳舞，女子均着睡衣，怡與余僅作旁觀。夜間苦熱，不能入睡，遂成一律曰：

『去國一遙遠，相從萬里遊。連朝苦風浪，入夜動離愁。夢繞慈親膝，心縈稚子儔。天涯憐作客，何日喚歸舟？』

怡讀而笑曰，『尙在去途，已作歸計，子未免太難矣。』

六月二十七日

天氣驟涼，御絨線衣尙嫌寒。舟中有一印度女子，年約四十餘，自孟買上船，終日在甲板上席地而坐，紡紗作文，無或稍息，性沉默，寡言笑。服裝簡樸，望之如丈夫，自頭及身，圍一土織之白布。踝足露臂，儼如甘地，與之交談，亦藹然可親，能英法德語，英語尤流利。嘗出其國產手織之棉布絲綢等示人。彼言將去英倫，冀與彼邦人民謀親善及了解；又曰，『各國之人民皆可謀親善，固不若政治家之鈎心鬪角也。』察其言行，必爲印度之重要份子無疑。惜彼國庸者衆，挽回大局，殊非一二人所能爲力，然彼等之苦心孤志，實堪欽佩而同情。回顧我國，卽欲覓若甘地之一人，尙不可得，夫復何言！傍晚六時，舟抵蘇伊士，全船乘客，均須經醫生之檢查；雖有是說，未見實行，敷衍了事而已。舟停約一小時，乘客均不得上岸。小販來船上，出售水

菓頸練及皮包等者甚衆，細細察視，日貨甚多。余初購得一手練，付值甫訖，適有一意人經過，斷定必爲日貨，幾費唇舌，始得退去。因此之故，致引起售物者與此意人之衝突，煞是有趣；蓋此意人，亦一抵制日貨之實行家也。晚飯後，倚舷觀運河兩岸風景，惜在夜間，隱約不能辨。舟行頗緩，蓋河狹水淺，行速，恐將債事。

六月二十八日

怡五時卽起，蓋欲攝入運河兩岸風景於鏡頭。七時抵波賽 (Port Said)，八時半與同舟數人上岸，先去郵局寄信。連日病舟甚，二親前久未去稟，故特親書一稟付郵，以慰老親之懸懸耳。此地商店日貨甚多，店夥均立門前，大聲招攬顧客，狀殊可笑，然亦爲營業不景氣之現象也。此地爲一小城，街道污穢，牛馬之糞，隨處可見，房屋建築，悉如畫片中之熱帶景象。出郵局，與黃楊諸君共乘一車，每小時須六先令。過一公園，樹木甚茂，入內遊覽一周，攝數影而出。又去商店購物，價殊昂，余等僅購得埃及呢帽一頂，電影片二捲，遂卽回船。十二時後舟啓棹，長晝無事，與黃夫人及楊女士在艙中閒談頗久。今晨有波蘭新夫婦二人上船，偶值於甲板，言笑款款，和藹可親。此夫婦爲猶太籍，夫爲工程師，曾在德國留學，此次係去意大利作

蜜月旅行，彼婦謂余曰：『吾從未見中國人，竟不知貴國之人如此之可親可愛也。』

六月二十九日

天氣益涼爽，下午去經濟二等艙，與楊女士等閒談，船中有意大利女孩二人，年可七八歲，眉目端秀，皮膚尤白皙，全船之人，無不愛之。晚有化裝跳舞，並有各種玩具，分贈乘客，余留小球一袋，歸國後可與二孩分玩也。

六月三十日

下午收拾行李，將大件鐵箱三隻，託船上另行運德。則抵威尼思後，可不受拘束。夜間有音樂曰 Farewell Concert，離別之意也。余默坐其間，雖管絃雜奏，一若無聞，蓋心不屬也。

七月一日

晨遇此波蘭夫婦於甲板上，並合攝一影。其夫能書阿拉伯及希伯來文，均由左而右，如中國文然，惟橫寫而已。彼言數年前聞中國九一八之變，甚為同情，惟彼意中國之將來，必須自己努力奮鬪，決不可倚賴他人，且他人亦決不肯真正相助，國聯已不可靠，合作徒為美譚，然近知中國頗信賴之，殊覺不解。彼又言近年建築之最盛者，莫過於耶路撒冷，蓋因德國排

斥猶太甚烈，故猶太人皆紛紛回籍也。立談頗久，及聞鑼鳴催膳，始各別去。下午三時許，抵意大利之布林帝西（Brindisi），乘客不能上岸，蓋舟不久即須開駛。五時，旅遊團全體團員會集於二等吸煙室作最後之敘談，萍水偶集之旅遊團，遂於此告結束焉。

七月二日

晨起，將零星小件收拾一起。下午三時抵威尼思，行李檢查頗嚴，候時甚久。關吏所最注意者，莫過於香烟茶葉。檢查畢，遂與黃少谷君夫婦朱樸之楊玉清君等。雇一小船，往旅館，名Hotel Monaco。船甚小，最多可容六人。斯城爲一水都，往來各處，均以舟代車，河道即馬路也。抵旅舍已五時餘，屋不甚大，惟頗整潔。余等所住之房間，面南臨河，可以憑眺遠景，每日房金爲意幣五十五立拉。此地街道整齊美觀，凡路旁之電桿木上，皆圍一鐵欄，內置鮮花，每家牕外亦圍以綠色木欄，內放盆花甚多，類皆洋石蘭等，頗爲別緻。意女子眉目皆俊秀端麗，膚如凝脂，秦首蛾眉，當之不愧，有百看不厭之概焉。行裝既卸，即步行至聖馬可廣場（St. Mark's）之旅行社兌換馬克，及購赴德之車票。事畢遂在廣場左近閒覽；此場面積甚大，畜鴿不下千百，任其飛行，不畏人，亦不避人。場之四週，除臨河一面外，餘皆爲店舖。行人道甚寬，凡咖



道河之思尼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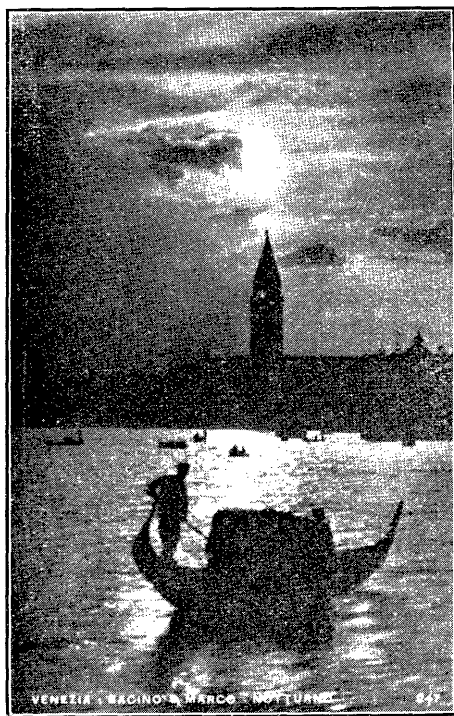
來交通除乘舟外，祇能步行，既無車輛，亦無路警，堪稱此地之特點。遊覽移時，回旅舍晚膳，餽饌平常，每客須十七立拉。膳畢，與同舟數人，共雇小船三艘，泛游河上，以賞夜市風光。與余等

啡店小食舖之几椅，均設於行人道上及廣場之四週。座客甚衆，尤以女子爲多，且談且食，狀至閒逸。余等到此，行人盡駐足圍觀，交頭接耳，不知作何評論，頗爲所窘。同舟潘季屏君，攜將去日內瓦讀書之小孩十人，亦來此遊，行人更前驅後擁，爭觀不已，狀至可笑。此地街道狹仄居多，兩旁皆店舖，櫺窗內陳設頗美，形形色色，大有上海城隍廟之情形。路上行人特多，蓋往

同舟者，爲張翼之，張光中，朱紫朝三君。舟之一處，見有數小舫，燈火輝煌，蕩漾河心，音韻幽揚，歌聲清悅，傍舟諦聽，乃知爲賣歌船也。一女子年事已長；色態均非，引吭而歌，狀殊可憫。少頃歌止，一老者登余舟索錢，乃授以五立拉。復囑舟子繼續前行。河面忽寬，忽仄，房屋皆臨水，狹仄之處，上駕小橋，則兩岸往來，可不必舟渡。舟之所至，雖有河水澄清，粉牆映帶，牆上綠陰垂垂，倒影水面，景頗幽悅者，然敗井頽垣，荒涼圯廢，河面棄物堆積，穢氣觸鼻者，亦所在皆是。可見外人之言衛生，並不一致也。回旅舍已十一時餘，頗感疲乏，頭甫就枕，即悠然入夢。

七月三日

晨餐畢，步行至郵局寄信，並往銀行兌換意幣，又至奧國領事館簽護照。領館辦事人員，多爲女子。館內見一通告，謂請來館接洽之人，說話務求簡單，蓋奧人性情頗喜清談也。事畢，去皮包店購大小皮包五件，皆此地特產，花式甚美。出店未數武，忽有一人以德語謂怡曰：「君等曷有興參觀此地之玻璃廠乎？吾當爲君嚮導。」余初以其人來勢突兀，不敢遽信，怡則謂不必多疑，乃隨之渡河而往。渡河時，余心中益覺忐忑，但既已上船，亦不暇作他想。舟至一玻璃廠門前而止，始悟此人即該廠之招攬顧客者也。廠屋尙大，工場設戶內，中置爐灶，內燃



港 海 思 尼 威

木柴，火力甚強，有工人三四，動作極爲靈敏。所製各種杯盤壺瓶，均繪有圖樣，懸於壁上，以供隨時參考。造玻璃之原料，經燃燒後柔輒若泥，於是以一長約三五尺之細鐵筒，入爐取料，以口吹之，料即徐徐而大，若吹肥皂泡然，然後揉之使圓，抽之使長，無不得心應手，誠絕技也。復往參觀出品陳列室，上下有十餘間。凡陳列於樓上者，僉爲最精貴之品，精雅玲瓏，美不勝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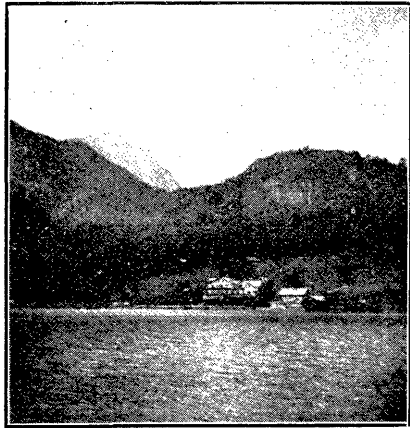
初入其內，但覺五光十色，目爲之眩。惟價目甚昂，一香水瓶須售一百五十立拉，甜酒瓶杯一套大小共八件，最廉者亦須售四百餘立拉。余等以其殷殷招待，不得不購一二小件，以事敷

行，回旅舍已十二時餘。飯畢，黃少谷君夫婦楊玉清朱樸之君等動身赴法，臨別時，彼此均有依依之情。下午偕張翼之君等乘渡船往油畫館參觀，入門處，有一三國文字之通告，戒參觀者弗與看守人談話，以免需索，殊覺奇特。館內陳列之畫，皆爲宗教性質，余等觀之，索然無味。出此復去一玻璃廠，內部情形，與余等上午所見者相同，惟規模稍大耳。最後往遊一公園，適值各國美術展覽會在此開會，購票入內，館凡十餘所，各國皆單獨築屋陳列，內容頗富，皆爲最新派之油畫，吾儕更無力判鑑其藝術，僅草草觀英法俄意四館而出。搭船回旅舍，稍事休息，書一稟致二親。六時許，復入市購皮包一隻，以白色細珠織成，售價三十立拉。憶此類皮包在滬時，於三大公司中曾一見之，似須售二三十元左右也。在市中遊覽移時，去理髮店理髮。意俗理髮店分男女，不相混雜，內部布置，遠不如滬上之完備精美，惟價頗不廉，洗燙共須十六立拉，合國幣四元。回旅舍草草膳畢，即回房就寢，蓋明晨破曉，即須啓程赴德也。

七月四日

東方甫白，旅館侍役即來呼起，時約四時左右也。五時十五分乘小舟往車站，同行有王亞南君。六時十分開車，余以倦甚而寢，約一小時餘始醒。抵梵羅納（Verona）站換車，在站

拉，菜僅二道，且不可口，充饑而已。此車係藉電力而行，故沿路鐵桿林立，電線密佈，有如蛛網，據云其速度倍於燃煤之車。自梵羅納至英詩白璐（Innsbruck），車軌悉築於半山間，以是山洞特多，工程之偉大，實屬罕見。山巔間有積雪未化者，有時風來，寒氣襲裾，山上飛泉倒懸，水汨汨直瀉而下，成爲小澗，紆迴盤旋，依鐵路而流，將不知軌因澗而築，抑澗因軌而成也。抵英詩白璐已將四時，又換車去米頓華德（Mittenwald），蓋英詩白璐爲奧國境內最末之



舍 旅 特 齊 譚

約候半小時車始來，擁擠異常。幸頭等座位尚空，且甚舒適，坐椅概以玫瑰絲絨綑製，上覆白色織花小毯，美觀異常。上車後，仍昏昏欲睡，乃出曼殊小說集讀之，睡魔始去。倚窗眺望，兩面皆山，山上植樹成林，尤以葡萄樹及杉樹爲多。山之平坦處，種有稻麥蔬菜，故一路行去，非森林果木，卽田疇菜畦，幾無片隙荒地，宜乎其國之富庶也。十二時許，去飯車午膳。每客十六立

一站，而米頓華德則爲德境之第一站也。車一開馳，氣候更涼。時夕陽將下，晚霞若錦，車行半山間，上下俯矚，厥景益佳。而山也水也，叢林也，屋舍也，皆一一飛掠車窗而過，如觀電影。胸襟爲之一曠。六時十五分抵站。行李並不檢查，惟須將所帶款項填單登記，庶將來出境時有所稽考。事畢，距公共汽車開行時間尙早，乃至車站內之餐室，略進茶點，並書明信片數紙，寄國內親友。迨購票上車，已無餘座，祇得與駕車者並坐。少頃車開，路依山而築，平坦寬潔。每至一站，駕車者必下車招呼，搬移行李，賣票，查票，一人而兼數職，倍極忙碌，且絲毫不苟，不若我國電車賣票者之有揩油等事也。他國之民族道德若此，思之汗顏。途中森林重重，皆爲杉木。德人對於造林，深爲注意，不但足供一國之需要，且可輸入他國以營利，今我國築房屋，製器具，所用木材，幾無不來自海外，逐年進口，數目可驚。吾人倘能有鑒於此，知造林之重要，國家提倡於前，人民樂從於後，來者可追，猶未爲晚。車行約四十分鐘，抵瓦痕湖（Walchensee），地處深山，人家極少。遙見於林木深處，有紅屋數椽，依山臨湖，蓋卽爲謫齊特（Einsiedl）旅舍也。車至一小橋而止，甫下車，見二老者偕一侍女，立橋旁大樹下相遲，侍女爲肩行李而入。二老者白髮蒼蒼，貌極和藹，與怡握手寒暄，狀殊親暱，並絮絮問途中辛苦否，蓋此卽怡之老師恩

格思教授夫婦也。老夫婦均不善英語，旅舍中人舍德語外，更一字不能，余自此起，恐將成爲一啞人矣。隨老夫人登樓，蓋彼已預爲定妥房間。室甚小，面南臨湖，風景殊佳，佈置雖不華麗，而頗整潔，饒有鄉間風味，窗外泉聲汨汨，晝夜不息。稍事洗盥，卽下樓進膳。膳廳頗敞朗，陳設簡單而整齊。臨湖之東南面，有大玻璃窗，可以瞭望湖山。旅舍中人知有外人到此，咸來相視，至感侷促。膳畢，與老夫婦略談家常，卽回室休息。夜間頗寒冷，須蓋鴨絨被，炎燠之不同，有如是哉！

(一) 瓦痕湖



瓦痕湖畔之古教堂

七月五日

晨起較晏，老夫婦已在膳廳相遲。老師今年已八十一歲，老夫人則為七十三歲，皆精神矍鑠，健步如常人，誠屬難得，余等進膳時，老夫人坐余側，織絨線，深感拘束。旅舍侍役均為年輕少女，每次見人，必說無數問候祝頌之語，殊嫌其煩，膳畢，偕老夫婦步行至奧貝那赫（Obernach）黃河試驗場，距旅舍約四五里，地處山中，樹木甚多，且有天然河流。時一切正在預備中，無甚可觀。場旁有大小木屋數椽，為辦事處及職員宿舍。老夫婦來去皆步行，一無疲憊之色，而余已覺力有不勝，暗呼愧。瓦痕湖係一天然湖泊，位於山巔，每屆夏季，德人咸來此避暑，以其氣候特涼也。山中風景尚佳，惟缺少雋逸靈秀之氣。午

後四時，老夫婦約往作郊外遊，沿湖而行，環抱皆山。山中樹木雖多，惜茂而不秀，高而無姿，與我國風景迥異。山迴路轉，遙見一小邨落，至是老夫人已甚憊，遂回旅舍。據云此地之人，不事耕種，而事畜牧，故朝暮常見乳牛往來，不絕於途，頸上皆繫一鈴，行時鈴聲鱗鱗，振人耳鼓。且無人看管，任其自出自歸。語云：「老馬識途，」今可謂「老牛識途」矣。

七月六日

老夫婦視我如孩提，常以手撫摩余面，初頗窘，久之亦不以爲怪矣。德人好多禮，握手間候，日必五六次，蓋稍一不見面，晤時又須重行握手道安，實不勝其煩也。午後，復偕老夫婦至昨日所遊之處，緩緩而行，不覺已抵昨日所見而未達之邨落。此地有人家三五，僉以畜牧爲生，雖牛槽馬廐毗連屋舍，但房屋仍頗整潔，粉牆紅瓦，不類邨舍，牕簾下置盆花甚多，簾帷低垂，潔白可愛。門前各有小圃，編鐵絲爲籬，花草蔬菜，雜蒔其中，環籬則菓樹叢植，多爲梨、棗、櫻桃、蘋果之屬，時已成熟，結實纍纍，肥紅欲滴。惟櫻桃與吾國不同，皮紅紫而肉硬。水分甚少，鄉人每種於牆下，任其蔓延滿壁，若我國之薔薇然，頗覺別緻。各家大門前皆繪有耶穌神象，謂可以祈福而保平安也。間有於田疇路角旁，築一木架，上置耶穌釘十字架之象，有如吾國內

地之土地堂。繞邨而行此類木架，隨處可見。鄉人見余等過，皆頷首招呼，並言「上帝祝福」(Gruss Gott)，蓋此地之風俗，不論彼此相識與否，見時必須互相以斯語祝頌也。時已夕陽西下，邨人咸牽犢還家，妻子候門，笑語相迎，狀至欣欣。回顧我國，農村衰落，農人操勞終年，難獲溫飽，相形之下，何啻天淵，不禁感慨系之！回旅舍已暮色蒼蒼。晚膳時與怡各進啤酒一杯，味淳而澹，食慾頓增，此皆多行路使然也。

七月七日

下午偕老夫婦乘公共汽車去瓦痕湖鎮，市面較爲熱鬧，有旅館商店數處。余購絨線若干，色質均佳，每絞爲德幣七十分尼，價廉物美。余以長日無事，可爲二孩織製冬衣，則回家後可不必亟亟爲之趕製耳。購畢，乘小舟渡湖而北，水甚深，作淺碧色。青山環抱，景物殊幽。水淺處，男女成羣，泅浴其中，載沉載浮，輕如鷗鳥。臨水柳陰下，常有人兩兩三三，垂釣其間，頗有飄然出塵之概。有時鈴聲鱗鱗，犢車載乾薪而過，邨童坐車上，漫聲而歌，悠然自得。此景此情，真堪入詩入畫。惜余等不善丹青，不然洵一幅美妙之圖畫也。余因成一律曰：

『款乃清漪綠，扁舟泛自如。遠峯雲樹密，田舍菜花疏。野老驚新客，邨童挽犢車。波光搖

夕照，垂釣晚風舒。」



(野渡同舟者爲恩格思教授夫婦)

舟泊於一教堂門前，登岸見雙扉虛掩。推門入內，中爲禮拜堂，上供耶穌神像，旁有一小室，則爲聖母瑪利亞之象也。據云本地鄉人，咸來此禮拜，余等所居旅舍之主婦，每晨必來此祈禱，可謂十分虔誠。過教堂而東，卽爲昨日所經之邨落。途遇數小女郎，眼大嘴小，膚白而泛紅，活潑可愛。歐人於孩提時，皆甚韶秀，惜長成後，卽粗蠢肥大，尤以女子爲甚。奈何造化之不作美，竟若是哉！踏夕陽而歸，抵旅舍已新月迎頭矣。

七月八日

晨在老人房中，爲培兒織背心。老夫人遇

余至善，問寒噓暖，愛護備至，惜彼能英語不多，而余又不諳德語，苦無人為翻譯，各說各話，彼此皆不了解，情殊堪嘆。且老夫人病耳，言時必須重聲，更覺吃力異常。彼有時以英語參雜而言，幸余稍解一二普通德語，故尙可意會耳。今日為星期日，午膳餽饌較佳，同桌多一德人，名萬鏗，為黃河試驗場之工程師。此人略能英語，尙覺談笑生風。午後四時，老夫婦約余等茶點，初以為彼等作東，迨食畢，始知須各自付值。此種情形，若在國內，將傳為笑柄矣。

七月九日

晨五時即起，六時十七分乘公共汽車赴柯赫而(Kochl)車站，搭車往明興(Muenchen)。明興者，南德巴燕(Bayern)之省會也。九時餘抵站，江清之君夫婦前來相接。江君為工務局舊職員，畢業於同濟大學，現與其夫人同在德國留學，夫習土木工程，婦習醫科。下車步行出站，此站規模甚大，鐵軌密貫，火車忽往忽來，絡繹不絕。步行至江寓，覺此間房屋皆高大異常，式樣一律，呆板無生氣，住宅區亦然，單獨住宅不多見。江君寓所亦為一高大住宅，屋主為猶太人，臥室一間，傢具皆由房東供給，每月租金七十馬克，價頗不貴，若吾等之長住旅館，殊不經濟也。江夫人餉以佳茗，久不嘗此，連盡數甌，暢快之至。少停，怡偕江君去銀行兌

換馬克，及去稅關領取由威尼思運來之行李，亭午始歸。行李已交運輸公司代運，檢查不嚴，僅啓一箱，略事檢看。余等帶有火腿兩包，關吏堅欲扣留，蓋向例禁止肉類入境，以防傳染病疫。怡與之申說至再，始未取去。午膳後往百貨公司購熱水瓶及火酒爐等，以備煮茶之用。此地之大商店泰半爲猶太人所經營，可見當局排猶雖烈，而其勢仍不可侮也。回瓦痕湖，天已垂暮，老夫婦已早候於站中，情殊可感。

七月十日

上午怡去試驗場頗久，蓋今日爲明興水工研究院董事會假此間舉行年會，並參觀黃河試驗工程。中午集旅舍敍餐，全體共約三十餘人。余等亦被邀參加。餐時，主席致詞，曾提及余等，不外歡迎之意。內有一女職員，爲研究院之書記，贈余山花一束，皆親自採於山中，盛意可感。餐畢已將三時，賓主盡歡，攝影而散。

七月十一日

連日天氣清朗，初以爲此地無雨，不意今晨天色陰沉，墨雲四佈，至午雷聲隆隆，不一時而大雨驟下，天昏黑如夜，雷電交施，氣候因之更寒。行李未到，竟無衣可添，蜷伏室中，相對啞

然山中氣候如此寒冷，實意想不到也。今日爲試驗場職員高而白君二十七初度，客中無物可贈，乃將香港所購之繡花墊一塊，復在旅館內購巧格力糖一盒贈之，自覺過於菲薄，然鄉間又無處可買。後見老夫人所贈者，僅爲巧格力糖一塊，牛奶糖數粒，則余等之禮亦不爲菲矣。外人交誼雖重情而不重物，然過事簡薄，亦未免太覺寒酸也。

七月十二日

陰雨連綿，殊感悶損，行李仍未見送來。以電話詢運輸公司，據答已於九日下午送出，至今未到，亦不自知其何故。公司已在查問，午前十一時可有回音。向聞德人辦事認真，今如此顛預，非意料所及。怡去試驗場未久，水工研究院之主任愛斯脫萊夫婦及其子女來訪，贈余月季花一束。余以一時無物贈其子女，遂將頻行時母親所賜之巧格力糖一盒予之。此糖爲余兒時最愛之物，母親特購此以備余旅中咀嚼，迄未啓食，今忽轉贈他人，良負慈親愛我之意，然捨此無他物，亦無可奈何也。下午三時，行李始送來，因被公司誤運至另一車站，以致延擱多日，未曾遺失，已是大幸。啓箱取錦緞桌毯一條，茶壺茶杯一套，贈老夫人，彼視爲重禮，欣賞不置。

七月十三日

夜雨浙瀝，達旦始止，及午隱隱有日光。傍晚無事，偕怡郊外閒步。新晴之後，空氣特佳。沿大路至小橋邊，繞入樹林，路滑難行。惟綠陰覆徑，小鳥和鳴，自覺別具幽趣。穿林而出，坐湖邊閒眺，雨後晴峯，倍增青翠。旅館主人在此垂釣，獲大魚一尾，長可尺餘，相與笑語而歸。余作山居喜晴一律曰：

『風雨連朝夕，今晨喜放晴。樹深餘露滴，徑僻少人行。谷鳥鳴幽處，寒泉響亂荆。縱觀山水好，難解別離情！』

七月十四日

天氣晴朗，晨餐畢，偕怡步行至公共汽車站，佇立移時，怡乘車去試驗場，余獨步湖濱，與一邨童閒話，雖不盡解所言，然頗娓娓。因思此時若能攜二兒同遊，當更歡樂。回旅舍，書一稟致堂上，未竟而怡已歸，遂下樓午餐。下午五時，乘公共汽車去瓦痕湖鎮購絨線，因乘舟勝於乘車，歸時乃搭船渡湖至對岸，步行而歸。途遇二三兒童，皆農家子，目灼灼有神，二頰如蘋果，遂與合攝一影。俄爾墨雲四合，似有雨意，急步而奔，已大雨淋頭。及抵旅舍，衣履盡濕，狼狽不

日審查各種河工圖樣。至暮始畢。余則拼擋行裝。蓋明日將赴柏林。久居山中，滋感苦悶。將有遠行，精神爲之一振。



童村與者作

堪。至晚微覺頭重，想係受涼所致也。今晚同餐有恩格思先生之學生三人，年事均在六十左右，趁假暇來此訪其老師者，情至誠摯。余以腹痛，未終食，卽上樓休息。

七月十五日

天陰微雨，氣候殊寒。怡終

(三) 初訪柏林

七月十六日

五時起床，天仍微雨，六時十七分冒雨乘車，赴柯赫而站上火車，抵明興雨巴止。江清之



頓詩蘭德在者作

君夫婦來站接，入市購物畢，往江寓小坐，江夫人下廚爲作魷魚肉片湯，味殊鮮美。細嚼徐飲，津津有味，饑食兒不啻焉。少頃，赴車站，乘車直去德蘭詩頓（Dresden），怡十年前負笈地也。抵站已晚間九時，下榻於麗齊娜（Regina）旅舍，與車站相距咫尺，終夜爲車聲所擾，睡殊

不寧。

七月十七日

晨起日光滿牕，天氣微熱，餐畢與怡各去理髮店，蓋德俗亦分男女也，怡先我而畢。爲余理髮者爲二女郎，知余自東方來，頻頻問詢，絮聒不已，余解語不多，疲於應答。怡來後，二女談鋒更健，笑問曰：『君等盍來此度蜜月旅行乎？』怡莞爾對曰：『蜜月旅行，七年前事，今且兒女成行矣！』彼等疑訝不信，言怡爲賺。曾憶在舟中初遇黃君少谷夫婦時，竟疑余等爲未婚夫婦，黃夫人探問三日，而疑始釋，今二女郎進而謂新婚，不亦可笑，余戲謂怡曰：『舟中訂婚，此地成禮，燕爾之樂何如？』傍午往瓷器館參觀，收藏頗富，尤以中國瓷器佔多數，相傳薩克遜王某，酷愛瓷皿，凡商人自中國來者，必多方搜羅，轉售於王，故精者頗夥，內亦有購自日本者，質麤而劣，遠不如吾國。德人以愛華瓷甚，自是以後，即在瑪厚生 (Meissen) 設廠仿燒中國瓷器，惟繪畫不佳，人物花卉皆似是而非，然在當時，已可謂極其能事矣。德瓷器中以一女王半身像爲最佳，面目端秀，神態弈弈，頭覆輕紗及肩，上冠一冕，粉頸低垂，螭螭在望，初視之，竟不知此紗爲陶料也，且花紋疊印，纖細如縷，歎爲絕技。瓷器館設於樓上，下層爲古代兵



德 蘭 詩 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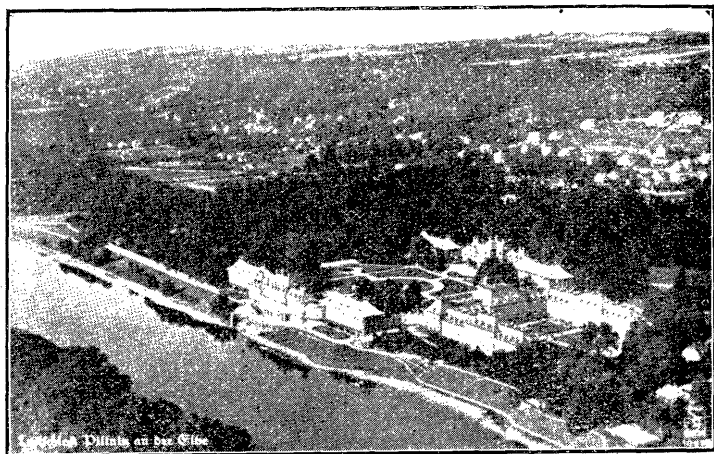
器陳列館，凡衣甲軍器兵車戰馬，按年代而分室，槍戟盔甲，笨重異常，頗與我國古代相似。古之所謂堅甲利兵者，如此而已。時已過午，出館步行，至一飯店名意大利小邨者進膳。二時許，往彫刻館參觀，內有埃及木乃伊多具，皆千年物也。驟見之，毛髮聳然，余素膽怯，初不敢近視，後見觀者甚衆，膽乃稍壯。此物全身以寬約寸餘之布帶密縛，面目手足，皆不得見，棺以木製，上繪五彩人像，爲男爲女，一望而知。掘時間有損壞之處，白骨嶙嶙，於縛帶破處，隱約可見，洵怪物也。入彫刻部，大小石像羅列，新舊作品兼具。內有一像，爲髻齡童子，立大石上，垂目視地上墜碎之瓶，

雙眉緊蹙，若不勝悲惜者，神態逼真，無出其右。正欣賞間，聞鈴聲大響，速觀客出也。蓋該參觀館時間，每日僅至下午三時爲止。據聞館內多佳品。未窺全豹，殊引爲憾。回旅舍稍憩，尋往訪怡德友史博士於其寓所，史君爲此間醫生。以善治神經病著稱，曩怡留德時，與之往還甚頻，至相友善，海外文字交也。曾與怡合著德文「中國與其建設計劃」一書，於一九二五年出版，風行一時，今者舊雨重逢，歡慰可知。史君今年已六十九歲，精神矍鑠，望之如五十許。有女友譚羅浮者，生死伴侶也，年事約六十左右，慈愛可親。知余等將至，已淪茗以待，情至惓惓。坐談移。史君謂怡曰：『舊地重遊，感想如何？』怡曰：『十年不來，頗有滄桑之感。顧願先聞故人近狀爲快。』史曰：『暮年性情，與人無爭，第以思想殊途，不合潮流，偷生於黨威之下，有何異於階下囚哉？』言下唏噓不止。又曰：『剪燭長談，爲時尚多，吾儕盍往郊外一遊乎？』遂乘車至某咖啡館，館築於高阜之上，可以瞭望四景，蓋曩年與怡常來啜茗之處也。座設園中，樹木扶疏，清幽絕塵囂，酒後茶罷，坐廊下觀日落，逸興遄飛，合攝一影而出。緩步入市廛，路上行人稀少，道傍綠陰如蓋，纍纍低垂者，皆蘋菓也。余與譚女士且行且語，忽覺有物擊頭而墜，拾視之，一嫣紅之蘋菓也，衆謂佳兆，遂懷歸以作紀念。是晚史君邀宴於車站食堂，餐時，時見有

二三彪漢出入於人叢中，目炯炯視吾儕，若有所注意者。史君低告曰：『是皆便衣偵探，此間不便多言，容歸後爲君詳告。』餐畢，復相偕至史君寓，啜茗傾談，娓娓忘倦。怡告以余旅中精神時覺不寧，曰：此甚易治，乃囑余仰臥榻上，以手徐徐撫摩額上筋絡，約半小時許，余幾將沉沉睡去。蓋撫摩時，精神寧靜，思慮盡消，亦不自知其何故也。彼笑問曰：『效驗如何？』曰：『拜服感佩之至，愧無以報。』彼乃持適間余等爲黃伯樵君帶贈之洞簫曰：『但願奏一曲爲酬。』情不可却，爲奏梅花三弄一闋，興辭回旅舍，已倦不可支矣。

七月十八日

晨往訪怡舊居，停屋舍軒敞，庭院頗廣，舊大家也。女主人已白髮蒼蒼，年約七旬，主人已於去歲物故，膝下有二女，次女已遣嫁，長者猶待字閨中。女主人見怡至，喜極淚下，頻問近況，並導余至各室觀看，怡曩日居室共二間，一爲書室，一爲臥房，皆面南臨園。女主人歷歷爲余道舊日情況，語雖瑣碎，而情殊摯也。以尙有白詩臺（Bastel）之遊，時促不能久留，乃辭出。彼送至廊下時，已老淚縱橫，奪眶而出，余亦爲之黯然。十二時乘公共汽車，直往白詩臺，遊客共七人，途經畢而尼茲（Pillnitz），爲當年薩克遜王畋獵處，繞野徑而入，有大深林，老樹蔽



畢 爾 尼 茲 王 宮

天，廣數十畝，毗林爲王宮，薩王這著地也，故有夏宮之稱。宮殿建築，謂爲仿摹中國，頗有畫虎不成之概。殿前廣場甚大，花壇錯雜，綠草如茵，壇內密蒔海棠，嫣紅欲滴，惟烈日炙人，未免減興。車抵白詩臺，已近二時，先至山上之餐館進膳，遊人如雲，幾將滿座，與怡共食鮮鯽魚一尾，味殊鮮美。餐館築於山巔，憑牕遠望，四週皆巖石峭壁，景殊奇巍。其下爲愛而倍（Elbe）河，隻舟往來如鯽，載遊客至山麓而止。山之對面爲鐵路，來遊此山，水陸可達，交通便利，無怪遊客之多也。此山據考古家發掘所得，證爲昔日古堡，當時且築有居室，有井一，深達山下，蓋古時作戰，每踞

山巔以資守禦，而山中最難得者，厥惟飲料，此井即因是而築，工程浩大，後爲戰事所毀。近有



稱之士瑞遜克薩有台詩白

人正從事發掘，欲明究竟，且擬根據歷次發掘所得，集款恢復其原有狀況，來山遊客均須多少捐助。環山而行，常見人三五成羣，交頭接耳，議論紛紛，據云：今日將

有英吉利人三百，來此旅行，英人多金，必善揮霍，則此地可獲大注收入。財神將臨，人人喜溢眉梢，情殊耐味。歸途成臨江仙一闕，詠白詩臺也：

『屹崢奇峯連碧宇，崎嶇石徑橫斜，滿山松柏拂雲霞，殘碑尋舊跡，憑弔輒吁嗟。 沽酒

旗亭澆塊壘，芒鞋竹杖生涯，沿溪山畔有人家，邨翁三兩個，促膝話桑麻。」

回旅舍天已垂暮，往百貨公司爲二孩購玩具，以時晏，未及購全，蓋全德商店，向例至下午七時必須停止營業，否則警察得加干涉，甚或因之獲罪焉。晚飯後，復訪史君，洗盞共酌，談笑殊歡，惟史君每言及國事，輒悒悒不歡，既而喟然歎曰：「白雲蒼狗，世變無窮，國本瀕危，人猶睡夢，吾老矣，來日無多，惟竊爲吾德國憂耳！溯自上年政變以還，黨人跋扈，不可言狀，民間痛苦，類皆敢怒而不敢言。余一邁年老叟耳，藉技謀生，一日竟被強指爲猶太人，三五黨員，包圍吾家，警察爲之束手，乃電告署長，求其解圍，彼雖明知其冤，亦無法阻止，幾經解釋，始告無事。越數日又來一暗探，謂余曰：「據人報告，汝屋中時有中國人出入，且常在此秘密敍會，並在城內某處，已成立一秘密機關，中國人皆共產黨，汝實犯有共產嫌疑。」語涉不經，聞之茫然，惟此心坦白，任其搜索，上下殆遍，一無所得，始道歉而去。」又曰：「目今學風之不良，已非君負笈時可比，學生校課日少，校外活動日多，出發遊行，終夜不歸，家人莫敢置問，某次竟有子控父爲反革命者，父因之被執置法，是非公論，顛倒黑白，德國之不幸，莫此爲甚。」言下泫然作長嘆，夜短話長，東方將白，乃握手告別，訂後約而歸。

七月十九日

上午入市，爲二孩購玩具及大衣，價較昂，而物殊美。玩具店適在瑪厚生瓷器廠門市部對面，乃入內一觀，該廠在全歐堪稱首屈一指。惟歐瓷尙堅而不尙薄，配色頗佳，花樣新穎，但如吾國之細薄透明者，殊不多見，價均極昂，僅購二小碟而出。午膳後，往參觀薩克遜工業大學，卽怡昔所肄業之學校也，校舍甚大，時適在放假期間，雖有學生在，然皆非怡素稔，故稍留卽回旅舍。適有留德學生胡雪蕉君來訪，坐談移時，遂與之握別。搭車直去柏林，抵站已萬家燈火。張叔弢君來接，下榻於愛姆楚（Hotel am Zoo）旅館，一至此地，只覺電炬輝煌，塵囂匝地，是誠大都會之景象。晚餐於泰東中國飯店，張君所邀也，月餘不嘗家鄉味，饑餓如小兒，食量之大，爲抵德以來所未有，物以希爲貴，信然。

七月二十日

晨去中國公使館，晤祕書譚葆端君，與商去俄手續，承彼駕車陪往俄國大使館，由一祕書接見，語恭謙而態極矜持，絕無赤味，接洽就妥，怡去銀行辦理登記馬克事，余則回旅舍寫家書，怡歸已午後二時，同去泰東飯店進膳，蓋距旅舍僅數武耳。午後無事，往遊水族館及動

物園，每人門票一馬克半，世界最大之水族館，聞在檀香山，其次卽爲此館。內畜各種魚蝦蚌蛤，奇形怪狀，搜羅殆盡，小池連毗，皆砌於牆上，圍以大玻璃，高約三尺，廣可四尺，上映電燈，見光而不見燈，水中置有細管，放入空氣，俾魚屬得優遊而不感苦悶。細沙平鋪水底，小石縱橫，石上青苔叢生，翠綠茸茸，掩映於浮萍之間，更爲生色。樓上皆爲大水屬物，如蛇鱷龜蛙等等，歎爲大全。動物園設於一廣可數十畝之公園內，虎豹獅熊，分類而畜，園內樹木扶疏，池塘繁迴，惜獸味薰人，殊殺風景。園北有大音樂廳一座，作半月形，環廳皆廣場，老樹拂雲，綠陰障天，誠道著之勝地也。場中桌椅排列，約有千奇之座，遊人步倦，可以沽酒呼茗，隨意小酌，是故顧客如雲，衣履交錯，座爲之滿，晚膳於天津飯店，在康德街，菜較泰東可口，而價又廉，國人頗多，惟未遇熟人，飯後往訪張光中君未遇。

七月二十一日

早餐後，怡以有事去銀行接洽，余獨在旅舍，殊無聊賴，倚窗閒眺，見車馬往來碌碌，途爲之塞，而臂縛卍字旗之黃衣黨員，時有所見。此地之房屋，較明興似覺更高，千家一律，深感單調，幸道旁樹木，高可齊屋，尙有掩映之緻。因信口成一律曰：

『車馬山陰道，街衢樹拂雲；胡姬皆碧眼，鶯語盡蠻文。樓閣連霄漢，已旗識黨軍。萬家燈火後，歌舞亂釵裙。』

正在顧眺之時，公使館忽連來電話二次，謂劉子楷公使邀余等在泰東飯店午膳，惟余不知怡何時能回旅舍，却既不可，允又不能正躊躇間，電話中又有一人以德語詢怡在否。余用德語答曰：『余不能德文，僅說英語。』因此二句德文，余已習之久矣。其人即以英語答曰：『余能英語不多，』余遂以英語詢曰：『然則足下何人？』彼云：『中國公使館姓張。』余告以怡適外出，如有事，可請下午再通電話，繼思既爲使館中人，而又姓張，如何竟不能國語，殊覺費解，有頃，張叔弢君來，謂劉公使今午招宴，務望赴約。又曰：『適間余打電話來此，旅館中之接電生，謂彼不諳德語，而僅能英語，德國人而不解德語，甯非怪事；因與之言不達意，故親來奉約也。』余不禁啞然曰：『然則君即適間電話中之姓張者耶？接電生非他，即余也！』張君大笑不已。二人在電話中，均舍國語不言，而格格弄舌，猶各以爲怪，事之滑稽，無過於此。少頃怡歸，聞之亦爲粲然；遂與之相偕往泰東飯店。劉公使與王世晉君已先在，席間談及德國近狀，劉公使謂德國前途，因其人民程度較高，所施政策似有可商榷者。飯後，偕張君同至其寓。

所訪張夫人，時適有柏林高工學生某君先在，談及目前德國大學學風，遠非昔比，若教授上課過久，或所授課目不感興趣，學生即以足擦地，催速下課；加以課外工作日多，如開會遊行操練等，影響學業殊非淺鮮。又謂上學期自五月初開學，七月底放假，為時僅十二星期；而其中外國清明及復活節各放假一星期；法郎府舉行全國運動會，全體學生均須前往參加，無形之中，因是又放假一星期；遲開學，早放假，又佔去一星期；而日常課外工作，亦在其內，試問一年所學，能有幾何？德國學風素佳，即一般人民，昔日亦無不刻苦耐勞，實事求是；但自黨治以還，風氣日下，能無慨然！晚餐應張光中約去南京飯館，該館亦在康德街，與天津飯店毗鄰，同座為前十九路軍將領，如翁照垣、區壽年等，皆體格高大，精神糾糾，餐畢纔八時許，遂去烏發戲院觀電影，所演為一法國倫理片，描寫一弱女拯父於大獄，幾經困難，寃始得白。劇情表演，兩俱精彩；所惜者，余等不解法語耳。出戲院，天忽大雨，幸旅舍即在貼鄰，尚不致十分狼狽。

七月二十二日

晨由旅館乘公共遊覽汽車，往遊寶士墩（Potsdam）故宮，同車約三十人，沿途有嚮導說明，此何處，彼何處，頗為詳盡；且每言必以英德法三國語，複述三次，皆甚流俐，使遊客均

能了解。車抵萬壽湖 (Wannsee)。換船去寶士墩，沿湖風光明媚，遠山如黛，兩岸碧柳籠烟，低垂若幄，山上有崇樓朱閣，縱橫錯雜，儼然入畫，皆富室之別莊也。湖上瓜皮小艇，往來如穿梭，載搖載歌，悠然自得。每一舟中，僉爲男女二人，衣游水衣，袒胸踝膝，體殊健碩，惜惟不美。湖濱游水者甚衆，但湖水混濁，碧而不清，未免減色。一路行去，真具一種太平幽閒之景象，身歷其境，幾忘有人事之紛煩，天下之憂患矣。偶顧岸上，見有青年男女，身御浴衣，依偎於綠陰之下，調笑戲謔，旁若無人，深覺刺眼。乃謂怡曰，文明至此，廉恥掃地，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怪現狀，則人獸何異焉？未幾，舟抵寶士墩，復乘車先往參觀故教堂，即普王費德利大帝之陵寢所在地也。墓位於堂之中央，爲一小室，內停銅棺，上覆旗幟及花圈，簡單莊嚴，與我國之皇陵迥然不同。入教堂時，須靜默無譁，所以表示尊敬也。嚮導者言，昔堂之四週，本插有無數奪自法國之軍旗，大戰敗績，全部歸還，王若有知，亦將含恨於九泉也。又曰，去歲國會被焚，興登堡總統曾率領權要，在此開會。王陵對面有一台，即當日希忒萊演說之處。參觀既畢，時已過午，遂去附近餐館進膳，膳後往遊無愁宮 (Sans Souci)，宮雖不大，而金碧輝煌，備極富麗，陳設器具，類多以金銀嵌製，自是富貴皇家之排場。地板彫刻極精細，潔滑鑑光，各室不同，故遊人入

內時，必須易彼處所備之履，庶不致有所損壞耳。室宇均甚小，可謂玲瓏精巧。美則美矣，設以氣魄論，則巍峨雄大。當首推我國北平之故宮焉。御花園廣大整潔，草地多而樹木少，無亭廊曲徑之勝，過覺枯燥。出此，往遊新宮（Neue Palais），有殿甚大，自牆及頂，僉以各種不同之蚌殼，雜以水晶嵌砌而成，光怪陸離，目迷五色，殊爲別緻。餘室與無愁宮相彷彿，惟花園佈置，曲折有緻，樹木繁茂，花廊迴繞，頗有步步入勝之妙。惜嚮導者限於時刻，各處皆匆匆一過，無異走馬看花，殊不盡興。乘車入城，途長苦渴，乃順道至一湖濱茶館，與怡各飲啤酒一杯，清涼味淳，誠解渴之佳品也。嚮導者善談諧，滑稽突梯，衆爲粲然。常以玳瑁眼鏡架鼻上，自稱爲美國之羅克化身，頗有似處。一路言笑，毫不寂寞，迨抵旅舍已六時矣。

七月二十三日

晨往銀行取款，回旅舍，適張翼之關德懋君來訪，稍坐即去，今午有中德敍餐會，爲德國實業考察團由華回德以後所組織，每逢星期一敍餐一次，藉以聯絡感情也。怡爲得晤熟人起見，乃前往參加，余未偕行。午後張叔弢君夫婦來訪，張君略坐先去，張夫人陪余入市購窗紗，花樣繁多，選擇不易，共購三複套，合六十五馬克。購畢復去某百貨公司，各物定價均極低

廉，惟貨物較次，以家用日需品爲最多，其性質有如美國之一角商店，及我國之一元商店。余去時本無目的，而結果竟購得無數家常雜用品，出店小雨霏霏，雇一車滿載而歸。晚遇同舟樂君於南京飯店。

七月二十四日

上午偕怡往柯達克公司試映沿途所攝電影，光線雖有糶糊不清晰處，然大致尙佳。演時，同舟之戈定邦君偕譚葆泰君忽來，蓋昨晚怡曾與樂君言及，今晨將在此試演所攝影片，樂君傳言於戈，是彼等之來，未可謂突兀矣。譚君爲使館譚葆端祕書之從弟，肄業於柏林工大，不久將去奧貝那赫參加黃河試驗，來此與怡有所接洽也。午膳後，怡往使館探問赴俄護照事，余則偕張叔弢夫人去某大百貨公司購物，五時始回。晚至南京飯店進膳，晤張翼之張光中二君，彼等不日將隨旅行團遊俄，爲時約二星期，參觀日程俱由旅行社排定，每人川資膳宿僅三百馬克，價固廉而受拘束太甚。餐時關德懋君至，關君近適卒業於德蘭詩頓工大，與史博士亦極稔，日內卽將回國。彼謂史博士近受刺激太深，尙能設法使其東遊講學，實屬佳事，因其平日著作甚多，思想言論向主自由，致爲當局所忌，近來行動，頗受監視，精神至感



蹈舞之行流間民燕巴

痛苦。但現時德民出境，每人祇准帶五十馬克，區區之數，能作何用，是當局雖無明令禁止人民出境，而與禁止實無異也。

七月二十五日

晨搭車返明興，晚宿德國皇家飯店 (Deutscher Kaiserhof) 連日奔波，鞋已穿底，乃

急另購新履，選擇數十雙，竟無一當意者。非惟尺寸不合，且式樣之笨劣，尤為意料所不及，抑此為最大之鞋莊也。國內婦女，往往以歐西皮鞋，輕適精美，無與倫比，若見余今日之所購者，恐亦將望而却走，反覺我國之出品，勝過多矣。

余因笑謂怡曰：「此鞋余必將攜歸，以示醉心穿來路貨皮鞋者，庶可稍稍打破此種心理也。」抑余尤有感焉，夫人莫不愛美，德國女子，焉在例外，然彼等之服裝衣飾，尚質樸而不尚摩登，尤以用本國出品爲多，雖式樣已不及時，配色並不美雅，但彼等御之服之，莫不欣欣然自以爲美，不若我國都市內一般婦女，非巴黎紐約之物不以爲美也，此無他，心理使然耳。俗語有云：「情人眼裏出西施。」其人果西施乎？非所問，在彼情人眼中，西施而已！換言之，洋貨果美乎？非所問，在多數國人眼中，洋貨必美是已！深願我婦女界，苟能移獨鍾巴黎紐約物品之情於國貨，則國貨振興，唯吾人心理之變更是賴焉！晚於餐館聽無線電，據謂奧相杜爾富斯，本日本在相邸被刺斃命，維也納情形，頗爲紊亂。

七月二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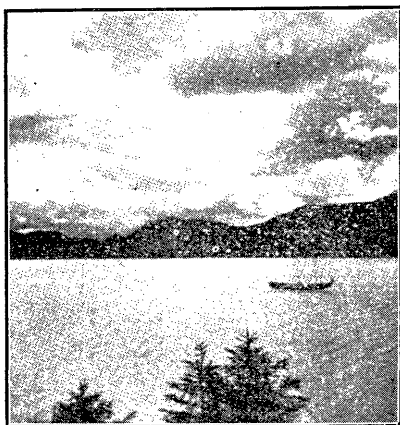
本日報紙紛載奧相被殺，係國社黨人所爲，是以德奧間形勢，驟見緊張。晨去江寓，午飯後入市購零星雜物，歸與旅館結賬。此旅館中之僕役人員，僉神氣傲慢，晨間怡與一餐廳侍者，幾至衝突，其人自知理短，故事過後，情形一變，所謂前倨後恭者非耶？據江君云，南德之人，遠不如北部之謙和有禮，信然。下午四時十五分乘車回瓦痕湖，接讀父親及紀弟書，告以家

人安吉，二兒肥健，私心歡慰，莫可言喻。

(四)重返瓦痕湖

七月二十七日

『晨起聞檐前鵲語，余笑謂怡曰：『曉來鵲噪，非報晴，即報喜也。』怡噉我仍不脫婦女



瓦痕湖試漿

迷信，余樂認而不之忤。少頃怡歸，攜交一信。拆視之，父親之手諭也。余曰：『如何？此非鵲報之喜訊耶？』內附華兒把筆一書，滿紙兒語，如聞其言，恨不能一親其小頰也。惟知母親近患腰痛，天涯遊子，益增懸懸。老親暮年，不能常侍在側，承歡朝夕，反遠涉重洋，優遊海外，更以二兒相累，捫心自問，至感不安。惟有時時遙祝慈體之康健耳！

七月二十八日

不久將遊俄，在國內時，曾購（Stalins Ladder）一書，爲美人（E. Tobekin）旅俄後所著，怡囑余在去俄前讀竣，庶對於該國情形有所借鏡。第余對於此類書籍，向無興趣，故怡屢說而屢漫應之，卒未啓讀。今晨無事，偶翻閱之，頗覺津津有味，不但文筆簡練生動，且記事新穎詳盡，故有時成見往往與事實相左也。下午賃旅舍小艇，泛遊湖上，風靜日和，水波不興。今日山中特靜，人跡不見，欸乃之聲，倍覺清澈。余初試划槳，如握千斤重杵，盡力潑水，卒難前進。怡曰：『枉爲西子湖邊人。』余曰：『余非貴鄉鴛湖船孃，焉習斯技？』然心滋不服，習練稍久，居然能雙槳齊下矣。舟之湖心，怡吹洞簫，覺聲過微，乃與之高唱『雨絲風片，烟波畫船……』以槳擊節，興頗不淺，至夕陽西下，始返棹回旅舍，飯時雙手酸痛，細視之，已十指起繭矣。

七月二十九日

午飯時，江清之君忽自明興來，蓋彼擬於暑假期間，偕其夫人來此小住，並擬參加黃河試驗。飯後與之同往邨中覓屋，連看二處，均不當意。最後於某農家，覓得新築樓屋數椽，頗爲整潔，其地位適處於藹齊特旅舍及試驗場之中心，兩處往來，步行可達，租金連早餐，每日每人爲一馬克半。江君所定之臥室，較我等旅舍中之居室爲大，而價廉幾六七倍，余頗思遷居，

然以其地無衛生設備，遂罷。

七月三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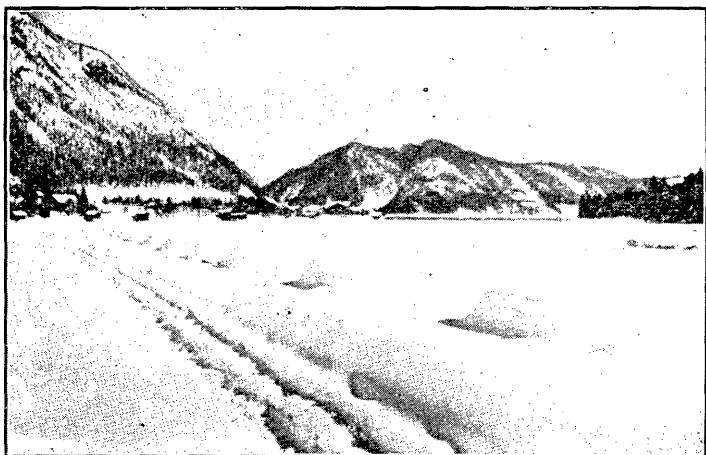
抵德將一月。而黃河試驗猶未正式開始，怡心滋焦灼，時與老師絮聒不已，故近日正在加緊工作。怡今日上下午均在試驗場，余以隨往無味，在房中寫家書，織絨線，亦頗碌碌也。

七月三十一日

晨間日光惝惝，天氣燠悶，膳後午睡正酣，老夫人忽來喚，欲介紹老師之學生某君夫婦於吾儕，遂偕至其室，略作周旋。方閒談間，忽雷電交作，大雨傾盆，電炬爲之震滅，頓時天地昏黑，勢殊狂暴。余在黑暗中，戰慄不已，膽小猶似孩提，思之可笑。

八月一日

天氣陰霾，午後稍見日光，接端妹來書，謂二親弟妹諸孩皆安，私心殊慰。五時許，怡偕愛斯脫萊君乘汽車往訪明興市政府某君於克林鎮（Krienn），怡欲余同去，余以精神欠佳，留未偕行。怡歸來謂沿途風景甚佳，未去殊爲可惜；然余在室中閉戶自讀，亦頗悠然自得。夜睡特早，蓋明晨又將去明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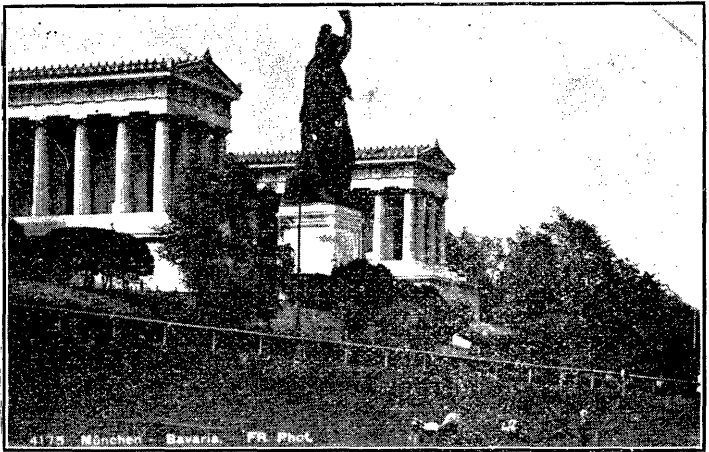


(掩所雪冰爲水湖)景雪湖痕瓦

八月二日

晨乘車赴明興，下車直往道路展覽會
 參觀，行至中途，口渴殊甚，乃先去酒肆各進
 啤酒一杯，用以代茶。飲畢，步行至會場，見門
 前黨旗低垂，若有喪悼之事者，詢諸懸旗人
 云。總統興登堡方於清晨逝世也。興氏年已
 八十有七，年高體衰，老病而終。二十年前之
 今日，爲歐戰開始，德下令動員之日，興氏適
 於此日薨位，可謂巧矣。先是德內閣以興氏
 病危，曾於上月杪某次閣議議決如下：「（
 一）總統府應與國務院合併，總統現有之
 一切職務，概由首領即國務總理希忒萊氏
 兼理，其代理人即由彼決定之。（二）本辦法

自興登堡總統逝世日起實行。』此項議決案，始於今日以政府名義，在各報正式宣佈，自是希氏大權獨掌，可以爲所欲爲矣。道路展覽會仍照舊開放，購票入內，場中陳列自古迄今之各種道路圖案，及道路模型甚多，均列表說明，不厭其詳。惜余對於此種工程知識，漠然不解，且亦不感興趣，看未多時，只覺厭倦思睡；而怡則每觀一圖或一表，細自探討，津津有味。甚矣所學之不同，而興趣之互異也！有一黑室，內懸幻燈照片甚多，皆爲各國道路之夜景，說明何種道路燈最爲適宜，而何種則應加改良。壁上露一寬約二寸，長可尺餘之細隙，向內窺之，初黑暗不見物，迨機件一撥，其內則豁然開朗，有寬大馬路之模型一，初爲白晝，繼乃漸暮，終則夜色沉沉，電炬皆明，遂以各種燈光研究何者爲最適當，而光線最佳。以別出心裁之研討，庶幾乎其科學有如此偉大之成績也。歐西文明遲我遠甚，而其進步則勝我遠甚。西人治事，表面觀之，似甚刻板鈍緩，但其不惜時日，富於窮研，至得而後已，是以事無不成。今返觀國人，則乖巧靈速，一得自封，半途自廢，雖有小聰明，無裨實際。誠如龜兔競走之寓言，所謂聰明自誤者非耶？場內有餐館，座設園中，樹木葱翠，芳草如茵，景頗不惡，遂在此進膳，膳畢，復往住宅展覽會參觀，即在道路展覽會之旁。經一小圃，花草妍然，忽聞哀樂大作，聲發自無線電機，爲哀



坊 念 紀 亞 利 伐 巴 興 明

悼故總統也。遊人盡駐足靜默，情殊淒清。有數人竟聞樂淚下，嗚咽不已，故總統之遺愛在民，由此可見一斑。住宅展覽會內懸各種圖樣頗多，類皆方屋尖頂，大而不美，簡單而乏風味，殊不敢恭維。惟其陳列之物，彌爲周備，大至造屋之木料泥磚，小至屋內傢具，雖鍋灶杯盤之微，均備列無遺。且各標明價額，及出品之廠家，使觀者於細自比較之餘，即可自定其居住之標準，用心良周。陳列品繁多不及細觀，五時許出會場，往一花園餐館進茶點，在園中逡巡閒眺，至暮色蒼蒼，始雇車入市廛，投聖乃菲旅舍過宿。

八月三日



道 車 汽 中 山

小雨霏霏，天色陰沉。晨去理髮店燙髮，怡則往財政局辦理外幣登記展期手續，蓋抵德已將一月，前入境時，僅以一月為限，轉瞬即將期滿也。午後去梯茲商店購物，時適在大減價，顧客擁擠，頗有上海三大公司減價時之景象。四時餘，搭車回瓦痕湖，雨下更大，稍感微寒。坐公共汽車中，只覺漫天雨霧，迷茫不辨途徑，且山路紆迴澗滑，重霧之中，時慮傾覆。一路行去，如在雲端，心為之戰慄不已。迨行近瓦痕湖，已霧消雨歇，及抵旅舍，則見夕陽在山，彩霞飛錦，宛然一幅絕妙之晚晴圖也。因成南歌子一闋：

『雨霧迷前路，行行不見峯，此身疑在

白雲中，不辨天南天北任西東。依約湖山現，新晴夕照紅，千林鬱翠薄寒籠，幾許閒情別緒寄秋風。』

八月四日

夜雨浙瀝，達旦未止，天氣更覺寒冷，旅舍上下均已生火，夏日圍爐，尙屬初次。午後天色稍霽，與怡步行至江清之君寓所，蓋彼夫婦已於昨日抵此，時適有郭德歆葉雪安二君先在，葉君亦爲上海市工務局舊職員，郭君則爲上海同濟大學之教員也。啜茗傾談，殊解旅情。江夫人溫婉好客，備極殷勤，海外得此女伴，實大快事。

八月五日

晨起推窗，曉日晞曜，蓋天已大晴矣。今日爲星期日，旅舍餽饌較豐，乃邀江君夫婦及郭葉二君來此午餐，餐後坐室中閒談頗久，江夫人復邀往彼處啜茗，至暮始歸。歸途寒風砭骨，不似夏秋之風，後知昨晚山中曾下雪，惟未及此地。立洋台上遙望，果見遠峯崔崔，隱隱有積雪未化者，無怪氣候若是之冷耳。六月飛霜，古稱怪事，實則處地之不同也。

八月六日

天頗晴爽，一如深秋。晨餐畢，怡去試驗場，歸時面有不愉色，蓋場中人辦事不力，工作弛緩，居此已月餘，黃河試驗仍遲遲未能開始，而道路會議，於下月初即將開幕，以是心中不勝焦急，爲之悶悶不樂也。怡生性好勞，而責任心又重，平素最恨人因循無朝氣。余常謂之曰：「若子之性情，於事固佳，而於己則未免太苦耳！」下午怡將李儀祉先生之治河工作綱要譯竣，送老師讀閱，蜷伏斗室，殊無聊賴，乃去瓦痕湖鎮購火酒米菜，擬明日自炊而食，聊以調劑胃慾。惟有飯必須有箸，歸途在山中拾細瘦枯枝，以備削之作箸。回旅舍見江清之君有肉一方，雞蛋數枚送來，蓋昨所託購也。晚飯後，在老夫婦房中閒談久，始各歸寢。

八月七日

天氣陰寒，擁衾懶起，就枕上讀說部，時作癡想曰：設能一睡而醒，醒則已抵家門，甯非快事。時怡已晨餐畢，來呼曰：「若再不起，早餐恐不及，則將枵腹待午膳矣。余因漫答之曰：『子設言，若再不起，恐不在此進餐，則將枵腹待歸家矣，是雖不食數餐，亦所心甘。』怡笑應曰：『思家若此，不亦大可憐乎？』午後雷雨交作，氣候更寒，余在室中調羹作炊，至爲碌碌，怡則將昨日山中攜歸之樹枝，削以爲箸，勉成二副，因曰：『爲食勞形，無乃太苦！』飯時有雞蛋燉

肉，火腿干貝湯，味殊鮮美，就小桌而食，頗知謙讓。余笑曰：「舉案齊眉，今日當不讓於梁孟焉！」

八月八日

陰雨連綿，苦悶殊甚。午後往訪江夫人，彼爲醫者，因與之談各種疾病。據云：此間男女，不重貞操，由來已久，一待成年，則恣意放縱，浪漫殊甚，雖非人盡如此，然亦比比皆是。且此間男女婚嫁不易，男子須有獨立贍家之能力，女子則須自備嫁奩，足敷一家日用之需，故男女及年而不獲嫁娶者甚多，以致人慾橫流，爲患至烈。花柳病之多，尤屬驚人。明興有一花柳病院，專爲男女學生而設，病者數千人。一地如此，其他可想。病此者往往不能生育，卽有子女，亦多不育，縱或僥倖長成，亦多身懷怪疾，影響民族之健康，殊非淺鮮，故政府現有明令，凡男女曾患花柳病，而未經醫師確實證明業已斷根者，一概不准婚嫁，庶絕後患耳。余因思中國之舊禮教，束縛太甚，固有不近人情之處，然對於社會風化之調劑，實不無裨益也。晚餐於江寓，郭葉二君亦在，多善飲，怡適有同好，把盞暢飲，言笑宴宴。夜歸路無燈火，幸天空疏星閃爍，隱約尙可辨徑耳。

八月九日

怡搭晨車去明興，參觀該地之市政府，余未偕行。午後往訪江夫人，有紀弟一信，誤投彼處，內云上海天氣苦熱，雨水甚少，入伏後將不知如何耳。江君亦適於今日往明興。江夫人則略有不適，遂陪之閒談良久，始回旅舍。晚飯畢，老夫人邀余去彼處稍坐，余託頭痛謝之。時天未盡黑，即睡似覺太早，乃出曼殊小說集就枕讀之，文筆暢茂，記述哀豔，其一生遭遇，顛沛流離，才豐遇蹇，實天下之可憐蟲也！

八月十日

一覺夢回，已曉日滿窗，似已時晏，匆匆洗盥畢，急下樓就食。時餐堂內無一客在，僅二女侍者，伏窗外閒眺；初以爲人皆食竣，蓋余每晨進餐，必爲最後一人，不意二女見余入，大笑不已，曰：『夫人何不多睡些時，大清早起，不嫌冷清耶？』語畢，復格格說笑不止。仰視懸鐘，纔五時餘，全館旅客，猶多高睡，余因室內未備時計，恐眠遲而反早起，亦自覺好笑。二女見人來，且告且笑，雖不盡解所言，亦頗以爲窘。草草食竟，出往湖畔閒步，晨曦燦爛，微風爽肌，迤邐入山徑，豐草長林，露沾衣履，徘徊多時，始回旅舍。余室外窗簷下，有一蜜蜂窠甚大，羣蜂漫飛，頗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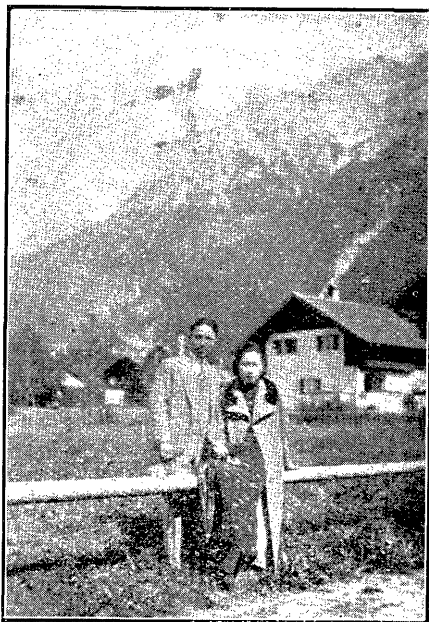
所擾，正擬覓竿毀窠時，聞有叩門聲，啓之，江夫人也，因笑延之曰：『君可謂蜂兒之解圍客矣！』下午睡起，往樓下取郵件，遇恩格思先生於廊下，彼謂適間有一魏君來訪，知怡不在，現已偕愛斯特萊君去試驗場矣。余思其人必爲魏時珍君，蓋日前怡曾去函相邀也；今彼至而怡不在，心至不安。適老夫婦亦欲去試驗場，遂與偕行，比至，所謂魏君者，並非余所猜之人，且其姓爲邢而非魏，因姓名譯音之前後所誤也。匆匆來去，氣喘神疲，回旅舍，遇一婦人，絮絮問長短，並招其夫與余談話，蓋彼不能英語也，余初頗爲怪；後悉其夫曾去中國研究東方藝術，歸德纔月餘，此人略解華語，對中國感想頗好，其亟亟欲與余交談者，職是故耳。回室煮茗自飲，倚樓漫矚，見黑雲四合，似有雨意，而怡尙遲遲未歸，不知能弗遇雨否？凝睇遐想，思潮起伏。海外倦游，倍增鄉念。偶成踏莎行一闋，聊遣胸悶：

『野色連天，亂雲釀雨，橫空烏鵲迴風舞，畫簷蛛子結輕絲，蜂兒纒住無飛處。寂寂秋塘，垂垂碧樹，倚欄宛轉歸期數，晚來消得幾多愁，鄉心欲逐孤雲去。』

俄聞遠處有鳴鳴聲，急下樓奔趨車站，果怡至矣。

八月十一日

下午接董大西君寄怡書，內附臨行時爲怡及二孩合攝之照片，光線清晰，神態儼然，觀之益增歸思。晨間江夫人爲我在邨中買得雞一隻，乃將國內帶來之火腿，送交代燒，蓋江夫



愛德康赤兒山下

頗堪發噱。飯後江君述笑話曰：「有某君方自中國來，不諳德語，一日入市購雞子，無法自通，久之，忽見地下堆馬鈴薯甚多，恍然若有所得，急拾馬鈴薯一枚，以身伏地，作母雞鵬卵之狀，

人甚精於烹調也。飯時而往，適江君同學朱王二君自明興來，郭德歌葉雪安二君亦在，共談故鄉之事，輒爲神往。食時除火腿燉雞外，有乾菜燒肉，洋蔥牛肉絲，糖醋拌黃瓜，珍饈羅列，美不勝收。頃刻如秋風捲葉，一掃而盡。當時情景，

口作囁囁之聲，馬鈴薯亦於是時自後墜地，店夥頓悟所欲，即以雞子予之，至今傳爲笑談。』余以其事趣甚，因誌之，可作笑林一則。

八月十二日

今日星期日。怡未往試驗場，乃與泛舟湖上，傍岸而行，垂枝拂水，翠影迎人，畫中不啻焉。午後一時十五分乘車往米頓華德，米頓華德者，一古城也。城不甚大，一切建築物迥異他處，房屋咸甚矮小，凡牆上牕畔，均繪有花草人物，用色多以紅綠藍黃，乍視之，頗類我國之紙紮冥屋，其調色亦相似也。環城皆山，山屹崢嶸鬱，高聳雲霄，山下多人家，花圃菜畦，頗饒野趣，乃在此攝影數幀，攀登至一小阜，高樹岑麗，四景如畫，其上卽爲愛德康赤兒山巔。(Eder-Kanzel)上山往遊者頗衆，怡因心動，余怯途修，不勝跋涉，怡讀路旁指路牌謂徐步半小時可達，因從之，逶迤繞山林而上，亂峯複沓，空翠爽肌。行未數武，隱隱聞有雷聲，懼將下雨，怡曰：『卽有雨，必不大，何懼爲？』因復前行，谷風颼颼，寒氣襲裾。有頃，雨簌簌下矣！時行已一時餘，以爲離山巔卽在咫尺，雖雨必不功虧一簣也。又行半時許，雨益大，衣履盡濕，山路崎嶇不平，又加溼滑，僵僕而行，力竭氣促，疲難舉步，怡顧余而笑曰：『雖則辛苦，然亦別有風味。』余嘿然

而思曰：『狼狽至此，尙言風味，人行將憊死矣；』深嗔怡賺之上山，欺人太甚，思以語嘲之；顧見其亦滿身雨水淋淋，氣喘面赤，彼所以作此言者，亦無非慰我而自慰也。又行約半時許，雨更猛，而山巔仍杳不能見，惟聞有人聲，知或不遠，未幾，果有危樓一角，現於眼簾，遂入內各進乳酪一杯，以消疲寒；屋小無几椅，立飲而盡。上樓四望，白雲繞足，身若凌空，俯矚山下，迷糊不能辨，少頃霧開雨止，夕陽在山矣。恐山中天氣，瞬息萬變，不敢多留，下山舉足輕快，不若適間之苦，惟路仍溘滑耳。見數邨人肩荷巨捆松枝，踉蹌而行，漫聲作歌，毫無憊色，心滋羨之，余謂怡曰：『今日須罰詩一首，以償吾勞。』怡曰：『子當先作，余後和之。』余曰：『可遂且行且思，乃得一絕曰：

『雨過羣峯現，清風拂霧開；夕陽深樹裏，樵唱幾人回。』

怡曰：『此刻文思不來，遲早交卷可耳。』下山乘車回瓦痕湖，已萬家燈火矣，飯後疲極，卽上樓就寢，方矇朧睡去，怡忽呼曰：『得之矣！』啓燈取筆，一揮而就。其詩曰：

『雨後山岡濕，崎嶇行路難；登樓空四望，何處是長安？』

怡於詩詞從未涉獵，初作如此，誠屬難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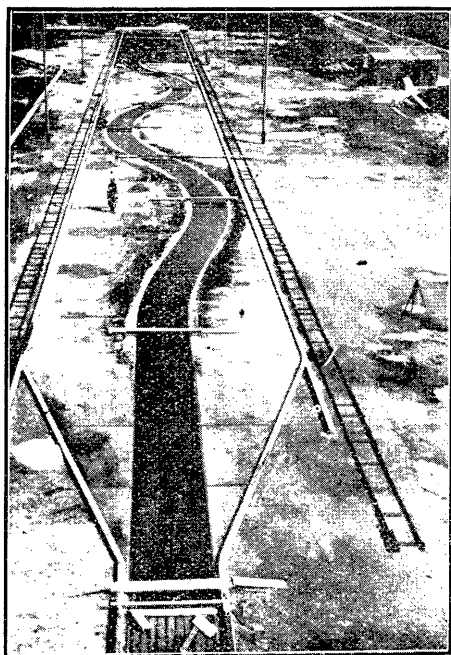
八月十三日

夜睡殊酣，醒來仍疲困萬狀，筋骨酸痛，如經笞撻，晨餐畢，臥榻上，將曼殊小說集一氣讀竟，復擬出先大父寶時公射鵰詞讀之，翻箱倒篋，遍覓不得，想離滬時，行色匆匆，忘置篋中，殊令人悵悵。連日消化不良，胃痛時作，晚間自煮米粥，食之稍可。

八月十四日

晨接父親手諭，謂閤宅皆安，惟培兒前患恙，現已痊愈；余日夜縈心者，厥爲老親稚子，一生無所長，獨富於情，往往因以自苦，頗願真有菩提，能點化而得大解脫也。因謂怡曰：『我畢生無所愛，惟父母丈夫子女耳，吾知父母及君，亦多愛我，子女則不知矣！然人生百歲，一彈指耳，其愛有時而終，佛言人死可以轉輪迴而復生，設果有其事，我願轉生復爲此世父母之子女，而仍能事君，但不知有何術而得知之。』怡曰：『輪迴之說，縹緲之辭，人死而已矣。尙復何有聰明人母乃說笨話耶！』余廢然歎息曰：『如花美眷，逝水流年，至今始知人世何非一夢耳！』不知淚之所來，悲悵不已。日來精神衰弱，易興無謂煩惱。過後自思，亦覺可笑。

八月十五日



黃河試驗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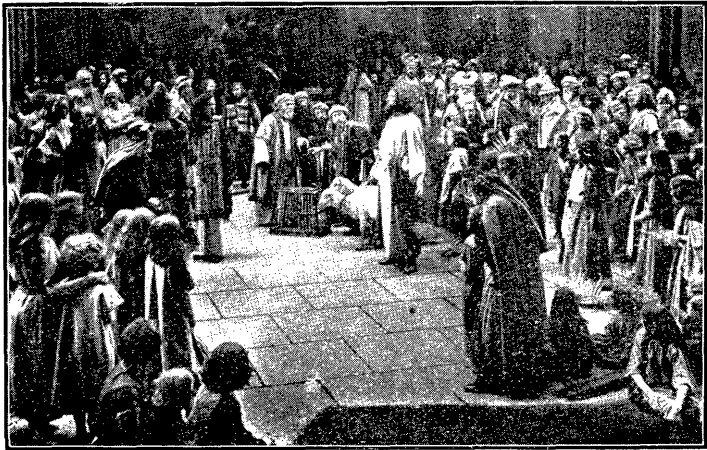
天色陰寒有如冬日，幸室中爐火溫暖，尙覺舒適。紀弟寄來晨報所刊小說「北雁南飛」念餘頁，作者妙筆，敘事細膩，而情節變化無窮，不可捉摸，小秋春華，兩情繾綣，才子佳人，天生妙偶，而作者偏欲生無數枝節，好事多乖。怡讀至不耐煩時，乃曰：「何不就使有情人早成了眷屬。」余謂：「此正小說家之故弄狡狴，情節愈曲折因惱，愈覺永雋耐味，使小秋春華一

見傾心，遽成眷屬，則其事已平淡無奇，而讀者亦決不能感有若何興趣；況天下事往往理想勝於事實，未婚男女，每有一種未來之燦爛世界，蘊蓄心底，設一旦實現，亦不過如此而已；讀此小說者或有願小秋

春華能成夫婦，吾惟願其終屬理想，庶此理想，在此書之二主人翁胸中，永爲一美妙之燦爛世界，豈不善哉。今我等姑爲作者設想，此書之結局以如何爲最善？怡曰：『以春華之才貌，若竟事一頑魯醜怪之管家癩痢孩子，天下傷心恨事，殆莫過於此矣！設作者必欲使其如此，其非天下之大忍人乎？至其結局，吾無意見，子試言之。』余正在思索，忽有人來，遂將話頭打斷。薄暮與怡徒步至江寓，飯後始歸。

八月十六日

晨書二親及端妹各一信，飯後午睡，朦朧間，聞樓下樂聲大作，深山僻地，何來斯音，啓牕下視，見有三五男子，攜風琴喇叭提琴等，立旅舍廊下而合奏，蓋賣歌之丐也。有爲首者一人，脫帽求助，彬彬有禮，不予亦不强索，雖乞丐之流，亦與我國大相懸殊，此殆爲人民之程度問題歟？下樓進茶點，食畢，偕怡步行至試驗場，黃河縮小之河槽已完工，河作弓形，內舖黑沙甚多，用代黃土，河旁新建一鐵塔，高聳雲霄，怡拾級登塔時，余爲攝電影，自度甚佳。萬鏗君笑謂余曰：『沈先生頗愛是塔，今晚賢伉儷可宿此塔頂，必別有風味也。』余曰：『如此勝地，何敢先佔，當留爲足下度蜜月耳。』萬語塞，嘿不能答，衆爲粲然，蓋萬君不日將結婚也。



(幕一劇天露谷瑪阿上)事故穌耶

八月十七日

晨六時乘汽車往「上阿瑪谷」(Oberammergau)觀劇，同車共六人，每人來回車資八馬克，戲券分六馬克九馬克十二馬克三種，一切均由駕車者代辦。此劇每隔十年一演，相傳謂三百年前，該地患鼠疫甚厲，居民死亡殆半，而終無法消滅，後乃於神前許願，每十年演劇一次以娛神，疫果得寢，於是每十年必一演，每演必延亘至二三月之久，劇本為耶穌故事，演員僉為當地居民，有千奇之衆，劇場係一臨時露天建築，座位約六千餘，場場滿座，其號召力可知。今年適為第三百年紀念，不但德人不憚遠道蒞臨，即

他國之人，聞風而來者，亦頗不少。惜劇情枯燥，表演平常，徒以千餘之演員，表示其偉大而已。每場啓幕，先有數十人之歌唱，殿以一二幕之故事表演，演員作各種姿勢，約有十餘分鐘之久，毫不移動，彷彿如木人，故乍視之，極似一幅圖畫也。自上午八時開場，至十一時半暫停二小時，余等遂於此時與同車諸人，共往餐館進膳；內有夫婦二人，年約四十餘，與余等同住於藹齊特旅舍；又有母女二人，據彼等自云亦在瓦痕湖避暑，惟不相識。食時各評劇情，意見紛歧，頗耐尋味。二時半續演，至五時半始畢。憶昔在校時，每讀聖經，總覺頭痛腦漲，今觀此無異舊書重溫，索然乏味，昏昏欲睡，更以七八小時之板凳生涯，亦使人十分不耐，以五六十金來觀斯劇，誠覺不值。戲散後，復往餐館略進茶點水菓等，價值時索價奇昂，亦祇得任其明敲竹槓而已。歸途經一古教堂，忘其名，輪奐巍峨，彫刻精美；教堂之東，有一酒肆，以甜酒著稱。掌櫃夥友，均由黑衣教士臨時任之，頗覺觸目，乃購二瓶歸。抵旅舍已斜暉落林，垂垂將暮矣。

八月十八日

晨寫致大姊一書，午飯後，邀江君夫婦及譚葆泰君往湖上泛舟，舟泊淺灘，譚江等捨舟游泗，江夫人坐岸上兢兢不敢一試，譚君則潑水鼓浪，勇氣百倍，大有欲對衆一顯其好身手

之概。而江君雖身已下水，兩手懷一橡皮氣圈，作躍躍欲試之狀，終不能掩其畏縮之態，爲之腹笑不已；余與怡則鼓槳至山坳僻靜處，放喉高唱，聲遏行雲，怡唱賣馬，韻味盎然，較平時特佳，余唱罵殿，澀不成聲，乃將牡丹亭自鬧學至驚夢，一氣唱完，如背舊書，雖有脫板處，然尙能成調，曲終聞對山鼓掌之聲，知爲江君等所聞，遂返棹至原處，時諸人已罷浴，臥溪灘曝日。余等亦遂捨舟登陸。怡與之劃地作三級跳爲戲，余與江夫人姑任月旦，怡每賽輒列前茅；復擲石作球，各有勝負，興闌力疲，始各言旋。回旅舍晤老夫婦，謂怡曰：『今日運動會之成績佳乎？』蓋適之遊戲已爲彼等所見也，晚飯於江寓，有炸醬麵，譚君所製也，味殊美。

八月十九日

今日爲德國國民總投票之日，凡旅舍中德人均往郵局投寄選舉票，老師夫婦亦親往鎮中投票，可謂鄭重之至；故上午各處皆鴉雀無聲，清寂異常。昨日江君曾邀登黑爾川山（Herzogstand），余以有前車之鑑，不敢自告奮勇，辭未同行。晚餐於房中，有自烹之火腿燉雞，五香牛肉，干貝爛蛋，又出新購之甜酒飲之，味殊香冽，余不善飲而喜飲，飲少輒醉。飯後老夫天邀往樓下閒談，怡從之去。余辭未行，蓋顏酡心悸，已不勝酒力也。

八月二十日

日日盼望家書，而日日失望，心滋悵惘。下午老師夫婦之子婿及女來此小住，二人年齡均在五十餘。據謂已兒孫盈膝，老女衰親，一旦斂首，倍見愛暱，乃相與坐湖濱啜茗，略進茶點畢，與怡蕩舟湖中，落暉照影，暮藹蒼蒼，頗有寒意。舟至湖心，余驟覺腹痛如絞，冷汗涔涔，手足麻痺；怡急鼓槳覓歸路，而偏遇逆風，更以舟底損漏，水汨汨而入，兩足浸水中，濕冷如冰，狼狽之情，不堪言狀。迨抵旅舍，余固已慙慙若病，而怡亦爲之不勝疲瘁矣。

八月二十一日

晨間怡往試驗場，余獨坐斗室，殊無聊賴，乃攜書一冊，步行至湖邊，坐樹陰下讀之；四野清寂，惟聞湖魚飲水，唼呷有聲。把卷靜讀，忽林鳥振翼，飛掠余頭而過，雖爲之一驚，但覺野趣湛然。所讀書中適爲論蘇俄之軍備一章，翻閱數頁，竟不知內作何語，蓋心未屬也。拋書間眺，塵氣盡滌，一村老杖藜過余前，與余舉手爲黨禮曰：「希忒勒萬歲！」（Heil Hitler!）老態龍鍾，而尙黨氣十足，寧不可笑！是豈環境之使然乎？平日德人見面招呼，非言『日安』，卽曰『上帝祝福』，近則竭力提倡改用『希忒勒萬歲』，不但見面問候時用之，卽書信中亦然，

以致村翁稚子，亦解應時，世情可見一斑。膳後小睡，醒來不覺已四時餘。與怡去鎮閒遊，並購糖菓等物，及歸已新月迎頭矣。

八月二十二日

怡六時即起，餐畢匆匆往試驗場，蓋黃河試驗今日已正式開始也。余爲二孩所織之絨線衣襪，已成四襲，擬先由郵寄滬，俾秋風一至，不患衣單，包疊既畢，適郵差來，奈與之言不達意，乃倩老夫人爲作翻譯，而又以英文不十分了解，曉舌至久，仍不得要領而罷。午後怡又去試驗場，余與偕行。河槽內正在作洪水汎瀾之試驗，場中諸人至爲忙碌，不時以一細尺探入水底，似有所測量者。在此約歷三小時之久，殊感枯悶，歸途經江寓，折往小坐，垂幕始回。晚間月色甚佳，共坐洋台上觀月，銀河若練，清光照水，景物幽然。余謂怡曰：『今夜之月，雖不閨中獨看，恐吾家小兒女，亦未必能解憶長安也。』睡後燈滅，月色滿床，臥觀移時，清影忽爲浮雲所蔽，天頓昏黑，殊殺風景。思緒紛繁，轉側不能入睡，時已鐘鳴三下，口渴思飲，擬起床煮水，聞遠近鷄聲和鳴，天將破曉，乃罷。一夜無眠，思之可笑。因口占一律：

『逆旅寒宵夜氣籠，荒邨林木起微風。臥看山月臨窗近，讀到南華萬念空。室外泉聲疑

驟雨，隔牆人語似秋蟲；煮茶未熟天將曙，又聽鄰雞報曉雄。』

八月二十三日

連日日光和煦，晨餐畢，輒臥洋台上曝日，老夫人予以墨色眼鏡一副，囑在日光下御之，庶不損目也。下午怡去試驗場，余則往江夫人處閒話，談及中國學生之在此與德女子結婚者，頗屬不少，惟結果鮮有美滿。余意與異族結婚，男女兩方，以一切習慣性情之懸殊，實屬苦多樂少，其始也，偶爲熱情所衝動，終則追悔莫及，擊由自作，夫復何言？且在求學時代，一有室之累，難免分心，妨礙學業，更非淺鮮，可謂負人負己。少頃怡至，遂同返旅舍。

八月二十四日

連日以伏案過多，致消化不良，胃痛頗劇。而生性又不好動，與人落落，視酬應爲苦事。故雖時承老夫人垂問寒暖，情意惓惓，心固感之，而總不願多與交談，亦不自解所以。怡屢諫之曰：『子已非稚子，此種態度，非但與人情不合，抑且將開罪於朋好。』然孤僻性成，固亦無可奈何之事也。昔在校時，同學多議余爲傲慢自大，實則余何人斯？何驕之有？生性如此而已。今忽憶及此，乃特詣老夫人處，周旋多時，然亦不過一時之衝動耳。下午微雨絲絲，氣候陰寒，怡

翻譯稿件，無片刻暇，觀其面色清癯，而偏好勞若是。余因謂之曰：『君其能者多勞耶？抑庸人自擾耶？』

八月二十五日

晨餐既畢，往湖濱，觀旅館主人垂釣，立候久久，竟無上鉤者。乃緩步至對岸，人跡稀少，地更靜僻；兩旁杉陰夾道，幽禽格磔，野味盎然；樹葉蕭蕭，頗有初秋之意。坐臨水斷木上，顧盼怡然，瞥見水中人影，諦視之，余自影也。曾憶兒時與諸兄嬉遊園中，園內多池，一日立橋上，顧影墜水，兄等覩狀驚匿，險遭沒頂，幸有鴉角紅繩，浮飄水面，爲園丁見而援之。當時情景，猶歷歷在目，今則年事日增，意興闌珊，顧影咨嗟，徒增感觸。因成一絕。

『野意蕭然曉氣新。臨流對影是何人？童心未改容先換，俯仰之間跡已陳。』

回旅舍甫抵門，怡適亦自試驗場歸。飯後書一稟致二親。晚膳於江寓，十一時始歸。

八月二十六日

今日爲星期日。老夫人屢爲余言曰：『我國人無論老幼，於星期日必御新衣，君多華服，盍亦一更，以廣我等之眼福乎？』余漫應而終未之踐。今日彼又語余，不得已，乃於午膳時，披

一繡花圍巾以塞責。彼等觀此，咸嘖嘖稱美不止，蓋德人之於手工，認爲最上之品，而繡花飾物，尤爲彼邦所罕見，故更爲豔羨，幾人人皆欲一撫余巾以爲快。此種情形，在我國從未之有，此殆西人之天真乎？抑小見耶？

八月二十七日

細雨綿綿，至午更劇。午膳後，老夫婦之女乘車回里，母女臨岐握別，依依不捨，熟淚洑瀾，沾衣爲濕，可見人倫天性，固無分中外也。下午三時，江君夫婦及譚君來訪，蓋怡昨與約定今日同謁老師，討論治黃及水利問題也。余淪茗款江夫人於室中閒話。彼述各種婦女疾病，及應注意之衛生各點，頗爲詳盡，惜強半不能記憶。

八月二十八日

午接父親第五六號手諭，並附二孩與姪甥輩合攝之影。小兒女憨態可掬，令人矚目。據謂上海天氣炎熱異常，點雨不下，室中溫度，常在華氏表百度以上，酷熱情形，爲近數十年來所未有。江浙一帶，亢旱成災，致米價騰漲，哀黎遍地。我國年來外侮內患，紛至沓來，人禍之不已，益以天災，災連禍結，將不知伊於胡底也。思之慨然！薄暮，老夫人之內姪女蒞此，年可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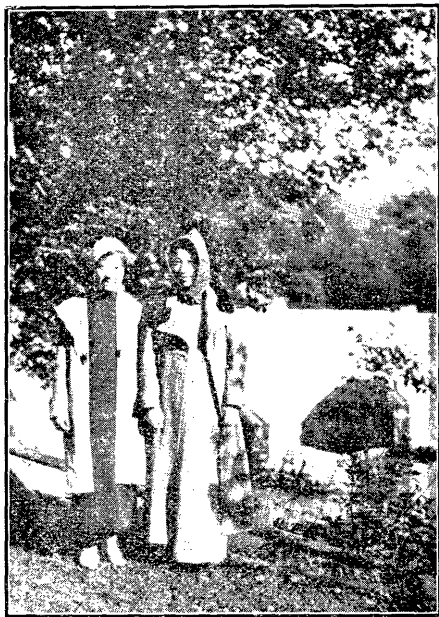
餘，舉止溫婉，言笑藹然，歐西之淑女也。

八月二十九日

閱船期表，知九月七日有意大利郵船開中國，因書二信，一致二親，一致弟妹也。下午怡去試驗場，二兄處又各書一信。少間，郵差來，謂昨日怡寄海牙金純孺君之包裹，及二孩之絨線衣包，因不知重量，郵費未算，今特來索取，衣包一件，需費四馬克八十五分尼，綜計絨線所值纔三馬克耳。寄費之昂，殊出意外。晚往江寓，飯後始歸。途遇急雨，天黑不辨途徑，而又忘攜手電筒，小徑曲折，皆爲泥路，路旁多池沼，步履驚心，時懼失足，更以村犬狺狺，聞人聲而狂吠，益覺心神慄慄，幸攜有一傘，可以代杖。怡乃將雨衣帶解下，已握一端，以一端授余，囑隨之緩行，此時情狀，有類盲者。穿林過橋，摸索而行，全賴一傘覓路尋徑耳。與瓦痕湖別將有日，而尙添此一段永雋耐味之事，亦一大好之紀念也。歸旅舍，衣履盡濕，寒不可耐，急就浴。浴後各進白蘭地一杯，聊以壓寒，自尋苦吃，思之啞然。

八月三十日

晨餐畢，伴怡往車站候車。站旁多幼樹，地甚湫隘，見樹旁土起隆然，諦視之，一蟻穴也，羣



(右)者作之帽風式興明御

蟻往來碌碌，何止千萬，且多大於常蟻數倍，德國不但人大，蟻亦大，趣甚。怡上車後，余回旅舍，自浣汗衣，蓋離此在邇，不及交洗衣作也。膳後正在整理箱篋，江夫人來訪，三時許，此地之水利主任柯芝君夫婦，約往遊湖，因邀江夫人同行。今日天氣特佳，秋高氣爽，日暖風和，昨夜傾盆大雨，而今日有如此好天氣，誠為難得。至時，眾集候於湖濱，老師夫婦及其姪女，均在被

邀之列。水利處備小汽船一艘，可容十餘人，放乎中流，沿瓦痕湖而行；兩岸松杉搖風，翠影沾衣，景殊入畫。惟舟駛甚速，湖風野大，寒氣襲裾，冷不可耐，柯夫人將其所攜之士製風帽，授余御之稍可。繞湖一周，返棹言旋，詎舟至中途，忽機件不靈，停泊湖心，不

能前進，修理移時，仍未見效，而汽船又無槳，進退兩難，衆頗惶惶，後將舟中板條數片，划以代槳，始得徐徐攏岸，但已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矣。登岸步行，至一船場，適有一小艇在，乃乘之而返，舟小不能盡容諸人，怡與柯君夫婦，遂步行而歸。晚飯時，譚葆泰君忽偕此次同船來歐之戈定邦君來訪，戈君將往明興就學，順道游此，蓋與譚君亦素稔也。留之晚膳，閒談至夜深始散。

八月三十一日

下月三日，國際道路會議將在明興開幕，余等已定明晨離此赴明興，上午摒擋行李，至暮始畢。晚飯後與老夫婦等坐廳中敍談頗久，旅館主人特出紀念冊，請怡題詞，怡乃將清祕閣梅花牋，錄余舊作一律以贈之，研墨揮毫時，圍而觀者頗衆，蓋彼邦無此類之紙筆也。內有一髻齡童，見怡書，羨甚，乃自持素箋，求怡亦爲一書，兒童好奇也。怡爲書「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並將字義解釋告之；彼乃欣欣然稱謝而去。爲余等料理臥室之女婢，年約二十許，天真爛漫，屢向余索小影，上樓歸寢時，適遇彼在房疊被，乃檢照片一幀，南京錦緞皮包一隻以贈之，彼握手連謝，狀殊喜悅。

(五) 明興

九月一日

晨起陰雨綿綿，若亦與余等惜別也者。九時五十分由藹齊特旅舍動身，試驗場同人及老師夫婦並其姪女均來站相送，江清之君夫婦亦於今日回明興，故站中行人送客，頗屬不少。老夫人與余等握手話別時，已老淚縱橫，悲不自勝，依依之情，彼此僉同，更以彼風燭殘年，從此一別，重洋遠阻，真不知此生相見之有日否；以是老人心中，倍覺酸楚，余因慰之以黃河試驗尙未完畢，怡必須重來，屆時余定偕行，歡敘有日，幸毋悵悵，彼聞之稍爲靦顏；其姪女旁立無語，淚亦盈眶，言別時聲已哽噎，此時情景，頗覺淒清，所謂黯然消魂者，唯別而已矣！抵明興已一時許，下榻於慢覺廬旅舍，(Hotel Metropol) 道路會議辦事處爲代定者也。午膳畢，往百貨公司購物，怡購絲絨帽一頂，余則購皮領二條，以其價頗廉也。晚膳於某餐館，食客甚衆，已無雅座，乃與二德人合坐一桌，此二人飲啤酒甚多，飲輒以大觥，連飲四五觥，而食菜甚少。俄一年事稍少者問怡曰：『君等其日本人乎？』怡以其發問突兀無禮，因冷然答之曰：

『否，我等乃來自日本之母國，即中華民國是也。』少頃其人又曰：『德國之生活殊廉，一切設備及享受，當勝貴國遠甚，君等來此，實估便宜不少。』怡聞此更不悅曰：『君言適得其反，誠如此，則居留敵國之貴國人甚多，何以皆戀戀而不言旋哉？』彼語塞，遂不復言，余等食畢，適有售煙者過，乃購白錫包一盒，其人又曰：『君等吸英國煙乎？不覺其味之太劣耶？德國煙



明興德國博物館

葉精良，氣味醇美，何不一試之？』怡曰：『敵國之煙，真堪當味美價廉而無愧，惜此間無購處，不得已以此代之耳。』實則德國煙味劣價昂，當面不便揶揄，恐使人太覺難堪也。我國香煙

實勝於德國，而國人仍喜吸舶來品。德煙雖劣，德人尙自以爲美，彼等之愛國及自尊心，誠令人欽佩而暗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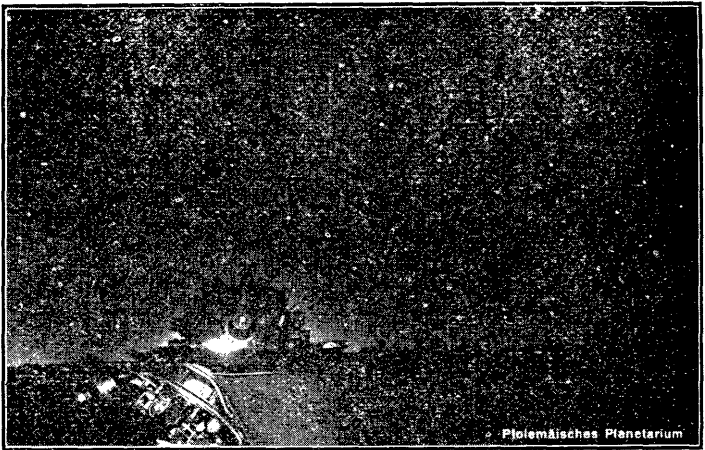
九月二日

晨偕怡參觀德國博物館 (Deutsches Museum)，規模宏大，搜藏甚富，創辦已三十餘年矣。館佔地甚廣，外有一河，卽荇莎 (Isar) 河也。該館本教育國民科學常識之宗旨，平時入場券爲一馬克，每逢星期則納半價，凡學生及兒童，無論何日，概納費四分之一，蓋所以提倡參觀也。由左首入門，門首編有號碼，俾參觀者可按號數前進，則次序不亂。第一室陳列地質模型及圖案甚多，先爲地球上無人類之景狀，繼爲初有人類後而野蠻不文，掘穴以居之情況，順序演進，及至今日之物質文明，崇樓高廈，城市繁華之盛況。所製模型，纖細精妙，頗受觀衆之欣賞。兒童觀之，尤覺津津有味。過此則爲礦山，內部佈置，高低盤旋，曲折盡致，而礦工也，車軌也，機器也，馬也，工作碌碌，無不逼真酷肖；身入其中，將疑真在礦內，而不知乃一大規模之模型也。各種礦產，陳列無遺，並以文字說明其用途，目之所接，皆得了然，勝於讀書多矣。又有鐵道，橋樑，火車，電機，飛機，軍器，以及光學，化學，物理，樂理，地理，天文等部。非製以縮小之



型模山礦之真像

模型，卽以真物陳列，且所有機件，任人扳動試驗，俾學者於校課之外，有隨時研究探討之機會，用心之周，無微不至；而觀者亦頗能愛護諸物，道德自重，並無任意損毀等事，是以秩序井然。如製飛機，則首先揣摩鳥翼起飛時之姿勢及動作，然後剖解其全身結構，窮考密究，遂得精益求精。有海船模型一艘，廳堂艙室，佈置儼然，鍋爐間，駕駛間，凡一切海船內應有者，無不盡備，故內部一切，與真船無稍異。外景則波濤起伏，遠山隱約，彷彿又在舟次矣。其規模之大，可以想見。時已二時餘，頗覺饑腸轆轤，遂在館內之餐室進膳；食客甚爲擁擠，可見參觀者之衆。膳畢，復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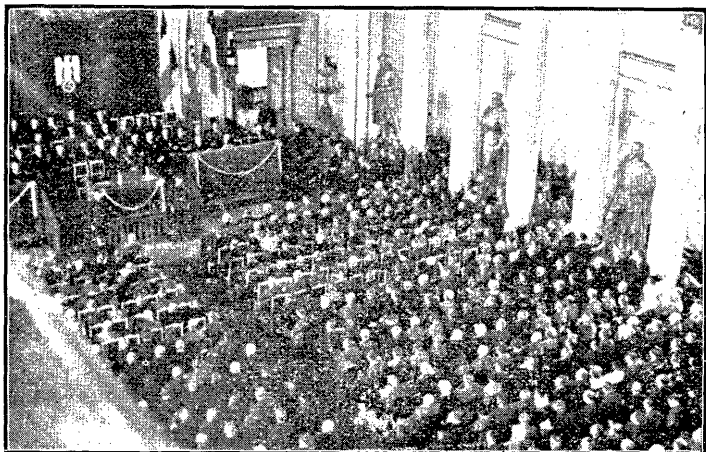
天 文 表 演

觀其衛生部，專研究食物之質素；凡人平日必需之飲食物，皆以臘製之，陳列於玻璃櫃中，維妙維肖。遊者可先秤己之重量及高度，於其室內所備之量秤上，秤時，機件內卽出一紙條，按秤者之重量及高度，告以每日須食物幾何，而食物之中，應含有發熱量若干〔加路里〕（Calory）。總之，無往而不以科學爲根據也。四時有天文表演，室爲圓形，頂則如半球，門牕巖扁，黑如昏夜，環壁爲明興之夜景，中置機件，有專門家司其事。觀者環立，屏息靜候，俄撥機發電，仰射屋頂，有若秋夜河漢，明星燦然，機徐徐而轉，忽爾日落，忽爾月出，一電光箭頭，隨之解釋，詳示四季

各星球之地位，及運行之緩速，置天型於斗室，可謂妙奪化工矣。映演既畢，復至一室，亦作圓形，有機件可以環室旋繞，中爲太陽，環圍則爲各行星，月球繞地球而行，運行甚速，乃可以知日蝕月蝕之原因。室中兒童頗多，見日蝕月蝕之時，咸笑呼不絕，寓教育於遊戲，使兒童更易深印腦際。有如此美善之設備，宜乎其國民之富於科學常識也。此館創辦人米勒氏（Oscar von Miller），甫於去歲逝世，其一生事業，盡在於此。憶明興水力研究院董事會在瓦痕湖敝餐時，曾有人提及米氏，謂去年開會，彼尙在座，言下有不勝惋惜之意，蓋米氏亦爲研究院之創辦人也。該館陳列品泰半別出心裁，由館內自製，亦有由本國及各國捐集而來者。我國陳列品，除音樂部有前上海同濟大學校長阮介藩先生捐贈之簫笛全套外，別無他物，未免相形見拙。館大物多，非一日所能盡觀，今日所見者，僅不過四分之一耳。回旅舍稍息，旋去郭德歡君寓所晚飯，郭葉江三君所邀也。飯時珍饈羅列，狂嚼殊快。

九月三日

今日爲國際道路會議開幕之第一日，怡八時卽去會場。全國經濟委員會之趙祖康君，已於今晨抵此，與余等寓同一旅舍，亦爲此次道路會議我國出席代表之一也。我國代表共



第七屆國際道路會議開幕典禮

六人，除怡及趙君爲中央政府所派外，尙有湖南省政府之周鳳九及童恩炯君，安徽省政府王南原君，中華全國道路協會江清之君。怡被舉爲中國代表團領袖代表，故開幕時遂由彼致詞，江君等謂怡今日之演詞，雖寥寥數語，但頗受聽衆之讚許。午接大哥哥信，正擬修復，適江夫人來，知余寂寞，特來相伴，盛情可感。晚間道路會宴請各國代表，怡亦赴宴，乃留江夫人在此晚膳。

九月四日

晨餐甫畢，怡即匆匆赴會，至午膳時始歸；下午有小組會議，故膳畢，又匆匆前往。三時許與江夫人往遊植物園，廣可數十畝，樹

木豐茂，花草叢植，極盡林園之勝，先參觀其玻璃花房，連亘數十室，綠陰紛披，紫紅掩映，室中澹香飛流，心神怡曠。凡熱帶中之樹木花草，僉別類分門，植於室內，芭蕉、椰樹、山竹、仙人掌等，多高可二三丈，雖不與自然之氣相接觸，而蓬蓬勃勃，葱翠欲滴，其園藝之精，實深歎服。室中有小池，植我國之紅白蓮花甚多，翠蓋亭亭，花朵肥碩，稱此間希貴之品。有數室均爲海棠花，種類甚繁，與吾國迥異；花大如卵，粉黃綠白深淺紅皆備，而花瓣捲疊，多爲雙蕊，其枝葉與秋海棠相彷彿，似較大耳。觀賞移時，愛羨不止。適有一德人立於旁，乃詢以此花之出處，彼云：係在德國南部，扞植播種均可；惟播種者，長發稍遲耳。彼拾架上墜落之枯乾花莢，授以告余曰：『內有細子，待春時可以播種。』余與江夫人乃復拾種類不同者數枚，置手篋中，擬攜歸試種，以爲取棄地之物，固無妨礙；不意是時忽來二婦人，狀如傭僕，目炯炯向吾儕逼視，有頃，復引一男子來，尾隨甚久，若有所防範者。余不禁憤然謂江夫人曰：『吾儕偶拾一二殘莢，豈竟以偷竊兒相視耶？』因以怒目相向，始悻悻然而去。園中有花廊縈迴，啜茗之處也，遂在此略進茶點，取值殊昂。食畢，復往各處遊覽。菓樹成林，紅子滿枝，皆櫻桃及海棠果也。我國櫻桃熟於初夏，而此地則在秋間，豈因氣候之不同歟？穿林而出，亭台楚落，池塘映帶，景物頗爲幽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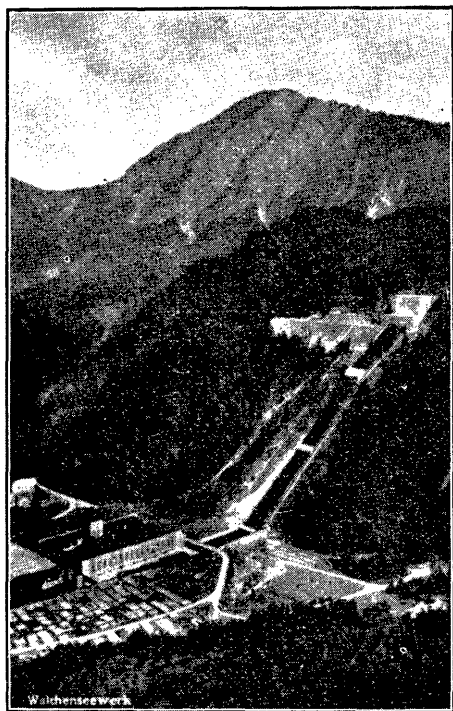
出園回旅舍，已暮藹四合矣。侍役告余謂怡適曾一度歸來，遍尋衣櫥鑰匙不得，未能久候，頃又外出。迨怡復歸，始知今午五時半道路會議主席約與談話，怡擬取國內帶來各項印刷品贈之，現祇得明日派人送去矣。晚間怡赴道路會議公宴，余仍邀江夫人共食於旅舍。

九月五日

上午偕江夫人入市購物。此間零頭衣料甚廉，乃爲二孩各購羊毛料數件。午一時，怡友蒲德利君邀請午膳；蒲君爲荷蘭人，年約三十餘，爲國聯派赴我國之技術合作人員，在華已將二載，故頗嫻我國禮節，此次亦爲出席道路會議來德也。怡在滬時，卽與相稔，食時共談契闊，彌覺歡洽。飯後怡又赴會，余則偕江夫人往百貨公司購辦回國時贈親友之禮物，價昂貨劣，且須數十份之多，竟不知從何購起。最廉者爲婦女所用之粉盒；女用皮包價既不廉，而式樣反遠不如上海所出售者，頗有束手之概。晚飯於江寓。十一時許怡及江君歸，謂今晚之宴，爲明興市政府所招待，僅有火腿麵包及啤酒，且無人司招待之事，粥少僧多，不慣與人爭食者，大都枵腹而歸。江夫人乃下廚爲怡作湯飯，半夜擾人，實覺不安也。

九月六日

六時即起床，大雨霽，勢殊狂猛。七時半水利研究院愛斯特萊君駕車來迎，同去瓦痕湖。蓋道路會議今日無議事，怡與之已先日約定也。余連日少眠，精神疲困異常，坐車中頭眩心泛，嘔吐狼籍。下車在村中稍憩，時天已放晴，日光和煦，始覺稍可。乘車復前行，途經柯赫湖 (Kochelsee)；柯赫湖與瓦痕湖同為天然湖泊，而高低相差至二百公尺。今者鑿山為洞，引湖



瓦痕湖水電廠

水下灌，利用水力，以資發電，著名之瓦痕湖水電廠即設於此。因停車入內參觀，規模宏大，據謂所有機器，均能自動，不需人看守，祇須每隔數小時，一去檢察，故全廠職工寥寥，此亦可謂

科學萬能之現象也。乘廠中自備電車登山，該廠之進水間，即築於山巔，有池甚大，深可數丈。巡觀一週，復乘車下山。據該廠招待者謂：此廠之設立，在使巴燕全省電氣化；蓋歐戰以後，德國煤源銳減，不得不用天然力量以濟之，今就近一帶鐵道所需之電力，無不仰給於此，事在人爲，斯亦一端。抵瓦痕湖藹齊特旅舍，已十二時許，與老師夫婦相見甚歡，老夫人知余不適，置榻於日光下，囑稍臥，並將余嘔吐弄污之外衣，代爲洗刷，愛護如慈母，令人感動。後復移椅坐余旁，絮絮問長短不已，又告余試驗場萬鏗君之新夫人，亦將於今午來此，彼謂萬君之所以亟亟趕於九月前結婚者，實有原因在焉；蓋德政府爲獎勵國民結婚起見，婚前可向政府貸款一千馬克，婚後每月拔還十馬克，若將來生一子，政府可贈予二百五十馬克，以此類推，若能連生四子，則一千馬克可以不必歸還矣。此種辦法，現以政府財政困難，已於九月一日起截止，彼之所以急急者，因此故也。閑談移時，下樓與旅館主人夫婦略作周旋。現旅舍中居客寥寥，蓋夏季一過，均賦歸去，門庭冷落，遠非昔比。而湖邊樹木，皆葉轉枯黃，頗有蕭瑟之景，時序匆匆，蓋已秋深矣。少頃蒲德利君來，怡邀之來此午膳，並參觀黃河試驗也。下午二時後，偕老師及蒲君等往試驗場，譚葆泰君尙未離此，因怡託其在此代表參加也。五時許，搭蒲

君自駕之汽車回明興，臨別老師夫婦時，與約十月間在彼等之故鄉德蘭詩頓敘首；老夫人知把晤有期，故不復若上次之戚戚矣。蒲君之車，敞無篷幔，可以顧瞻四野；時夕陽將下，晚風和舒，雖沿郊樹木已秋，而陌上芳草猶碧，一路景物，頗足憑眺。抵旅舍，天已垂暮。張翼之及張光中君有電話來，彼等甫於今午抵此，怡約以晚飯後往，請余以疲甚，未同行。

九月七日

午赴蒲德利君之約，其未婚妻亦在座，溫婉嫻靜，好女子也。怡以應德政府之邀，一時須赴紐恩堡(Nuernberg)參加國社黨大會，故飯畢即匆匆乘車前往。蒲君送余回旅舍，適江夫人已來，乃與之先去理髮店燙髮，復又往糖菓舖購巧克力糖一盒，以備明日抵柏林後可以贈與譚伯羽君之女公子。蓋自月之九日起怡將參加道路會議，長途旅行，余以畏舟車跋涉，故明日先去柏林相遲，將下榻於譚宅。譚君與怡爲總角交，現任柏林使館參事，兼瑞典代表。其夫人原爲俄籍，與余在滬時頗相稔，故怡特請彼等伉儷招呼也。怡至夜間一時半始回，盼候殊焦急，因彼初言七時許即可歸來也。

(六)再訪柏林

九月八日

晨八時五十分乘車去柏林，出旅舍時，爲卍字軍遊行隊所阻，幾將脫班；恰及江清之君夫婦均相送至車站，足甫登車，輪已輾輾轉動矣。余自幼未涉遠行，而獨行無伴，尤屬初次，頗有孤淒之感。幼時初入學校寄宿之滋味，與今日之情形彷彿似之，心中不無悒悒也。坐車中以織絨線爲遣。同房僅一老婦，目灼灼視余不稍瞬，心殊惡之。彼不時取篋中糖果啖食，味若甚美，且咀嚼有聲，狀如稚子，設有一饑食兒在旁，必將爲之垂涎欲滴矣。車過紐恩堡，見松柏彩牌樓甚多，沿家逐戶，黨旗高懸，隨風飄揚，延亘不絕，褐衣黨軍，聯接於道，連日大會之盛況可知。車開後，張翼之及張光中二君來訪。蓋彼等自紐恩堡上車，恰昨日曾告以余亦於此班車赴柏林，託其沿途代爲照拂，故特來相視也。此時車廂中又來二客：一爲少女，一則爲臂纏卍字旗之褐衣青年黨軍，神氣傲慢，不可一世，忽起忽立，無片刻寧靜。有頃，袋中出一雪茄，對同車之二婦女曰：『許我吸乎？』蓋德國車中有准許吸烟者，有不准吸烟者；余今日所坐之

一節，爲不准吸煙者。黨人此問，本已不當，然既遍問同一車房之二婦女矣，而不及余，其顯爲有藐視之意，不言可喻；且一雙賊眼，視余足不稍瞬；蓋外人心目中，以爲中國女子必皆小足。余怒火如焚，自恨不嫻德語，不然必將與之交涉；但無論如何，必須令其自知彼今日之無禮。乃不時以手拂煙氣，漫讀車牕上所釘不准吸煙之銅牌，手拂口讀，一若無事。初彼稍稍有慚慙侷促之狀，後乃佯作不知，旋將煙吸盡，卽倒頭大睡。夫以好紀律自譽之國社黨人，私行若此，能無令人齒冷哉。下午四時十八分抵柏林，張叔弢君來站相接，伴余至譚伯羽君之寓所；屋宇軒敞，佈置精雅。譚君適患感冒，其夫人則在鄉間養疴。余初頗志恣，擬另覓住處，因商於張君，渠謂彼此老友，弗必拘束，若獨居旅舍，則反增朋儕之責任也。遂祇得既來之，則安之。譚君較前略見清癯，惟精神尙佳，殷殷問近狀及怡之康健，情至可感。少頃，其女公子艾令自外歸，韶秀活潑，已較前長大多矣；惟以來德時年齒過幼，致將國語盡忘，現所言者，純爲德語，與之言語隔闕，頗引爲憾。晚間張叔弢夫人招往其寓便飯，遂與張君同行。張夫人和藹可親，視余如弱妹，四顧無親，倍覺依依。飯時珍饈雜陳，僉爲張夫人所自烹，座中有張君友好數人。回譚寓，已十時餘；譚君已掃精舍，爲余下榻處。略與閒談，遂卽歸寢。

九月九日

柏林氣候頗熱，猶須着夏衣。晨起較早，纔七時耳。早餐畢，艾令與余作伴，頗善說笑，憨態嫣然，爲余講故事，語雖不盡解，惟小兒女弄舌，清脆可聽；且言時面部手足作各種表情，令人解頤。十時許，譚君去網球俱樂部賽球，邀余同行，余以疲困辭之。後艾令亦隨女僕出遊，余爲譚君代縫一電影換片盒；蓋以彼不善拈針，故爲之助也。午一時許，張叔弢夫婦及譚夫人之兄嫂來此午膳。張夫人一至，余如逢家人，鬯譚頗快。飯後譚君爲諸人攝電影，興趣彌深，其熱度與怡不相上下，真可謂好朋友矣。四時後，隨譚君往網球俱樂部，其舅嫂及張君夫婦亦同行。譚君與二西人連賽二次，一勝一負，最後觀其面色灰白，神疲氣喘，似有搖搖欲倒之勢，衆爲之惴惴。蓋譚君新病初瘥，實不宜有此劇烈運動也。及賽畢，彼亦自云眼花繚亂，力已不勝，其敗也宜矣。遂共回譚寓。七時許復共往電影院觀劇，爲一倫理愛情片，情節殊佳。晚飯後書一信致怡，告以平安。因彼有沿途日程授余，故可按程寄信也。

九月十日

晨接怡書，知己首途，一切安好，心殊爲慰。上午譚君等均外出，作一稟寄二親，既畢，織絨

線自遣。十二時許往張夫人處午膳，彼昨所邀也。飯後共敘家常，至爲娓娓。張夫人於小學教育，頗有心得，在國內時曾在教育界服務有年，此次張君來德供職，彼則入某校研究小學教育，好學不倦，令人欽佩。枯坐無聊，對弈以消長晝，余非素習，屢戰屢北。後張君歸，更爲張夫人張目，余則調兵遣將，愈不知所以。時日色將沉，擬卽興辭，而張夫人堅留再弈，余戲謂之曰：『敗軍之將，不堪言戰，況勢孤耶！』遂一笑而罷；但彼伉儷堅留晚膳，盛情難拂，因頷之，好在到處作客耳。飯後張君送回譚寓，譚夫人已於今午回家，貌殊憔悴，精神委頓，與余絮絮話舊，情至殷殷。余告以不日將去俄，彼聞語，似現悒悒之色，蓋彼母家固革命前俄國貴族也。是晚譚君與友人等攝幻術影片頗久，花樣層出，與殊不淺；張叔弢君亦爲演員之一，滑稽突梯，令人捧腹。

九月十一日

上午偕譚夫人入市購花線及刺繡料多件。余本無目的，惟覺此地之刺繡簡單易學，花樣皆印於布上，無用自描；且可隨時澆濯，色豔如故，因亦購數件。飯後譚夫人以須理髮，遂復相偕外出。彼去理髮店，余則在附近店舖，購檯毯皮包香烟盒等物，備歸國時可分贈親友。余

習德語雖不多，今日居然已能獨自應付，見怡時，大可誇口矣。回寓稍憩，六時許，隨譚君夫婦及其女公子去網球俱樂部進茶點。晚膳於天津飯店，飯後譚君挈其女先回寓，余則與譚夫人步行至一電影院觀劇，情節頗有精彩；此戲院名凱畢德（Capitol），據謂為柏林最大者，然較諸滬上之大光明，似尚不如，於此可見上海之繁華，實未免過分也。散戲已十一時餘，譚夫人頗有疲乏之態，彼近體殊弱，對余如此招待，使人十分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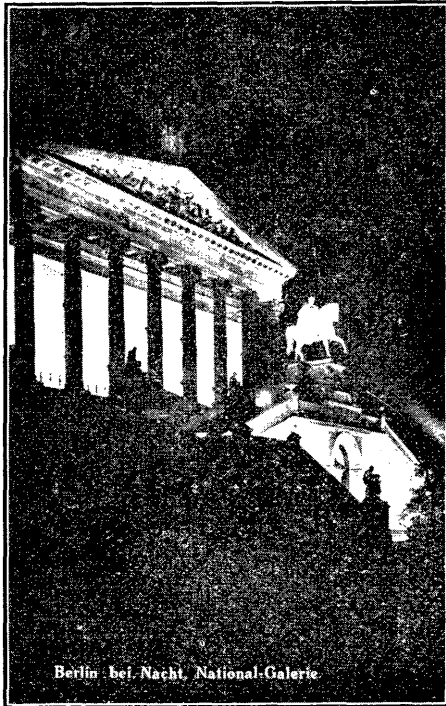
九月十二日

每晨必獲讀怡書，心滋快慰，連日想念之殷，從來未有，蓋海外孤零，倍增懷思也。早餐畢，書一信寄怡，告以近狀。下午四時，張叔歿夫人來訪，茶點後相與去兒童服裝及玩具店，為二孩購物。凡兒童各種用品，應有盡有，花色鮮美，創作精巧，幾覺無物不美，惟定價奇昂，祇能略購些許，聊作紀念耳。出此復往百貨公司購日常用品。晚飯於張寓，張夫人餉以麵食，味殊鮮美。此次來柏林，兩處叨擾，均蒙招待備至，令人感愧。飯後由張君送歸譚寓，時譚夫人已睡，譚君方有客，乃為余介紹，知為莊心如君，怡舊同學莊巽行君之叔祖也。譚君為述曩與怡等在德蘭詩頓讀書時之情況，娓娓言來，猶有餘味。並述同學中趣事一則曰：『有鄭君者，亦同濟

之舊同學也。與怡同舟來德，寓某處，恬嬾如女子。時諸同學抵德後，咸先後易新居，惟鄭君獨否；但心亦稍稍動。一日乃登報覓屋，其條件須舊大家，離校舍不遠，房屋須軒敞向南，室內佈置除牀椅外，須有書桌及書櫥等，而租金又須適當，如有合上列條件而願出租者，可投書於某某信箱。是項廣告適為怡及譚君所見，乃互籌以捉弄之。怡於是仿老婦人手筆，書一信投寄，條件均照合所求；且云家本貴族，離校舍僅咫尺，租金極廉；復擇一街距學校最近者，此街人家寥寥，乃書一無此門牌之號數。此信發後不一日，見鄭君躑躅巷內，遍覓此門牌不得，懊喪而歸。後經道破，貽為笑談。』譚君言時，繪聲繪色，頗覺動聽，因記之。

九月十三日

長晝無事，出前日所購之花線及綉料就譚夫人學習，法至簡，稍習即解，拈針終日，孜孜有味。譚夫人坐余旁，言及此間雇用僕役之不易，女僕每月工資，最少須二三十馬克，此外尚須為之付醫藥儲金若干；僕役證上，每月更須貼印花捐票甚多，則將來解雇失業後，可向政府領失業津貼，且星期日例不作工。是故普通家庭，甚少雇用婢僕，一切操作，皆主婦自任之。若中國之奴婢成羣，呼來喝去者，此間雖富貴之家，亦無此現象也。且德國女子，因平日之習



柏林國立圖畫院

練操作，不但養成勤儉耐勞之習慣，即其身體，亦因是而反增強健。如中國之大家閨秀，深居簡出，嬌生慣養者，此地敢謂絕對無之，且事實上亦不可能也。中國女子體格多羸弱，抑此爲其最大之原因歟？晚間偕譚夫人往觀美國小明星 Shirley Temple 主演之電影，忘其劇名，表演活潑靈敏，堪稱後起之秀。譚夫人因余於德文不甚了了，特邀觀斯片，盛情可感。

六月十四日

今晨未接怡書，心滋懸念。十二時許往訪張夫人。連日獨往獨來，雇車購物，毫無徬徨困難之感。午膳時張夫人爲余述一事，殊非平常；據謂日前

曾往某肆購物，見一德人向店中之女店員問曰：『近來市內出售之乳酪，質地不如以前，而價則反貴，是爲何故？』曰：『君若欲購貨美價廉之物，請不如趁早多購，今日君嫌其貨劣，恐以後將併此而不可得矣！』繼又喟然曰：『此後之情形，將不堪設想，我等領袖之，賜予人民者，正未可限量也。』此顧客嗒然無語而去。少頃，此女店員卽以被捕聞矣。蓋近來德國暗探密佈，苟人民稍有反對政府之言論，頃刻捉將官裏去，此女店員亦可謂不識時務甚矣。三時許相與入市購物，六時始歸。

九月十五日

晨接怡書，謂路中偶感風寒，繼以嘔吐，現已稍瘥，聞之更增惦念，想僕僕風塵，東西奔波，定甚辛苦，抑彼又好勞者也。乃書一信寄漢堡，計程或可收到。下午發大哥處一書。今日於譚夫人處學得一自製日常補品之方，法甚簡，以新鮮雞蛋黃一枚，和白糖屑二茶匙攪之，約半小時許，其物已凝若乳酪，乃加最好之白蘭地一茶匙，稍調卽可食。據云滋補異常，倘能長食，必奏功效。緩當爲怡試製食之。晚偕譚君伉儷往觀電影，爲德國有聲片，情節未能了了。

九月十六日

今日午膳特早，蓋譚夫人遵醫囑，須搭一時許之車往鄉間休養也。彼戀家特甚，伉儷感情彌篤，雖數日小別，亦甚依依。午接怡書，囑先爲定旅舍或公寓，則彼一抵柏林，可不必再在譚君處打擾也。四時許張叔弢夫婦來，因與之商洽，請其代爲物色。遂約明日一同往觀，彼等因晚間有酬應，稍談即辭去。余自譚夫人去後，驟覺茫無所依，久久未動之鄉思，頃刻又波濤於胸次。晚偕譚君及其舅兄往天津飯店進膳，遇張君夫婦；飯畢復同至譚寓，觀譚君新攝之電影，夜闌始散。

九月十七日

晨餐時譚君爲余述一笑話，謂某日希忒萊微服往觀電影，照例在未演正劇前，必先映關於希忒萊之影片，是時觀衆必鼓掌以示擁戴，當掌聲雷動時，惟希氏獨默無表示，其旁一觀客乃扯裾咕嚕之曰：『朋友！何不識時務乃爾，趣掌之，不然禍將及之矣！』其事雖屬子虛，然作是說者，亦可謂諠而虐矣。十二時許往張宅，午膳後與張夫人入市購物，復去康德街看一公寓，名寶華（Pension Bauer），雖設備並不精美，但尙整潔，且價亦不昂。共有二室，一爲坐憩，一爲臥房，尙覺舒適，遂定之。晚間在津漢飯店進膳，張君夫婦所邀也。津漢以麵食著稱，

大餅饅頭水餃湯麵等均備，味尚可口，且價較任何中國飯店爲廉，惟顧客寥寥，不解何故。飯畢，復由張君夫婦伴送回譚寓。此次到處擾人，正不知何以爲報也。

九月十八日

上午稍自摒擋零星雜物。午膳時譚君自使館歸，爲余帶回國內親友信甚多。讀父親手諭，知閤家安吉，併附有照片多幀，皆爲二親挈各孩攝於江灣園中者。觀瞻顏色，有如覲面，欣慰無已。飯後與譚君閑談，拉雜言來，日已垂暮。彼爲余述家庭狀況頗詳，譚君天性敦厚，於姊妹骨肉之間，關情尤切；每言及其長姊之賢淑，而絲蘿誤謫，憤悵之色，溢於言表。少頃張叔弢夫婦來，蓋譚君以怡將至，特招之來此餐敘。晚七特許，偕譚張二君往車站迎怡，別已旬餘，相見殊歡。怡較前清瘦不少，蓋感冒尙未全愈也。譚君設筵爲怡洗塵，同座尙有莊辛如君夫婦及譚寶端君。鬯談至十一時，始與怡往公寓。怡謂連日奔波，殊感疲乏；惟沿途參觀，所見頗多，而趣事亦屬不少。一日，竟與道路會議之總招待發生衝突，緣是日德方約各國代表，在無線電台播音，被邀者有中英法波蘭匈牙利五國。播音次序，中國排列於最後，怡初不以爲意，時英波匈三國代表次第演說畢，將輪及法國，而法代表尙未到，遂請怡先講。是日各代表均用

其本國語演說，惟每人講畢，皆將德文譯詞交司事者朗誦一遍。怡講畢時，適法代表至，照例司事者應先宣讀怡之演詞，孰知彼即請法代表續講，怡已不甚滿意。詎料法代表講畢，此人竟顛倒次序，先讀法代表演說譯詞，而後及怡，惟於宣讀前，略謂中國文字譯述不易，故後之以爲如此可於播音中自圓其說。怡不禁勃然大怒，因嚴詞向總招待詰責曰：『我自有德文譯詞，何謂譯述不易？初時播音次序，列中國於最後，固不疑有他，今依據適間之事實，顯見別有用意。余爲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不得不提出抗議，若不將此錯誤即予改正，可不必將余之演詞公播。』其人連聲道歉，力言並無如此用意，不過因一時之疏忽，自當即刻爲之改正；蓋演詞先收於臘片上，並未播放，尙有挽救可能，並請怡千萬弗以此介意。當怡與之爭執時，各國代表均在旁，僉謂司事者之不當。有數人與怡較熟，事後謂怡曰：『平日觀君態度和平，而不知竟能如此之咄咄逼人。』曰：『大者不逾閑，小者出入可也。』怡等旅行時，各代表往往以食宿細事與管事者起爭執，而每以怡不參加助勢爲憾，今見怡與此總招待諍諍交涉，誠出彼等意料之外焉。

九月十九日

怡於晨十時往公使館。余則去理髮店，剪洗連燙，共需九馬克半，未免過昂。下午二時國際道路會議在柏林舉行閉幕禮，地點在克洛爾劇場（Kroll Oper），余亦前往參加焉。今日代表德政府致詞者，爲德外交部長牛賴特氏。其演詞冗長異常，逾一小時餘，頗令人不耐；而所言詆毀各國之處甚多，對俄法二國，誹謗尤甚，詞乖理悖，令人費解。當各國代表及各國外交當局之前，而作此誇多門靡之語，何其不思之甚耶？抑此爲外交家之非常手腕歟？余適坐於指定爲外交團席之包廂內，先是外長演說時，衆皆正襟危坐，繼則頻頻搖首，互相矚視，最後則先後離座而去，濟濟一廂之外交團，及終，僅寥寥數人矣。講演既畢，各國代表均次第致答。怡之答詞頗受聽衆歡迎，每數語輒掌聲雷動，惜余不解其所作何言，而彼亦未之前告也。五時許，德宣傳部長戈貝爾氏，假嘉祿登宮（Schloss Charlottenburg）招待各國代表及外交團，設茶點於園中，賓客雲集，極一時之盛。散時途中兩旁行人，見汽車接踵而過，駐足圍觀者，不下數千人，殊覺可笑。怡此次長途旅行，與同車諸人甚相洽，今大會閉幕，均將分道揚鑣，衆以盛會之不常，歡敘之難再，乃相約於今晚假凱賓斯飯店（Kempinski）聚餐。同席凡十餘人，有達慕塔夫人者，巴西人，談鋒殊健，尤善談諧，與一匈牙利代表哈斯君，時作笑

諠語。哈君年已三十五歲，頭頂微禿，而猶獨身。好飲酒，飲輒以大觥。見人攜有眷屬，常喃喃自語，豔羨不止，而自歎老大之無偶也，故人常與戲笑之。興盡而散，已夜闌矣。

九月二十日

晨間小雨連綿。九時許西門子派車來迓，乃與怡前往參觀其總廠，規模之大，無與倫比。廠址在柏林郊外，先時甚為荒僻，今則廠屋林立，人家櫛比，已自成其為一城焉；故即名之曰西門子城。不但工人宿舍，職員住宅，皆集於是；抑且設有大规模之醫院，託兒所，百貨合作商店。公餘之暇，則有廣大之公園，精美之俱樂部，可以恣遊息。設施之完備，堪稱東歐首屈一指。先參觀其電料製造廠。如電線，電燈開關，電話等一切物件，皆在此製造，工人男女參半。人數並不甚多；蓋均用機器製造，故能事半功倍。廠中知余不嫻德語，乃復派一人能英語者，相伴至各處參觀，一一為之解釋，頗為詳盡。惜余於機械工程平素既無絲毫常識，抑且對之興趣索然，故旋聽旋忘，強半不能記憶，殊有負此人之殷勤也。出此，復往參觀其託兒所，屋宇修潔，庭園幽靚，洵兒童之樂園也。主事者盡為女子。據謂此所最多，可容二百餘人，現則共有男女兒童七十餘，僉為廠中職工之子女；蓋父母日間赴廠作工，可先攜其子女交所內，迨散工時，

復挈與俱歸，然亦有留宿者。大都以無母之兒爲多。所中教育兒童之方法，除嬰兒外，頗與幼稚園相彷彿，游嬉讀書，兼而有之。以年齒分班次，一切用具之顏色，每班各異，俾兒童易於鑑別。凡臥室之牀椅，浴室洗盥室廁所一切之衛生設備，均爲特製，大小高低，以兒童之年齡爲標準。而最引人注意者，則莫如洗面盆上置手巾牙刷木梳之處，無不繪有花草蟲魚鳥獸之類，以區別各物之屬主。蓋幼齡兒童，不能識字，不得不以此代之也。凡兒童之飲食物，均經醫生選定，以期適於衛生及滋養。除麵包牛乳外，菠菜，馬鈴薯，乳酪，蘋果等等，亦爲主要之食品。所見兒童，僉精神活潑，體格健碩，此不得不歸功於保養之得法焉。廚房內之鍋灶，皆用電力，故一切器具，咸潔白無纖塵。怡爲羣兒攝電影，衆皆爭先恐後，狀殊可笑。復大呼余等曰：「阿叔，阿姨，」天真可愛。有數兒向余索糖菓，惜未備此，徒呼愧愧。在此停留甚久，始辭出，復至一處，爲製造馬達之工廠，廠屋甚大，堪稱偉觀。午一時，西門子廠各部經理，招宴於其總辦公處之飯廳，招待備極殷勤，盛情可感。餐畢復參觀其大廚房，鍋灶凡十餘具，均大可合抱，潔清異常，蓋亦用電力也。不但切菜割肉等用具，利用機器，卽洗滌杯盤，揩擦刀叉，亦復以機器代人工，故雖數千人之飲食，亦能應付自如，而西人之於清潔衛生，尤令人折服焉。回寓已四時餘。

少頃，吳之翰君來，吳君前爲上海市工務局職員，留德已將四載，知怡到此，特來晤談也。晚八時，約匈牙利人哈斯君在天津飯店餐敘，彼從未嘗中國餚饌，食時嘖嘖讚賞不止。

九月二十一日

上午怡往柏林之水利試驗場參觀。余則在寓綉枕墊，午在南京飯店進膳，回寓午睡正酣，吳之翰君及江清之夫婦均先後來訪，坐談頗久。四時許，偕怡往使館訪劉公使夫婦，使館在古爾費思登街（Kurfuerstendam）二一八號，樓下爲辦公處，二樓爲會客廳及飯廳，屋雖不大，惟佈置尙精雅。客廳凡二，一爲中國式，皆以紅木器具舖陳，字畫琳琅滿壁，在國外殊不多見。劉夫人談鋒甚健，議論風生，不愧爲外交家之夫人也。據云使館房屋，前以經費拮据，已押出多年，至今未能贖回；且房屋仄小，遇有盛大宴會，頗有捉襟見肘之感。現劉公使正在設法遷移，已覓得離市稍遠之廣廈一所，非但廳宇麗都，抑且有廣大之庭園。此屋主願將已屋與使館掉換，僅須貼還萬餘馬克，現正向政府請命，不知能如願否耳？憶上次去俄國駐德大使署，屋宇軒敞，陳設華麗，非我國使館所可同日語。又聞意大利駐各國之使館，昔皆湫陋不堪，自墨索利尼掌政以後，莫不大興土木，煥然一新，甚至自其本國運去大批大理石及

羅馬古物，以爲各館之裝璜點綴。雖曰房屋小事，無關重要，但對外觀瞻所繫，似亦不宜吝此小費也。今晚譚伯羽君宴請軍事交通考察團徐庭瑤俞飛鵬等，約余等往陪，座中有劉公使夫婦及其女公子，賓主濟濟，共十餘人。徐庭瑤君雖爲軍人，而文質彬彬，謙恭有禮，頗有儒將風度。飯畢譚君映其自攝之電影以佐興，盡歡而散，已十一時矣。

九月二十二日

晨八時怡往柏林市污水處理廠參觀，余則去康德街購絨線。德國商店櫥窗之佈置，均甚精美，沿路瀏覽，不覺爲時之久。迨歸，怡已先在，乃同去飯館進膳。晚間劉公使夫婦邀宴，嘉賓如雲，僉爲來德考察人員及留德同學，共數十人，佳餚美酒，羅列滿桌，誠盛會也。劉夫人以來朝適爲舊曆中秋，特囑庖人製月餅，餉諸賓，味尤鮮美。劉公使復演自攝之電影佐興。映畢，樂聲大作，衆賓效狐舞也。裙屐紛翻，惜室小不能周轉自如，然衆興甚豪，並不因此稍減。余與張叔弢夫人並坐作壁上觀，不意有王君者，強邀同舞，先以不能謝之，固辭不獲，惶窘殊甚，不得已乃勉事步趨，實苦多於樂也。歐西禮節，凡已與人舞一次者，以後人人得而相請，不可以辭。余初未知此，以至不勝周旋，疲憊殊甚。屢覓怡不得，後始見其與一客向隅喁喁，不知又在

作何高論。乃請江清之君喚其速來，爲我解圍。彼曰：『此間無丈夫用武之地，難以爲力，不如歸去。』遂相與匆匆辭出。

九月二十三日

晨間風雨交施，以爲不能應雷德穆君湖遊之約。雷君爲德國鐵道公司高等顧問，數年前曾偕德國實業考察團來華考察，恰卽於斯時與之相識。此次余等抵柏林後所有之參觀，均由彼爲之接洽排定，意至可感。十時許雷君派車來接，至萬壽湖濱，換舟去寶士墩，舟爲一小汽艇，頗覺精緻。座客除劉公使及譚伯羽君夫婦外，盡爲德人。座中某德人就怡談話，據彼自謂曾旅華多年，頻頻問我國近狀，並論及：『近年中國派來德國考察之團體日多；初時德政府頗鄭重視之，招待備至，惟來者源源，年必數起；某方所派之團體甫至，而某方之團體又蟬聯而來。先是德政府應接不暇，繼則由冷淡而至於厭憎，其原因實由於派來之考察團體過多，而來者又非人人有專門學識，此不但對德國開玩笑，亦可謂中國自開玩笑也。』彼又曰：『余對貴國素具好感，故敢率直以告，深望貴國政府之加以注意焉。費多數之金錢，而反取憎於人，竊爲不值。方今貴國財政竭蹶，待舉之事必多，亦何苦如此浪費哉。』怡以無辭爲



以美著稱之德賢后魯惹絲

答，唯唯而已。傍午天已放晴，日光隱隱於白雲中。推窗外矚，見沿湖景物闌珊，遊人寥寥。憶昔來時，楊柳依依，今則乾黃搖落，一片衰色，蓋時序忽忽，秋將半矣。因念物候有時而轉，人老則不可少，不禁感慨系之。舟抵寶士墩，上岸訪德后魯惹絲之行宮，殿宇荒涼，陳設簡陋，極無帝皇家富貴之象。據謂魯后爲當時之絕代美人，名諱全歐，當普法戰爭時，德國敗績，和約懸懸

未定，拿破倫羨后美豔，曾蒞此宮，欲一觀顏色。后以大局頻危，遂慨然出與周旋，頗留一段風流佳話。因是德法和約，遂奠定焉。后之遺象，至今猶懸於宮中，仔細瞻審，並不覺如何之美麗，抑傳言之過甚耶？出宮

繞圍而行，長樹搖風，粉牆剝落，自是一種淒清之景。憑弔移時，復登舟，迨進膳已三時餘矣。德人多好飲，量殊宏，知今日爲我國中秋佳節，更勸飲頻頻，譚君與怡頗能與之相酬答，歡呼笑語，聲喧耳鼓；惟余憑舷兀坐，意興索然，頗有每逢佳節倍思親之感焉。劉公使喜攝電影，興趣彌濃，沿途風景，雖收入不少，惟攝時常見其拇指指誤掩鏡頭，而不自覺，是其成績頗堪慮也。舟將傍岸時，有人持風景明信片，分贈諸賓，余獲二張，遂於舟次草草書就付郵，一致季淑，一致大姊也。抵柏林天已垂暮，搭譚君車先至其寓所，譚夫人堅留晚膳。飯後回寓，成詩二律，誌今日之遊也。

訪德后魯惹絲行宮於柏林寶士墩並瞻其象

『寂寞行宮在，荒園草自春；將軍曾駐馬，嘉績憶和鄰。絕色勝戈甲，良謨愧使臣；蕭條青瑣闥，瞻仰識眞眞。』

萬壽湖泛舟歸有感

『異域逢佳節，秋風換物華；年光驚逝水，意興等平沙。把酒齊歡酌，憑舷默念家；天涯甯久客，歸去看梅花。』（預計歸期當在梅樹着花時也。）

九月二十四日

怡清晨七時即與周鳳九君等往柏林郊外參觀水利工程，余未偕行，在寓織絨線以自遣。傍午公寓主人之女來與閒談，此人年事約四十餘，精明幹練，全寓之事，均由其掌管，嫻英語頗能達意。彼近讀美國白克夫人所著「東風與西風」一書，內述一中國家庭間事，描寫甚細膩，彼以費解之處頗多，故特來就余質疑，惟余未悉此書內容，無從爲之解釋。彼曰：「書中之女子每稱其丈夫曰「天」曰「老爺」是爲何故？中國女子之地位，一何其卑也？」曰：「此乃夫婦間謙恭之語，並無尊卑之意，猶丈夫稱妻子曰「夫人」曰「太太」」彼曰：「天及老爺之命意余已知之，而太太夫人之稱，是作何解？」曰：「夫者扶也，助也；夫人者扶助之人也。太者大之極也；太太者，大極之而又大極也。是與天及老爺之稱呼，字雖不同，而其義則一也。蓋中國爲禮教之邦，言語尙爾雅恭謙，故雖夫婦之間，亦互相尊敬如賓也。」彼曰：「中國人不但性情溫婉，即言辭亦永雋耐味，且蓄有超然之理解，誠不愧爲文明古國焉。」言已，欣欣然稱謝而去。午膳於津漢飯店，怡於薄暮始歸，謂今午潑醋播薑，飽餐湖蟹，其大如洋澄湖產，味亦如之，乃真真道地之中國種也；現且繁殖甚多。蓋德國貨輪常往來於歐亞，在

中國卸貨後，船身過輕，必載水以歸，而蟹屬亦附之渡大海而西，蕃衍異邦，橫行田疇，農人患之，視爲災害；而德人不知其可食，僅知搗斃之一法；但捉不勝捉，咸歎束手。今適爲怡等所見，告爲美味，因得一快朵頤焉。晚膳後相偕往訪張叔弢夫人，告以明日參觀之事，因彼亦欲偕行也。

九月二十五日

晨餐未畢，江清之君已來。八時許，柏林市政府派車來接，並派有招待員一人，乃相與往接張叔弢夫人，同去市立公共浴室參觀，規模頗大。有一大游泳池，築於屋內，頂以玻璃砌成，光線充足，池中碧水澄清，溫度適宜，每日隨氣候而異；且每次換水必經消毒，以防疾患。據謂最近政府命令，凡大小男女學生，每日必須在此練習泅水數小時。納費甚微，每人僅二十分尼，故來此游泳者，泰半爲男女青年學子。池築於屋之中央，上下週圍，則爲各種浴室及更衣室，男女有別，分界甚嚴。余等過一浴室，專治婦女不育之症，浴盆以木製，內置多量之藥物，狀如黑沙，久久浴此，自易受孕；據云來此就浴者，實繁有徒，蓋頗著靈效也。又有因過肥而欲減瘦者，則有蒸汽浴室及電氣浴籠。籠之大小，僅能容一人，四週圍以木板，板上密裝電燈，可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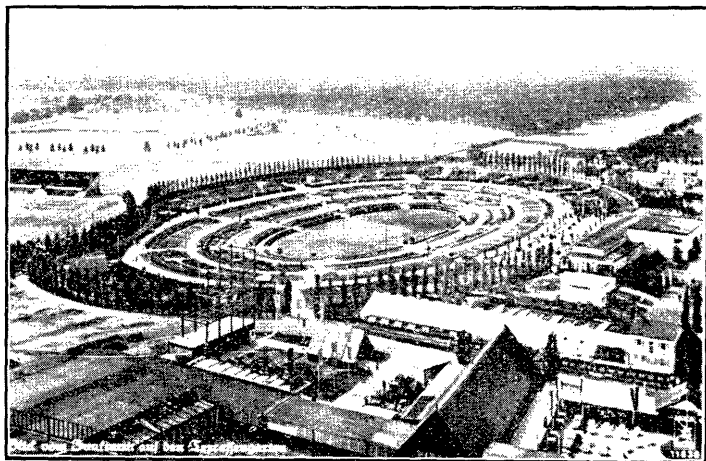
餘盞；頂上有一圓洞，其寬僅可容頭顱出入，浴者身立其中，惟頭外露，頗與我國昔時囚犯所立之木籠相髣髴。電炬一明，則熱氣蒸發，人處其間，汗如泉湧，可以消瘦。蒸汽浴室僅一小間，內陳一榻，並無浴盆等等；壁上有熱氣管甚多，炎熱逼人，不能久留。室外爲羅馬式冷水浴池，建築頗精美，環室以彩色花紋玻璃爲牆，中爲浴池，以白石砌成。池底較平地低可五六尺，可以循級而下，水汨汨自底輸入，有如清泉。此室專爲浴蒸氣浴者所備；蓋熱度過高時，可以在此調劑耳。此外尚有浴室甚多，皆爲普通之用，遂不一一細觀。出此復往市立醫院參觀，院佔地可數百畝，屋宇錯落，位於林園叢樹之間，不知者或將疑爲一大公園焉。且到處老樹蔽天，花草妍茂，常見病者，攜杖出沒於綠陰曲徑之間，狀頗怡然，處此優美之環境中，其疾病之苦，自可稍減。招待者先導往洗衣處參觀，凡病室所用一切之床單被袱桌毯，以及病人之衣服等等，日須洗數千件，浣濯熨燙摺疊等事，無不以機器爲之。其廚房之規模，大致與西門子廠所見者相同，而清潔似更過之。聞院中人言，凡病人之飲食物，必須經各主治醫生之檢定，不得稍有出入。每一病室有一食籃，以銅製之，籃上書明病房之號數，或病者之姓名，庶不致有互相錯亂之弊也。回顧我國各地所設醫院，不爲不多，惜未能因事制宜，往往祇圖表面，不務

實際。且院中醫生除看病外，對於病人最應注意之飲食，向不聞問，無論其疾病之輕重，一切飲食之調排，悉畀之於廚司，而廚司何人，焉能知每一病人之所宜？清潔衛生，更遑論矣。余嘗聞因此而債事者，不知凡幾。醫生為病者除疾，而有時因食物之失當，反增其疾，背道而馳，一何矛盾深願我國醫院當局，今後能注意及此，則此類不合理之現象，當可消滅而臻於完美也。參觀既畢，乃驅車至一新創辦之市立小學校，入門即為一大廣場，教師正率兒童作柔輦體操。由設計此校舍之建築師陪同至各教室參觀，室宇軒朗，佈置修潔，雖學生數百人，而秩序井然。有數室正在上課，余等入內，學生羣舉手起立致敬，並齊呼希忒萊萬歲，黨氣之盛，到處一律。回寓已午後二時，草草膳竟，怡獨往柯達克取前交沖洗之電影片。五時許劉公使夫人來訪，七時與怡攜影片往譚寓，譚君已代怡購就放映機一具，遂試演之。晚間怡與我國出席道路會議之諸代表，在天津飯店敘餐，並討論編輯報告事宜，余與江夫人亦參加焉。

九月二十六日

晨八時與怡乘柏林市政府派來之車，往參觀其正在興工建築之大運動場，江清之夫婦亦偕行。該運動場係在柏林近郊，為原有運動場之舊址，佔地數百畝。後年萬國運動會將

在此舉行，致舊有建築，不敷應用，故須翻造重建。設計此場之建築師，出示其圖樣多幀，極盡堂皇偉大。十時許驅車至市立兒童留養院，地甚湫隘，房屋舊陋，內部設備簡單，蓋經費支絀使然也，但較諸我國之一般育嬰堂，則勝過多矣。兒童自初生兒起至十餘歲均有，以私生子及無母之兒居多；亦有因母病而託養者，均係暫時性質。蓋此院爲柏林收容兒童之總機關，凡付養之兒童，均須經此處檢查其有無疾病，然後分發至各處兒童收養院，或任人領作螟蛉；有病者則須候治愈後，始可分發或領養。年齡較長之兒童，每日亦有規定之課程，一如學校。據院中人云：其最難教養者，厥爲交來已長成之兒童，而具有不同之劣根性者，雖施盡種種教化之方，而欲其本性改善，殊不易易。凡此類兒童，雖有人來領取，亦不與之，蓋恐遺累他人也。余等參觀其幼齡兒童之一部份，每入一室，必有兒童問曰：『是我的媽媽來了嗎？』聞之酸鼻。內有一女孩，年約五六歲，向市府所派之招待員問曰：『你是我的爸爸嗎？媽媽把我帶到這裏來，她自己就跑了，你知道她現在在什麼地方？』小兒語此，固尙不覺其處境之悲，而聞者不禁爲之迴腸蕩氣焉。甚矣，天下父母心之不同也！出此復往市垃圾運輸處，參觀其垃圾焚化場及運垃圾車，車可以升降，裝卸均用機器，怡攝得電影甚多，似若有無窮興趣者。



柏林鮮花展覽會場

余則既畏其穢氣之觸鼻，且亦不能引起絲毫興趣，稍留即出。中午柏林市展覽會總管理處，設宴於會場之鐵塔上。塔甚高，乘電梯而上，及塔之半，有小閣在焉，窗明几淨，陳設精雅，蓋即為空中之酒樓也。席間之主人，即為展覽會場之主任，招待備至，謙藹有禮。餐後憑欄俯囑，見遠處車輛往來碌碌，小如螻蟻。塔之四週，則姹紫嫣紅，花團錦簇，蓋鮮花展覽會場也，惟已於數日前閉幕，因下塔往遊。入門，則花廊縈迴，籐蘿蔓延，枝葉臨風，青翠欲滴。園地甚廣，畦壇錯落，雜蒔花草，亦有亭臺曲水，池柳搖風，佈置頗覺有致。惜此處又將陳列另一展覽會，致名花冷落，賞護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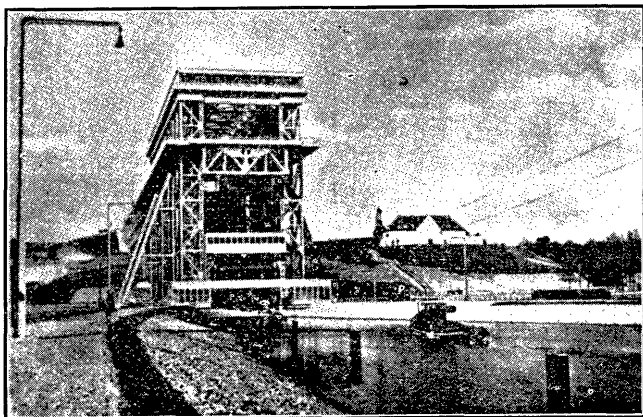
人，已呈闌珊之意，其亦有美人遲暮之感歟？因成桂子香一闋曰：

『閒庭沉寂，漸侵上滿身碎殘春色，芳草斜陽無語，亂紅狼藉，柳陰垂到橫塘乍，聽聲聲，寒蟬振泣，碧闌干畔，幾回腸斷，此情誰識！細細晚風吹短褐，唱歸去來兮，迎頭新月，念寓形於宇內，何如賓客，人生萬事隨流水，最難堪草木零落，美人遲暮，古今恨事，爲之淒絕。』

怡以四時後與友人有約，未及細覽，遂興辭而出。余乃獨往理髮店燙髮。晚間應劉公使夫婦之約，同席除譚伯羽夫婦外，有某公使暨其夫人，並攜二女，年事一爲二十餘，一約十八九，皆不能國語，卽父母與言，亦須用英語，蓋自幼卽在海外，致將國語拋忘。夫以中國人而不諳本國語，可歎抑復可憐也。

九月二十七日

連日往各處參觀，頗感困憊。晨起甚遲，怡已外出。午膳後往康德街附近之商店，購綉花枕墊等，花式之多，美不勝收，恨不一一購之也。晚間怡去中德協會演講「大上海之建設」，飯後始歸，謂今日聽講者，盡爲德人，蓋中德協會之中堅份子，卽昔日來華之德國實業考察團諸團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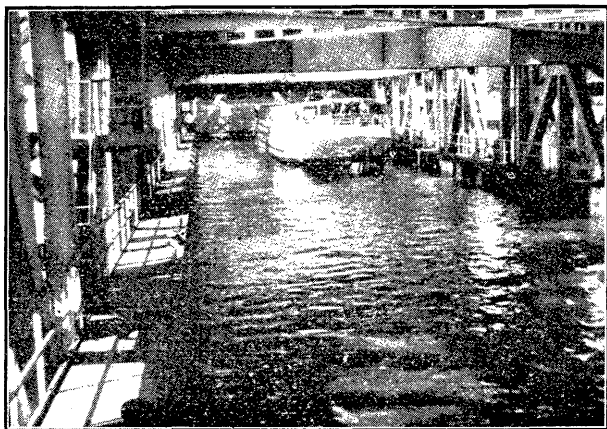
九月二十八日

尼德非諾船隻升降機全景

上午怡往參觀市政工工程，余以天氣陰寒，懶於外出，遂在寓作致親友書數通。午膳後，稍事休息。四時許往訪劉公使夫人，坐談至久，並獲嘗福建紅糟肉麵，味殊美。劉夫人縱談海外經歷，頗為娓娓，至垂暮始辭出。入市購零物數件，並順道往訪張叔弢夫人，未遇，回寓怡已先歸。

九月二十九日

晨偕怡乘車往尼德非諾 (Niederfinow) 參觀新落成之船隻升降機，專為渡河載舟之用。蓋此處有運河，上下水位高低相差數十丈，因是舟隻不能通航，運輸殊感不便，乃築一升



機 降 升

題，其演辭大意謂近來國人雖知注意黃河問題，石而歌，聲極凄婉。俄爾微風拂動，樹葉紛降機，界於其間，下降與低河相接，上升則與高河並連。機身可容大貨船三四艘，水亦隨之上下，兩盡頭處，有鐵柵可以開閉，不啻一活動之河床，洵奇觀也。升降機每十五分鐘上下一次，蓋此地為交通要道，舟隻往來甚繁。每渡一船，須納費若干，費之多寡，視舟之大小載重而定。據謂每日結隊來此參觀者，日必數起。今日伴余等同行之某君，即為設計此升降機之工程師。參觀既畢，復由此地之管理主任，設宴於其附近之餐館，觥籌交錯，備極豐盛，回柏林已二時矣。四時怡應柏林市政府之請，往無線電台播音。六時去中國留德學生會演講「黃河問

但大率不肯切實研究，任意發爲主張，所言縱不成理，但態度莫不異常肯定；此種情形，實與科學精神相背馳，且亦爲治河前途之障礙也。講甫畢，卽有某君謂怡曰：余之主張，治河宜如此如此，其態度之肯定，一若並未聞怡演講時之所言者；而其辦法，亦仍不免隔靴搔癢耳。怡以其無理可喻，惟有漫應之而已。歸與余言，竊自笑今日之演講，實爲多此一舉也。

九月三十日

今日爲星期日，睡起已日上三竿，上午遂不及出遊。午一時應張叔澂君夫婦之約，同座僅譚伯羽君夫婦及其女公子。譚君爲述一事，滋趣：蓋彼有一弟，現在英國留學，一日在某處升降機中遇一中國學生，以彼此均屬國人，乃與之通款曲，並叩其姓氏。其人傲然曰：『君爲誰何？我乃某公使之子也，君不知乎？』譚君之弟以其態度驕慢，可氣可笑，因亦漫然答曰：『我乃譚院長之子也。君不知耶？』其人遂嘿然不復言。彼公使之子，以爲其尊貴無可與敵，而竟不意適遇院長之子，事之巧趣，無過於此。

十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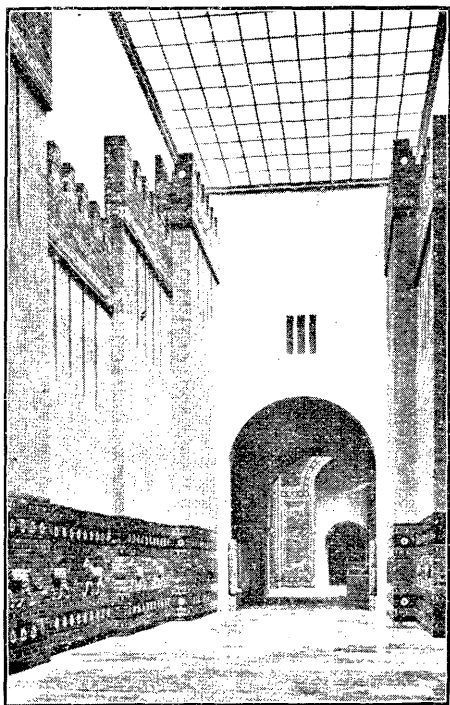
昨日稍受風寒，晨起卽覺頭昏眼重，慊慊無精神。午間勉去南京飯店進膳，晤張翼之君

等，知余等將去俄，爲述在俄之經歷頗詳；並言俄國生活，既昂且苦，而沿途猶甚，故力勸去時務必乘萬國通車，不然將不勝其苦。蓋彼等去俄時，係隨旅行團共乘三等車，致眠食十分不適也。

十月二日

晨十時與怡乘環城火車，往觀柏林著名之雕刻博物館（Pergamon Museum）內藏埃及最早之陶器及古代雕刻物甚多，惜余等非考古家，不能十分欣賞；而木乃伊之多，觸目皆是，觀死人骷髏，尤覺不耐，故不多留。出館與怡在門前之銅像旁，合攝一影。午一時，張光中君約往南京飯店餐敘。回寓接金純孺君自海牙來電，請怡務必踐約，赴荷蘭一行，蓋怡於一月前，曾去函告以本月初當可抵荷，頃欲提前去俄，故又去信告以改期；而金君自接怡前一信後，即於半月前發柬遍邀荷蘭水利專家，及各埠市長，定本月五日在公使館設宴，蓋因怡而約也。余等本擬於四日赴俄，現祇得先去荷蘭一行，然後再往俄耳。五時往譚寓坐談有頃，七時許去德國音樂院，觀名劇「唐傲斯」（Tanhauser），情節平常，專重唱工，但佈景甚佳，殊屬罕見。內有一幕爲秋初薄暮之景，亂山複沓，陌草半黃，夕陽照樹林中，有一素衣女郎，倚

紛脫柯而下。少頃，暮色四合，煙樹迷茫，此女郎猶婉轉悲歌，若有無窮悵鬱者。又頃，四野昏黑，景物依稀；天空明星燦然，閃爍作光，隱約間見此女郎載行載歌，迤邐入山麓而去。佈景逼真，



景內館物博刻雕代古林柏

無出其右，可謂妙奪天工矣。

十月三日

下午四時江清

之夫婦來，江君稍坐即去，約晚間在南京飯店敘會。余等以須去使館辭行，因請江夫人在寓稍留，迨歸

已七時，乃相與往南京飯店，時江君已在，遂邀之同膳。此間之顧客，以中國學生居多數，內有數學生，每來輒遇，且各挾一碧眼女郎，戲謔調笑，態近狎暱，稍有心肝者見之，無不眦裂。此輩

賣笑女子，固不知羞恥爲何事，第念彼莘莘學子，荒唐若此，抑何可歎？夫爲父母者，令其子負笈海外，事非輕易，其目的無非欲冀其學有深造。若彼輩者，陽假求學之名，實則沉迷色笑，光陰徒耗，依然故我，將有何顏歸見江東父老？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真堪爲中國留學生喻焉。回寓所，張叔弢君夫婦在此已相待多時。淪茗傾談，不知夜之深也。

十月四日

連日手上患濕氣，癢不可耐；下午往一皮膚科醫生處就診，回寓爲怡摒擋行裝，晚飯於譚伯羽君處。譚天人以今晚怡將去荷，留余在彼處下榻，且已出潔舍爲余鋪陳就緒，盛情拳拳，良可感激。惟余須整理去俄及留德之箱篋等，居此反爲不便，殊有負譚夫人之一番雅意也。怡於晚乘十一時零七分車赴荷。

十月五日

上午收拾箱篋，至午始稍就緒。未接家書，已半月餘；午後讀紀弟來書，謂閤寓均安好，惟父親患腹瀉已數日，寒熱迄未退盡，現正就傅醫診治，聞之懸懸不已。遂卽繕一稟，未竟而江清之夫婦來訪，約余今晚去南京飯店晚膳，余正感今午在飯店獨食之窘，故欣諾之。四時

入市購羊毛衫等，擬備旅俄之用。歸途經張寓，遂折入稍坐，知張夫人及譚夫人今晚均將去天津飯店進膳，因約以餐後往訪，蓋南京及天津二館，適爲貼鄰也。七時乃往，江君夫婦已先在。飯後往天津飯店，與譚張二夫人稍譚，復回南京飯店，由江君夫婦及其友人某君伴送回寓。江夫人告余云：此某君者，係在柏林某大學肄業，善交際，爲此地著名之跳舞大家，一不事讀書之留學生也。

十月六日

晨間張叔弢夫人及譚伯羽夫人均先後來訪，譚夫人並伴余至百貨商店爲怡購皮手套，因俄地早寒，必須備此。甫出店，適遇譚君亦購物出，乃相與至彼寓午膳。譚君交與使館轉來親友信札數件，內有黃伯樵君一信，云其二目不日將在維也納某醫院開刀，眼球開刀，實屬罕聞。飯後一美容師來，爲譚夫人修容，以一狀若噴霧機之物，先向面部噴射，然後以薄棉花綑面上，惟眼外露，約數分鐘，始揭去。復塗以各種油膏及藥水等類，徐徐以指按摩，謂若能隔十餘日修整一次，可使容光煥發，不易衰老。余以須去理髮店剪髮，不及待其完畢，遂辭出。晚飯於張寓，臨行張夫人贈余自製之豈醬肉，及泡菜各一罐，備作余等去俄時之路菜。盛情

厚意，感何可言。

十月七日

高睡猶酣，聞叩扉聲，蓋怡已由荷歸來矣。謂荷蘭風景頗佳，惟生活奇昂。曾遊彼邦二大都市：一爲愛姆司達姆（Amsterdam），一卽海牙也。晨餐後摒擋行裝，午後入市購物，薄暮去張寓辭行，晚飯於譚伯羽君家。飯後閒談有頃，回寓所攜取行李，乘十一時二十四分夜快車赴俄。此車整潔異常，設備極精，據云係世界最精美之臥車，雖萬國通車亦不及焉。

(七) 蘇俄之行

十月八日

曉夢初回，車已過德境而駛入波蘭矣。塞帷外矚，樹木零落，陌草衰黃，一片平原，惟破屋茅舍而已。沿途所經，頗有如我國津浦路一帶之景象，而荒涼似更過之。鄉民衣服襤褸，操作甚苦，一路行來，絕無見一衣冠整齊者。一時許去飯車進膳，坐待至久，一侍者始持來紅茶各一杯，火腿麵包數片。初以爲此間膳食，如此而已，因詢之，乃知彼邦習慣，午膳時間，恆在下午二時以後，頃所食者，乃早餐也。索值殊昂，共須四馬克半。旅中食飲，不能言味，充饑而已。薄暮抵俄邊境聶古雷奇 (Negerji) 下車，天氣驟寒，一如嚴冬。攜全部行李至檢查處，鵠立以待，約半小時之久，始檢查及余等。翻箱倒篋，幾無物不啓視，凡現款支票及貴重物件，均須登記，以便出境時，有所稽考；卽照相鏡電影機等，亦須一一填單清記，盤詰之嚴，殆爲旅歐以來所未有。搬行李夫之費，須交車站，毋須另給小賬，蓋均歸公有也。此間之人，多骨瘦如柴，面有菜色，沉默寡言，一若蘊有隱憂者。民生之狀況，在此一瞥中，已可略知其大概矣。九時許換車

直赴莫斯科，脚夫爲肩箱篋至車上，見其寒苦殊甚，因另給以二馬克，此人默受不敢言謝，惟略領首而已，蓋法所不許也。余等所乘爲萬國臥車，高大異常，無熱氣管，寒冷殊甚，此車之構造，材料均不失爲上品，惜到處塵蒙垢積，穢氣四溢，俄人之不事精潔，於此可見。此節車中之乘客，多爲各國旅客，而俄人絕跡焉。迨車開行，已饑腸雷鳴，乃去餐車進膳，几椅雜亂，殊不整潔。付賬須以金羅布計算，美金一元，合一金羅布十二戈比，食物奇昂，味亦不佳。食炒蛋各一客，麵包數片，茶一杯，共須四美金；總之，俄人對於異邦旅客，無處不敲竹槓也。夜睡不能甯，初以苦寒，繼則爲臭蟲所擾，抓爬半夜，至倦極始沉沉睡去。甚矣，一晝夜之間，竟有天淵之判焉。

十月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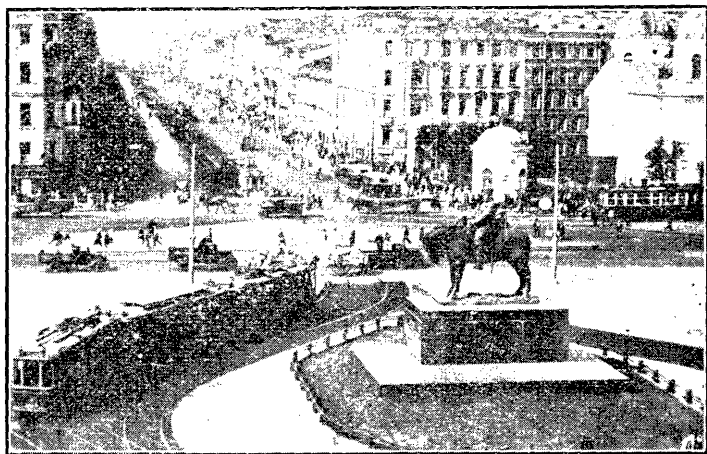
天氣陰寒，兼下微雨，每過一站，乘客上下者甚衆。沿途房屋櫛比，破舊不堪，頽垣殘瓦，欹斜欲倒，一路所經，竟未見有較完整之房屋。且所見俄人，大都衣服汗舊，寒不蔽體；鳩形鵠面，狀如餓殍；平民化至於如此，竊覺有所不取焉。上午十一時抵莫斯科，承我國大使館派車來接，並有使館秘書劉錫章君爲之照料一切，驅車同往國家旅館（Hotel National）屋宇頗大，建築尙精，爲莫城之最大旅館，專供外邦旅客下榻，故定價特昂。且一切費用，均須以美

幣合金羅布計算。每日房金須八金羅布，室甚仄小，佈置簡單；據云最貴者，須十七八金羅布一日也。旅館中侍役以女子居多數，均能操英德法三國語，故言語上，尙不致有隔閡之苦。行裝既卸，卽偕劉君先去俄國對外文化聯絡協會（Vols）接洽參觀事宜。由該會之主任林特夫人延見，其人年約三十餘，丰姿尙不惡，惟脂粉氣甚重，人極幹練，能英德法語，均極流利，洵不愧巾幗鬚眉也。接洽既畢，遂順道往訪戈公振君於大旅館（Grand Hotel）未值。戈君爲中央社駐俄記者，留俄已將二載，閱歷甚富，怡因欲就其有所叨教也。此地之馬路均甚寬闊，而行人之多，道爲之塞，到處塵土飛揚，穢氣觸鼻，不潔之狀，人地皆然，誠非意料所及。回旅舍卽去餐廳進膳，廳甚敞大，金碧輝煌，蓋猶舊帝俄時之建築物也；然器具甚簡陋，頗有表裏不稱之感。各食一湯一菜一點，共須五美金，可謂昂貴極矣。食至半，戈公振君來訪。戈君年約四十餘，謙和誠摯，有長者風，雖未前遇，而竟有一見如故之情。晚間應吳代辦招，赴大使館，廳宇敞大，陳設都雅；有大廳一堂，皇裔麗，可容數百人，蓋此屋專爲招待賓客之用，其上層則爲官員眷屬所居也。今晚爲招待軍事考察團俞飛鵬等，余等亦忝陪末座。席間餽饌甚豐，僉爲故鄉風味。吳夫人告余云：此屋舊主爲革命以前之大富商，鳩工庀材，建造此屋，蓋爲娶一

法國女名伶而築也。及革命風起，此屋主遂遠逸異邦，而女主人則以出境不易，滯留未獲同行，因循數載，大局平定，此屋遂歸公有，而俄民出境更難矣。我國政府乃賃此屋作使館之用，某年其女主人曾一度蒞館，自求來此服役，並陳述顛末，始悉此屋之來歷。彼云建造此屋，煞費苦心，今雖不復己有，設能朝夕居此，亦慰情聊勝於無耳。使館未允其請，事隔數年，遂不復知其消息。一日忽有警士數人攜此女主人同來，上下搜查，檢獲鑽石一盒，於其舊臥室內之壁上，又有金條甚多，爲數至鉅，亦同時發掘於某室內。蓋此男主人其時曾有一信寄其婦，告以屋內寶藏所在，並圖遁之計，此信適被當局查獲，遂來抄收。斯時正中俄戰爭後兩國復交之議甫定，我國仍將續賃此屋爲大使館，有一昔在使館服役之俄籍老僕，適在打掃屋宇，故曾親眼觀其搜查時之情形。此僕現仍在館中服役，于茲已數十年，能操極純粹之中國語，今晨來站相接者，卽此人也。據云自經抄查後，俄政府認此女主人爲資產階級之遺孽，遂卽置之囹圄，剝奪其一切自由。女名伶之下場，一至於此，可謂不幸之甚矣。

十月十日

晨餐甫畢，俄國對外文化聯絡會派一女職員來，陪往母子保養陳列館參觀。入門須購



莫 斯 科 之 十 月 街

票。一響導者先將其第一室入門處所懸之圖畫五幅，一一詳為解釋：（一）婦女節制會之盛況，表示現代蘇俄女權之擴張。（二）舊日女子受丈夫凌虐之痛苦。圖中為一男一女，男子作揮拳欲擊之狀，女子則伏地求憐。（三）昔日非正式結婚之父母，可不負撫養子女之責，任意拋棄。圖中為父母二人，攜手前往，置其後隨之子女於不顧；此類情事，在今日則為法律所不許。（四）曩昔女子在工廠作事，懷孕後即被停退，圖中繪一大腹女工，由郵差送交被退工信，狀甚悲痛。（五）今日之工廠，凡女工得孕於五十六日後，須就醫處檢查，經其證明為有孕，廠方即給假

二月，工資仍照常撥給，產後另給假二月期俾資休養。圖中繪一女工，經醫生檢查之狀。此數圖無非爲宣傳品，以示今昔社會制度良惡之不同耳。此人又云：現代俄國女子之地位，可謂與男子絕對平等，無分畛域。女子在任何方面，若能力優越者，可佔極重要之位置。今俄工作人員，無論男女，均身懷工作成績簿一冊，內記各人工作成績之優劣，獎懲卽由是而定。俄國男女婚嫁雖絕對自由，惟女子得孕後，於未產前，須往主管機關登記，並須說明其未出世胎兒之正確之父，正式結婚與否，則不論也。男子方面在一年內，可提出異議。設屬誣指，或有意狡賴者，則男女雙方，均須處以懲罰。惟既承認，或判明後，爲父者卽須負一部份撫養之責，卽自胎兒出世起至十八歲止，每月以其三分之一之收入，交與其子之母；卽非正式夫婦，或已脫離夫婦關係，甚至其婦已另行改嫁者，此項撫育費，仍須按月付給，此蓋防止男子之濫婚，及任意遺棄之弊，法至善也。至於小兒之屬父或母，雙方如有爭執，可由法律判定之。如父母對於子女教育不良，或有虐待行爲者，一經鄰居或學校發覺，可向法庭告發，經調查無誤後，父母雙方，卽須一次繳納撫育費若干於政府；而此小兒，從此遂歸國家撫養，父母不得通問矣。因是年來託兒所之增設，爲數甚夥。昔日雖亦有育嬰堂之設立，惟僅收無父母之孤兒，及

遺棄之兒，故範圍極小，而一切設施，亦遠不及今日之託兒所。當一九二五年時，全俄尚有育嬰堂十三處，共收兒童九百八十人。迨一九三二年，育嬰堂已完全淘汰。一九二二年，有託兒所一百十處，共收小兒八十五萬七千人。及至今日，託兒所已增至一百八十處，兒童則有一百二十萬零七千七百零一人；而其性質，與當年之育嬰堂迥異。蓋今日之父母，既生子女，即不得任意拋棄，法律防範甚嚴，已如上述。但日間女子須在外工作，不能兼顧小兒，乃以小兒交託兒所管養，夜間領回與否，悉由己便，納費甚微，視父母之收入而定多寡，然待遇小兒，則一律也；若父母生計極貧苦者，并可免費。此種事業，均由國家經營，加惠人民，實非淺鮮。此陳列館以指示產婦如何注意衛生，及如何保養兒童為宗旨。若有婦女不願生育者，亦可來此求教，蓋節制生育之法，亦公開指導也。樓下除陳列產婦須備之用品外，凡避孕之各種藥品及用具，備列無遺，解釋彌詳，可謂極盡指導之能事矣。上層為兒童飲食服裝用具玩具之陳列處，於兒童飲食之分配，析述尤詳。玩具部份，大小種類甚多，且告以玩具雖為兒童遊戲之物，但同時亦須具有教育意義，思慮至周，用心良善，惟是否能一一實行，猶屬疑問。蓋觀於俄人之一般生活習慣，似宣傳勝於事實也。晚間大使館舉行盛大之跳舞會，慶祝國慶，外賓到

者甚衆，大都爲各國外交界及蘇俄重要人物，履寫交錯，堪稱一時之盛。佐以各種游藝，表演頗爲精彩，助興不少。正在酣歌狂舞之際，忽聞廳角有詬罵之聲甚高，趨往觀之，始悉使館中有馮姓武官與某聽差正相漫罵，語甚麤俚，一言不合，竟揪打於地。武官自言係蔣委員長所派，聽差則自恃其爲顏大使之舊僕，各不相下。聽差力大，按武官於地，拳足交加，勢甚兇猛。使館當局，觀此情形，似因各有顧忌，咸束手旁觀；舞場一變而爲擂台，於大庭廣衆之間，貴賓雲集之地，暴此醜態，非僅爲個人之無恥，實貽國家之羞也。怡以此二人相持不下，成何體統，乃出爲調停，用力將武官拉開。不意此武官打興正濃，一拳揮來，誤中爲魯仲連之怡，而口中猶喃喃不休曰：『彼謂我奪其愛人，我乃蔣委員長所派中華民國武官，何能受此奴才之侮辱。』怡因謂之曰：『我何嘗非中華民國代表，今無故受君一擊，從何說起？』此人雖有醉意，聞怡言，頓知理屈。怡復謂之曰：『君身爲武官，何如此不自尊重。寧不貽笑外人？無論如何，不可再行廝打，以維國家體面，有事待明日細細理論可也。』於是一場風波，始告平靜。當彼等打罵之時，幸燈光驟暗，衆賓正在酣舞，故未引起多數人之注意，否則真不堪極矣。怡事後語余，此聽差固非善類，而此武官亦屬無恥已極；抑尤可歎者，此二人均各自恃其特種之關係，不

受當局之約束甚矣，劣根性之難移也。迨衆賓散去，已東方微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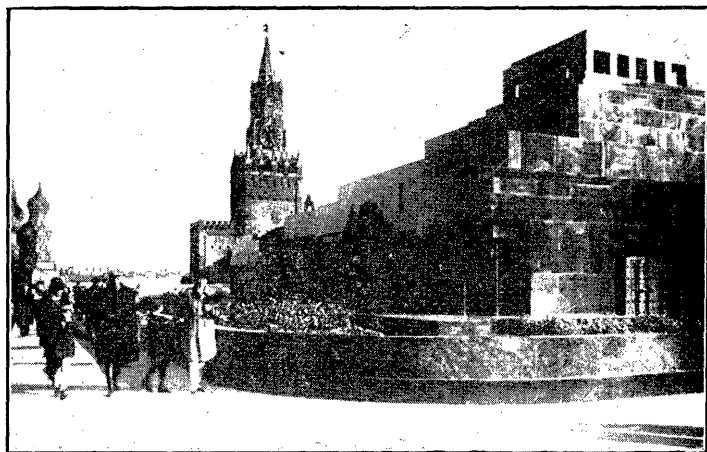
十月十一日

天氣晴朗，頓覺和暖。早餐後仍昏昏欲睡，精神疲困異常；蓋昨晚眠遲，復終夜爲臭蟲所擾，篝燈索覓，枕底衾角，蠢蠢而動者，成羣結隊，天寒若此，而尙有此物，無怪人言俄國爲臭蟲之策源地也。十一時半文化協會派一能英語之譯員來，乃隨之乘電車往一衛生區參觀。莫斯科人口達四百萬，而交通設備，大有求過於供之感，蓋除有限之電車及公共汽車外，街車(Taxi)則寥寥無幾，非經預定，殊難雇覓。電車每列均有三節，車中央過道甚寬，座位不多，乘客此推彼攘，幾無立足之地。加以俄人衣服不潔，穢氣人氣，襲人欲嘔，真有一刻難耐之感。電車中之售票員咸爲女子，車資概用紙幣，幸劉君昨已代爲換得若干，得以應付。一美金在此可兌紙羅布四十五枚，惟兌換大不易，蓋外人並無使用紙羅布之權利也。車行歷時頗久，約半小時許，始達目的地。由該區主任醫生延見，據謂莫斯科全城有十大衛生區，此地卽爲十區之一。每區之下，又分十二小區，居民歸該區管轄者，不下六十萬人。每一小區有主任一人，以內科醫生任之，負該區一切衛生之責。凡來就診者，均須加以登記，其分類不以姓名，而以

住址，蓋由此可明瞭居民環境之狀況也。就診或有事往詢者，概不收費。此區內部之佈置及設備，與醫院無稍異。內分成成人及兒童二部，兒童部又分初生至三歲，及三歲至十八歲二部。全區辦事人員共四百六十人，內醫生佔一百六十人，各科均全。亦有X光室，太陽燈室，及各種浴室等，設備尙稱完善。惟屋內蒼蠅特多，當與該區主任醫生在會客室談話時，滿室蒼蠅，飛撲人面，內金黃色者尤多（俗稱糞蒼蠅）余等頗覺不耐，時時以手揮拂，不能稍安，而此對座之主任醫生，漠然不以爲擾，任其飛停手面，口中猶津津樂道其國內對於衛生事業之注意，此情此景，思之啞然。晚八時半，怡隨軍事交通考察團赴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之宴，歸來甚遲。

十月十二日

今日爲俄機關之休息日，俄制工作五日，休息一日，亦有工作四日，休息一日者，視工作之輕重而定。共同之星期日制，已根本取消，且各人開始工作之日，遲早不一，故彼此之休息日，亦先後互異。因此之故，全俄工作，無日間斷，而人人均有休息，辦法至善。工人工作時間，每日爲八小時，機關中則爲六小時。每日自上午十時起，至下午四時止，內中尙有半小時之休



紅 場 旁 之 列 寧 墓

息，但並不停止工作，因亦分先後也。於此可見俄國雖為提倡勞功神聖之國家，而對於工作時間之分配，於知識勞動之間，亦顯有軒輊焉。晨餐後，久候文化協會之電話未得，知今日必無參觀，悶坐逆旅，殊無聊賴，乃與怡躑躅街頭，不知所之。距旅舍之南，約數百武，有廣場甚大，即所謂紅場是也。克姆林宮即在此，現為俄中央政府所在。左右兩旁，白屋連亘，牆外碧樹成行，掩映有致，中則高樓圓頂，直聳雲霄，氣象頗為巍峨。宮前有紅石方壘，青牆圍繞，僉以大理石築成，蓋即列寧之墓也。怡以此處風景不惡，乃為余攝電影，詎知機甫撥動，即有警察前來干涉，所言俄

語，不知何云。彼見余等不解俄語，乃以手作勢，似欲將機內之影片取出而扯碎之，噪聒至再，卒以彼此語言隔闕，不得要領。此人乃引余等至一大廈門前，似爲警署，囑余等在此稍候，已則入內呼一人俱出，但其人亦祇能俄語，仍無法達意。鵠立於廣場之上，寒風砭骨，手足凍木，而此警士堅守不令行，因思攝取風景，本屬平常事，竟不知所犯何規。立待良久，始又來一人，操德語，詢怡曾否將列甯之墓攝入，怡答正欲攝而未得，而頃所攝者，乃牆外一行樹木，無非因此處風景尙佳，攝影以留紀念，殊不料竟遭干涉也。與之幾費脣舌，始告無事，然在此已站立逾半小時矣。此人事後復謂怡曰：『紅場之上，非特禁止攝影，抑且不准行人駐足，君今日實犯二重禁例，未遭拘罰，誠爲幸事。』言畢逕去，察其狀，似非警署職員，而爲一過路之人也。午後雨甚大，遂未外出。晚間俄外交委員會邀請軍事交通考察團在國家大戲院（Grand Theater）觀劇，余等亦被邀焉。戲院甚大，輪奐喬麗，雕欄錦座，金碧輝煌，蓋猶帝俄時代之物也。余等所坐之包廂，係在正中，據謂卽昔日俄皇觀劇之御座。廂後連一小廳，几榻雜陳，極盡都麗，主人並備有極豐盛之茶點，每一場終，必邀入內啜茗進點，招待頗爲殷勤。劇名「駝背之馬」係一神話劇；俄國素以舞劇著稱於世，今政體雖更，仍加保留。全劇並無說白，亦無歌

唱，僅有舞蹈及音樂而已。而其表演之細膩入神，佈景之美妙逼真，能使觀衆心領神會，百看不厭，誠有引人入勝之妙，殊歎觀止！抑尤有感者，現俄國雖行新政，而於舊有良好之國粹，無不力加保存，使人民於工作之暇，仍有相當之娛樂。所不同者，昔日戲院中之觀衆，盡爲皇親貴族及資產階級，而窮苦之老百姓無與焉；今者一變而盡爲布衣粗服之農工階級，氣象自是不同；而仍能秩序井然，靜穆無譁，由此可知彼邦人民之程度已日趨進步。院中空氣甚劣，演員及一般觀衆之衣服，氣味特重，人氣濁氣，一時蒸發，令人頗覺不耐。全劇表演，自始至終，無或稍弛。迨散已十二時，雨仍未止。出戲院時，見蒙古紅軍多人，據識者謂此皆蒙古所派之留學生。蒙古在俄，並設有使館，其爲滿洲僞國之前車，已有十年之久，惜國內無人注意，可勝浩歎！歸途見路上指揮車輛，清潔道路者，均爲女子；且年事均在三四十歲之間，當此寒夜，風雨侵襲，彼輩尙工作碌碌，可見安樂勞苦，雖在共產政策之國家，亦不能平均也。

十月十三日

上午十時，怡隨軍事交通考察團參觀蘇俄軍官電訊學校，余未偕行，乃督促旅館侍役，翻牀掀褥，大搜臭蟲；蓋連夜不勝其擾，苦難安枕。內有一女侍者，自謂已四十二歲，體格殊健，

能英德語，作事頗周謹，暇時每喜就余問長短，因戲問之曰：『若亦爲共產黨員乎？』曰：『否，設然，早不必在此服賤役矣！』余曰：『然則何不加入？』彼曰：『入黨亦非易事，須有資格，有學問，且黨員亦須埋頭工作，並不異於一般平民。我頃所言，設我而能爲黨員者，蓋指黨員之學問知識也。因蘇維埃黨員均須有優越之能力，刻苦耐勞之精神，事事以身作則，並不若帝俄時代之人，身踞高位，即可坐享安樂；蓋今日之俄人，「不工作，即不得食」，自首領以至於庶民，一也。』余深詫此人雖爲侍役，而談吐之有見地若此，洵屬難得。因詢其家世，彼曰：『革命之前，家頗富有，惟當時俄國於女子教育，並不注重，致虛度半生，身無一技之長，祇能在此服馳驅之役；然吾夫乃爲工程師，明歲實習期滿，即可出而問世。余有女今已十九歲，行且卒業於大學，彼之將來，當遠勝於我也。』余復故意謂之曰：『余觀貴國之人，終年勞苦，生活無乃太苦乎？』曰：『誠然，今日全俄之人，生活上之享受，固遠不如世界各國，而工作之勞苦，則又過之；惟俄國年來工商業日見發達，人民之知識，日有進步，國富民強，期日可待，是俄人將來之幸福，誠未可限量，恐將更勝於環球焉。』彼又謂余曰：『他日君賜小賤時，務望付以外幣。』余曰：『俄幣於子不亦更佳乎？』曰：『不然，蓋今日俄國之最需要者，厥爲機器，而機器

均須向外國購入，我人若能多得外幣，集腋成裘，即可向國外購多量之機器，以建設我國家也。」余遂笑頷之。因思他國人民之程度如此，處處以國家爲前題，國家安得不強。回顧我國國民，雖有四萬萬之衆，而渾渾噩噩，罔知世務，所謂國家觀念，於知識階級中求之，已如鳳毛麟角，況夫一般愚民婦孺哉！言之令人歎息。怡於薄暮始歸，酩酊大醉，蓋午間曾飲多量之「伏脫加」（俄酒名），嘔吐狼籍，至夜稍可；蓋此酒性極猛烈，不亞於我國之山西汾酒。俄人多好飲，量殊宏，而今日同座之國人不多，且皆不善飲。怡雅不願在外人前示弱，因與之勉力周旋，而每飲輒以大觥，以致不勝酒力，終於大醉也。今晚吳代辦在使館爲軍事交通考察團設宴餞行，本邀余等往陪，今怡病酒，遂不果行，乃去電話辭謝之。

十月十四日

夜雨達旦，天寒殊甚。上午十一時許，吳南如夫人來訪，約余往莫斯科油畫館參觀。怡以昨宵病酒，今晨四肢軟弱，精神頗覺不支，且下午已與文化協會約定往參觀蘇聯公共事業部，故未偕行，余與吳夫人遂驅車往油畫館。此地天晴灰沙甚重，故雨時泥濘特甚，下車入館時，衣履盡爲泥濘，無從擇步，蓋館之四週，多爲泥路也。館屋不甚大，凡二層，陳列諸作，新舊兼

備，頗多佳構。參觀之人甚衆，學生在此臨摹者，亦屬不少。各室光線至佳，且有熱氣設備，頗爲難得；蓋俄國天氣雖寒，而生火之處則甚少，且俄習凡參觀者，不論男女，任至何處，入門必須卸除外套。余等連日所參觀之各處，室內均不生火，寒冷異常，而外套仍不能不脫，此種習慣，殊覺不合情理。參觀既畢，吳夫人復伴余至使館辦公處，室宇不多，而頗敞大。今日適爲星期日，館中除僕役外，辦事人員均不在，惟吳代辦則仍在披閱公文，賢勞堪佩。午膳於使館招待處。膳後偕吳夫人及顏祕書夫人入市購皮貨，蓋在柏林時，譚伯羽夫人託余爲之在俄購黑皮大衣一襲，余以人地生疏，情形不熟，幸賴吳顏二夫人爲嚮導，助之物色；惟價殊昂，每件最少須二百美金以上，連去三處，均以貨價不合未成。全莫斯科之商店，不論大小，均爲政府所經營，卽街頭巷角之水菓攤及報販之類，亦多屬於政府所有。私人貿易，雖不禁，然捐賦甚苛，無從營利，實無異於變相之取締也。商店分二種，一用紙盧布，一則須用金幣。用金幣之店，俄名「托克新」(Торгсин)，貨品較他處特佳，價亦並不十分昂貴，且購物無限制，非若其他用紙幣之店，須憑券守候，甚或候之久久，仍不得物，且縱有所得，亦非佳品。此類托克新商店，名義上雖爲異邦旅客而設，然購者仍多數爲俄人，此亦可謂收斂外幣及金銀政策之一

也。蓋俄國自革命後，民間財物，概爲國家收沒，但仍有暗藏金銀或貴重飾物者，政府既無法一一攫爲己有，乃設立此種商店，於收用外幣以外，亦可以金銀首飾折價購物，於是向民間之私藏，今皆逐漸流入於政府之手矣，其方法不可謂不巧妙也。凡購傢具瓷器首飾等物，則以舊貨店中爲最多，且有精品。蓋俄國自革命以還，所出貨品，祇供需要，不求精美，而舊貨店中所出售者，盡爲昔日富家貴族之物，是物雖舊而質實美；所以旅俄之外人輒喜往舊貨店中購物者，職是故耳。此間以皮貨鑽石二者爲最多且廉，然以金幣購之，所廉亦殊有限；若用紙幣，則合華幣二三十元，亦可購小鑽戒一枚，或普通皮大衣一襲矣；惟以紙幣所購之貴重物品，一概不准攜帶出境，入境時之所以檢查特嚴，凡物均須登記者，亦深恐外邦旅客，在此以紙幣購買便宜物品耳。最後復偕吳夫人等至一水果舖，可用紙幣，規模頗大，各種瓜果俱全，且甚新鮮。據吳夫人云，數年以前，用紙幣之水果舖，均無新鮮果品，此乃本年之新現象，然亦足證近年來俄國國內農產物日在進步中也。吳夫人購贈鮮菓一筐，並送余回旅舍，盛情惓惓，良可感也。上樓怡已先歸，據謂今日所參觀之各處，頗感興趣；且文化協會所派之女譯員，能德語，極爲流暢，任何曲折之問答，均能傳譯達意，尤覺痛快。晚間劉錫章君邀往大旅

館晚餐，此旅館在革命前爲莫斯科之最大者，原係法人所經營，餐廳凡三進，均甚軒敞，且可跳舞，每晚十時後均有舞樂，輒至深夜，蓋俄人多喜夜生活也。現旅客除俄人外，祇准長期居留之外籍人員居住，蓋可用紙幣而價甚廉，劉君及戈公振君均寓於此。九時回旅舍，有莫斯科晚報 (Moscow Evening Post) 之女記者來訪，雖通英語，但格格不能成句，且態度浮躁，不嫻禮貌，坐下見桌上有三炮台香烟，卽向余索取，吸時連聲讚美此烟味之佳，其狀至令人憎惡。繼乃詢怡抵俄後之感想，怡答以到此未久，所見不多，尙無感想可言，詢之再三，始終以此意答之。彼見余等態度冷落，迨烟吸盡，乃辭去，此人可謂不識時務之甚矣！

十月十五日

天氣陰霾，晨九時十五分與怡往文化協會，十時許偕各國人士及各人之譯員，共乘會中自備之公共汽車，往莫斯科郊外之波爾孝峨村 (Bolschowo)，參觀其反省院。院內收容者均爲青年罪犯，蓋莫斯科全城居民四百萬，而小竊竟佔有四十萬之多，故院中人犯，亦以小竊佔多數。該院創立於一九二四年，初僅有青年人犯十八名，每日施以教誨，並令學習手藝，於其範圍內之行動，並不十分拘束，惟注意隨時隨事之啓迪及感化。試驗結果，頗著成

效。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爲試驗時期。自是以後，遂隨時將判決有罪之青年犯人，陸續送該院教誨；於是來者日衆，乃復添築新屋，設立工廠，其主要製造品爲運動器具，如跑冰鞋，雪撬，網鞋，網球拍，運動衫等。自一九二七年起，院內復添設女子部，收容青年女犯，迄至今日，共有男女犯工三千二百人，連家屬在內共有一萬二千人，房屋櫛毗，工廠林立，居然自成一邨落矣。工廠以外，尙有中小學校，大規模之合作商店。工餘之暇，更組織音樂會，文學會，體育會等等，均由工犯自由組織。其體育會現共有會員九百人，分六大隊，十二小隊，與外間亦時有比賽接觸之機會。犯人入院之初，須經六個月之察看時期，若發見有行爲不良，工作怠惰等情形者，由糾察委員會加以懲處。院中規則甚嚴，不准飲酒，罵人，偷竊，及惰工，而於飲酒尤特別注意，若有犯者，各按情節之輕重處罰之。輕者加以警告，或取消其休息，亦有科以罰金者；最重者則須重行收押監獄。收押之時，由委員會授一紙與犯者，上書應拘禁若干之時日，即由犯者攜此紙自往監獄，據謂從未有逃逸之事。蓋普通犯人監禁期滿後，亦可來院自請收容，惟祇限青年。來時須立志願書，以後不再偷竊，不再飲酒及願努力工作；至性情心地改善之遲速，則視人而異。犯人察看期內，工資甚微，但膳宿則免費，以後則視其工作之成績，逐漸

增加。若在三年之中，毫無過失，確已充分改善者，得由院中證明，予以證書，恢復其一切公民權。自此以後，即與一般普通工人無稍異，隨處均可收容。該院自創立至今，其因改過自新而恢復公民權者，實繁有徒，離此他往者，僅有九人，餘均自願留院繼續工作；即此九人，亦仍不時來院探訪舊好也。凡犯工每隔五六日，可往城中一次，並得過宿；惟此等人之面目，素為坡中警察所熟識，為避免發生誤會起見，各人身際，均備有院中之證明書，否則恐將被認為逃犯，而重復加以拘留焉。院中男女如已在院工作一年以上者，得有權向婚姻委員會請求結婚。委員會對於院中婚姻問題，頗持鄭重，須先審查男女兩造之人格心地行為如何，優良者即予核准，否則必遭拒絕。結婚以後，每一夫婦得佔住屋一間，現該院共有小家庭二百數十家，均甚美滿。工犯亦可與院外之人結婚，惟須經婚姻委員會核准之。院中現有共產黨員二十五人，預備黨員一百五十人，去歲清黨之結果，檢察成績，院中之黨員，勤奮為他處之冠，院中人頗以此自豪也。余等抵院時，即由一人引之入接待室，此人現年二十八歲，父母早世，十五歲時即流為竊盜，於一九二七年來院，現已回復一切公民權，且在工人大學肄業。渠將院中歷史及其個人略歷，向各參觀者報告既畢，乃導往各工廠、學校、男女宿舍、工人家庭，挨次

參觀論建築設備，以工人而能有此等享受，已屬難得；惟其內部殊不整潔，幾無處不空氣惡濁。每一家庭，各佔一室，故須數家合住一宅。余等所觀之一家，夫婦二人均在廠中作工，夫月得二百五十盧布，婦則月得一百五十，有子女各一，住於一室，每月房金二十五盧布，水電熱氣一切在內，室尚敞大，陳設亦頗不惡，有留聲機無線電等。參觀時，天適大雨，道路泥濘，不堪言狀，余既畏行路之難，復不慣內部之空氣，故有數處，未曾同往參觀，遂坐車中以待之。歸旅舍，已下午四時。連日參觀必在上午，迨歸，恆在下午四時以後，飲食之無定時，可謂從來未有。晚讀曹谷冰先生之蘇俄視察記，知曹君亦曾往此反省院參觀，可見俄人以此院爲對外宣傳之工具，已非一日。該院成立已十餘載，莫斯科竊犯人數，並未稍減，所謂感化之工作，效果何至如是？因思在俄參觀，必須時時以客觀事實作比較，其一面之辭，未可遽以爲信也。

十月十六日

風雨交施，氣候倍寒。上午怡往黨員市政補習學校參觀，余以餽甚，故未偕行。下午一時許，怡與文化協會之女譯員同來旅舍；蓋因此女譯員建議往一可用紙幣之俄國餐館進膳，余等以旅俄週餘，尙未一嘗真正俄菜之風味，因樂從之。此餐館雖位於通衢鬧市，而地甚湫

隘，餐室僅一大間，桌椅密置，雜亂無序。桌毯上污漬斑斑，殊不整潔，且室中烟霧瘴氣，呼吸爲之大苦。食客頗衆，生涯尙稱不惡。乃點其最佳之公司菜各一客，價共十八盧布；菜雖豐而惜味甚劣，未來之先，雖已饑腸轆轤，而此時則甯願枵腹矣。然不食又恐爲此女譯員譏笑，乃努力吞嚙，苦難下嚥；且胸中作惡，勢將嘔吐，遂不復食。怡雖食少許，亦甚勉強。而此女譯員則徐吞細嚼，津津有味。此女譯員名柏密斯德夫人（Mrs. Burmister），年可四十許，目病近視，貌頗端好；雖曾飽經憂患，而皮膚甚白皙細嫩。在俄人中實不多見；想其妙齡之時，必爲一韶秀之好女子也。彼自謂年來操勞過甚，否則當不至如此衰老，言時喟然歎息，似有無窮之感慨焉。餐畢付值之外，授以小賬，並不拒絕，可見俄人之言不准給納小賬，徒爲美談而已。相與步行回旅舍，稍頃，預定之汽車來，遂乘之往郊外某中學校參觀。校以史丹林爲名，創辦不過二載。校舍新建，但內部已呈敝舊之狀，不整齊，不清潔，實爲此邦最普遍之現象。余等入內，卽由該校校長親自接見，先作一簡略之談話。據謂俄國之教育制度，凡男女兒童自八歲至九歲卽須入學，其肄業期限普通爲七年，若有資質特佳，成績優異者，則爲十年。七年期滿，其程度約等於高級中學畢業；十年期滿，則等於專門學校畢業，卽可升入大學。全校學生多爲工

人之子女，學膳一律免費，書籍文具均由校中供給。一日二餐，雖亦由校中擔任，惟收入較佳之家庭，則須稍納膳費，每餐僅須二十五戈比。俄習每日僅有二餐；一在上午十時，一則在下午四五時之間也。該校全體學生共四千餘人，男女各半，教師一百二十人。全校分十級，現已有九級，每級最多分十五至二十班，每班學生平均為四十二人。怡詢以此校開辦未滿二載，如何已有九級之多？彼言此校係舊日無數之學校合併而成，自無足怪。校中有自修室，每室均有教師伴讀，俾學生溫課之時，隨時可向教師質疑。蓋一般學生之家庭多甚簡單，並無良好適宜自修之處；且其父母亦無力助之解釋，故遠不若在校自修之為佳也。該校所定主要課程之外，音樂及體操亦為必修之科。校舍之旁，有紡織工廠二所，化學工廠一所，學生因此常有前往參觀之機會；甚且有無數學生之父母，均在此廠中作工，參觀之時，一方面既有師長之指示，一方面又可獲父母之講解，故校中學生對於紡織及化學二者最感興趣。照當局之計劃，此後將依次使學生與其他工廠亦有同樣之接近，蓋此種灌輸學識之方法，較書本尤有成效焉。談話畢，乃導觀各教室，如化學室、物理室、生物室、木工室、機器室等等，設備尚稱完善，惜均不甚整潔耳。各教室內多裝有無線電收音機；蓋校中有自設之無線電播音台也。

當往觀其學生食物化驗室時，見室內佈置零雜，桌上所置之食物蒼蠅叢集，但嚮導者尙絮絮與余等言，入此室內，必須換換白衣，以免有不潔之物帶入，故凡參觀者祇能在玻璃窗外觀望。余因暗思，此營營者，殆皆天然之衛生蒼蠅乎？最後往觀其禮堂，廳宇頗廣，可容五六百人，亦可作劇場之用。今日適有表演，余等入內時，正樂聲大作，紅幕徐啓之時。所演爲一故事趣劇，演員均由外間聘來，並有二十餘人之音樂隊以奏樂。其劇旨純爲詆毀當時俄皇之昏愞無識，蓋某年英王遣使者賚一錦盒至俄，獻於俄皇，內係一雕鏤極精之金質蚤蝨一枚。俄國素以不潔著稱，故英王特贈以嘲之。孰知俄皇觀此大爲喜悅，特頒聖旨，遍訪良工，欲如式仿製。不數年，俄皇薨，復鄭重將此蝨傳之皇太子，因此演出不少滑稽突梯之趣事。總之無往而不以諷刺之情調，以描摹昔日皇室之癡騷蠢愚耳。余等以時晏，未待劇終先行辭出，抵旅舍已萬家燈火。今日往來各處，均雇汽車，而索值之昂，未之前遇，普通每小時爲五美金，今余等下午來去二次，每次不過半小時，而車行強欲算作十美金，無理可喻，祇得任其詐索而已。俄人之視異邦旅客，無一非資本主義國家之財神，有機可乘，非大施其敲詐不可，每予外來者以不良之印象，所獲無幾，而所失實大也。

十月十七日

連日苦雨，今晨隱隱有日光，似有晴意。十時許偕怡參觀某工廠附設之託兒所，房屋不大，凡二層；上層寄託者爲初生兒，下層三歲至八歲。全所共有男女兒童百餘人，均爲廠中工人之子女；父母上工時，攜與俱來，下工則領之同歸，設作夜工時，卽留小兒於所內，凡飲食等等，均由所中檢定給食。有保姆數人，司照護諸兒之職，如襁褓小兒尙需母乳者，廠方特許其母來所哺乳，每日規定若干次，每次不得逾一小時。所中設備粗具，有寢室，遊戲室，衛生檢驗室，及哺乳室等等。凡往參觀者，入內必須換御白色衣帽，惟室內蒼蠅之多，一如連日所參觀之各處，而俄人視若無觀，實爲不解。我國內地鄉民食物之上，任蒼蠅飛啄，毫不爲意，且美其名曰飯蒼蠅，吾不知俄人之於蒼蠅，又將作何解耶？既出，日已晌午，余以微覺困憊，乃先反旅舍，怡則復往市政展覽會及文化公園參觀，至下午三時後始回。草草進膳畢，相與入市購火酒，連往大小商店十餘家，均未購得；乃復爲譚伯羽夫人物色皮料，又以語言隔閡，貨價不合，未成，顧盼街心，一無所得，遂略購水果糖食而歸。途遇二童子，年可十餘齡，各手捲烟一枝，且吸且笑，見余等更作種種怪狀，口中喃喃，不知所云，頑劣無教，莫此爲甚；夫以蘇維埃政府動

輒以注重兒童教育自豪，而尙有此類幼而無教之子弟，能不令人齒冷！余等自抵俄以來，每至街頭，輒見幼童吸捲烟者，不知凡幾，莫斯科不乏教化院，何任之流蕩而至於此哉！抑余尤有感焉，俄人性情，輒好作誇大之辭，而事實俱在，欲蓋彌彰；且其出言，毫不解謙遜，卽如連日所往各處，每逢談一事，領導者輒曰：『此在蘇維埃如此，若在汝等資本主義之國家，則又當別論矣！』「汝等資本主義國家」數字，在彼等蓋已習爲口頭禪，實則可謂無禮之甚焉。此又如俄人之操德語者，縱其言如何熟練，但出言收語，必曰：『你懂不懂？』(Verstehen Sie?) 怡每以其言辭不遜，而起齟齬，事後思之，輒爲嘔然，蓋此數語亦已成爲彼等不可缺之語助辭矣。惟俄人雖處處自命不凡，而其對美國之崇拜，則可謂無以復加；一固羨其多金，一則羨其工商業之發達；雖此二國之主義絕對相反，但俄人則無時不以效法美國，追蹤美國爲鵠的也。

十月十八日

天色陰霾，似將下雨，晨餐時，戈公振君來訪，稍談卽去，約以晚間再敘。今日又爲俄人之休息日，蓋俄人每逢初六，十二，十八，廿四，三十日，均爲機關假日，故今日並無參觀。悶坐旅舍，

深感無聊，乃託俄國國家旅行社（Intourist）代購兒童劇院戲票二張，每張一美金半，據云若往戲院自購，祇需六紙盧布可矣，然語言不通，道路不熟，惟有任其明敲竹槓也。下午三時，偕怡步行而往，劇院在高而基街，距旅舍不遠，原爲一電影院，兼演童劇，屋宇敝舊不堪，規模極小。抵劇院時，見有男女青年二人，率兒童數十人，共在休息廳跳躍嬉笑，作各種遊戲，且有一人奏手提風琴以助興，圍而觀者，不下數百人，致後來者幾無隙地可以立足，秩序甚亂，人聲嘈雜，耳爲之聾。四時搖鈴開幕，觀衆遂魚貫入劇場，以兒童佔多數。劇場佈置殊簡陋，一如我國內地之小電影院。所演爲一童話劇，參以紙剪人物及傀儡戲，佈景雖極簡單，但頗合兒童之心理及興趣；蓋一般兒童觀之，手舞足蹈，津津有味，演時雖久，而一無倦容。開幕之前，先有一女子登台致辭，所言雖不能解，揣其用意，似含有教育性質；言時必作問答體裁，每述數語，輒令台下兒童作答，更以身手作各種姿勢，并高喊口號，在座兒童均隨而效之，笑語騰耳，掌聲不絕。劇演至半，有半小時之休息，余等以所謂兒童劇院者，業已領略大概，遂卽出場。時已垂暮，天適下雨，見戲院門前，有三五幼童，年齡均在十二三左右，卽適間觀劇時與余等並坐一排者，各口吸捲烟，踞廊下談笑。兒童吸烟，若俄國之衆者，誠屬罕見！步行而歸，擬購火酒，

終不可得，順道往一商店購糖果，顧客麇集，按來者遲早排隊魚貫而入。店共二大廳，一爲蔬菜魚肉部，一爲糖菓酒點罐頭部，房屋建築，極盡富麗，四壁雕琢甚精，不類商店。其一廳較大，上懸水晶玻璃燈二大盞，合百餘小燈而成，輝煌堂禡，照耀如白晝，想在昔日，必爲大閥富室之廳宇也。購者衆而店夥少，不耐久待，遂捨之去。晚七時，往大旅館與戈公振君共餐，由戈君點菜，味殊可口，二人共費四十紙盧布，尙不到美金一元，較之余等所住之旅館，便宜多矣。且食且談，至感痛快。戈君留俄將二載，對於彼邦之觀察，獨具隻眼，每與談話，輒感時暫。今日時聞較多，談鋒所至，忽及史丹林，彼言史之爲人，重實際而不好虛譽，性機警，沉默寡言，事實上爲蘇俄之狄克推多，而其地位上之名義，始終爲共產黨中央黨部之祕書長。平時不常與人晤而，縱有往訪而蒙接見者，亦寥寥不多語，設人與之論政治，則曰此等事應問莫洛托夫（猶我國之行政院長），若詢以外交，則曰此須問外交委員長，甚至談及黨務，彼亦從不發表意見，但云黨內之事，一切由衆公決，余不過總其成而已。史氏平日之生活起居，聞甚簡單，與一般平民無異，彼之住處，僅有起居室及臥室各一間。以身作則，若史氏者，可謂當之無愧矣。戈君又言列寧及史丹林，均非彼等之真姓名，史之姓係列所授，而列氏之姓，因考諸其妹氏



四 歲 時 之 列 寧

遠東紅軍總司令，亦今日俄國權要之一也。餐畢，戈君邀余等至彼寢室啜茗，傾談良久，始與辭而歸。

十月十九日

今日日本與文化協會約定，往參觀蘇俄設計委員會，候至晌午，始來電話，謂須改爲明日。

之母姓，並不相同。因知列寧者，亦非其真姓名也。俄要人之姓名均不甚可靠，據所知者，如前在我國爲顧問之加倫將軍，今改名爲勃呂希耳（Blucher），現任

怡以無事可做，乃獨入市購火酒，約一小時許始返，仍未購得；後詢諸旅舍中人，始知此間凡欲購火酒者，非經醫生之簽字，不可得也。午飯後，劉錫章君來，乃相與往託克新商店購皮料，原爲譚伯羽夫人之託而去，但終無貨價相當者，最後於無意中，反自己購得一襲，毛色甚美，類似洋狐，而縫綴之細，尤不多見，定價僅六十金幣，遂購之。怡則購得獺皮領一條，毛色豐潤，而皮板甚柔輒，價爲三十四金幣，此地之特產也。凡在用金幣之店，購物必有發票二大張，以備出境檢查時之考核。購畢已萬家燈火，不及再往他處，遂歸旅舍。晚飯後，偶步於旅舍中過道，忽聞書聲朗朗，自一小室中出，異而問一侍者曰：是乃館中女役之在上夜課也。蓋此旅館爲各國旅客所集，侍者必須諳各國方言，故館中特延教師，分日夜班教之，他日學有所成，除本國語外，凡多習一國方言者，月得增加工資三十至四十盧布，以是就學者頗衆焉。

十月二十日

天已放晴，氣候較暖。晨十時，怡即偕文化協會之譯員外出，參觀蘇俄設計委員會及市政水利等工程。余則終日未外出。晚應德國駐俄大使館某君之約，怡與彼甫於國慶日在我國大使館中相識，此君自謂本爲工程師，入外交界已二十餘年，自幼即隨乃父在俄經商，戰

後奉派復來，至今將十四年，蓋先後留俄已三十九年矣。其夫人年約五十左右，藹然可親。夫婦二人均能操英語，某君於此間之情形，尤有透澈之觀感。彼言：『蘇維埃之組織，政府、黨部、工會，鼎足而三，而此三者，各守其範圍，不相牽制。政府所注重者，在於建設，黨部之職責，在於輔助政府，而工會則祇謀有關工人福利之問題，各盡己責，從無扞格。政府之於人民，雖甚專制，而黨部以內之制度，則絕對民主化，上下監督，各極其誠，是其政治之能有進步者，實有由來也。數年前凡來俄考察者，幾人人均有一疑問，屢於胸次：「即蘇俄政府之地位是否鞏固？」「是否可以持久？」迨至今日，已不復有人作是問矣；蓋現政府基業已固，決無顛覆之可能，其向日足以傾覆現政府之勢力，今已消滅殆盡，無一存在。當俄國內爭渾沌，大局未定之先，其內部分有三派：一為脫洛斯基，一為布哈林，一則為史丹林也。脫派之視史，以為偏於右，而布派之視史，又為偏於左。脫派主張世界革命，布派主張建設應以民生為重，而史則以為建設之急，莫過重工業，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今脫布二派均被攆逐而消滅，唯史丹林獨存，其五年計劃，且已着着實現而成功，其人民之生活雖仍艱苦，而均能安之若素，蓋人人對於將來咸抱有莫大之希望也。前者英國之大文豪威爾斯（H. G. Wells）來遊是邦，歸而發表一文，其

論史氏曰：「史丹林治俄之能有今日者，乃由於人民之擁戴，迨非威權之所能致也。」此言誠非過譽，要亦爲事實耳。然則並非因共產而卽能如此也。蘇維埃最初之口號曰：「世界革命」，是乃淆惑世界無產階級之宣傳，而以鄰國爲壑之政策也。今此口號之已不若往日之囂騰者，是亦有故焉；蓋考其最近之政策，凡足以妨礙五年計劃之進行者，無不力求避免，故其於世界革命之說，目前可謂暫時放手，專心致志於國內之建設。自最近西班牙革命之事起，俄政府當局，頗現焦灼之狀。蓋彼深知此類革命，事實上既無成功之可能性，而就蘇俄之立場言，對於一般無產革命者，斷不能袖手旁觀，非僅以口頭之表示同情，所可敷衍，設予以實際之援助，則在現今情形之下，非特爲俄國財力所弗許，抑將何以迴旋於英法各國之間。由此觀之，蓋可證蘇俄目前不特無操縱世界革命之野心，抑且不願任何國家有此類革命之事發生焉。然事固不能預卜，設吾人以其暫時之態度，以爲從此可以安枕無事矣，則俄人多謀，前因既伏，變幻之來，莫之能測，吾人尤當以冷靜之觀察，時刻以防其未來之變也。蘇俄自五年計劃實行以來，其於重工業方面，進步之速，誠足令人驚歎，而於其國內需要物之出產，亦日見豐足，是其經濟狀況，確已漸趨佳境。在短期來俄居留之旅客，因無今昔比較之印象，固

不能有任何感覺；然久居於此者，則覺其與前已大不相同矣。譬如在數年前，市場上難得經見之物，今已到處可購；所見路上之行人，衣服雖仍敝陋，然較昔已勝過多矣；是雖小事，但在足證其經濟狀況之漸臻於坦途也。『某君更云：『俄國雖爲絕對主張平民化之國家，惟其政府當局，亦頗講身分，輕易不接見外賓。今姑以李維諾夫論之：彼在中俄未復交以前，與貴國顏大使在日內瓦商議中俄復交事，過從不爲不密，迨事定後，顏大使至莫斯科，遇事往訪，聞祇晤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彼言畢乃詢怡曰：『嘗聞人云：貴國最高軍政當局，對外人之往訪者，不論其人品職位之高下，莫不一一親自接見；甚至外交部長屈尊與領事相周旋，其事果確乎？』怡以頗難作答，唯唯否否而已。蓋聞我國之駐外公使，平時如有事接洽，祇能與駐在國之外交次長晤面，外交部長從不輕易接見也。餐畢稍談，已將十一時，由主人親自駕車送還旅舍，珍重道別，蓋明日余等將首途赴列甯格拉（Leningrad）也。

十月二十一日

天已大晴，日光曄曄，精神爲之一振。上午十時許劉錫章君來，謂吳代辦夫婦今午邀余等去使館午膳，乃相與先入市爲譚伯羽夫人購皮料，因購此皮，已歷訪十數家矣，今日居然

一看即成，頗爲濼巧；皮爲黑色，髣髴如我國之黑紫羔，惟價殊昂，每件需二百數十美金，約合華幣七百五十左右。余因離莫斯科在即，而囊中尙有紙幣六百餘，留之無用，乃往一舊貨舖，購得鑽戒一枚，鑲鏤頗細，共有大小鑽石三十九粒，計價僅五百紙幣，貨雖非上品，而價則可謂不能再廉矣。購畢，共回旅舍稍坐，即驅車直往使館招待處，主客僅五人，言笑甚洽。閒談間，偶涉俄人之服裝問題，余問吳夫人曰：『此間一般人之衣服，固甚敝舊，然屢晤政府當局之眷屬，見彼等亦復綺羅圍繞，珠鑽照人，並無殊於資本主義之國家，抑提倡平民化之口號，亦不過實行於民間而已乎？』吳夫人曰：『不然，凡當局之眷屬，以與各國外交界時有不可避免之周旋，爲維持體面起見，於酬酢場中，不得不製一二華服；至彼等所御之飾物，則係向國庫中領用；蓋政府有定章，凡當局之眷屬，遇有外交界讌會之時，可向國庫領取飾物御用，用畢後，仍即歸還，故彼所御之飾物，往往有極精美者，不知者固將訝彼等何仍如此之奢華也。』飯後顏祕書夫婦適自郊遊歸，復相與傾談良久，始辭謝而出。瀕行，怡爲諸人攝電影以留紀念，惟室內光線黝暗，恐不能有良好之成績耳。回旅舍中稍憩，五時許去大旅館，偕戈公振君往謁列甯之墓；墓在紅場，余等久思前往，惟以有上次之經驗，已如驚弓之鳥，今戈君言每

日下午五時，例爲開放時間，不論何人，均可前往瞻仰，遂欣從之。墓前崗衛森嚴，凡人民之往瞻謁者，須先後排隊靜候，至時則魚貫而入，不得誼譁，外人則不必依照次序，可以隨到隨入。墓道頗曲折，簡單而具莊嚴，循級而下，入一大室，中央一榻橫陳，上鋪紅褥，四周上下圍以玻璃，大可如柩，惟高過之，其中溘然長眠者，卽列甯之遺蛻也。神態若生，衣工人衣，頭肩及二手外露，下覆絨毯，狀如熟睡，惟面色稍覺灰白耳。聞政府長年派有專門家數人，專司保護屍體之職，故雖經十餘年之久，尙無變態，洵非易事。瞻謁者祇准繞柩而過，不得駐立，余雖連繞二匝，仍未獲細觀。既出於一小書攤中，購列甯墓相片二套，一爲己存，一則爲張叔弢夫人所託購也；昨日曾在旅館中購得一套，價六十金戈比，約合三十紙盧布，今四紙盧布，卽可購二套。同一地也，同一物也，而價格相差如此之鉅，是唯俄國始有之。購畢，別戈君歸旅舍，稍事拼擋雜物。七時復往大旅館與戈君午餐，談及蘇俄問題，咸覺今人之視蘇俄，雖共認爲「世界之謎」，研究者固不乏人，而知微見遠者，實屬寥寥；蓋一般人之於蘇俄，視之若鳩毒，避之唯恐不及，遑論研究！德國近且禁止一切關於蘇俄之書籍出版，一若不問不聞，遂從此可以與己無尤矣。此種現象，非僅德國然也；夫虎固不可近也，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知敵情，昧然與

之折衝壇坫，角逐沙場，而猶妄冀勝利，得乎哉！余因謂戈君曰：『足下留俄將二載，於彼邦之情形，見聞所及，必多觀感，他日歸國，盍將筆之於書，而饜國人乎？蓋國內之人，對於蘇俄之認識，皮相居其泰半，盲從者莫知利害，有心者缺乏研究，足下若能將觀察所得，曉人以未曉之利害是非，是亦非無益之事歟？』戈君苦笑而不言，相與唏噓而已。飯畢已八時，遂匆匆回旅舍，劉錫章君適來，怡將旅館房飯金結清，不意賬房中另索護照登記費每人七金幣半，怡以旅遊各國以來，從未有此等手續，付既不願，不付又不可，乃將款交劉君，託其詢明真相，若果有此例，自當照繳，蓋俄人於金錢，無論其爲何等人，無不視之若命，窮形急態，殊令人厭惡也。最有趣者，當余等出旅館上車時，館中侍者，咸遲於門首，乃每人授以若干外幣之小賬，一如我國年終時發米票然，彼輩得之，無不爲之笑逐顏開焉。九時許，由劉君親送至「十月車站」。車將轉輪時，戈公振君復相繼來送，遂互道珍重而別。余等抵俄以來，承劉戈二君照拂備至，旅中得此，感幸如何，夜色迷茫中，遂與莫斯科別矣。

十月二十二日

夜雨敲窗，達旦弗止，四野風聲呼呼，若猿啼鶴唳，處此情景，益覺漠外荒涼。牀上布被無

綿，寒尤難耐，蜷伏終宵，誠秋蟲不啻也。長夜不寐，因戲成卽事一絕曰：

『遊蹤草草復匆匆，夜雨車窗聽大風；布被無棉寒氣肅，枕邊蜷伏等秋蟲。』

時牕櫺中已微露曙色，屏思凝神，始朦朧睡去。迨醒，已九時許，草草盥洗竟，車已駛近列甯格拉，抵站適十時正。此次車票及旅館均由俄國國家旅行社代辦，故下車後卽由該社之招待爲之照料一切，共乘其自備汽車直往亞斯託里亞旅館 (Hotel Astoria)。此旅館爲城中之最大者，廳宇重重，堂皇喬麗，室中陳設尤精：窗畔繡帷低垂，几椅雅潔，古玩圖畫，點綴有致；榻上錦褥翠幔，潔無纖塵，自是一種富貴氣派。浴室與臥房毗連，其前則爲坐起室。余等遂賃此下榻，每日房金爲十金幣。行裝既卸，遂下樓進午膳，膳廳凡二，均大可容數百人，器皿多甚精潔，惟餚饌平常，味殊不佳，而價則較莫斯科尤昂。膳畢，雇旅行社汽車一輛，言定二小時爲限，價爲七金幣，遂乘之作環城遊，一女譯員爲嚮導。此地街衢寬闊，高度連亘，河流縈迴，長橋橫跨，浩浩蕩蕩，氣魄雄偉，洵不愧爲舊帝皇都也。瞻大彼德之偉像，弔故宮之遺跡，觀今思昔，爲之神往。惟余以昨宵失眠，困倦異常，當女譯員滔滔爲述古今事時，車聲語聲，來與耳謀，一若多能催眠者，目偶交睫，竟不覺悠然入夢。渴睡若是，思之啞然！回旅舍已將四時，就枕



列寧格勒余等住所之旅舍

復睡，醒來已明月窺牕。怡謂今晚瑪靈芝基戲院將演佳劇，已託旅行社代定座位，須於八時前前往。下樓進膳畢，遂偕日間之女譯員乘車往劇場。同行有美人三，法人一，僉與余等住同一旅館，亦適於今日由莫斯科抵此。劇院甚大，金碧交輝，更勝於莫斯科之國家戲院。所演為舞劇，劇名「天鵝湖」(Swan Lake) 佈景之逼真，舞蹈之美妙，表情之細膩，誠非楮墨所能形容於萬一也。劇情為某王子少年英俊，倜儻不羈，嗜畋獵。一日，攜弓弩獨獵郊坰，徜徉於湖畔，見白鵝一羣，洄游水中，時方拂曉，稀星殘月，與天光雲水，相映成輝。少選，紅日徐升，浴水而出，於霞



巍 然 獨 存 之 大 彼 得 像

光掩映中，一刹那間，羣鵝多變爲姣好之麗
 姝焉；縞衣輕綃，翩翩而舞，出沒於綠陰叢中，
 有如穿花蛺蝶。王子觀此，目迷神奪。內有一
 女郎丰姿綽約，豔絕人寰，蓋卽天鵝女王也。
 與王子一見鍾情，互通款曲，花晨月夕，時相
 聚首。未幾遂訂白首之約，女囑王子速歸白
 母，俾得早諧永好；蓋鵝王國裏，凡訂婚而被
 遺棄者，後必將遭殺身之禍。時有妖巫某，欲
 將其女嬪王子，乃使幻作鵝王，往謁王子之
 母，聲貌酷似，王子亦莫之辨焉。殆知爲僞，而
 大錯已成。鵝王聞之，哀怨欲絕。王子乃復往
 湖畔覓女，時爲秋夜，皓月當空，銀河若練，見
 羣女穿花拂柳，舞興正濃，少頃舞倦，各化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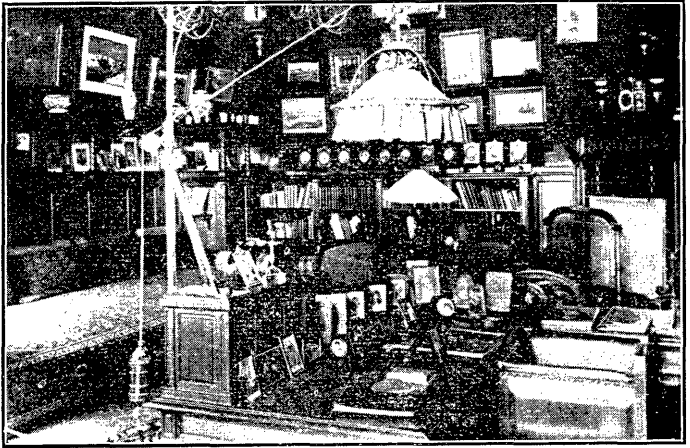
鵝，入湖中潑水而去。惟女則玉容慘淡，中懷抑鬱，獨留湖畔，望空長歎，素衣冰姿，倍增冷豔。王子乃就與謝罪，女固知王子被賺，誤墜奸計，故未深責，惟有各歎緣慳，相對飲泣而已。二人正在含悲繼綫時，忽一獵者張箭射中女胸，頓時血溢沾襟，暈絕倒地。既蘇，乃與王子慘然訣別，婉轉死矣。王子覩狀，頓足捶胸，哀慟欲絕，及復諦視之，其擁於懷抱間者，乃赫然一白色之鵝也。王子多情，哀難稍殺；蓋伯仁之死，罪皆在我，遂在湖畔芻蕘以殉之。劇中飾天鵝女王者，乃一妙齡少女，姿容秀麗，顰笑動人，細腰皓腕，豈修合度；而其表情之細膩入神，誠令觀者有喜怒隨之之概。歸而就寢，猶髣髴有一倩妙麗影，閃掩於睚眦間焉。

十月二十三日

余等初到此旅舍時，見其室中器具精潔，以爲夜間必可安枕酣睡矣，詎知昨宵就枕未久，方朦朧間，驟覺頸間臂上，奇癢難支，取燈諦視，膚上纍纍隆然凸起者，皆爲此蠢蠢之衆所噬也。於是大加搜索，擒得腹大而紅者三五枚，而子子孫孫更不計其數焉。晨起爲侍者告，彼乃佯作驚訝曰：『竟有此物耶？然此間從未前見，其爲他處所帶來者乎？』此種掩飾之辭，在莫斯科時，蓋已熟聞之矣。俄國臭蟲之多，誠匪夷所思也！然彼如此措辭，殊令人不服，因笑謂

之曰：『余等適來自莫斯科，在彼處時，亦夜夜爲此物所擾，設或爲帶來者，焉能有若是之多；縱然，亦均爲貴國之種耳！』其人嘿不復言，但云另換床舖可耳。十時許偕旅行社之女譯員，驅車往遊俄故宮。宮在郊外，入門有廣場甚大，其南矮屋連亘，作半圓形，遙遙與皇宮相對峙，蓋卽當時宮人之居處也。車可直達內門，殿宇重重，高聳霄碧，惟宮牆剝落，苔封階砌，外觀已呈荒頹之象，入內則雕欄畫閣，錦繡輝煌，飛銀點翠，窮極奢麗。向南一帶之宮室，連延數十楹，大小幾皆一律，惟壁飾及器具不同耳；使立於宮之中央，左右顧盼，則見金戶重重，一若爲二鏡互影而成，洵壯觀也。內有一室，四壁以琥珀砌成，光華燦爛，耀爲奇彩。據謂此宮爲伊麗莎白女王在位時所建，雄偉富麗，除法之梵爾賽宮差堪比擬外，足稱世界無敵。此女譯員又云，女王奢侈成性，不顧民艱，其宮殿之富麗，有目共覩，而其服飾之華糜，尤足駭人聽聞；其衣服須日易三襲，每襲新衣最多御二三次，稍不愜意，卽棄之如遺，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頗堪爲女王喻。當彼歿後，其箱篋中遺有華服六千餘襲之多，較次者尙不計焉。今宮中所陳列各玻璃櫃中之珠鑽珍寶，泰半爲女王之物，皆鑲鏤精細，光彩奪目，雖一扇一梳之微，亦無不嵌寶鑲珠，備極精美；其最精之一部份，現皆陳列於博物館內。宮中懸有女王之像甚多，柳

眉杏目，面如滿月，頗堪與我國楊妃媲美。女王終身未嫁，薨於位，時猶在妙齡也。出此，復往游亞力山大宮，俄皇尼古拉第二之居處也。此宮爲凱絲鈴后因其愛孫亞力山大而築，簡單而不失壯觀，尼古拉第二在此居住頗久，一切陳設，悉如曩日。尼皇平時之起坐處及臥室中，滿壁照片密懸，幾無隙地之餘，甚至浴室廁所之內，亦復如此。其室內陳設之無秩序，無意識，堪爲發噱。設尼皇果若是之頑愚幼稚，其亡國也，則宜；然以余等之觀察，縱幼稚，當不至若是，或革命後重爲佈置，有意如此舖陳，藉彰尼皇之蠢魯耳。一九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尼皇卽在此宮內被捕，旋卽全家受戮，慘則慘矣！觀其合家小影，兒女成行，咸韶秀可愛。孺子無罪，不幸而生於皇帝家，致遭非命，可慨也！夫既出，歸旅舍，已下午二時，飯後稍睡，乃偕怡入市購物。余以有在莫斯科時偕吳南如夫人等訪舊貨店之經驗，故見舊貨店輒入，連去三五家，有用紙幣者，亦有用金幣者，乃以紙幣一百二十，購得瓷器小玩三件，又在金幣店中購俄瓷古茶杯一隻，計價三金幣，購畢，已暮色蒼蒼，遂回旅舍，就燈下細視，見此三小瓷器上，均有裂痕，幸尙不十分明顯。古茶杯則晶瑩無疵，惟稍蒙塵灰耳，乃以牙刷洗滌之，不意用力過猛，致將杯柄碎裂，殊爲怏怏；蓋所值雖微，而適間之一團高興，爲之掃盡，遂草草包裹一起。正將啓篋藏之，



尼 古 拉 二 世 之 書 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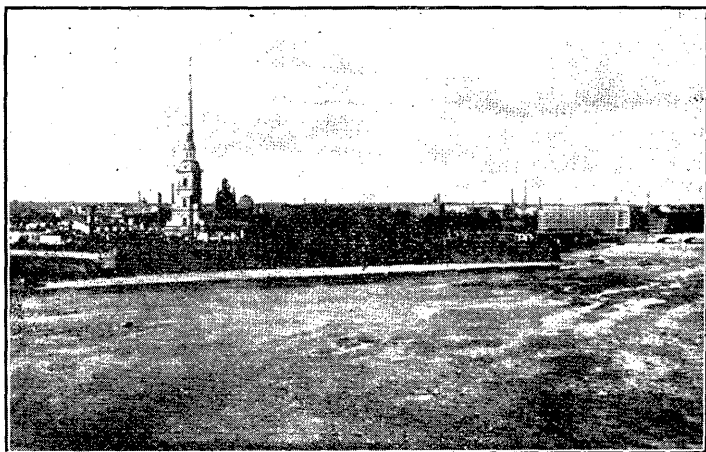
乍見皮箱鎖門，已爲人撬卸而去。箱中什物零亂，細加檢看，一小飾盒內所藏之美金數枚，已不翼而飛，幸所購之皮件，均安置如故，怡之攝影機及電影機等，亦未移動。復啓公事篋視之，內藏出國時用餘之中國銀行鈔票十二元，角票六枚，僅剩三元二角；雖知此必爲竊兒所爲，但所有之貴重物件皆不取，而僅攜此寥寥，行竊一場，所得殊微，深以爲怪。遂即報告賬房，因余等出外時，曾將鑰匙，交存賬房，且上鎖二重，竊兒從何而入，大可研究；以如此之大旅館，而竟發生失竊之事，誠意想不到者也。賬房聞言，雖連聲道歉，但仍照例曰：

『竟有此等事耶？然此間從未前見也。』余等以今晚將往觀劇，座位已定，故未與多論。劇場即爲昨晚所去者，所演爲歌劇，名『伊谷皇子』(Prince Igor)，劇情平常，重唱而不重表演，殊不能十分欣賞。回旅舍時，賬房已喚得暗探相待，詢明余等失竊情形，因一一告之，彼謂明日必可有線索也。

十月二十四日

晨餐甫畢，旅館賬房偕昨日之暗探同來余等臥室，謂昨晚失竊之物，已全部查獲，且尙不止如余等所報告者；蓋除美金及中國銀行鈔票外，尙有萬國道路會議會章一枚，玳瑁髮夾一枚，手電筒一隻，凡此諸物，能值幾何？此竊兒之目的，殊覺奇特，不可思議。暗探將各物點交既畢，乃復將怡之年歲，籍貫，履歷，詳細填寫二大張，始春風滿面而去。夫對失主之來歷，竟須如此之盤詰，是何用意，尤爲費解。今日雖爲俄假日，但旅行社仍有參觀日程。十時許偕女譯員驅車往遊古教堂，輪奐雄偉，金頂直聳雲霄，頗爲壯觀；歷代帝后之陵，胥集於是。教堂內之壁飾，有雕刻極精細者，惜多殘缺不全，蓋泰半爲革命時所毀也。各帝后之柩，皆以石製，晶瑩若玉，琢磨甚精，排列於教堂內之四周前後，旁圍鐵欄，每柩上均勒有帝后之姓名，其所謂

皇陵者，如是而已。教堂之南，相距約百餘武，有石屋巍巍，周以雉堞，望之森然者，古炮壘也（Peter and Paul Fortress），後改爲監獄之用，專囚政治要犯。曩共產革命要犯，繫囚於是者甚多。屋凡二層，前臨大河，後築高壁，石牆森峻，不見天日，一入其內，則覺陰厲淒慘，似有鬼氣。獄中佈置，泰半如舊，有數室中，且置有囚犯之模型，多具有倚望窗隙作歎息者，有伏案沉思憂容慘澹者，有擊壁欲與鄰室通聲息者，有奄奄睡於床上者，神情態貌，無不酷肖逼真，設未先爲道破，必將疑爲真人焉；其所以特加佈置者，蓋今已改爲革命博物館也。出此以時尙早，乃復往遊冬宮之 Hermitage，今改國民博物館，內藏油畫甚富，珍品羅列，美不勝收，皆古代名畫也。又有雕刻及埃及古物甚多，搜羅美備，不可方物。最後往觀其寶庫，入內須另加票，參觀者不得攜帶任何物件進內。余攜有手皮篋一隻，亦須交存於司關處，蓋恐宵小假遊覽爲名，入內行竊，幸余篋中無重要物件，不然，余亦何能信託焉。其內所陳列者，皆爲金銀珠寶鑽石，而尤以鑽石爲最多，凡昔日帝后御用之物，莫不以珠鑽鑲嵌，光華燦爛，目爲之眩。內有馬鞍鞭轡一套，以鑽石嵌鏤而成，花紋纖巧，光彩耀目，大小鑽石，奚止千萬。昔我國亦有雕鞍玉轡之美飾，然不能與此同日語矣。嗚呼！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上不知愛物恤民，崇奢



列寧格勒古教堂之遠望

無度，致下有不平之氣，隱怨成禍，一旦爆發，不可抑止，是革命之起，有由來也。抑余尤有感者，當俄國革命風起，皇室就逮，戰殺靡漫，舉國混亂，莫此爲甚，當斯之時，設有人假共產之名，本人物卽我物之義，宮中財寶大可明目張膽，取而共之，有何不可；今彼等仍能保守如故，不動纖毫，其光明磊落之態度，非義不取之人格，吾不知我國盜取故宮寶物之袞袞諸公，聞之當若何爲情，作何感想耶？前且聞有人焉，建議拍賣北平故宮之物以建博物館，喪心病狂，一至於此，能無慨然！夫我國故宮之物，無一非近代博物館所求而難得者，珍藏尙不暇，竟將舍而市之，其何不

思之甚歟？於此益覺賢不肖之別，有如是哉！歸旅舍日已過午，進膳畢，復入市購俄特產漆盒等數事，價殊不廉，聊以作紀念耳。晚觀新編舞劇「黃梁一夢」，演員爲演「天鵝湖」之全體，惟劇情稍遜，穿插則又過之。大意爲一老僧，偶坐泉旁假寐，忽爾入夢，遂幻出幾多枝節；初則黃金美人，隨心所欲，享盡俗世之樂事，豈知好事多磨，繁華一現，家破人亡，身遭殺戮，驚覺而醒，乃南柯一夢耳。歸旅舍遇連日同往觀劇之美人於電梯畔，詢以余等失竊之事，彼曰：「恐竊兒之意，不在錢財，君等其注意之！」蓋彼以爲此乃俄人對於異邦旅客之變相檢查也。

十月二十五日

今晨旅館賬房又交還怡之便帽一頂，據謂亦係於竊兒身畔所搜獲者。余等詢以此竊兒究爲何等人？及如何能啓門入室？如何不取貴重之物？堅詢至再，彼始含糊謂此竊兒爲一無業遊民，年僅十八歲，向習梁上之技，就逮已非一次；是日當余等出外將鑰匙交存賬房時，適爲所見，度必不卽返，故大膽入內云云。言語支吾，兼有不近情理之處，今失物已歸，彼既不願多言，我又何必窮詰，然觀其顏色不安，益信昨晚美人之言非無因也。怡以昨曾與此地之俄國對外文化聯絡協會約定，往觀某處水利工程，晨餐畢，卽匆匆前往，余則以今晚將首途

寄還。余謂怡曰：『裝賊必須像賊，此衣余知其必不復返矣！』午後天忽大雨，未能外出。赴德車票已由旅行社代爲購就，惟自李寧格拉至里加（Riga）臥車，祇有輦舖，並無萬國臥車，蓋俄制火車不分等級，僅有輦硬之別也。晚八時，由連日伴遊之女譯員陪送至車站。此人辦事殊幹練，年可二十許，操英德語均甚流利，對余等周旋備至，直送至車廂中，待車將開，始別



列寧格勒海關署

離俄，遂留旅館，拼攜行裝。收拾箱篋時，發覺少去怡之絨線衣一襲，遍覓不見，知亦必於是日爲竊兒所攜去，待怡歸後，復報告賬房，彼允爲再查，設能查獲，當由郵

去。此車雖甚簡單，然反較萬國臥車爲整潔；惟榻上無被褥，若需要者，每人須另繳一美金半。和衣而眠，殊覺不適，因照繳之。天寒被薄，冷不可支，怡喟然曰：『昨宵此時，正在燈紅舞妙，下作顧曲周郎，苦樂之判，實有天淵！』

十月二十六日

晨起梳洗畢，詢諸侍役，始知此車並無飯車，幸篋中尚有少許水菓及糕等，聊可供一餐之糧，遂分食之。十時抵奧斯特羅維站（Ostrov），車竟遲到九小時。奧斯特羅維爲蘇俄與愛斯脫尼亞（Esthonia）之交界站，過此則已出俄境，故所有乘客之行李，須全部攜下檢查，余等以早明此地之手續，將在俄購物之發票，及入境時之行李登記單，一一交與核閱，故檢查時尚不十分留難。與余等同車一婦人，攜帶大件行李甚多，均一一啓視，爲檢查員扣留貴重物品數件，幾經交涉，仍無結果。上車後，恨恨爲余等告，幾至淚下，彼曰：『蘇俄關吏，刁難特甚，往往任意扣留旅客之貴重物品，一味強橫，不可理喻，幸今而後我已不復爲俄人矣。』蓋此婦原係德籍，年約五十餘，夫爲俄人，革命前卽居於俄，今文君新寡，膝下無兒，鬻鬻孑立，不堪此間之生活，因向德國政府請求設法爲之脫離俄籍，此次係重返故國，是以行李特多也。此

人言語時，輒有悲喜無常之情緒，亦大可憐哉！車離奧斯特羅未多時，忽停止前進，據謂前有貨車肇事，鐵軌毀壞，最早須至晚間方可開行，車阻荒原，四無居人，思之惕然。至下午三時許，仍無開車之消息，枵腹兀坐，饑寒交迫，車中靜寂異常，不聞人聲。此輾舖車中乘客，除余等及此德籍婦人外，別無他客，故益覺荒涼可懼。車中侍役，則視若無事，據彼等謂此段路線，客車誤點，貨車出軌等事，幾無日無之，蓋已司空見慣，視爲當然，無足爲怪。內有一年事較高之侍役，謂余等曰：『君等半日未食，定甚饑矣，余下車往附近農家，爲設法少許食物來。』余等未置可否，彼已匆匆下車而去，有頃，攜一竹筐至，內貯破杯數事，熱茶一壺，又出彼自備之麵包冷肉三五片，與此德國婦人，分而啖之，味殊鮮美，俗云「饑好吃」誠不謬也。余等以此侍役殷勤備至，乃倍其值而予之。長晝無聊，與此德婦互相談笑，頗解岑寂。彼忽謂曰：『天將暮矣，處此荒僻無人之地，設此侍役忽起歹念，吾三人將無死所矣。』言時並作以刀加頸之狀，雖爲戲語，思之亦覺毛髮聳然。少焉暮靄四合，明月在天，倚窗顧眺，但見林鳥歸巢，野煙遠起，頗饒畫意。侍役謂余等曰：『晚間無處覓食，不如早睡，且處此郊野，亦不宜有燈火人聲。』余等深然其說，卽解衣就寢，牕前月色皎潔，臥觀移時，戲成一絕曰：

『枵腹窮途一飯難，黃金那可禦饑寒？
牕前月色多情甚，付與羈人得飽看。』
至晚十一時許，忽聞汽笛大鳴，有頃，機聲軋軋，蓋車已開駛矣。憂心既釋，遂即安然入夢。

(八) 三訪柏林

十月二十七日

晨光熹微，車已抵里加，纔六時耳。下車後即有俄國旅行社中人來接，蓋凡由該社經辦車票之旅客，抵站時均有彼分駐各國之支社派人招呼，頗感便利。開赴柏林之快車，須在下午，余等因在站須守候七八小時之久，乃往車站附近之慢覺廬旅館(Hotel Metropol)暫賃休息；且昨竟日未獲一飽，此時已饑腸雷鳴，頗有一刻不能待之概，故一至旅館，即囑速爲備膳。旅館中人，若已洞悉余等之情形者，其賬房問曰：『君等自列寧格拉來乎？火車脫班乎？』曰：『然，然則君何知之？』彼曰：『凡由列寧格拉開來之車，往往誤點；且車中向無飯車，外邦旅客不知，每挨餓終日，今察君等之情形，度必自彼處來也。』此旅館規模雖不大，而內部陳設，頗爲精潔。余等賃小室一間，言定半日價爲該國幣四元，約合德幣七八馬克。略事梳洗，竟即往餐廳進膳，杯盤精潔，佳肴雜列，鼻嗅其氣，已覺其味之香美；於是先各食水果二，一橘，一蘋果，再食雞子各一枚，然後咖啡，牛乳，紅茶，麵包，乳酪，火腿，火雞，肉脯，香腸，拌生菜，滿置桌上，

狼吞虎嚼，美不可言。幸此時旅館中人均高臥未起，餐廳內僅吾等二人，不然使他人見之，即不笑余等之饑狀，亦將疑爲何處來之逃荒兒焉！且二人頗能守食不言之美習，各自努力，不交一語，過後思之，不禁啞然。既飽思睡，睡起往理髮店理髮，既畢，以時尙早，乃入市閒遊。里加



里加名勝之一

爲拉脫維亞(La-

tavia)之都城，雖

爲小國，而道路整

潔，市容井然，乍出

俄境，眼界頓覺一

清。商店櫺窗之佈

置，均甚美觀，惟物

價奇昂，余僅購土

瓷小花瓶一事，以

作紀念。距旅舍不數武，有一公園，位於鬧市之中，可以供行人步倦時休憩，用意殊善；園佔地

不甚廣，老樹樞欂，池塘錯落，頗具幽致，想春夏之間，綠陰扶疏，當更可觀也。在此閒步移時，遂回旅舍。此地之人，多嫻德語，偶向問詢，極無隔閡之苦。十二時許，俄國旅行社之招待復來，遂與之同往車站。一時四十分開車，乃與怡互相慶曰：『旅行之厄運已過，此後行程，殆可以優遊無困矣。』今日所乘之車，爲世界著名之萬國臥車，車身作深淺綠色，圖案美雅，頗爲悅目，室中溫暖如春，榻上被褥軟適，身體精神，爲之大快，然偶一念及俄國國民刻苦耐勞之精神，能無暗愧。

十月二十八日

一覺夢回，車已駛入德境，晨七時抵柏林，車經近城郊野，黃葉滿徑，甫呈秋意，而在俄時，則已爲嚴冬矣。由動物園車站下車，仍往寶華公寓，賃原室以居。寓中侍役，知余等歸，咸來寒暄，余等見之亦若遇故人，皆各欣欣。賬房中交來信件一束，謂爲譚伯羽君所交來者，內有家書數封，知父親恙已愈，合家大小均安，華兒且能識字，月餘懸懸，至此頓釋。傍午往訪譚君夫婦，譚夫人對所購之皮，極爲滿意，代人購物，最爲難事，唯恐其萬一不愜意，彼此咸感無趣也。午膳於譚寓，余本擬飯後卽往訪張叔弢君夫婦，後知彼等亦將來此，遂未去。少頃，果來，至

暮始各別去。晚書家信數通。

十月二十九日

傍午往訪張叔弢君夫婦，午膳於南京飯店，飯後往嘉德威百貨公司購物，均爲歸國送親友之用，購女式皮包數件，價既不廉，式樣亦不美觀，惟皮質尙佳，蓋德國之物，尙實用每勝於尙美觀也。德國婦女於聖誕節之時，恆喜以自繡之桌毯枕墊等相餽贈，蓋以物美情重，而價又廉也。故各商店於數月前，卽將繡花部分儘量陳設，以供購者選擇，圖案繁多，配色鮮豔，余喜其經洗美觀，因亦購數件。惟選料配線，費時殊久，怡陪之往各部，頗有厭倦不耐之色，余乃謂之曰：『是猶我之隨君參觀工程，非所喜也，實助君之興耳，君盍亦委曲助我之興乎？』怡爲颯然。

十月三十日

上午怡往德國國家銀行接洽，兌換登記馬克，余則往康德街購物。午間共往南京飯店進膳。今日食客特衆，侍者頗有顧此失彼之概。余等鄰座有二客，共佔廳角一隅，把盞縱談，議論風生，側耳聽之，蓋一客正在述昔年我國某公使駐德時之趣史也。據言：『某公使者，有寡

人之疾，故人嘗呼之曰風流公使。公使性吝嗇，蒞任以來，其外交手腕，與人特殊，從不與界通杯酒之好，故德新聞團記者有中國公使何日方開茶會之私議，其不好交遊可知。公使長日既閉戶謝客，深居簡出，而華燈一上，則街頭巷角，時得見公使之蹤跡，蓋此正公使微服獵豔之時也。此爲每日不間，風雨無阻之工作，公使頗能持之有恆，而人人亦因以習知焉。德國妓寮私娼，分有上中下三等，惟以街頭接客者爲最廉，是公使獨好之。夫走馬章臺，揮金如土，本豪奢之舉，而公使獨能以經濟出之，此誠爲一般王孫公子之所不能及者也。一日，公使挾某姬往游萬壽湖，泅浴湖濱，樂正未艾，忽風雨驟至，大施狂暴，公使乃急挈姬換衣，踉蹌乘地道車而歸，在車中時，以人衆無餘座，公使祇能擠立於人叢中，一手挾姬，一手高擎淋漓未乾之浴衣，厥狀至趣，見者爲之忍俊。車中乘客，凡識之者，僉知此爲中華民國之公使也。此事德人至今猶傳爲笑柄焉。客言竟，余等之菜飯仍未送來，乃聞客又言曰：『我國駐外公使之逸事，尙不僅此公而已，聞有駐某國之公使某某，爲近代之後起新貴，長年恆居於德，不常往其駐在國，好大言，而性亦極吝嗇。對此間之傭僕，一不愜意，輒大施咆哮，一若遇國內之婢僕然，但此地之傭人，豈能視之如奴隸哉？故往往反受其辱。居德以還，更換僕役，不知凡幾，近且無

人敢往請教焉。頃聞其住宅內之電話，因數月未曾繳費，電話局已將其電線割斷，依法責令即繳，此事係由德人口中傳述而來，知之者甚衆，亦可謂失體面之事也。」客言時，聲頗高，四座爲之側耳。是耶？非耶？姑妄聽之而已。

十一月一日

午一時怡往中德協會敘餐，余獨往京漢飯店進膳。膳畢，住理髮店燙髮，迨歸，怡已回寓，復相偕入市購物，道經一書舖，內有英文書籍甚多，因入內購得美國白克夫人所著之「東風與西風」、「大地」、「母親」、「兒子」等書數籍，以備旅中無聊時可資消遣。晚劉公使夫婦招往使館便飯，同座有顧執中夫婦及譚伯羽君。

十一月二日

日昨接譚葆秦君來信，謂黃河試驗將告結束，彼以校中開學，故已於數日前返柏林矣。怡以急欲知此次未曾親觀一部分試驗之經過情形，因約譚君於午間在南京飯店餐敘，彼二人且食且談，滔滔不絕，僉爲試驗工程上之問題，余祇能在旁默聽，興味索然。怡與譚君傾談之下，覺頗有再與恩格思教授一晤之必要，決定於日內復往瓦痕湖一行，蓋恩氏夫婦猶

留彼處也。飯後往訪譚伯羽君，彼夫婦邀余等往觀有聲電影，爲嘉寶所主演者，忘其劇名，表演頗佳，情節亦尙可觀。嘉寶飾一女皇，備受皇室種種不自由之痛苦，一日，微服出遊，視之宛如美男子，蓋女皇尙喜作男裝也。下榻於鄉間旅舍，適因客滿，與一某國大臣同室，被其識破喬裝，遂相愛好。女皇既歸，欲思下嫁，而屢遭朝中元老阻止，迨棄國往奔，而此某國大臣也者，已遭其情敵格鬪而死，情敵爲誰？蓋女皇國內之一大臣也。事頗哀豔離奇。余等在國內時，耳嘉寶之名已久，屢欲往觀，輒未果，今日尙屬初次，吾二人之不趨時可知。

十一月三日

晨與怡往購木箱一隻，以備裝在此所購之書籍及零星等物之用。既畢，又往轉運公司接洽運行李之事；蓋此次旅遊英法等國，均僅小作勾留，若全部行李，攜帶而行，不但不方便，抑且不經濟也。故擬將大件箱籠先交轉運公司直運至威尼思，存交意大利輪船公司。因余等船票已購好，艙位亦定妥，故可以如此辦法也。此次所乘之舟，卽爲來歐時之原舟，艙位亦未之易，所不同者，前風雨同舟之四十一人，今已各自東西耳。晚假泰東飯店宴請譚伯羽夫婦，張叔毀夫婦，張翼之君，張光中君，以及怡德友雷德穆及施德威君，蓋以離德在卽，歡晤日

少，聊借杯酒，藉圖小敘耳。飯後譚君夫婦堅邀去彼寓稍坐，主客盡隨之而往，把盞更酌，至夜闌始盡歡而散。

十一月四日

上午整理運意之箱篋，至午始稍就緒。午後往烏郎街爲粹姪訪購圖案書籍，連去書舖數家，卒未能得，道經一家庭日用商店，凡廚房用具及家庭日用品等，應有盡有，多合實用，而價亦頗廉，因擇購輕小易帶者數件。晚十時四十分怡乘車赴明興轉瓦痕湖，余以畏跋涉，未同行，恩格思夫人必將爲之失望焉。待怡去後，余復將行李加封捆妥，蓋明日早晨，轉運公司將來取也。清夜不寐，出白克夫人所著之小說「大地」讀之，其描寫中國內地農家勞苦之情況，瑣屑委婉，用筆殊靈活，非曾歷身其境，不能有如此入微之敘述，況著者又爲外人，不知其從何處收集此等之材料也。愈讀興味愈濃，不忍釋手，直至鐘鳴二下始睡。

十一月五日

曉睡正酣，朦朧間聞歌聲琴韻，自窗下來，趨而視之，乃賣歌之乞丐也。清朝擾人好夢，滋令恨恨，遂不能復睡。晨餐畢，爲怡代復栢韻士君一信。栢君丹麥人，旅華多年，每夏必往北戴

河避暑，喜捕魚，技甚精，每釣必獲巨尾，於是北戴河一帶，善釣之名大著。近接其來信謂：今夏仍去北戴河，日必以捕魚爲遣。一日，方垂釣海濱，忽見人遇盜，乃挺身而出，赤手與數盜格鬪，竟爲擊退，頗引爲自豪，特寄書以告怡。外人勇不畏死之精神，勝我國人多矣。十一時許，張叔毀夫人來訪，傾談良久，始去。有頃，轉運公司來取行李。午膳後，張夫人復來，長談至日暮，彼堅邀往其家同膳，盛情難拂，遂從之往。過一伙食店，見門前死鹿縱橫，約有數十，鮮血狼籍，不敢逼視，而購者殊衆，蓋德人多喜食鹿肉也。因思人之殘暴，又何異於猛獸哉？張夫人欲購魚，店中蓄魚於一大玻璃櫃中，上置一燈，游魚可數，購者可由櫃外指點選擇，法至新穎。張夫人購鯽魚一尾，長可尺許，價爲二馬克，合國幣二元餘；若在國內，最多不過半元左右耳。海外之生活可知。晚飯時，張夫人卽以鮮魚相餉，味殊美，烹調尤精，而盛意則更可感也。飯後稍坐，由張君伴送回寓。明晨將赴德蘭詩頓，不敢再讀小說，恐睡遲誤時，遂卽就寢。

十一月六日

晨七時卽起，方進早餐，侍者謂德蘭詩頓有長途電話來，請余往聽，余度必爲怡來者，蓋怡昨晚由瓦痕湖轉明興，乘車去德蘭詩頓，計時約正於此時，可抵彼處。然則打電話與余何

爲殊覺不解。往聽之，果怡也。彼謂別無他事，一以告我已安抵該城，二則慮我睡遲，特來速起耳。九時許譚伯羽君來，伴余同往車站，招呼備至，九點五十三分開車，乘客甚少，余獨佔一廂，頗覺舒適。午十二時二十分抵站，車進月臺時，以爲在車窗中即可望見怡，而竟不見，心中已覺忐忑，及下車，仍復不見其影蹤，四顧徬徨，不知所措，而於此時，怡忽持電影機大笑而前，蓋彼已來站多時，見余下車，特在遠處爲之攝影也。乃相偕往上次會居之麗綺娜旅館，房間怡早定就，稍事休息，余意即在旅館中進膳，較爲省事，而怡堅欲往其舊日在此讀書時常去之餐館，步行而往，飯館在車站之旁，築屋於地窟內，僅一大廳，內部佈置甚簡，但食客甚多，菜極普通，味亦不甚可口，余因謂怡曰：『此館光線空氣，兩皆不佳，而菜亦平常，君何獨賞識之深也？』怡曰：『我意固不在此，第覺一入其內，有如舊夢重溫，光景依然，子固不感有他，而我則實有無窮之意味也。須知在學生時代，得有如此之餐館，已勝於嚼麵包番薯多矣！我當時亦不過難得能一來耳。』飯畢，乘車往遊大公園(Grosser Garten)園，佔地可百餘畝，樹木參天，池塘縈迴，佈置雖尙可觀，但太呆板，且時屆初冬，木葉盡落，滿園惟見枯枝橫斜耳。繞樹林而行，至一處，爲一大廣場，環場花壇錯落，黃菊方盛開，惜花朵不肥，且非佳種；然處此冷落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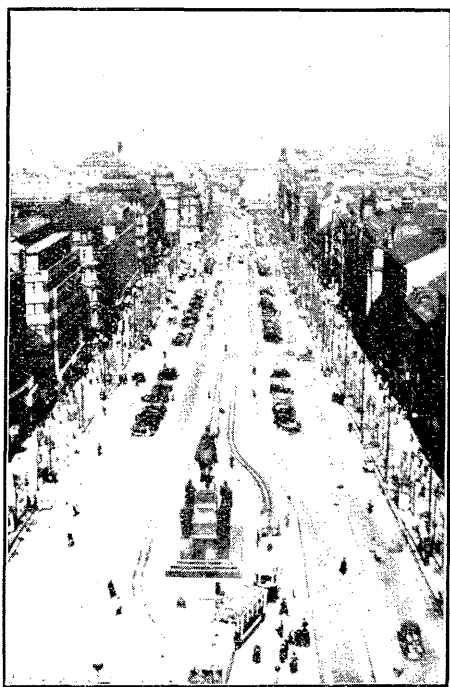
颯之景物中，尙覺生氣勃勃。乃在花壇前攝影數幀，旋即出園，沿住宅區而行，覺德國街道之整潔，實屬罕見，雖黃葉滿地，並不稍掩其修潔之狀，洵可佩也。晚德友史君邀往其寓便飯，六時乃往；譚羅浮女士亦在，相見殊歡。飯後史君與怡縱談國事，感慨頗多，瀕行史君贈余銀質小粉盒一隻，又出一妃色紙盒曰：『上次君來時，天賜蘋菓一枚，雖嫣紅可愛，惜無綠葉扶襯，今以此代之可乎？』啓盒示之，乃一片秋葉別針也。盛意拳拳，滋令感愧，又贈怡精裝工程書一冊，譚女士贈余金質紀念茶匙及水晶小籃各一，不可以辭，遂一一受之。明日將有捷克之行，回柏林後，卽將首途赴英，與史譚等重晤何期，各覺茫然。二老人惜別之情尤甚，怡因慰之曰：『此後來歐之機會尙有，良晤當有日也。』史君喟然曰：『願如君言，惜吾儕已老頹矣。』譚女士聞言，不禁愴然淚下，余等亦爲之黯然，惟有各道珍重而已。旣別，歸旅舍，夜已深矣。

(九) 捷克

十一月七日

連日少眠，困倦殊甚，日映滿窗，猶高臥未醒，直至聞叩戶聲，始驚覺而起，見怡已不在，酣睡若是，暗自可笑，啓門視之，乃侍者送晨餐來也。時余猶睡意惺忪，含糊以中國語問之曰：『此何時矣？』侍者不禁失笑曰：『夫人何好睡之甚耶？沈先生已外出訪友，囑余最遲於十一時許須來催起。』余始以德語問之曰：『然則豈已十一時乎？』曰：『僅差十五分鐘矣！』乃急洗盥進餐畢，將零星物件收置箱中。不一時怡歸，謂曾去史君處辭行，又往老房東家稍坐，赴捷克之車票已購，即刻須行，遂步行往車站。譚維浮女士來站相送，情頗依依，並贈余鮮花一束，糖菓一盒。又頃，老房東之長女及魏壽峴君亦先後前來，魏君在此習化學，今晨怡偶於史君處相遇，始識之。房東之長女，因二次均未與余覲面，特趕來一晤耳。彼與余寒暄時，目灼灼視余不稍瞬，殊爲窘腆。怡見狀謂余曰：『今彼之來，送行其名，視子其實也！故非飽看不可，子何妨再做一次新嫁娘焉。』車於十二時二十四分開，一聲別矣，譚女士已愴然欲涕，老人

心境，自是不同，余等亦無辭以慰之，車輪轉動，黯然而別。下午三時半抵普拉哈（Prague），捷克之首都也。寓於大使旅館（Hotel Ambassador），廳宇軒朗精潔，余等所住之房間，每日房金爲八十克郎。略進茶點畢，乃往銀行兌換捷幣，不意抵銀行門，已雙扉緊扃，蓋始知此地銀行習慣，每日於下午二時即停止營業也。閒步市廛，商店林立，櫥窗佈置頗美，路上行人衆



普 拉 哈 的 大 街

多，大有莫斯科之狀況，所不同者，環境整潔與不整潔之分耳。商店之最引動人者，厥爲水晶磁器鋪，光彩耀目，式樣玲瓏，似尤勝於前在威尼思所參觀之水晶玻璃廠。捷人均嫻德語，偶

向問訊，輒樂爲細道，頗感方便。回旅舍已燈火煌煌，遂即進膳，餽饌既豐且美，湯菜點心凡六道，烹調頗有中國風味，每客爲三十二克郎，約合華幣四五元之譜，亦不廉也。晚間遽起大風，遂未外出。

十一月八日

晨起甚早，纔七時耳。本與旅館約定，上午參加旅行社之環城遊，以天氣陰寒，兼有雨霧，祇能作罷。早餐畢，赴銀行兌換捷幣，美金一元約可換捷幣二十三、四克郎。捷克之特產，以水晶玻璃器皿等爲最著，連去數店，卒無當意者，後乃至一處，規模極大，名曰莫舍（Moser），出品殊精，而價則較他處倍之，遂購水晶水果盤一套，共七件，價爲一百二十克郎。又購得香水瓶及小件盆碟若干件，色質精美，惜均非吾等之目的物。既出，閒遊鬧市，躑躅不知何之，而該城又甚小，往返數次，仍在此周圍中耳。後又至一水晶瓷器舖，見櫥窗中陳列之出品甚多，其規模與莫舍相髣髴，而價則較廉，店主殷勤備至，出示各種物品，不厭其煩，乃購水晶杯瓶及瓷器餐具數套，店中允爲負責運至威尼思，取費極廉，僅五十克郎耳。該店出品精良，並不亞於莫舍，余因問之曰：『貴店之物，殊無稍異於莫舍，何定價之懸殊若是？』曰：『莫舍爲城中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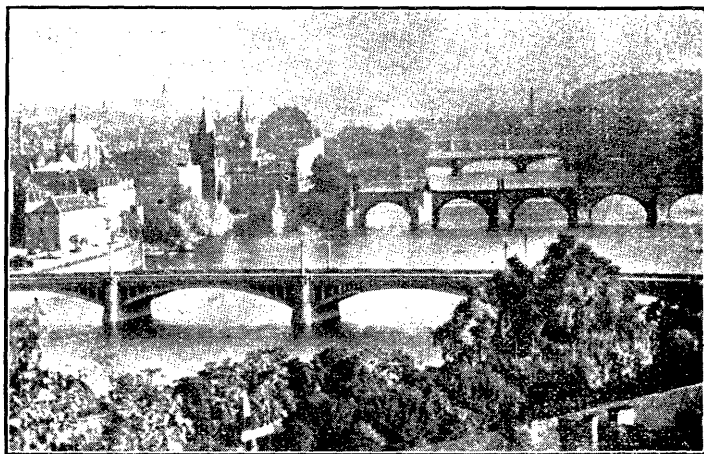
大之水晶磁器舖，物品特精，與敝店原爲一家，惟彼店之歷史較久且著，故定價亦較昂耳。其言辭殊委婉，絕無詆謗之意，設在我國，將不然矣。夫同業競爭，本商賈之常事，自不能因謀招攬主顧，互相譖毀，此乃商人應守之道德，實不可不注意也；若此店主者，誠爲難能而可貴者矣。購畢，已下午三時，乃在旅館附近一餐館內進膳，此地以鮮魚著稱，因各食清燉鯽魚一尾，鮮美異常，然半亦由於烹調之得宜。憶前在瓦痕湖時，旅館中常有極新鮮之魚類，往往因庖丁之不善烹調，而失真味，良可惜也。捷克之白啤酒，與德國之黑啤酒，有並駕之譽，怡每餐必飲，今有佳餚，更豪飲有加，余雖慮其醉，然難得有興，雅不忍阻之也。歸旅舍，怡已微醺，乃稍睡，迨醒，天已垂暮，復外出爲譚伯羽夫人購白皮手套，據謂皮革之類，亦爲此地特產之一，且價較他處爲廉，惟余向不購此類物，對於定價之廉否，毫無經驗；且極普通之皮手套，每雙亦須五六十克郎，較佳者，則須七八十至百餘克郎不等，似未可謂廉也。所居旅館之對面，爲拔佳鞋店，規模頗大，其總廠設普拉哈附近，分店遍全球，規模宏大，世無其匹，聞日出鞋可數十萬雙，蓋以機器製造，故出品特速，定價特廉，惟式樣佳者，殊不多覩耳。鞋店附近有一小孩衣服店，乃入內購數件而出。晚飯時，仍往日間所去之餐館，所選之菜，仍爲鯽魚，惟改爲油煎，亦

別有風味，既醉且飽，踉蹌冒雨而返。余不禁笑謂怡曰：『使我等居此日久，恐將成爲魚客酒徒矣！』怡爲啞然。

十一月九日

天色陰霾，乍晴乍雨。晨餐畢，怡獨往銀行兌款及去水晶瓷器舖付昨所不足之數，少頃卽回。九時參加旅行社之環城游，每人游資三十五克郎，同游僅二女子，一少一老，老者爲荷蘭人，年約五十餘，少者爲法人，可二十許，此二人獨涉遠道而來，游興自是不淺，若在我國，卽男子亦鮮有無伴遠游者，況復老婦少女乎？此殆國民性之不同歟！驅車先往市政府參觀，房屋甚大，此地之名建築也。市府門首牆上有一大鐘，爲古代之物，構造迥異常鐘，秒針及時針外，尙有日月二針，以指年月；鐘上有小閣，畫檐朱戶，玲瓏美巧，鐘鳴時，小閣之戶頓開，一銅雞出而高鳴，鳴已而入，雙戶復掩，至爲新穎。距市府不遠，有猶太人之公墓，據嚮道者謂該邦之有公墓，蓋自此始。墓徑曲折，土塚纍纍，石碑縱橫凌亂，至不整齊。一地之上，墓凡五層至六層，共有六千餘穴，面積極爲經濟，碑上勒文者極少，均以物爲代，有刻一鳥者，一魚者，一鼠者，一鹿者，甚至杯壺瓶罐俱有，據云皆爲死者之名；蓋歐人素貶視猶太族，往往以動物禽獸之名

以名之，輕薄之意也，而猶太人則已習受而不爲忤矣。每一石碑上，見瓦礫碎石甚多，雖大小不一，而排置頗整齊，不解其意，問之嚮道者，曰：「猶太人之掃墓，其俗殊異，掃墓後每人必隨地拾一任何石片置碑上，蓋所以代花者也。」甚矣，猶太人可謂無往而不極其經濟之能事焉！既出，復參觀猶太教堂，距公墓僅數武，地甚湫隘，教堂不大，建築甚簡，凡二進，其第二進卽爲禮拜堂，光線黝暗，閉不通風。謂禮拜時僅男子可以入內，女子祇能在外進遙遙膜拜，蓋猶太認女子爲不潔之物，入內將玷聖地也。周覽而出，天已大晴，風日和煦，復乘車往遊總統府，輪奐嵯峨，莊嚴而不華。大門前崗衛森嚴，望之凜然。入門適值崗衛換班時，一隊由門外而入，一隊由屋內而出，人數相等，惟服裝不同，蓋當歐戰時，捷克軍隊，曾隨俄法兩軍作戰，捷克之復國，俄法實與有力焉；因是今總統府門前之衛兵，服裝有三種，除本國軍服外，兼服俄法軍服，逐日以此三種輪流更換，可謂別開生面者矣。二隊既遇，分左右對立於門前之廣場上，揮刀鳴號，互相爲禮，操演既畢，遂換隊而散。其操演時，步履整齊，精神抖擻，頗覺可觀。府屋築於山上，高踞山嶺，氣象巍然。內部房屋連亘，以辦事室爲多，故未能窺全豹，其外賓招待廳，堂皇富麗，與俄國列寧格拉之故宮頗相髣髴，惟規模較小耳。此廳爲奧皇時代所建，故具有宮殿



普 拉 哈 橋 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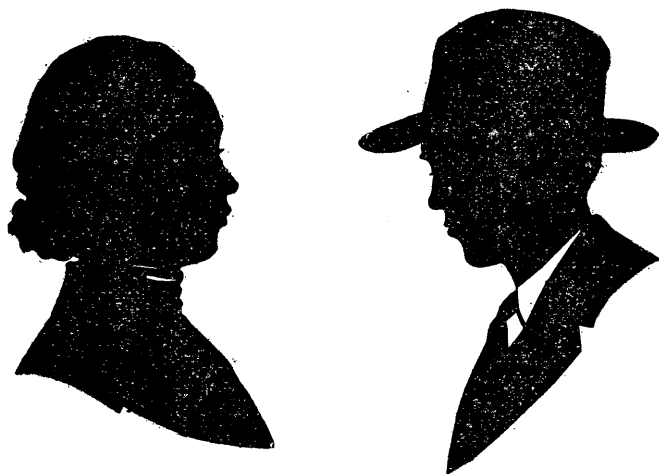
之氣象。毗廳之南，有一小閣，倚山而湖，風景幽邈，推窗下矚，波光颿影，一目了然。相傳謂某次革命時，有奧國二大臣，爲革命軍於此閣上擒獲，拋之牕外，直墜山脚下，度其必死，越時往視，此二人非唯不死，且竟未傷毫髮，捷人至今猶傳爲奇事，於是此閣之名乃益彰。憑覽有頃，日已晌午，遂乘車回城。當車沿山坡紆迴而下時，左山右水，景物入畫，夾道樹木叢茂，猶呈翠綠之色，洵佳景也。入城逕往餐館，仍各食魚一尾，既畢，回旅舍收拾行裝，驅車直赴車站，約五分鐘卽到，車資僅四克郎，頗詫今日車行何如是之速，而車資何如是之廉；蓋前日來此時，由車站至旅館，須

十餘分鐘，而車資則爲十四克郎，此無他，必受車夫之所欺也。乘二時十八分之特快車回柏林，抵站已七時四十九分，仍住寶華公寓，蓋此次小遊，所賃之屋，並未退租也。以寓中晚飯已罄，祇得往南京飯店進膳，遇來歐時同舟之某君，此人係在此研究地質學，彼一見卽向怡問曰：『黃河試驗已告結束乎？黃河甚大，豈能易地而可試驗者乎？外人未臨中土，焉能知黃河之爲性？』託之試驗，是無異問道於盲，徒耗金錢而已矣。余研究地質者也，深知黃河之爲性，以余之見，治河之道，祇須研究其土質，獨不知此次試驗之目的爲何？願聞其詳。』言時態度傲慢，語極肯定，一若其胸廓中對於此事已瞭如觀火，特欲藉此以責難耳。余聞之不禁憤然，不耐再聽。怡乃笑謂之曰：『黃河之患，非今日始也，所從來久矣。』彼不待怡言竟，卽屢言曰：『旣爲患之已久，豈外人一試而卽能治哉？』怡曰：『請毋燥！容吾言之。』經外人一試而黃河從此卽可安瀾，君亦習科學者，當知世間決無此等便宜事；況黃河之爲患也，非一朝一夕而成，其治也，豈一蹴可幾。今之談治黃者衆矣，然主張紛歧，各執一辭，辦法難定，徒滋爭執。故必須利用科學方法，鑑別各家之說，而定一至宜至善之法，所以有先後二次委託德水利專家恩格思氏試驗之舉。蓋黃河之爲患，患在遷徙無常，故必須固定其河槽，使水由地中行，明潘季馴所

謂「以堤束水，借水攻沙」，是亦爲固定河牀之一法，卽欲達到「水由地中行」之目的者也。』彼乃以手劃案，作水流之狀，曰：『水由地中行，豈有水而可以行於地中者乎？』余至此已無可再忍，乃曰：『先生其未嘗讀孟子耶？』怡急阻余言，乃以他語亂之，彼亦自覺無趣，嘿然而去。余謂怡曰：『此人自大若此，我等又何遜爲？』怡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今彼不知而自以爲知，是不知也，我雖與之舌戰終宵，奚益焉？我本閤閣，聽其謔謔可矣。然子僅據孟子而與之辯，亦未免迂而不達焉。』余曰：『誠然，我雖不知水利，然亦嘗讀孟子而知是語之由來。彼自命爲淵博之士，其何以自解耶？』余等自蒞柏林以還，嘗兩遇治黃專家矣。習造林者，謂治黃祇須造林。習地質者，謂治黃祇須研究地質。二者各有其理，惜其一而不知其全，我國人之通病，其在斯乎？

十一月十日

晨九時許怡往德國國家銀行兌換馬克及付轉運公司行李運費，大鐵箱三隻，運至意大利船上，共費六十二馬克，尙不爲貴。下午入市購小孩玩具，及送人禮品。行經一剪紙像店，見窗內所陳列之紙剪人像甚多，剪工頗精細，因入內一試之。怡共剪兩張，輪廓之間，尙有相



(者 作 左 恰 右) 像 剪 紙

似之點，余則鼻高目陷，渾無似處；蓋我
國人之面部，平坦者居多，不若西人之
有邱壑，是以不易得神也。剪紙像之貼
鄰，爲一舊貨首飾店，定價頗廉，有小鑽
石戒一枚，光彩甚佳，鑲鑲尤精，價爲一
百馬克，遂購之。歸而頗自悔，蓋玩物喪
志，殊無意義，今雖偶爾好戲，且所費極
微，第一開其端，此後將無以自束。嘗觀
婦女界每喜以飾物相炫耀，往往因一
念虛榮之微，沉迷不能自拔，甚至墮人
格，喪名節，亦在所不惜，余向惡之非之，
今反尤而效之，抑非自相矛盾乎？於此
益覺任何之事，意志不能稍一動搖，爲

善爲惡，皆在一動心之間，可不懼哉！晚飯於譚伯羽君家。

十一月十一日

日昨接德水利家方修斯君書，謂今晨將道經柏林有數小時之勾留，甚盼怡能去車站一晤。方君亦爲恩格思先生之弟子，數年前應我國導淮委員會之邀，曾一度來華，對於黃河問題，亦甚熱心研究；惟其主張與恩格思先生不一，故師生之間，輒格格不能融洽，今彼私人亦正在舉行一小規模之黃河試驗，想必因此欲與怡有所談討也。怡於十時前往，至午始回。午膳後往訪張叔弢君夫歸，適彼伉儷將往某處觀劇，因亦動觀劇之興。翻閱報紙，見名劇「少奶奶的扇子」正在一劇院表演，長晝無聊，遂欣然驅車前往。該劇院雖不甚大，然頗整齊精潔。座位價目，自一馬克至四馬克半不等，愈前愈貴。舞台佈景，簡單而具美感。各演員之表演，大致均佳，而尤以扮少奶奶及扮少奶奶之母者爲最，喜怒哀樂，絲絲入扣，其演至母女間天性之流露，少奶奶雖不識其母，而其一種戀戀不捨之情，流露於不自覺，此非於內心表情有深切研究者，不能爲此。少奶奶之母，雖明知其爲己之愛女，而苦於不便與之剖白明說，其悵鬱悲痛之情，溢於苦笑強歡之間，更屬不易。當其勸女速歸之時，作種種之解釋，而總不能

釋愛女之嫌，怨極欲狂，但有呼天，委婉演來，深爲動人。最後乃謂其女曰：『一失足成千古恨，卽可以我爲前鑒，致雖有愛女親兒，亦祇能視如陌路，汝子必在索母矣，曷速歸乎？』言時聲淚俱下，全場觀衆亦多爲之酸鼻，甚有泣不成聲者，其感動之深可知。嗚呼！天下最偉大者，父母之愛耳！世有不孝其親者，其謂之何？

十一月十二日

上午怡往訪張翼之君等，余則去理髮店理髮。下午往古爾費思登街某照相館攝影，每二馬克，可攝各不雷同之像四十八張，攝時須隨意作俯仰顰笑各種姿態，取其可以自然也。余與怡各攝四十八張，後又合攝四十八張，想必有一二佳者。晚七時譚寶泰君邀往南京飯店餐敘，除余等外，有最近蒞歐之清華大學土木系主任施君，譚君之未婚妻姚女士亦在座，傾談之下，始知姚女士與余有同窗之好，惟以班次不同，故覲面亦不相識耳。姚女士畢業於中西女塾，後升入清華大學，留德已二載，專攻音樂，且已能操極流利之德語，聰明堪佩。施君曾赴瓦痕湖，謂與恩格思教授有所接洽；蓋清華大學擬聘請恩氏去華講學，現正在進行商洽中，不知能成功否耳。歸寓已將九時，張叔弢君夫婦曾來訪，以未能久待，留條而去。張夫人

昨與余約來寓敘談，遲歸誤約，良以爲歉也。

十一月十三日

晨九時許怡往諸德友處辭行，余在寓擬攜行裝，以時尚早，乃去康德街購零星雜物。及歸，怡已返寓，遂同去南京飯店進膳。膳畢，步行往照相館取昨日所攝之照，道經一帽肆，見廳內置各色絲絨帽甚多，定價甚廉，因愆愆怡購一淺褐色者，蓋以其質地柔軟，光色鮮美，而價僅十四馬克半，較前在明興所購者，既佳且廉，怡猶豫以爲未可。於是逕往照相館取照，成績大致尙可，而尤以二人合攝者爲最佳。因每種擇其尤者各放大一張，將價付訖，囑其印就後寄於譚伯羽君處，蓋可由譚君代爲寄滬也。既出，乃往公使館與劉公使夫婦辭行，劉夫人有衣料數盒，交帶回滬。余等以尙須他往，稍坐卽辭出，復往張叔弢君夫婦處辭行，既歸，余猶念念不能忘懷適間所見之帽，因與怡復往購之。明日將離德赴英，晚間譚伯羽君夫婦特設宴爲余等餞行，同座除張叔弢君夫婦外，別無他客，判袂在卽，倍增依依，鬯談至深夜始歸。

十一月十四日

天甫破曉，侍者已來速起，時纔六時耳。洗盥進餐畢，卽雇車赴動物園車站，進月台，卽遇

施德威君，特來送行也。有頃，張翼之君，張光中君，譚伯羽君夫婦，張叔弢君夫婦，均絡續前來相送，並各贈以鮮花糖菓，高情厚誼，良可感也。恰乃出電影機爲之攝影以留紀念，惟天色陰沉，兼有雨霧，恐難望有良好之成績耳。車於八時三十九分開，車輪轉動，遂與柏林別矣。倚窗與諸友揚巾揮別時，見張叔弢君手持電影機，猶在月台人少處對準余等而攝，恰亦急出己之電影機，爲張君攝，情景殊堪發噱，至兩者誰佳，祇能觀諸異日矣。車於十一時十九分抵漢諾佛 (Hannover)，方修斯君之故鄉也。恰因應方君之邀，參觀其個人所作黃河試驗，故決定在此小駐。下車後，先將行李寄存站中，出站外，卽遇方君，乃同往萊茵旅館 (Rheinischer Hof) 賃室以稍憩。稍頃，恰卽偕方君外出，余未同行，遂在旅舍書一稟寄二親，報以歸國之有日也。書畢，竟伏案沉沉睡去，蓋倦極矣。至下午二時許始醒。移時，恰歸，同往餐廳進膳。膳畢，往購臥車票兩張，連同特別快車加價，竟須補繳七十六馬克之多，合華幣約須百餘元。若有登記馬克在，尙可稍廉，今以金鎊兌換，吃虧實大，然亦無可奈何也。悶坐旅舍，殊無聊賴，乃往附近影戲院觀劇。劇院甚大，惟觀客寥寥。所演劇名曰「戀愛之樂」(Schoen ist es, verliebt zu sein)，爲一愛情片，情節尙佳。六時回旅舍稍憩，七時許復外出購鮮花一束，以備往訪方

修斯君時，贈其夫人之用，蓋西俗也。八時方君約往其家晚膳，方氏夫婦，已子女盈膝，且多成立，其家中藏中國字畫瓷器甚富，皆爲曩年方君遊華時所購歸者，甚至大件紅木桌椅，亦攜運而歸，殊非易事。晚餐爲冷食，並無湯菜，僅紅茶麵包，佐以火腿雞蛋醃黃瓜等而已。余不慣冷食，且連日病胃，食後又隱隱作痛，至感不適。余嘗謂我國人之宴客，恆覺過豐，糜費太甚，大有改良之必要；而歐西人之宴客，若今晚者，又未免失之過簡，過猶不及，其斯之謂歟。居德已四月餘，行將別矣。在此最大之感想及印象之最深者有二：一爲人，一爲地。所謂人者，德人可取之點固甚多，但爾我之見過深，待人接物，輒論利害，無人情之可言。學術界中，固不乏學識淵博之士，惜多缺乏超然豁達之行，遇事往求，必先斤斤於報酬，諍諍論價，是無異於賈豎之行，余竊爲之惜，而深以爲非焉。所謂地者，凡德國境內，無論通都大邑，窮鄉僻巷，其市容之優美，街衢之整潔，目之接，足之履，幾無處不然，誠爲難能而可貴者矣。其所以能如是者，半固賴於市政之修明，半亦繫於市民之能守紀律，循秩序，重公德也。十一時許回旅舍，倦極而眠，朦朧一覺，已十二時餘，急匆匆往車站，舖位雖已定就，惟適爲開至比京不呂賽耳（Brussel）之一節，明日一早，尙須換車，至感周折。知此列車共有臥車二節，其另一節臥車，可以直達奧

斯當 (Ostende) 海濱，因囑侍者將行李搬至該節車上，蓋尙有空舖甚多也。侍者殊狡猾，先將余等之護照及車票收去，然後乃曰：『搬則搬矣，惟須另給手續費六馬克。』余等雖明知其有意詐索，而以護照車票均在彼手，恐多麻煩，祇得任其明敲竹槓而已。車於一時五十四分開行，奔波終日，疲倦不可支，遂卽就寢。

(十) 倫敦

十一月十五日

夜睡甚酣，一覺夢回車已過比京不呂賽爾，時適九時。十時抵奧司當，換輪去英。此段雖爲短程航海，然平日風浪甚大，人嘗謂渡此海峽，實爲病舟者之難關。余初時亦頗自惴惴，迨舟行後，竟毫無所苦，非唯舟身無顛簸之情，且風和日暖，水波不興。憑舷顧眺，見海鷗連翩，翱翔上下，隨吾舟而行，厥狀至趣，乃出電影機攝之。午膳於舟中，餚饌豐而不美，每客爲六先令，價至不廉。舟駛近陀佛(Dover)時，天有薄霧，兼下細雨，氣候較午前略寒。二時二十分抵陀佛，乘客咸集於稅關檢查處，依序受檢，並不甚嚴。余等之箱篋且未啓視，蓋當未檢查前，旅客須先將稅關中所備之入境單填寫，說明來英之任務，及居留日期，關吏知余等爲旅遊過此者，故僅略加盤詢而已。站中脚夫，咸身懷銅牌一枚，上書號碼，旅客祇須將行李件數點交授彼，及告其乘何班車往何處，彼卽以銅牌授客，至時自能將行李送至車廂，索費多寡不論，一任旅客給予。余等共有大小箱篋六件，給以二先令六便士，彼已十分滿意，稱謝不已。所乘火

車，似較德國者略仄，但座位頗舒適。車於二時四十七分開，乘客甚衆，車中茶役紛紛前來兜售茶點，遂各飲茶一杯，價頗不廉，須二先令六便士，連小賬共爲三先令。四時二十七分抵倫敦維多利亞車站 (Victoria Station)，天已昏黑，蓋此間之晝較短也。下車後，卽雇街車直往薺芙絲蓓蕾街 (Shaftsbury Avenue) 達士庚旅館 (Tuscan Hotel)，伯樵夫婦之所介紹者也。當彼等過倫敦時，亦寓於此，以其價廉距中國飯館甚近，房金連早餐，每日爲二十一先令，共有二室，一爲臥房，一爲浴室，惟屋臨馬路，處此鬧市中，車馬喧闐之聲，不絕於耳，是爲美中不足之點。此街與畢凱狄雷 (Piccadilly Circus) 相毗接；畢凱狄雷者，爲一廣場，亦卽爲倫敦之中心區，全市最繁盛之地也。當由車站來旅館時，道經該場，曾見一中國飯館，似距旅舍不遠，迺徒步而往，見路上車輛之多，前後接銜，有如過江之鯽，加以街衢狹仄，而高架公共汽車又衆，穿一交叉路，往往車馬塞道，非停候數分鐘，不能通過，是雖咫尺之距，亦須久久始得達，交通之阻礙，莫過於此。既抵飯館，館名曰探花樓，創設於茲，已二十七年矣。乘電梯而上，小閣二間，佈置精潔，惟以時早，故雅座尙闕無一人。館中人爲余等告曰：此地之顧客，多爲西人，中國學生及旅客，咸集於新探花樓，是館之分店也；設於華唐街 (Wardown Street)，



道 街 敦 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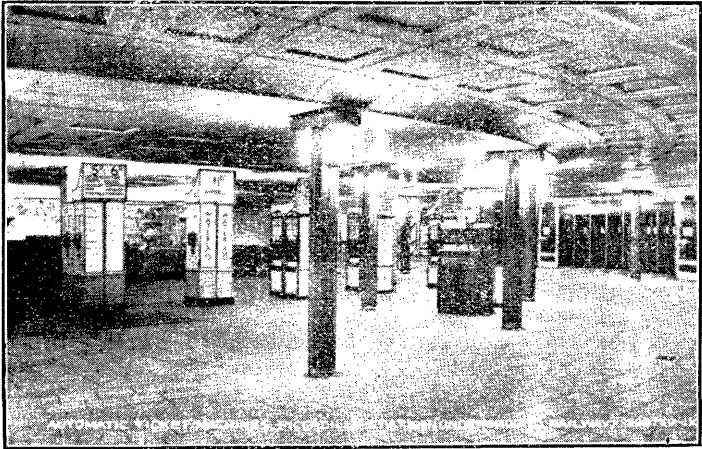
以不識途徑，祇得雇車代步。倫敦之街車，類皆高大異常，笨而不靈，其式樣一如數十年前者，英人之守舊，可以知矣。比抵新探花樓，詎知即在達士庚旅舍之附近，相距不過數步，而此車巍巍而行，穿街繞道，忽駛忽止，竟越十餘分鐘之久，索值一先令半，鄉曲之爲，可一而不可再，思之啞然。是館規模頗大，樓凡三層，佈置尙不俗，滿壁懸中國書畫甚多，惜無佳品。其第一層爲跳舞廳，週圍設有雅座，凡第一二層之客，皆得享跳舞之權利，而第三層者，則不得與焉；故菜之定價亦相懸殊，第三層之顧客最衆，以其價特廉也。舞樂作時，三樓顧客，雖不得參與，然可以憑欄下

望，耳清揚之樂，觀翩躚之舞，可謂不費而得。菜有公司菜及點菜之分，公司菜又有一先令半及二先令之別，調味頗佳，似較柏林之中菜更有故鄉風味，此無他，以有中國醬油之故耳。座中未遇一熟人，至爲失望。飯畢，躑躅於畢凱狄雷之附近，藉瞻倫敦夜市；電炬輝煌，照耀如白晝，前後左右電影院，觸目皆是。馬路之不清潔，唾吐遺棄之物，到處可見。顧瞻移時，覺薄霧微籠，烟煤之氣薰鼻，呼吸大感不適，無興瀏覽，遂即回旅舍就寢。

十一月十六日

晨起推牕，只覺曉霧籠空，天色陰沉，氣候較德國和暖。晨餐畢，擬出遊，懼將下雨，後聞旅舍中人言，倫敦氣候每年自秋徂冬，幾無日不陰霧沉沉，日光斂跡，非爲天將下雨之兆也。遂與怡閒步市塵，繞畢凱狄雷而行，車輛行人，不若夜間之衆，此地市容，遠不如德國之修美，商店雖多，而陳設毫無美感，徒覺其雜亂無章而已。余向日最所景慕之倫敦，雖尙未觀全豹，然在此管窺之中，已與余之理想相去遠甚。俗云：「聞名不如目睹」，誠然。巡遊移時，日已晌午，遂往新探花樓進膳，膳後回旅舍稍憩，迺雇車往訪郭復初公使夫婦於使館，適郭公使外出，與郭夫人稍談即出。正徘徊使館門前雇車時，瞥見有汽車一輛，疾駛而來。至使館門前，戛然

而止，車中人非他，乃軍事交通考察團之韋作民君與吳保豐君也。韋君與余等握手而笑曰：「別來無恙耶？杭嘉湖不期又聚於此矣！」各爲颯然。余等與軍事交通考察團諸君，初遇於柏林，繼遇於莫斯科，今又於英倫相見，事之湊巧，莫過於此；而所謂杭嘉湖者，蓋余爲杭人，怡爲嘉興人，韋君則爲湖州人也。余等每聚，輒以此互相戲呼，故杭嘉湖之稱，遂成海外之美談焉。竚稍談，韋吳二君復乘車他去，余等遂驅車往訪「風雨同舟」之黃少谷君夫婦。黃君在此研究政治經濟，其夫人則在家延師補習，好學不倦，令人欽佩。余等抵其寓所時，黃夫人適於燈下就師課讀，黃君則方自維多利亞車站歸，蓋以爲余等乃今日蒞英，特往相迓也。殷殷之意，銘心而已。黃夫人淪茗以餉，把盞傾談，言笑殊歡。余與黃夫人各道旅情，互感思家之苦，滔滔不絕，一若非於片刻中盡傾所言不可者。黃夫人系念兒女，牽懷尤切，同病相憐，堪嗟堪笑，然我已歸家有日，彼猶遙遙無期，設我處此，將不知更當如何也。縱談有頃，始興辭而出。道經一書舖，購狄更司最後之著 *The Life of Our Lord* 一冊，季淑所囑購也；惟紙章佳者，適已售罄，須明日可有，遂先付其值，囑於明日送至旅舍。書舖之附近，卽爲地道車站，乃往一試乘之，按圖索徑，並不甚難，余等每至一地，必購地圖一冊，外出輒攜，可以減少問路之煩。



倫敦地鐵車站

也。此地之地道內，空氣殊劣，且不潔淨，隨地吐痰，一如我國，車票到處亂棄，較諸柏林，誠不可同日語矣。搭車直往畢凱狄雷，出站步行，至新探花樓進膳。回旅舍，以時尙早，乃書二親一稟，計期或可先余等而到也。

十一月七日

晨起甚遲，餐畢，接譚伯羽君之女弟來電話，約於今午二三時之間，往彼處。譚女士係就學於此，此次譚君有大衣一襲，囑帶英轉交也。午間以黃少谷君夫婦相約來訪，不敢遠出，怡往郵局寄書，余則在旅舍附近之一內衣店中購物。英國向以羊毛織品著稱，以爲價必可較他處稍廉，詎知反較國內一

般市場上所出售之英國羊毛品爲貴。聞店中人云，此地之捐稅甚重，故物價反較出口之貨爲昂也。購畢回旅舍，恰已先歸，少頃，黃君夫婦至，邀往順東樓午餐。此菜館與達士庚旅館相距不遠，房屋及內部布置，固不如老新二探花樓遠甚，惟餽饌調味之佳，爲在歐歷往之中國飯店所未有，且定價又較一般飯店爲廉，黃君與該店主人頗相稔，以是菜更豐美。屋小人多，躋躋一堂，生涯甚屬不惡，雖二探花樓亦不及焉。飯畢，已將三時，遂與黃君夫婦辭謝而別，匆匆往旅舍，取譚君託帶之大衣，驅車直往譚女士寓所。車行約四十餘分鐘始達，頭眩心泛，至感不適，蓋余飽食後，最忌乘車，因胃不佳之故耳。稍談卽出，歸旅舍，知郭公使夫婦曾來訪，並留片約於明晚在使館便飯。余以疲甚，歸室小睡。晚飯後偕怡往觀電影，每座三先令半，劇名曰「花開之時」(The Time of Blossom)，爲德音樂家許佩德(Schubert)之愛情故事也。表情甚佳，惟劇情與原事，似頗有不同之處；大意謂許氏有一愛人，綺年玉貌，嬌憨依人，藉授舞蹈爲生，與許兩相愛好，朝夕相聚，蓋爲同屋居鄰也。夫許乃一介寒士，懷才不遇，落魄窮途，所賴慰藉者，唯此妙人耳。許一身無長物，惟有一琴爲伴，後因爲其愛人製衣，無法償值，不得已，將琴市人，孰知其愛人御此美服，竟誤爲某貴公子之所贈，許雖暗自怨恨，然亦不之

明告。此貴公子者，乃嘗從女習跳舞者也，年少翩翩，豪華多金，女自此遂移愛於彼，而棄許如敝屣焉，許自歎緣慳，徒喚奈何而已。女與公子結婚之夕，許仍爲之奏琴，蓋許之愛女，不同凡俗，固不願以己之顛沛，而誤女之華年也。然當觀儷影雙雙，挽臂出禮拜堂而去之時，人非木石，未免有感於中，乃復自奏自歌，慷慨悲絕，才豐遇舛，古今同作一嘆。當演此劇之前，尙有一寓言故事短劇，爲五彩之片，配色至美。啓幕時，爲一春光明媚之郊野，一螳螂手攜提琴，載歌載舞，狀至逍遙，饑則食嫩綠之葉，渴則飲百花之露，一若世間無憂患之事焉。方其歌舞正酣之際，下視樹根，見羣蟻往來碌碌，運糧載粟，爲謀冬日之藏。螳螂不禁顧而大笑曰：『如此春光，不知行樂，是誠蠢物也。』一蟻謂之曰：『足下此時固樂，然一待秋風葉落，冬雪下降之時，將何以爲計，盍亦早謀之乎？』螳螂不聽而去，及嚴冬既至，木葉盡脫，雪花紛飛，螳螂饑寒交迫，求救於蟻，然而悔已晚矣。此故事雖爲人人所習知，但全劇表演，至爲生動，對白警趣，洵爲兒童之教育佳片也。編製滑稽戲劇，亦須稍有意義，否則徒供一笑，實無所取焉。

十一月十八日

霧消天清，隱隱有日光，倫敦冬季希有之好天氣也。晨餐畢與怡乘高架公共汽車往遊

蕊塢園 (Kew Garden), 倫敦之植物園也。車行約半小時餘始達。沿路瀏覽風景, 彌饒逸趣。



蕊 塢 園 之 一 角

剝食之, 味澀而苦, 蓋野栗也。樹林深處, 落葉堆積, 厚可數寸, 怡謂大好秋景, 殊不易得, 欲將收

一出市廛, 空氣頓殊。是園地處郊坳, 面積甚廣, 老樹縱橫, 池塘縈繞, 林木蕭蕭, 黃葉夾道, 日處煙霧煤氣之中, 至此頓覺胸襟一曠。入門不數武, 陡見一塔巍然, 高聳雲表, 紅牆黑瓦, 朱戶雕欄, 掩映於松柏交翠之間, 儼然入畫, 蓋爲此地著名之中國式建築物也。折而西, 柳塘秋水, 枝葉蕭疎, 游禽三五, 浮泗其中, 頗有悠然之趣。有白羽玄頸之鵝一對, 並游並息, 儼如瀟瀟, 數童子投餅以餌之, 遊人駐足圍觀, 笑聲闐耳。怡以此處景物特佳, 乃與數兒童在池畔合攝一影。園中栗樹甚多, 墜子滿徑, 較普通者爲大, 拾而

入鏡頭，囑余暫充臨時演員，蹲而徐拾地上之落葉，積於衣兜中，已則以導演自居，俄而大風驟至，兜中之葉，片片亂飛，有如翩翩蛺蝶，洵一幅極妙之圖畫也。攝畢，穿林而出，繞曲徑，登小坡，憑高睇眄，臨流觀魚，園中之景物，既步步入勝，遊者乃因之留連忘返。環園而行，經一側門，時有人出入，門旁有亭翼然，售票處也。園外高樹杼杈，河水洄洑，景殊幽渺。乃緩步而出，羊腸小徑，依園繞河，逶迤而下，一望無窮。臨水蘆荻蕭蕭，樹上幽禽啾啾，景物清冷，別有天地。初以爲繞徑而出，可通大道，孰知愈行愈野，益覺荒涼，約里許，漸聞人聲。復前行，見河流之右，有場甚廣，小橋通焉，蓋一拍球會也。詢之道旁人云，此徑甚長，與市隔絕，緩行須一二小時方盡，遂折回，復購票入園，穿園而出，乘地道車直往飯店，迨進膳，已午後三時矣。既返旅舍，倦極而睡，頭甫就枕，已酣然入夢，及醒已到處燈火熒熒，急起整裝，驅車赴郭公使夫婦之約。同座有黃少谷君夫婦，劉海粟君夫婦，觥籌交錯，賓主盡歡。飯後郭公使爲談國際近勢，以爲世界大戰，就各國現狀觀之，避免之可能性，頗覺黯澹，設一旦不幸爆裂，遠東局面，最可愛慮。凡我國人，在此苟延殘喘之際，亟宜同心戮力，培養元氣，以赴未臨之大難，詎可再有鬩牆之爭乎？言談有頃，始各興辭而歸。

十一月十九日

今晨本擬參觀不列顛博物館 (British Museum)，以天陰霧重未果，乃互議不如將欲購之物，先行購就，則此後可以暢意遊覽矣。於是遂乘車往白隆潑登路 (Brompton Road) 哈羅德公司 (Harrods)，倫敦最大之百貨商店也。既入，層樓重重，不辨出徑，而物價之高，令人顧而束手，乃在正頭部，購法蘭絨及絲絨衣料數件，此地之特產也；惟價並不廉，法蘭絨每碼爲三先令半，絲絨每碼則爲十二先令九便士。過糖菓部，見各種糖菓種類繁多，顏色美麗，左右顧盼，大有如小兒在糖食舖之情形，自覺可笑。蓋余素嗜糖食，而此地之各種奶油糖，味美價廉，無出其右，每磅僅一先令至二先令。抵英以來，幾無日不購食之，衣袋錢篋中，輒滿藏糖類，隨時咀嚼，日盡一二磅，饑食兒不啻焉。既歸旅舍，恰以須往銀行，余乃不復同行。在室中燃烟一支，取糖徐嚼，正在悠然自得之際，侍者忽報有客來訪，出視之，鄒韜奮君也。惟是時滿口糖汁，語言頗不易，深以爲窘。鄒君留英年餘，周遊各國，見聞甚多，數月前曾作蘇俄之遊，互述所見，感想頗同。鄒君談此次去俄，係加入美國某大學旅遊團，一夕往莫斯科某劇院觀劇，劇名「紅罌粟花」，描摹中國人之作也。大意謂中國人孱弱低能，貪鄙無恥，所有帝

國主義之國家，咸凌辱而侮弄之，壓迫無所不至，俄人憐而拯之，以脫於難。劇中形容我華人種種下流無知，及對帝國主義一味脅肩諂笑之狀，淋漓盡致，可謂極侮辱之能事。鄒君觀此，憤不可遏，且適與美大學生多人同觀，益覺無地自容，全身血液爲之震沸，如坐針氈。諸人見此，咸爲之憤不能平，且謂鄒君，設不願終劇，衆皆願隨之而去。鄒君既歸，終夜不寐，卓一抗議之信，寄莫斯科某著名之俄文報館，冀其勸告劇院，勿再續演，以免有傷二國國民之感情，詎知報館竟置之不理，而該劇院之續演仍如故，惟有徒自恨恨耳。我國之爲外人所輕視，由來已久，言之痛心，而居於國外之人，尤覺刺激環生，感觸彌多，身爲弱國之民，夫復何言！須臾，怡歸，共往順東樓進膳，鄒君所邀也。餐畢而別，道經一電影院，以無所事事，遂購票入內，價甚廉，每座僅一先令，惟所映之片甚劣，盡爲斷續之新聞片，毫無情節可言，未待劇終即出。步行而歸，所見街頭巷角之新聞紙廣告牌上，皆大書而特書曰：「倫敦警察，爲盜擊斃。」(London police was shot by Bandits)。憶日者有某英人謂中國盜匪何多，然則英國又何嘗無盜匪哉！過一路口，遇炒栗子及花生擔各一，栗子擔與我國沿街炒賣之白菓擔相髣髴，而花生擔竟與我國無殊，所不同者，紙包之包法稍異耳，乃購食之，味殊不佳，不如我國遠甚矣。同一

物也，而調製之未得其宜，卽失其固有之美，以此喻萬物萬事，亦何獨不然？連日以不慣此地之氣候，時覺頭痛骨酸，喉中乾噪異常，至感不適，今日更甚，因於晚間各服阿司匹靈而睡，以防感冒。

十一月二十日

前日與黃少谷夫人約定今晨同去市場購物，朝起仍覺眼重頭痛，精神懨懨；餐畢，怡爲驅車往告余不能踐約之故。少選，怡歸曰：『吾未言子有疾，黃夫人卽先曰：「尊夫人病乎？我固早知之矣。」蓋其昨宵夢余容色憔悴，持杯若飲藥物然，醒而卽曰：「病矣！病矣！」今果不謬，洵可異也！』黃夫人夢魔之靈，余聞之屢矣，蓋其遠居異國，念子彌切，時刻不忘，睡必夢，夢輒見，健乎？病乎？悉可以夢證之，據云從無稍爽，此殆所謂神通者非耶？於是怡復出，往亞令比亞（Olympia）大廈參觀紡織機械展覽會，下午又往觀不列顛博物館，余皆不能從焉。薄暮，黃君夫婦至，因余病，特來視也；實則余病固其半，懶亦有之，遠勞過存，既感且愧，時怡尙未歸，彼夫婦以有事，稍坐卽去。彼等甫出，而怡卽返。飯後怡謂終日悶處斗室，精神更將委頓，實非所宜，盍不出外小遊，遂從之。至畢凱狄雷，見一電影院，名曰白薇麗紅（Pavilion Theater），



坊念紀頓林威敦倫

倫敦之最大者也。地處鬧市，建築瑰麗，蓋正在演俄文豪托而斯泰名作「復活」(We live again)一劇，心爲之動；惟最佳之廂座，須御晚禮服，常服勢不能入，且價甚昂，每座須十一先令，而最廉者，僅售一先令半。余曰：『盍不舍最貴者，而就其最廉者一試之，是亦無傷體面，不佳，則舍之，意固不在觀劇也。』怡然之，遂入內，座在最高層，觀者頗衆，女子亦兼有御晚禮服者，椅位頗爲舒適，距離亦甚相宜，而劇尤見精彩，可謂價廉而物美者矣。

十一月二十一日

烟霧彌漫，更甚於前，來英專爲遊覽，留

此復無多日，長此以往，後遊將無日矣，故霧雖重，亦不能顧。上午往遊倫敦塔（The Tower of London），英之名古跡也，歷代帝后囚繫，大臣受戮，咸在於此，人謂倫敦塔者，不啻一部英國歷史焉。塔之重要部分，可得而言者有三；一曰白塔（White Tower），建時最早，昔法王及蘇格蘭王之所逮囚處也。一曰血塔（Bloody Tower），謂流血之意也。一曰寶庫（Treasury），今王室藏寶之處也。此塔原爲一堡壘，繼改王宮，後復變而爲政治監獄。塔頂矗立，巖牆峻峭，數步一崗，森衛肅整，衛士衣大紅衣，冠高黑羽冠，尖槍長靴，表度昂然。塔甚高，盤旋而上，梯多室少，石壁鐵戶，不知昏曉。乍入則覺陰氣森森，如聞鬼嘯，余不禁爲之毛髮聳然，不寒而慄，想夫昔日之情況，不知更當如何耶？塔之下層，刑具羅列，斷頭之台也，絞首之鋸也，大斧利刃，望之惕然。且各製表以詳述，某爲某后用刑之台，某爲某臣受戮之具，殺氣重重，凜乎其不可留焉。遂出，復往觀其寶庫。室凡一大間，作圓形，環室皆玻璃櫥，中一大櫃，亦作圓形，環以玻璃，圍以鐵柵，使觀者可望而不可卽，而帝后之冠冕藏焉。冠以白金製鏤，滿嵌鑽寶，冠之中夾，有大鑽石一顆，巨可如卵，小者宛如明星，閃閃不計其數，復雜以紅寶綠玉，映於燈光之下，發爲異彩，光芒四射，不可逼視，洵希世之珍也。冠凡四五，環置櫃中。又有寶杖一，其上端之鑽

石，其大如鵝卵，相傳此爲世界最大之鑽石也。四周櫥中，亦珍寶羅列，要之，皆爲鼎璫玉石，金塊珠礫而已。皇家之富貴奢侈，可勝言哉！既出塔，不數武，經一廣場，行人麇集，分有二組，一左一右，但見人頭簇簇之上，左右各有一人立高處，手揮足舞，口中滔滔不絕，趨聽之，蓋二人均在演說也。一爲崇宗教派，一則反之，各言各理，狀至可笑。聞此類之事，英國甚爲通行，不足爲怪也。歸旅舍未久，鄒韜奮君來訪，乃邀之去順東樓進餐。餐畢，鄒君伴往各書店購書，凡各名著，價皆甚貴，動輒二三磅；雖窮，不應省買書錢，其奈阮囊之羞澀乎！後乃擇其較廉者，購一二集而歸。下午三時，復驅車往遊蠟人館，入門援梯而上，見一侍者，衣鮮紅之衣，立梯角，作讓路之狀，面帶微笑，余初未注意，怡告余曰：『是乃蠟人也。』見其目光弈弈，口鼻之間，似微微有呼吸，遙立不敢逼視，一老婦立余旁，見余趑趄不前之狀，會余意，乃謂之曰：『余來此屢矣，是誠蠟人，趣近之，余不欺君也！』遂趨前諦視，果爲蠟人，鬚髮畢具，雙瞳傳神，與生人無稍異，藝術之精，歎觀止焉。復前進，又見一侍者，立走廊之側，以手作指路狀，衣服悉如適所見者，雖容貌不同，而各得其神，觀賞久之，乃私語怡曰：『可得而一撫之乎？』蓋觀其膚色毫毛，口目耳鼻，無一而不能使人信其爲非真人也。怡曰：『不可，館規必當守之。』乃復更近觀之，面與面

幾乎相接，忽見其雙瞳一轉，怡曰：『有機關乎？』言未既，其人忽破顏而笑，深深與余爲禮曰：『我乃活蠟人也，』觀者咸大笑，余不覺面爲之赤，暗呼愧愧。內有一遊者曰：『此地假假真真，迷離撲朔，蓋館中故弄狡猾，使人恍惚，是以最易以真誤假，以假誤真也。』然此人能木立不稍動，屏氣似不息者若是之久，實非易事，而其面部敷有一層似蠟非蠟之物，更易令人誤信爲蠟人焉。穿廊而入，前後左右十餘室，舉凡英國歷代帝后，皇族大臣名士之像，陳列無遺，近代之各國領袖名人，亦搜羅畢集，獨我國尙付闕如。所有之像，無不巧奪化工，酷肖逼真。有一睡美人 (Sleeping Beauty)，杏臉桃腮，貌頗姣好，橫臥於繡榻之上，睡態沉沉，錦被半覆，胸頸外露，一若不勝嬌困者；而內部裝有機關，呼吸起伏，一如人之熟睡，不知其如何而可以得此也。又另闢一部曰「恐怖之室」 (Chamber of Horrors)，內分小室甚多，均加以佈景，爲種種刑殺之狀，驚心怵目，慘不忍觀，蓋皆爲歷史之實事也。其中如王后瑪蕾 (Queen Mary) 之上斷頭台，以絕世之佳人，而竟香消玉殞於刀斧之下，天下慘酷之事，實莫甚於此焉。又有中國斬首之照片數幀，懸於室隅，更有臥而吸鴉片之中國蠟人像多具，列於其側，侮辱之處，莫此爲甚，不知我國人之見此者，當作何感？臥薪嘗膽，人各有責，設徒爲口頭之禪，

則雪恥終無日矣，可不悲哉！晚間，黃少谷君夫婦邀往順東樓餐敘，屢叨酒食，至感不安。本月二十九日為英王子甘德公爵（Duke of Kent）與希臘公主（Princess Marina）結婚



主公臘希妻婚未之德廿子王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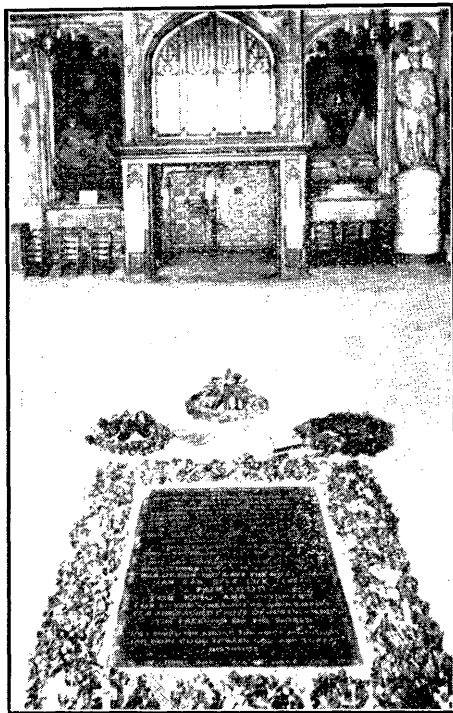
之期，婚禮籌備，盛極一時。今午公主抵倫敦，全城人士，大為轟動，報紙特刊號外，公主之倩影，到處登載，想屆時必有一番盛況也。晚成蜨戀花一閱，詠倫敦塔也。

『霧重煙斜風細細，寂寞危樓，萬里來憑睇，碧血依稀留石砌，傷心古事今揮淚。多少紅顏刀斧裏，絮果蘭因，那得分明記，千古恩仇興廢事，悠悠塔影閒雲蔽。』

十一月二十二日

天大放晴，日光曄曄，氣候和暖，精神不禁爲之一振。晨餐既畢，與怡往遊威士明士脫教堂（Westminster Abbey）。教堂之周圍，正在搭臨時看台，以備此次英王子結婚日供民衆觀禮之用。延亘數里，此日之盛況可知。聞最貴之座，每位須售價十其尼（一其尼爲二十一先令），合華幣則須一百七八十元之巨，令人咋舌。教堂佔地頗廣，中央爲禮拜堂，甚大。英國歷代帝后名人之墓，悉葬於此。凡帝后之柩，咸以石製，築台高置於其上；他如牛頓狄更司等之墓，均葬於走道之下，設無人特爲指示，雖履臨其上，亦不知其下卽爲墓也。蓋其唯一標識，僅於石板上刻有各人之姓名生年沒日而已。葬埋之事，雖不必如何富侈，然若此者，任人踐踏其上，一無莊嚴尊崇之意，亦未免大不恭敬焉。禮拜堂之後，有一小殿，陳設極簡陋，據嚮導者謂，英國歷代帝王登極加冕，咸在此舉行。中有一御座，敝舊不堪，雕飾剝落殆盡，座下置一巨石，不解何意。殿旁之東，有一小閣，上置帝后大臣之蠟像多具，塵蒙垢積，已破損不堪。旣出，復往遊諸名勝，經泰晤士河，煙水蒼茫，景極蕭瑟。過國會，華廈連亘，輪奐崢嶸。旣而抵白金漢宮，殿宇重重，氣象巍巍，果不愧爲帝子之居也。亭午始歸，飯後怡往購書，余則去理髮店。

燙髮，剪髮連燙，共須六先令，價殊不廉。薄暮往郭公使夫婦處辭行，彼夫婦堅欲留之晚膳，但余等今晚已約黃少谷君夫婦及軍事交通考察團之鄭君在順東樓餐敘，因謝之，固辭不獲，



威士明士脫教士之內無名英雄墓

先生當年蒙難之室，室在使館最高層，新經修葺，甚為修潔，據云佈置猶照曩昔。撫今追往，而情形已迥然不同矣！瞻仰移時，復下樓小坐，郭夫人謂此次英王子結婚，亦將往賀，惟各國外

並囑代邀黃鄭等亦來使館同膳，好客情殷，不得不從。於是遂驅車往黃寓，時鄭君已先在，乃邀之一同至使館，作東不成，反代人邀客，豈不可笑。飯後參觀孫中山

交當局之眷屬，去時必須御燕尾之長服，冠珠寶之冕，此乃英國王家之禮節，不得不依樣行事，然而實不勝其煩也。明日清晨將離此赴法，尚須拆擋行裝，不敢久留，遂辭謝而歸。與黃夫人臨歧握別，頗覺依依。

十一月二十三日

晨餐畢，已十時，匆匆往車站，郭公使夫婦遣其女姪及譚葆慎祕書來站相送。車於十一時正開，十二時半抵陀佛，換舟渡海，風浪甚平，一如來時。二時抵嘉婁（Calais），檢查甚嚴，幸余等行裝輕簡，且知爲過路之客，故搜索較爲草草。檢查既畢，復換車直赴巴黎，四時車開。長途碌碌，忽舟忽車，此時猶枵腹未進午餐，頗覺饑腸轆轤，見車中乘客，咸紛紛往餐車進茶點，因亦隨往，至則食客甚衆，已無餘座，立待有頃，始得二座。每客爲十一法郎，有咖啡，牛奶，土斯，蛋糕，水果等等，頗爲豐美。初時各桌之水果，皆無人取食，恐另加價；後見一女子取而大嚼，始知水果亦在內，於是衆亦紛紛取食，逐桌之水果盆，有如秋風掃葉，頃刻立盡；蓋應享之權利，決不稍讓也。狀至堪嚔。六時十分抵巴黎，林季良先生及其甥何君在站相迓，取提行李等事，均由林君代勞，故雖不諳法語，毫無困難之感。出站相與驅車至列脫雷旅館（Hotel Litt-

林君所代定者也。旅館中人，多諳德語，房金每日爲六十法郎，有臥室起坐室浴室各一間，稍事休息，林君堅邀往中國飯館進餐，遂驅車至新中國飯店。此館屋雖不大，而頗有中國風味，朱檐畫壁，宮燈煌煌，佈置尙覺不俗。飯館主人林君，爲一留法學生，習電機工程，課餘假日，又嘗充電影演員，據彼自云，留法學生在此設飯館者，僅彼一人而已，言下似頗覺自豪者。此君福建籍，留法十餘載，已娶法婦生子矣。其婦終日爲之守店，總管一切店務，頗有文君當爐之風。餚饌調味尙佳，招待備極殷勤，但顧客寥寥，門庭冷落，此殆讀書人不善經營之故歟？飯畢，步行回旅舍，一路行去，夜市十分清靜，此地之街道店舖，頗有如上海三馬路與石路一帶之景象，並不整齊，惟馬路較爲寬闊耳。所謂巴黎繁華，設皆如今晚所見者，則上海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焉。

(十一)巴黎

十一月二十四日

晨餐甫畢，林季良君及何君來訪，約往作郊遊，遂欣從之。驅車直往蒲艾頭白壠(Bois de Boulogne)，同遊尙有中國學生數人，道出香柔麗柔街(Avenue des Champs Elysees)，大道寬坦，樹木陰翳，猶是初秋之景。車至湖濱而止，捨車，傍湖行，夾道蒼松丹葉，一望無際，小邱起伏，幽徑通人，垂柳板橋，錯落入畫。湖中輕舸往來，鴛鴦成羣，鷓鴣鷓鴣，逐游艇而行，此景此情，悠然有出塵之概。繞松林，循小徑，迤邐前進，樹木蓊密，野草叢生，時而風過，落葉打頭，此身如入深山。行里許，林不能盡，曲折穿支路而出，便得大道，遂雇車返城，蓋同遊之人皆憊，而日已過午矣。午餐於山東飯館，林君所邀也，雅座軒朗，佈置井然，開張纔數日耳。食時珍饈雜進，既豐且美，林君更饗以法國白葡萄酒，味尤香冽，既醉既飽，遂與主人作謝而歸。薄暮，閒步市廛，酒館咖啡館觸目皆是，而咖啡館之多，顧客之衆，尤爲他處所罕見。雅座悉設於行人道上，其旁皆有火爐電爐等等，蓋爲顧客消寒而設也；惟處此空無翳蔽之地，星星之火，又何補於



(隴白頭艾蒲名地)一之勝名外郊黎巴

事哉？思之可笑。聞法人性好優閒，公餘之暇，輒喜坐道旁啜茗，習俗所尚，由來已久。躑躅多時，所見皆如此。少焉，華燈齊上，粉綠黛紅，紛紛登場，蓋此時正神祕夜市之揭幕，登徒子獵豔之良時也。世情若斯，可慨也！夫巴黎夜市，既已領略其大概，於是遂回旅舍。少頃，林君來訪，乃邀之在旅館中共餐。旅館中之飯菜殊劣，而林君病胃，近頗劇，所食均非相宜，至爲歉然。飯後縱談至久，不覺夜深，林君既去，遂卽就寢。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上午九時許，往訪林季良君於其寓所，少坐，卽相偕往遊巴黎鐵塔（Tour Eiffel）。

高達三百公尺，於一八八九年開世界博覽會時所建，今遂成爲巴黎名勝之一焉。四周皆廣場，碧草平鋪，花壇錯雜，旁闢一園，樹木豐茂，猶呈欣欣向榮之狀。園佔地不廣，而橫塘曲徑，尙楚楚可觀。旣而乘電梯登塔，天風浩然，飄飄乎如凌虛而行，有羽化登仙之概。俯仰之間，巴黎全景，盡收眼底，洵壯觀也！乃成唐多令一闋：

『雲外雁聲寒，羈人猶未還，望鄉關萬水千山，客裏渾忘時節換，看秋色，又闌珊。白雲手輕攀，晴空氣可餐，御長風飛出塵寰，颯颯清風生兩腋，是天上，亦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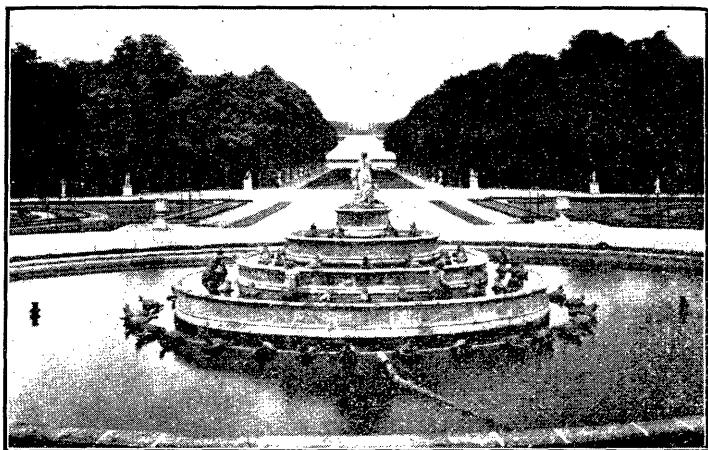
林君云，每屆夏季，遊人咸以此塔爲消暑招涼之勝地，當此之時，塔上設有茶肆餐館，生涯極盛，今則時屆冬令，遊人寥寥，餐館等等亦遂暫停營業，故景象乃一變而爲十分冷落也。憑覽移時，復乘電梯而下。林君邀往李樹樓（Restaurant Prunier）進餐，固辭不獲，遂隨之往。李樹樓者，巴黎之名餐館也，以魚蝦著，烹調之佳，別有風味，果名不虛傳焉；惟日受林君招待，至今八不安耳。食時，忽見出席此次萬國道路會議之巴西代表達摩塔夫婦，坐於鄰桌，相與寒暄，咸稱巧遇，蓋彼等自離柏林後，遨遊各國，方於前日抵法，不期又與余等在此相值也。飯畢，怡往留法土木工程師學會演講，余以飲酒稍多，頹然已醉，遂先回旅舍。至晚頭痛體軟，

輒昏昏欲睡，想今晨登塔，微受風寒所致也。夜未進食，怡出獨餐，歸謂余曰：『今日始嘗道地法國大菜之滋味矣。』言時笑不能仰，余問之故，曰：『頃去一餐館，侍者持食單至，口中喃喃不解所云，然知其必為詢食何菜也。菜單分數大類，而盡為法文，依照次序，第一類當為湯，惟名目甚多。細審僅識「空素美」(Consonne)一字；空素美者，肉湯也，乃姑選此。須臾送來清湯一大碗，鹹而且熱，毫無肉味，勉飲僅盡其三分之一。於是須選正菜，法文雖不識，但於西餐次序，固所素知，以此類推，第二類必為魚蝦之屬矣，而第三類當係正菜無疑；但第三類名目之多，尤甚於第一類。既而思普通菜單之習慣，凡正菜內名次愈列於前者，則必為大菜，如牛羊雞鵝等等，因即點第三類內之第一行以告之，轉瞬侍者送來生蛤蜊一大盆，此物為法國之名菜，雖素不慣食生物，惟既經選定，又不得不食，姑試吞之，而苦難下嚥，祇得舍而復選。持菜單諦視良久，無一識者，僅有牛排一字，頗與英文相髣髴，此時已饑腸轆轤，無暇計較，遂以此告侍者，果未有誤，遂得以此果腹。旅行海外，不為不久，而如此受窘，尙屬破題兒第一遭也！』余嘗聞恩格思教授述一笑話，形容一不識德文之人，來德旅行。一日，至一飯館，侍者以菜單進，其人因不識德文，姑指第一行以告之，侍者乃送一湯來。食畢，指菜單之第二行以告之，

以爲第二行爲魚也，而侍者又送一湯來，此人默念，第二行既非魚，第三行必魚無疑矣，乃以第三行告侍者，孰知送來者又爲一湯。其人憤甚，自思由上而下，無一非湯，豈由下而上，亦盡爲湯乎？於是指菜單之最末一行告侍者，詎知送來者乃牙籤數支而已。今日怡所鬧之笑話，雖不至此，但亦可謂五十步與百步耳。憶在德捷等國旅行時，凡旅館各房間內電鈴按關之旁，皆懸一小紙牌；其上繪有的人物，如爲打掃者，爲肩行李者，爲女僕，爲食堂侍者，故雖不識字之人，亦可一目了然，頗覺其新穎便利。設各國之菜單，亦能仿按電鈴之辦法，繪圖說明，其不更佳乎？

十一月二十六日

天陰霧重，頗似倫敦之天氣，下午將往遊凡爾賽宮 (Palais de Versailles)，昨晚已由旅館中代向旅行社定票二張，每人六十法郎。晨間無事，與怡乘地道車往遊蠟人館 (Musée Grevin) 比達，則雙扉緊扃，不知何故，問之路人，以不解法語，竟無從探詢。後遇一販報老婦，能英語，告以該館每日恆於下午二時開放，祇得快快返旅舍。下午二時旅行社放車來接，乘之先往旅行社辦事處，因遊客咸在此會集，然後共同出發；坐候久久，以人數過少，須改於



凡爾賽御花園

明日早晨，今日遊福何不佳之若是耶？因思既不能去，不若仍往蠟人館。巴黎蠟人館之名，余幼年讀教科書時已早聞之矣，以爲必較英國所見者更爲精彩，孰知乃適得其反。以言規模，遠不如倫敦之大，惟陳列品中尙不乏佳作耳。內亦有中國人物，惟無名姓，觀其佈景，似爲形容我國長城抗日之戰，塑有中華兵士三五，以萬里長城作背景，遠遠有日本旗幟，一將軍立崗巒之上，手執望遠鏡作觀察地形之狀，兵士咸荷槍或俯或伏，衣帽間均沾有血漬，神情頗佳。蠟人部參觀既竟，適另一廳內魔術登場，技術甚屬平常。既畢，又至一幻室，內部作八角形，四壁皆鏡，中

有機關，撥動之時，電炬忽明忽暗，變出各不雷同之景凡五種，聊供遊者戲笑耳，實與蠟人館毫不相干，殊無意義，此殆所謂賣野人頭之類耶？迨出，已萬家燈火，躑躅於蒙馬德大街 (Rd. Montmartre) 一帶，巴黎鬧市之一也。經一鞋店，規模之大，尙屬初見，適在大廉價，乃入內購皮鞋二雙，式樣甚美，是不能與在德國所購之同日語矣，每雙僅五十五法郎，堪稱價廉物美。過大使旅館 (Hotel Ambassador)，達摩塔夫婦之所居也，因入內順便一訪，未值。旅館之左，有一大玩具商店，屋頂有聖誕節之幻燈廣告甚大，橫跨路中，觀者麇集，因亦雜其中觀之。見上有一聖誕老人，衣紅衣，披風帽，肩荷大袋，僵僕而行，笑容可掬，老人之周圍，有無數小雀，能飛能動，一若真在天空翱翔者，頗覺靈瓏動人，羣兒見此，笑呼不絕。商店之櫥窗內，東西左右，幾無處不爲玩具，而尤以洋娃娃爲最佳，最引動人。窗內高處有臺，自上沿級而下，均爲洋娃娃，約分三四組，每組約十餘人，作魚貫而下之狀，服飾每組不同，有曳長裙，冠羽冠者，有秀髮垂髻，御蟬翼之舞衣者，有着短褐長褲，作水手之裝者，先後錯落，連翩而下，俯仰顧盼，姿態極妍，大有栩栩欲生之狀，實令人百看不厭，成年之人，尙復如此，矧兒童耶！惜此時已閉市，否則必將購一二以歸也。此地各商店之營業時間，並不一律，已有上扉者，亦有燈火煌煌，門庭



(畫意寓之國故望遙) 崙破拿之上島荒

若市者，甚有店門之前，雜置香水花粉化妝品等，或手帕絲襪布疋等，一人立高處手舞足蹈，大聲喚賣，其營業如何，雖不得而知，然圍而觀者甚衆，與我國賣衣店之情形，髣髴似之，當未出國之前，決不信國外亦有此種景象也。

十一月二十七日

晨有微雨，未久即止，惟天仍陰寒耳。十時偕怡乘旅行社之車先往遊拿坡崙宮（Malmaison）。同遊共五人，有荷蘭人一人，奧國夫婦二人，均甚和藹，一路言笑，頗不寂寞。比達宮門，天又下雨，此宮地處郊僻，景甚荒野，內部陳設極為平常，殊不類帝皇之家，

拿坡崙與王后約瑟芬同居之處也。外景頗有田舍風味，約后卽歿於此；其臥室佈置，據嚮導者謂悉照生時無稍異，宮內器具什物之上，多以白鵝爲飾，或雕刻於木上，或織繡於錦上，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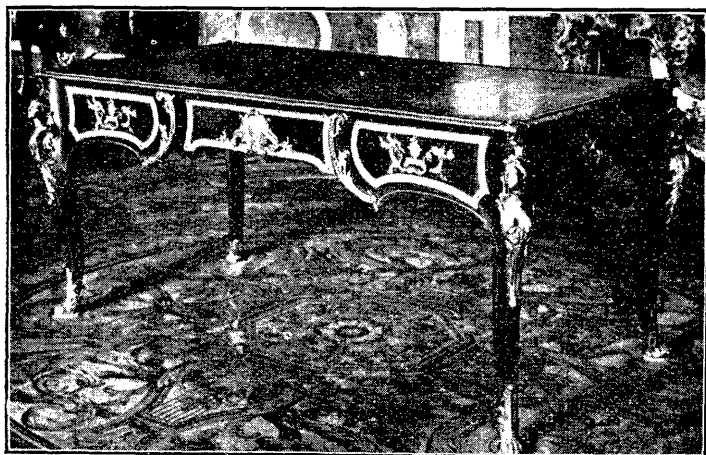


拿 后 約 瑟 芬

尙武之人。想夫拿坡崙當年之風流豪俊，曠世所希，政蹟逸話，流傳今古，惜乎滑鐵盧一戰，一敗塗地，卒至囚繫荒島，抑鬱而終，一世之雄，今安在哉？英雄末路，遇也何蹇，此殆爲窮兵黷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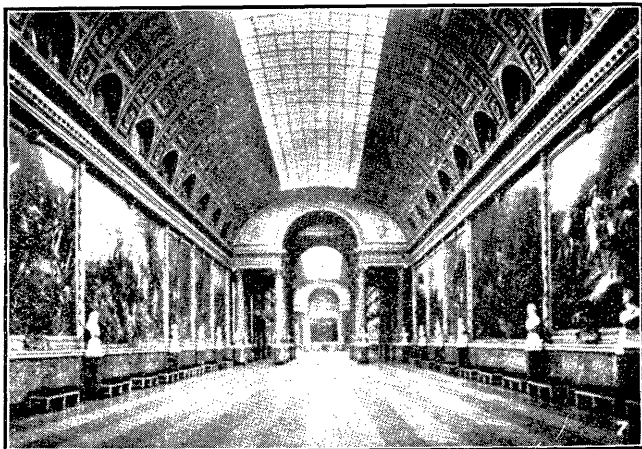
后酷愛白鵝，帝欲博后之歡，故凡大小器皿之上，無不有鵝，然亦有數室之器具上無白鵝者，則爲與后愛情破裂後之所製也。有一室內，專陳列帝后生平玩好之衣物用具，珠襦繡裾，珍藏完好，又有后手製之刺繡，精工纖巧，無與倫比。帝之親筆書札，字跡挺秀，極不類出諸糾糾武夫之手；觀其室內所懸之畫象，英姿弈弈，貌秀而文，亦不類一枕戈

恃強凌弱者應有之果報歟？宮之旁，卽爲御花園，廣大無匹，高樹千雲，長塘映帶，極盡林泉之勝。園中佈景分二部，一仿英國園林之佈局，偏於瀟灑天然，不加造工；一則爲法國固有之庭園派，偏於人藝，花草樹木，悉加裁剪，故皆整齊而無姿態，刻板而乏風味，吾未見其美也。園中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傍水依林，景尤幽渺，蓋皆仿各國之邸舍而築者也。每一小舍之旁，間闢有菜畦瓜棚，茅檐之下，則紡車白磨等縱橫雜列，儼然農家之景也。處此紛侈富貴之中，而並具田舍風味，頗覺野趣盎然；惜屋宇今已頽圯不堪，蛛封塵鎖，滿目荒涼，當時曾不知費幾許心力，而今則徒爲鳥鼠所佔，風流雲散，豪華消歇，世事無非如是觀，又何必患得患失哉！出園已午後一時半，驅車至一附近餐館進餐，菜殊劣，而價頗昂，每人須二十五法郎，啤酒一小瓶，須十六法郎，蓋此餐館，與旅行社相連，凡旅行社招徠之客，必須在此進食，是價之昂，蓋有由來。餐畢，往遊凡爾賽宮，輪奐嵯峨瑰麗，巍則巍矣，然十室九空，一無陳設，徒覺其殿宇重重耳。據云內部器皿，咸毀於革命之時，惟壁間尙懸有巨幅之油畫甚多，僉與歷史有關，天陰時晏，已不復能細觀，有一室內，中置長桌一事，別無他物，桌上置有說明書，蓋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約簽字，卽在此也。觀此乃聯想及法前首相克雷蒙梭；怡遂問嚮導者曰：『人謂首相直



凡爾賽和約簽字之棹子

立而葬，不識有諸？」曰：「是乃一二子之信口雌黃耳，實無其事也。」將下樓，嚮道者指梯鄭重而言曰：「當凡爾賽和約簽字之日，德國代表，即由此梯而上，」言時欣欣然有得色。蓋當普法戰爭之時，德軍大捷，殺敵擧旗，直達巴黎，普王威廉即在此宮登德國皇帝位；當此之時，霸傾聯邦，威騰四海，未嘗非一世之雄也！然其後大戰敗績，德人再蒞此宮，低首求和，委曲締約，回首前塵，直如一夢，滄海桑田，世事誠無常也，能不慨然！遂下樓，繞御花園而行，樹木蕭疏，花壇錯雜，惟修剪過於整齊，未免失之呆滯。園之中央，有一大池，中有噴泉，池旁石人對對，雕刻極精，與我



凡 爾 賽 宮 內 一 瞥

知禮者，必爲日本人，反是，則爲中國人矣。外人之輕我若此，令人憤愧皆非。晚飯後，怡往訪林國之所謂荆棘銅駝者，殆相類之。瀏覽移時，暮藹四合，遂乘車入城。道出崗谷突廣場（Concorde），電炬如星，噴泉萬道，掩映於燈火之下，光彩四射，蔚爲奇觀，惜車行甚速，一刹即過，未能細加領略，頗以爲憾。同遊之奧國夫婦，與余等頗相友好，迨握手分途時，怡特向之問曰：『君等亦知我等爲何國人乎？』曰：『其爲日本乎？』怡曰：『君誤矣！我等乃中國人也。』事後怡謂余曰：『吾固知其必將誤認余等爲日本人也，故必須辨正之。我固不欲掠人之美，然亦不願爲人所掠也。』蓋歐洲人士之辨識東方人，若衣冠整齊

季良君，余以憊甚，未同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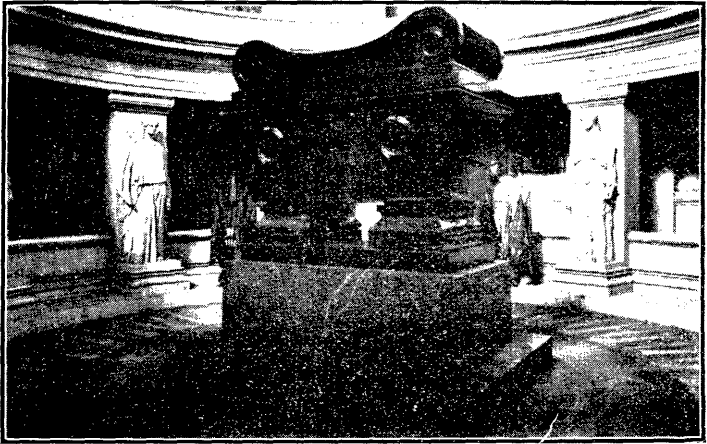
上午怡往公使館，訪同舟來歐之楊玉清君，蓋楊君任事於使館也。遇蕭繼榮代辦，約以午間去中國飯館進餐。怡歸旅舍未久，蕭代辦及楊君即駛車來接，遂與之同往申江樂園，規模與山東飯館相髣髴，而佈置較精，菜則遜之。食時偶談及此邦之風尚習俗，余與怡感覺法人之生活過閒逸，社會之風俗過浪漫，蕭代辦曰：『不然，君等所言者，乃一般時髦無聊人之情形耳，社會有行之士，並不如此也。』蕭代辦又云：『法國家庭，對於女子之管教，尤爲嚴肅。凡大家閨秀，或教育良好家庭內之女子，從不能輕易與男友往來，雖年已及笄之女，每日入校出校，猶往往由家長親自接送，設偶遇讌會，亦必有母兄爲伴，不得稍越雷池。法國雖尙跳舞，但良家婦女，僅於家庭親好之中，公共讌會之場，偶一爲之耳；而年輕少女，尤非經母兄之指選允許，不輕易與人合舞，其家教之嚴，有如此者。非若我國近年之青年男女，言社交公開，則以跳舞爲男女交際必須之技，言戀愛自由，則視婚嫁爲兒戲好奇之事，家庭教育，日趨放任，社會風紀，一瀉千丈，所謂禮教之邦者，一至於此，能不爲之痛心！』飯畢，復由蕭代辦等駕

車送歸。下午三時，何君來，同去一大百貨公司名彭馬雪者（Bon Marche）購物，昨所約也。法國素以製造化妝品著稱，可的（Coty）香水，尤馳名全球，若購歸贈友，必受歡迎。然最近曾聞人述及可的廠主人之事，有關於吾國者，聞之不勝憤恨，任其物品如何之精美，吾誓不願再購之矣。蓋可的之化妝品，雖傾銷全世界，而其在華之銷路尤廣，該廠主以年獲巨利，擁資甚富，乃在法辦一日報，專以親日詆華為宗旨，毀謗我國，無所不至，吾婦女界若稍有血性者，聞之當有所憤激，共起抵制，庶人亦知我中華民國之婦女，固非盡屬無心肝者也。可的出品，既不願購，於是僅購得他廠所出之胭脂膏一小盒，淨面水一瓶，又在疋頭部購喬其絲絨料二件，價甚廉，蓋法之特產也。最後乃去餅乾部購餅乾一盒，戈公振君所囑購寄俄者也。一小方盒，須二十法郎，其昂可知，設在國內，最多不過一元左右耳。既出，遂順道往訪林季良君，蓋其寓所，即在公司之對面，怡以不諳法語，郵局寄物，頗感困難，因將適間為戈君所購之餅乾交林君，託其代為寄俄。林君連日胃病大發，且甚劇，狀頗委頓，故稍坐即辭出。甫歸旅舍，楊玉清君偕其女友施莉俠女士來訪，堅邀出外進餐，於是共驅車至萬花樓，規模及佈置為在法歷往之菜館冠，四壁繪事，據云咸出諸留法研究藝術者之手，清麗古雅，不同凡俗，餽饌

烹調尤精，頗有粵菜風味。飯畢，以時尚早，乃邀楊君等復至旅舍閒談，楊君出其近作「歐行前車錄」以示，曾刊載於大公報，歷述自滬至歐一路之觀感，文意甚佳，其對於哥崙坡所見之女子，讚許尤甚，大有無女不美之概，可謂別具隻眼矣。

十一月二十九日

天氣陰晴而和暖異常，上午與怡參觀羅浮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u Louvre) 層樓聳峙，軒昂宏敞。屋之中央有廣場甚大，蓄鴿成羣，雜人飛行，而麥穀鴿糞，遺棄滿地，至不整潔。其內搜羅美備，不可方物。先觀其油畫部，精品羅列，琳琅滿壁，大有目不暇接之概。學生攜畫具，坐高椅，在此臨摹者頗衆，其中亦有一二中國學生，無不凝神壹志，目不旁窺，故參觀者咸輕步屏息而過，蓋恐擾畫者之神思也。次又觀其雕刻部，均爲古代之物，余等於此道殊難了了，不感有若何興趣，縱覽一周，遂出。擬去他部，而須於下午二時後始開放，乃復至油畫部，在其出品翻印零售處購畫數張，佳者不多，而價均甚昂，乃擇購其尤者三小幅。既出，經星場，遙謁無名英雄之墓，蓋此地車馬特多，絡繹不絕，穿街越道，大非易易，立路旁觀望移時，復驅車往謁拿坡崙墓。入門有廣場甚大，墓屋巍然，高聳雲霄，內分二部，前爲禮拜堂，後爲墓宅。



拿 破 崙 之 石 棺

拿墓作圓形，深陷地下，位於屋之中央，墓穴無頂，以石砌成，潔無纖塵，其上環以石欄，往謁者可以在上倚欄瞻仰。環墓穴之周圍，有石人像凡十二，高可丈餘，中置拿棺，以紅石製成，晶瑩光滑，琢工甚精。墓旁複室曲折，均為功臣大將停棺所在；蓋凡有功於國家之將帥，多得附葬於此，以示優渥，而表隆顯，福煦將軍亦葬於此。其中有空位一，本作霞飛將軍停棺之所，後以將軍遺囑須歸骨故鄉，遂罷嚮導者謂，凡女子例不得附葬於此，但有一例外，即拿坡崙弟婦之心墓，亦葬於此，蓋拿弟早世，生時夫婦感情彌篤，其婦臨沒之際，謂其家人曰：『我死之後，身雖不得與

吾夫同穴，但願取吾心而葬於其側，吾死無憾矣；蓋人之所貴者，心也，吾欲吾心永隨吾夫之左右，臭皮囊固無所用也。』遂從之，以全其志，此亦可謂專於情者矣！甫將轉步出外，忽聞禮拜鐘聲大鳴，詢諸嚮導者，曰：『此正某少將在此舉行婚禮之時也。』乃導之至禮拜堂後一小室，由窗中跛而觀之，見一牧師正爲新夫婦作祈禱。余等所立之處，前後左右，石棺縱橫，陰氣襲人，不可久留；夫婦禮乃喜慶之事，而舉行於墟墓之前，何乃不宜，甚矣，外人心理之費解也！既出時已過午，驅車直至新中國飯店，餐廳中闕無一人，惟店主人及二三夥友坐室隅閒話，蓋此時已過午膳時矣。主人殷勤備至，囑庖丁速爲備餐，並趨與談話，謂此店營業欠佳，月虧頗鉅，幸家中每月必有學費三千法郎，匯法，賴此尙能維持現狀耳。余等食畢，主人堅欲作東，不准付值，推之至再，允八折計，再讓之，始全收焉。日前聞林季良君云，此人豪爽好客，有義俠之風，留法同胞中有窮乏者，悉與之食，不索其值，以是白食之客日多，而不貧者亦與焉。旁人嘗爲之不平，而主人則毫不介意，其虧蝕之原因，殆卽由於此乎？晚間林季良君招宴於其寓所，同座除林君之長公子及其甥何君外，尙有黃花崗烈士方聲洞先生之夫人及其公子賢旭君。方夫人一眼望之，卽可知其爲飽經憂患者。公子賢旭，在法習土木工程，于茲有年，儀

表落落，謙恭有禮，談吐有見，而事親甚孝，洵不愧爲先烈之後，然其得力於賢母之教者，似尤多也。此外尚有張溥泉之女公子及二三女客，餽饌豐盛，美不勝收，蓋爲新中國飯店之庖丁所烹也。食畢，復攝影以留紀念，至十一時，賓主始盡歡而散。

十一月三十日

怡上午獨往國葬場，及航空展覽會參觀，余未偕行，留旅舍擷擋行裝，蓋明日清晨將赴瑞士也。怡歸甚遲，已下午三時，遂同去餐館進餐，既畢，先去美國通運公司（American Express）兌幣，又至萬國臥車公司問火車時刻，蓋余等一路車票，皆由該公司代辦也。最後乃往理髮店理髮，怡先畢，囑余在此稍待，彼乃去附近之照相館取昨交晒印之照片。怡出未久，而余髮卽理畢，店中人向余索值，余謂候怡來同付，因怡之賬亦未付也。候之良久，怡猶未至，心滋焦灼，店中人復頻頻相問，至感窘愧，而余囊中空空，無分文法幣，又時見店中人互相咕囁，若在竊竊議論余之長短者，益覺坐立不安，恨恨不止。又頃怡至，如釋重負，匆匆付值而出。道經一街，兩旁行人道上多爲食物之攤，鍋爐桌椅，排列殆滿，如野味也，炒栗也，煎餅也，烤魚也，以及鮮菜汁，生蛤蜊，形形色色，不勝枚舉，現做現賣，生涯極盛，喧嚷之聲，與杯盤之聲，不絕

於耳。食客均立食，此吞彼嚼，味尤津津，此類情形，大有如我國上海之城隍廟，而在其他各國，實所罕有者也。晚間邀林季良君同餐於上海樓，規模尙大，而顧客尤衆，泰半爲中國學生，情形頗與柏林之南京飯店相似，談笑之聲甚高，空氣頓感嘈雜紛亂，此爲我國人最擅長之事，而亦正所以常爲外人加白眼而非笑者也。甚矣，積習之難改，有如是哉！此館之菜，烹調特佳，濃淡可口，余等所食之白汁鯉魚湯，味尤鮮美，因之食慾大增，連盡飯三碗，怡笑謂之曰：『今晚設有欲食之物，務盡其量，蓋明日將行，一出此邦，非至歸國，便無噉飯之地，而此後又將度其嚼麵包之生涯矣。』隣座聞言，俱爲嘖然。明晨須早起，食畢卽與林君作別回旅舍。

(十二) 瑞士

十二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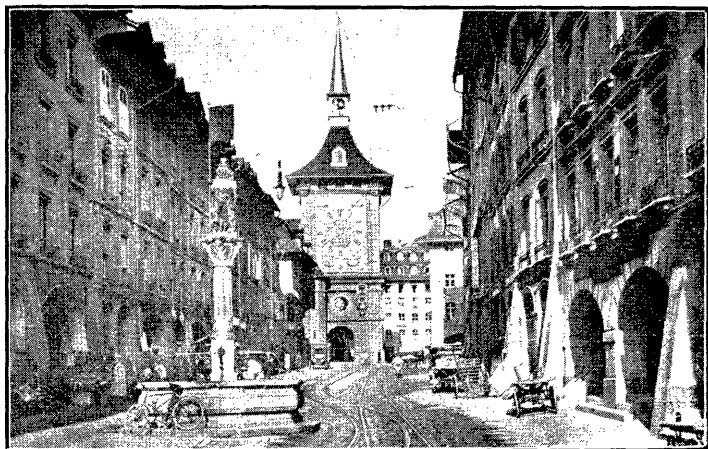
晨五時起床，天尙未曙，洗漱進餐畢，已六時餘，急雇車赴車站，將離旅舍時，領事館之陳君忽至，蓋林季良君特囑來送也。遂同乘車往車站，甫入車廂，而林君與其公子及何君又相繼而至，如此大早，有勞遠送，至感不安。七時開車，於曉色蒼茫中，遂與巴黎別矣。車中乘客寥寥，吾二人獨佔一廂，遲眠早起，倦不能支，乃伏几而臥，一覺醒來，時已近午，下午一時零七分抵巴色爾(Basel)，已爲瑞境。赴瑞京須另換他車，此地之時刻，較法快一小時，蓋車站中之時計已二時零七分矣。赴瑞京之車，須於四時零七分開，在此可有二小時之停留。凡入一境，護照行李，例須檢查，但余等所有箱篋，均未啓視，僅在護照上加蓋一印而已。蓋此地之人，多通德語，關吏有所問，怡輒應答如流，余等遊瑞之意既明，彼遂笑頷謂毋須檢查矣，可知言語之通達，其便利有如此哉。於是先將行李存放站中，然後去車站附近之萬國臥車公司兌換瑞幣，一美金約可兌換瑞幣三法郎，易言之，即每法郎約等華幣一元也。公司中人言，此城甚小，

設欲環市一遊，乘電車一小時內可來回，遂如言行之。城固不大，而市容修美，馬路整潔，一如德國。過一橋，兩岸樹木如拱，屋舍錯落，風景頗佳，蓋此卽萊茵河也。立橋上顧盼移時，又至一磁器店購小杯一套，以作紀念，迨返車站，纔三時十五分耳。車站內有餐館甚大，遂入內各進茶點，味甚佳，食畢上車，行李已送來，送力及存行李費共須七法郎六十生丁，便利之代價，殊不輕也。五時五十四分抵瑞京拜恩（Bern），下榻於拜倫旅館（Baeren Hotel），旅館距車站甚近，步行可達。旅館接客將行李置於手挽之小推車上，余等隨之徐徐而行，將達，余藏瓷器小玩意之紙盒，忽自車上墮地，心滋焦急，蓋盒中之物，悉係一路在各國搜集所得，值雖不鉅，然頗費一番心血，設爲墮碎，恨莫大焉。是時接客亦面色驚惶，不知所措，抵旅館卽加啓視，各物竟完好如故，可謂幸矣。此旅館雖不甚大，而尙舒適，房金每日爲十四瑞士法郎，僅臥室一間，惟頗寬大，晚膳每客四法郎，菜甚豐美，旅館中侍役多爲女子，招待頗爲殷勤，咸能操德英法三國語，均甚流利，故語言極無隔閡之苦，飯後稍坐，遂卽就寢。

十二月二日

晨起略遲，蓋昨夜房中煖氣過熱，而被褥甚厚，燥熱不堪，致難安睡。早膳畢，與怡步出旅

館，沿大路行，越總統府而西，至一湖濱，兩岸地勢甚高，樹木干雲，人家櫛毗，風景天然，錯落有致，直不啻一幅圖畫焉。湖邊蓄鴿甚多，一老者坐石欄上，不時出其衣袋中之花生仁置掌中，羣鴿乃飛集其上啄之。怡以趣甚，因徵得老者之同意，爲之攝電影。彼乃復置花生仁於兩掌之上，又納少許於口中，於是羣鴿集其掌口中，紛紛啄食，厥狀尤趣。余等初以爲此老者，乃爲專司飼鴿之人，後聞其自云，暇時輒喜來此飼鴿爲消遣，而甚引以爲樂，蓋一幽閒之散人也。此地昔以產熊著稱，故城亦以熊爲名焉。聞距此不遠，有蓄熊場甚大，步行可達，遂與怡按徑前往，越橋而北，熊場在焉。有大阱二，以石砌成，旁有小室，爲羣熊之居處。阱之中央，樹一高木，以作熊等攀援之用。內有水池，渴可以飲，亦可以浴。熊大小約有十餘，觀者咸圍集於阱欄之上，投以花生蘿蔔之類，逗之爲戲。熊場之旁，小肆林立，所售皆風景明信片及飼熊之果餌等，索價甚昂，倍於市上，乃購風景明信片數張，備寄親友之用。竚觀移時，返步入市，擬先覓餐館進膳，連去三五家，均爲酒肆，而無正餐，且顧客寥寥，門可羅雀，僅二三酒客，把盞作葉子戲，聚精會神，寂然無聲。所至皆如此，而大街小巷之中，既無車馬之喧，亦無行人之跡，環行往返，已遍全城，竟如入無人之境。大衢之中，築有鐘樓及噴水池甚多，池皆築於街之中央，以爲點綴之



瑞 士 首 都 鐘 塔

物。又前行，經市議廳，始遇一二人，乃向問訊，始得餐館所在，但甚小，饑不擇食，果腹而已，蓋已下午二時餘矣。餐畢，復漫遊市塵，繞城一周，東西南北，即在此方寸間，其小可知。今日爲星期日，到處商店停業，居人咸休居於家，或出遊郊外，歐人之常習也。然路上行人之少，實屬罕見，遊行各處，所見惟清靜寂寞而已。遂回旅舍稍憩，晚餐於旅館對面之一餐館，規模甚大，顧客如雲，乃各擇一湯一菜，湯每客八十生丁，菜則每客一法郎半，迨付賬時，兩客共須七法郎，殊不解其加賬之由來。詢之侍者，始悉牛肉內加有山芋及生菜少許，每樣均須加價六十生丁，此種習規，

尙屬初遇，在其他各國，未之有也。餐畢，擬往觀電影，不知戲院所在，遂回旅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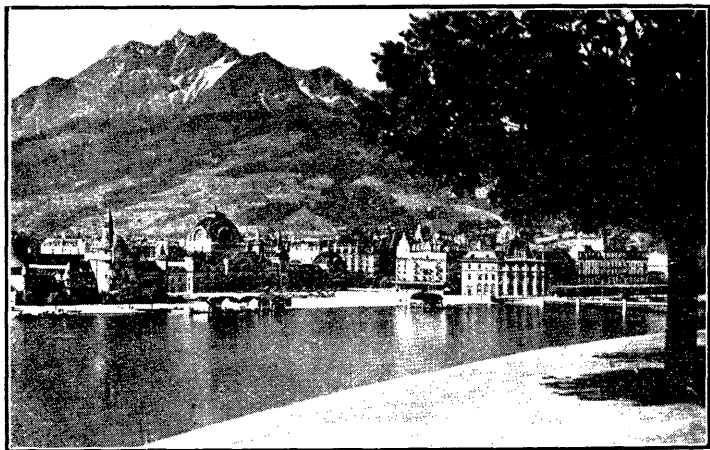
十二月三日

晨餐畢，與怡乘電車往遊孤登山（Gurten），此間著名之勝地也。比抵山麓，天忽下雨，冒雨換上山電車登山，遊人絕跡，車中唯吾二人。四顧寂然，但聞樹木蕭蕭之聲，風雨打車窗之聲，以及電車之行聲，幽寂之情，悄然有出塵之概。山不甚高，須臾即達，捨車登山巔，風雨更劇，寒氣砭骨，幸攜有雨具，尙不致十分狼狽耳。上有酒家及旅舍三五，門庭冷落，闕無人聲，蓋此山爲夏令避暑之勝地，而一屆冬季，遊人咸裹足焉。攝衣循山徑而行，路殊平坦，無崎嶇難行之情，登高望遠，則闔閭禹家，盡入眼底，惜今日微有薄霧，故稍覺隱約迷糊耳。山中樹木甚少，平地廣闊，無曲折幽渺之勝，所見景物，如此而已。若此而可稱名勝者，則在我國，可謂無地而不爲名勝矣。冒雨來遊，所得乃如此，未免失望。縱覽一周，復乘原車而下，匆匆回城，先至餐館進膳，菜頗不惡，而價特廉，每客僅二法郎五十生丁。食畢，乃入市購手錶，時雨已止。瑞士手錶雖著稱於全球，而式樣靈巧者，殊不多覩，且價均甚昂，女式手錶，非一二百元者，幾皆不能上眼。店中人云，凡出口之貨，式樣往往較本地者爲佳且新，而機件則反是，遂與怡購普通手

錶各一，一爲八十五法郎，一爲一百二十五法郎。行經一百貨店，見所售小火車價甚廉，因購一套，又購小咖啡杯一隻，歸而啓視，詎知二者均爲德國出品。余等歷遊歐洲各國，偶去市場，所見德國貨品，比比皆是；德國貨物之充斥於全歐市場，大有如東亞之日本貨物焉。購畢，復去食物舖，購火腿麵包水菓等物，以備明日車中可食，蓋聞旅舍中人言，此地去羅鎮（Luzern）之車，並無餐車，伙食須自備也。

十二月四日

晨乘十時零五分車赴羅鎮，初時稍有微雨，傍午，則天朗日暖，有如初春，車行山谷間，重巒起伏，飛泉時見，山峯高處，積雪甚多，日光所被，萬峯生烟，如蒙輕霧。臨河處，則常見波光之上，有白雲斷續，裊裊自水面上升，蓋皆嵐氣也。車行甚緩，每站必停，而停時甚久，幸一路風景如畫，倚牕顧盼，尙不感若何悶苦耳。車至茵特臘艮站（Interlaken）換車，在站中停留約一小時餘，去羅鎮之車始來。下午四時二十分抵羅鎮，投宿於中央旅社，巴黎所居列脫雷旅館主人之所介紹者也，以是招待備見殷勤，如遇素識，而房金亦較廉，每日僅十法郎。稍事休息，乃外出散步。此地四面皆山，山下爲湖，沿岸高樹成行，大堤廣闊，可供遊人閒步。至一橋上，



羅 鎮 湖 濱

立而望之，近山如黛，遠峯重疊，而山上積雪片片，掩映於夕暉之下，色甚嬌豔。橋下水禽甚多，戲游水面，何止千百，蓋蓄以爲點綴景物者也。湖水清且漣，明澈見底，游魚往來可數。少焉日落崦嵫，新月迎頭，遠近漁艇，咸絡繹而至，泊於湖濱，臨湖人家，燈火瑩瑩，燈光反射於水波之上，有如夏夜繁星。沿湖之南，屋舍連亘，依約遠望，髣髴如吾鄉西子湖濱沿白堤一帶之景。人嘗以西湖比之爲東方瑞士，未免唐突西子，此二地雖有相似之處，然靈秀之氣，奚能與我西子敵哉。設必欲相提並論者，則余意我人今後宜稱瑞士之羅鎮，爲西方之西湖也可。歸成浪淘沙一闋，詠

適間湖濱之景也。

『暮色浸寒流，新月如鈎，蘆花深處隱漁舟，撒網漫聲齊晚唱，水調歌頭。風過葉颼颼，寂寞蘋洲，離家不覺又經秋，最是蕭然無絆束，野鶴閒鷗。』

十二月五日

天氣晴朗，風日暉麗，惟氣候甚寒，上午十時五十五分乘輪去維維納(Vitznau)，舟駛於大風急浪中，幸不十分顛簸。湖中水鳥成羣，款款拂水而飛，頻添景色。兩岸層巒疊岫，林木森茂，山下人家錯落，傍水依林，翛然塵外。舟行約一小時許，達山麓，換乘火車上山。車身甚小，約可容二三十人，車至半山間，探牕迴顧，石崖巉巖，湖流如帶，遠近峯巒，環峙如拱，屹崿峻嶒，氣象萬千。沿鐵道而上，兩旁樹木蕭疎，松柏挺茂，雲氣飛騰，繚繞左右，此身如在白雲中矣！俄爾墨雲四佈，霧氣深沉，狂風驟起，山鳴谷應，不一時而雨大作，氣候益寒；迨達山巔，只見滿山潔白，大雪初霽，枝頭樹杪，垂垂如飛銀推綿，風過搖曳，雪花亂飛，景頗清趣。山之最高處，距湖面高出三千餘呎，冬季嚴寒，積雪甚厚，經月不融，久而成冰，故車不能達，恐僨事也。車至麗奇(Rigi Staffelholze)即止，此地有一鄉邨旅舍，木屋數椽，牕明几淨，倚檻外矚，全山景物，一望

無窮。同車上山者，共有十餘人，此時已午後二時餘，咸議先在旅舍進膳，以消寒餒；山餽雖簡，而味極可口，抑饑好食耶？每客爲五法郎。既畢，遂紛紛往山中遊覽，山地頗平曠，松柏獨多，蒼翠悅目。踏雪沿山脈而行，所見除一片雪景外，但覺雲氣沉鬱，景物依稀，蓋天氣不佳，晴雨無定，大好風景，盡淹沒於重霧雲氣中，大可惜哉！同遊有一羅馬尼亞人，能德語，且行且與怡交談，因詢其國籍，曰：『不知足下亦嘗聞羅馬尼亞之國名乎？』小國之人，唯恐人之不能知，出語何其可憐之甚也！山中勾留約三小時許，遂乘原車下山，暮色蒼茫，星光隱約，晚來景物，又是不同。乘上山火車者，宜佔左座，蓋向右之風景，多爲峭壁，不如左向之遠甚，余等以先讀遊山指南，故來去均擇左座，得以飽賞勝景。抵船埠換舟回城，已萬家燈火矣。

十二月六日

風和日暖，天氣宜人，上午偕怡遊於城內，過一木橋，橫跨大湖之上，爲數百年前之建築物；橋身猶甚堅固，惟外表已敝舊不堪。橋下水禽之衆，尤甚於前日所見者，常有行人倚橋欄投麵包屑以飼之，其悠閒之狀，與拜倫所遇飼鴿之老者，同一情致。處茲青山綠水之鄉，不但風景佳勝，卽人物亦較他處閒散瀟灑，不同凡俗也。穿橋而過，信步登山坡，此地人家櫛毗，樹

木參差，景極幽靚，蓋皆爲富家之住宅與別莊也。至其頂，路不能通，便折回，循道而下，越街過巷，繞小徑而至一池畔，碧水一泓，清澈見底，小萍點點，翠嫩欲滴。後有山，山壁平峭，壁上似有刻文，而爲木版所蔽，不能見其廬山真面。池旁高樹拂雲，野草滿徑，幽禽飛鳴，出沒枝間，景之幽雋，幾疑身在山林中，而不知數武之外，卽爲遊人如雲，塵囂匝地之鬧市也。因與怡在池邊合攝一小影，旣出，見小徑之前，樹有一牌，就讀之，始知山壁之文，乃爲一七二九年巴黎殉難瑞士陣亡將士之紀念碑也。其旁卽爲冰凌園（Gletscher-garten），一八七二年所發見冰期之遺跡也。惜時適正午，停止參觀，未能入內一觀爲憾。歸途沿湖行，遠望湖山如畫，雪峯重疊，如此風景，在歐洲自是不可多得。至湖濱，見一漁人，方張網捕魚，湖水清淺，一魚傍岸游，長可二尺餘，行動甚緩，呆滯不靈，漁人張網自後徐徐兜之，魚左亦左，魚右亦右，追逐久之，卒墜羅網；如是捕魚，尙屬初見！是時道旁竚立而觀者甚衆，余等亦爲之駐足焉。漁人旣得魚，卽捧於地上，凡三五次，魚遂斃，乃納筐中而去；若在我國，必以生致爲幸，豈西人愛護動物之觀念，亦推而及於魚類乎？午飯後稍憩，復與怡入市購物，向聞瑞士白地凸花之襪單，品質甚美，久覓不得，後至一店，始獲之，而價奇昂，佳者每幅須六十餘法郎，未免過於奢侈，遂捨之。傍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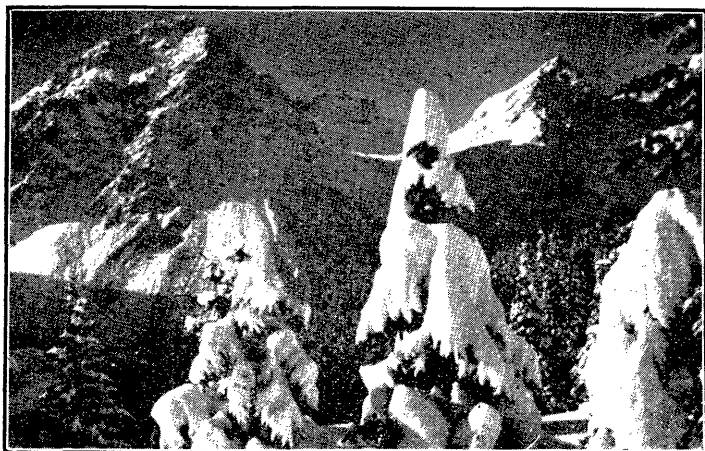
羅鎮湖濱之一角

復去湖濱閒坐，夕陽掛林，晚霞飛錦，清波照影，逸趣悠然，迨歸旅舍，已暮藹四合，燈火煌煌矣。晚飯後，去橋堍購炒栗子，味頗佳，勝於英法，乃攜栗復去湖邊閒步，夜間景物，更覺靜穆，信步前行，已至大堤盡頭，四顧寂然，悄無人聲。又前行，至一大柳樹下，旁有長椅，坐而稍憩，遠遠見樓閣縱橫，漁舟隱約，又聞游魚飲水，唼呷有聲，惜今夕無月，不然此景當更可人也。乃出適間所購之栗，與怡且食且言，不覺夜深，寒氣襲人，霜露沾衣，不能久留，遂歸旅舍就寢。

(十三) 意大利

十二月七日

曙色未透，旅館侍者已來速起，梳洗進餐畢，即赴車站。曉風凜冽，寒不可耐，竚候少時，車始來，乘七時零五分車去意；午後二時十分抵米蘭（Miland），換車直赴羅馬。車中無餐車，惟每至一站驛，必有小販提食袋前來兜售；此種食袋，在德時嘗數見之，但從未嘗試，今車中無食，遂與怡各購一袋食之，每袋售價六里拉，內有紅酒一小瓶，拌麵一包（即意國著稱之馬可羅尼也），烤雞及蔬菜一包，蛋糕一方，水果二枚，內並附有小鐵刀叉及紙製之盤各一，麵及烤雞均甚熱，似甫經烹製者，味亦頗可口，惜一路旅遊，早未嘗試，否則當可較車中之餐經濟而方便多也。沿途風景，以雪山為多。未經聖谷泰山洞（St. Gotthard）時，所見均為荒郊田野，及進洞，則眼前頓黑，昏無天日，車行洞中十餘分鐘之久，甫出洞，則山谷平原，一片白色，蓋正大雪初霽也，心目為之一清。雪厚可尺餘，平林邨舍，均若以雪製成，屑玉堆銀，纖塵不染，景物之清冷，無過於此，真可謂一片淨土矣！晚十時半抵羅馬，承大使館朱爽齋君攜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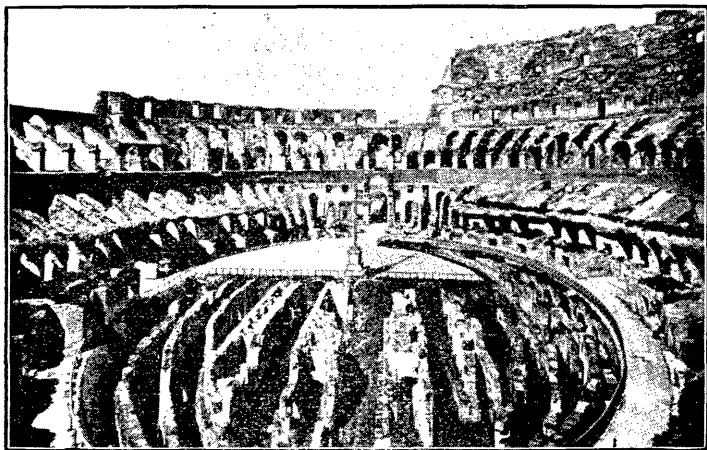
瑞 士 雪 景

來站相迓，照料一切，殊覺方便，並已代將旅館定就，名曰隆特雷，(Londres) 雖非頭等旅館，然內部尚修潔，且地非鬧市，清靜異常，即在使館之旁，距朱君寓所，亦僅數武之遙，以是頗有照拂也。

十二月八日

晨起較遲，已紅日滿牕矣。晨餐甫竟，朱爽齋君夫婦來訪，朱君稍坐即去。朱夫人乃相伴往聖彼德德教堂(St. Peteris Church)參觀，羅馬最大之教堂也；建築瑰喬，望之巍然。入內則堂宇深深，輝煌耀目，身立其中，頓覺往來之人，矮小異常，其大可知矣！中有神壇甚大，前圍以欄，欄旁燭臺排列，高可尋丈，

雕鏤精細，多以金製。堂之周圍，神壇縱橫，壁上多爲巨幅之神像，初觀以爲油畫，及諦視之，始知盡爲各色瑪賽克小石嵌製而成者也；光彩色澤，鮮美絕倫，而體態神情，尤覺妙肖入神，堪稱傑作。循道而前，往往見銅棺石柩，雜置神壇之前後左右，棺上多有白石之造象，或立或臥，雕琢極工，間置有銅銀祭器，咸甚精美，蓋棺內皆歷代教皇之遺骸也。今日適爲聖節，故來此禮拜者甚衆，不論男女老幼，凡過神壇之前，必屈膝合十，深深膜拜，其虔誠之情，殊無遜於我國一般朝山進香之善男信女焉。有家長挈男女孩童初來此受洗禮者三五人，兒童皆白衣，手中各執細杖一枝，上紮白紙，極類我國孝子所攜之孝杖；女孩則頭覆輕紗，髮冠花冕，一如新嫁娘之裝束，其滿身皆白，殆取潔白無穢之意歟？余等頗思往羅馬教皇宮一遊，朱夫人謂往遊雖易，而欲見教皇，非其信徒不能也。教皇宮在梵的崗（Vatikan），另闢城廓，儼如一國，其宮室亦極盡輝煌富麗，而其境內之錢幣及郵票等等，均與意大利普通所流用者不同，此種情形，實爲他國所絕無僅有者也。教皇輕易不出宮禁，遇有教國大節聖典時，始蒞教堂親主禮拜，其受人民之擁戴尊崇，尤勝於帝皇焉。出此乃驅車至鬪獸場（Colosseum），羅馬古代之建築物，卽當年慘殺教士之場所也。狀如圓城，牆甚高，半多頽廢。環場築看臺，凡五



羅馬古鬪獸場

六層，如戲院中之樓廂，下爲蓄獸之阱柵，中爲廣場，卽猛獸噬人之地，今則磚瓦傾圮，蔓艸叢生，備呈荒涼之狀。當千八百餘年前，羅皇以深惡教士，曾捕幾多無罪而強謂有罪之男女老幼教徒，置場中，驅猛獸入而噬之；乃思當時人獸相搏，血肉橫飛之狀，驚心慘目，曷其有極，而皇則與羣僚高坐樓頭，把盞暢飲，聽哀號嘶呼之聲以爲樂，見衆獸食人之狀以爲喜，其殘忍凶暴，實更甚於虎豹豺狼也。嗚呼，慘矣！觀畢，以時猶早，朱夫人復邀登山，山近城，忘詢其名。驅車沿斜坡而上，路極寬坦，蒼松夾道，古味盎然；達其頂，臨高縱目，城廓廬舍，一望無遺。山上遊人頗衆，好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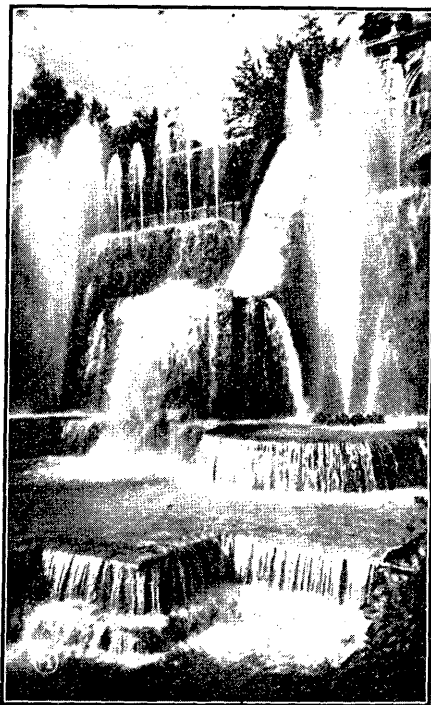
如雲，而多妙齡少女，螓首蛾眉，丰姿綽約，膚色尤白皙而細，一顰一笑，姿態萬千，而舉止尤溫文有度，一如我國之大家閨秀，不若歐洲其他各國女子之麤俗也。令人百看不厭，余尙如此，矧男子耶？今日天氣特佳，風和日麗，髣髴如仲春，郊遊尤宜，朱夫人謂此間冬無大寒，夏不酷熱，終年有如此溫和之氣候，無怪其佳麗之多也。山中縱覽移時，遂與朱夫人謝別回旅舍。午飯後入市購電影軟片，奈以假日，各商店均停止營業，遍覓不得，怡殊怏怏，然亦無可如何之事也。晚七時朱君夫婦邀宴於其寓所，同座均爲國人，亦有一二相識者，觥籌交錯，談笑甚洽。朱君並爲述墨索里尼之軼事多則，惜旋聽旋忘，僅憶一二。謂墨氏自奉儉約，家庭間管束尤嚴，常恐以己之勢大位高，影響家人趨於奢靡之途，故墨氏雖長年供職京都，而其妻子則仍居於故鄉密蘭，又故令其子就學於某平民學校，朝夕往返，恆以步代車，一無貴公子之習氣，且屢申誡之曰：「汝父雖身居高位，總領政權，然事不涉汝，毋因以自傲，宰相是我，非汝也，汝乃與一般平民無稍異。」以是其子在校，未嘗因父貴而驕焉。又墨相凡對國內外職位較卑之人員，態度極其和藹，而一遇同等地位之人，則神情頓異，凜不可犯，人嘗怪而問之，則曰：「與我同級之人，彼等固無所畏於我，而我則不得不稍自矜持，以示尊嚴；然設與下級職員相

見，而仍持此態度，將使彼等戰慄而不敢出言，有言亦不能盡，況來見我者，必有事欲與余言，使余對之如此，則見與不見，何異哉？」飯後復縱談良久，始各盡歡而散。

十二月九日

晨與怡往參觀油畫雕刻博物館 (Museum Busgheo) 館距旅舍甚近，位於公園之內，屋不甚大，凡二層，精品羅列，洵美且備。今日適為星期日，例不納費，參觀者甚衆，上下縱覽一周，乃出。閒遊於園中，園甚大，連亘數百畝，老樹參天，松柏蒼茂，頗有山林之景；其中闢有馳騁之場，球戲之地，漫步前進，登小邱之上，古木陰深，幽禽嚶曼，坐石上，靜聽泉聲潺潺，俗慮為之全消。其下為兒童樂園，土地平廣，碧草淺鋪，可以擲球駕車，作種種游嬉；常見樹陰深處，小兒女嬉躍笑語，出沒其間，尤為林園生色不少。至一處，見廣場之上，一黨服軍人，率兒童一羣，約百許人，作軍事操演，發號司令，儼如行軍，兒童年齡大都在七八歲至十一二歲之間，皆衣黨服，精神抖擻，活潑異常，蓋此即為墨索里尼近所訓練之白烈拉也。據云此種操演，每星期至少須有一次，其最大之目的，在於培養將來之人才；蓋墨索里尼鑒於意國國民性之不良，由來已久，欲求改善，殊不易為，而根本改良民性之辦法，惟有於兒童始，故政府近年對於全

國兒童之教育，極爲注意，以期取效於將來也。下午朱爽齋君夫婦相邀往遊鐵伏里（Tivoli）之薈士德別墅（Villa d'Este）前奧皇太子之別業也。大戰之後，此別墅已收歸公有，今遂爲羅馬名勝之一焉。別墅地處郊坳，距城甚遠，位於山谷之中，以噴泉著稱，大小泉流，可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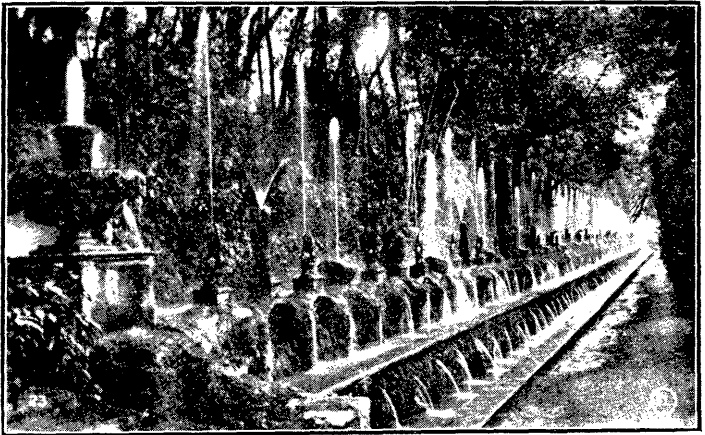


（泉噴里伏鐵）一之勝名外郊馬羅

餘道，多爲人工造成，

映掩於綠陰花廊之間，幽美絕倫，百泉奔騰，淙淙琤琤，乍聞如風雨驟至，波濤澎湃，而瀟瀟颯颯，又若午夜風起，深院竹舞，洵妙景也。觀此則覺巴

黎崗谷突所見之噴泉，又陞乎其後矣。園中花木扶疎，亭臺楚落，而籬邊屋角，綠陰如幄，殷紅淺紫，垂垂滿枝，蓋薈薇猶盛也。冬開春花，尙屬初見，殆氣候之使然歟？園踞山上，可以望遠，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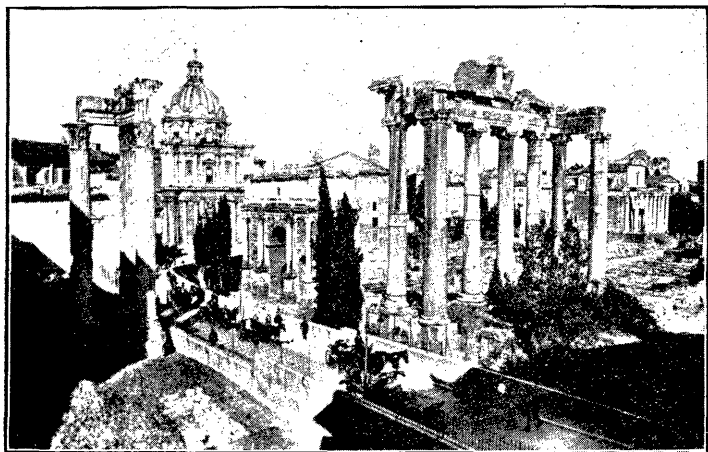
鐵 伏 里 噴 泉 之 又 一 景

目四顧，見鄉婦邨姑，攜筐集叢樹之下，攀擷枝頭，狀頗碌碌，朱夫人謂，此皆採橄欖者也；蓋意大利素以產橄欖及葡萄酒著稱，故此地四郊，一片盡爲橄欖樹及葡萄樹也。歸途繞山行，山中多飛瀑，由巔直瀉而下，勢甚峻急，遠望如白練，又若積雪，蓋距遠不見其流勢也。泉水溫暖，內含硫磺質甚重，可以治療皮膚諸症，故山之附近，有溫泉浴池之設，規模頗大。循山路而下，過一農家，茅屋數椽，築於高邱之上，門對青山，屋依林下，豆棚瓜架，野趣悠然。乃止車，攀躋而上，臨崖俯視，下有深淵，蓋此屋亦在半山間也。一少年邨婦出與周旋，笑語溫和，藹然可親，雖荆釵裙布，而長眉秀目，美色天然，迥非一般庸

脂俗粉所可比焉。少婦非他，卽屋中之主人也；與朱夫人溫語款款，似係素識，惜余不諳意語，惟有默餐秀色而已。少婦且言，且爲置板椅竹几等於瓜架之下，出家釀葡萄酒及饌餌等餉之，朱君所囑備也。於是圍坐淺飲，俯仰左右，顧而樂甚。對山飛瀑滾雪，聲震山谷，可望者有三，奔流而下，積爲巨溝，合而成一，其旁熱氣蒸騰，繚繞若輕烟，蓋皆溫泉也。少焉夕暉在山，巖壑漸冥，林鳥休巢，遊人歸去，余等於是亦酒醉遊倦，興盡而歸，而朱君夫婦之如此招待，尤令心感不已。

十二月十日

晨有微雨，不久卽止，晨餐畢與怡先去銀行兌幣，又往購電影軟片，索價甚昂，倍於常值，每盒竟須六十立拉，怡初猶不願購，後又連去數家，價皆如此，遂購之。後聞人言，在意大利購物，卽在大商店中，亦可還價，因其虛價甚大，余等不知，致吃大虧也。購畢，繞行鬧市一周，復購雜物數件，沿途所經，往往見街頭巷角，斷碑殘垣，縱橫道旁，詢之，則皆古蹟也。蓋此間當局對於古物之保存，甚爲注意，雖一磚一石之微，莫不愛護倍加，視若至寶，回顧我國近年各地古物之摧殘，不勝枚舉，何賢不肖之別有如是哉！羅馬之道路咸甚整潔，雖略遜於德，然強於



羅馬故宮殘跡

英法多矣。大衢上兩旁之行道樹下，闢有花壇連互，雖在冬令，而芳草鮮茂，嫩綠如油，草葉纖細而柔，異於常種，其內鮮花雜蒔，深紅淺碧，掩映生姿，點綴於車馬熙攘之鬧市中，不獨頻添美色，且可略清眼目也。午飯後與怡雇馬車一輛，馳騁郊外，道出鬪獸場，稍留，蓋前日往遊，適以電影輾片用罄，未獲收影，今日特往補攝也。鬪獸場之旁，即爲羅馬故宮之遺蹟，二千年前之物也，佔地雖廣，而僅餘斷柱殘垣，縱橫亂石而已，并規模亦不復識矣；當年華屋，而今坵墟，感慨係之！因口占一絕曰：

『鳳翥龍蟠舊帝閣，斷碑殘瓦向誰論，

繁華氣概今何在，盡入邱墟泣鬼魂。』

繞行一周，在在多足憑弔，所見屋柱石壁，雖皆殘缺不全，然細細審視，雕刻極工，於此可知其文明之悠遠焉。其地雖爲一片瓦礫場，然灑掃整潔，堪供憑弔。時適有英國少女旅行團數十人，亦來此遊，由一教師率領，依次在各處遊觀，每至一處，教師必詳爲講解，如數家珍，諸女各出紙筆筭記之，余亦頗思一聆其說，惜不能近聽，片言絲語，殊難了了，遂捨之。俄爾墨雲四飛，懼將下雨，便乘車回城。途經無名英雄墓，玉階層層，雄壯偉麗，近年之新建築也，因止車小駐，攝影以留鴻爪，迨抵旅舍，已暮色沉沉矣。

十二月十一日

上午拼擋行篋，既畢，往朱爽齋君夫婦處辭行，朱君適公出，未值，與朱夫人稍坐閒談，便辭出。復往大使館一行，而時適正午，朱君已返家，僅遇祕書某君。大使館門前有一小圃，樹木陰翳，花艸鮮茂，頗覺楚楚有致。館屋雖不大，而頗精美，綺牕雕戶，金碧輝煌，階梯多以雲石砌成，晶瑩潔滑，光可鑑人，室中器具，亦頗都麗，與駐俄之大使館雖不能相伯仲，亦可謂具體而微矣。余歷往駐英德法諸使館，每覺房屋仄陋，捉襟見肘，而一切器具，又往往因陋就簡，觀瞻

殊不美也。出使館，天忽驟雨，幸旅舍即在貼鄰，頃刻便達。午膳後，雨益劇，浙瀝不稍止，遂於此風雨交加之中，匆匆赴車站，乘三時零五分之火車去奈泊耳（Nepel）車中乘客特衆，擁擠不堪。同廂有一意大利少年軍人，舉止浮燥，略能英語，自云曾蒞中國，並在上海香港等處居遊多日，因詢其感想何若，彼謂上海爲最足流連之地，問其故，曰：『上海有各國都市之繁華，戲院舞場，無一不備，而一切建築設備，亦無一不如歐洲各國，外人蒞此，既無生活上之不良習慣，亦無行動上之束縛，故上海實爲一最理想之城市也。』余曰：『君言若是，但我中國人之感想則不然；中國人目中視上海爲一萬惡之魔窟，銷人志氣，墮人人格，實爲一切罪惡之策源地。身居其中，耳所聞，目所觸，大都爲悖情乖事，去中國之風味太遠，故凡有識之人，非不得已，決不願久居斯地。中國內地人民之醇樸，風景之優美，上海百無一似，惜足下未之能觀，實爲憾事！』其人聞余言，嘿不作答，遂亦不復與語。晚六時三十五分抵奈泊耳，雨仍未止，車甫進站，輪猶未停，站中脚夫卽盞擁而上，亂提旅客之箱篋，若稍一大意，隨在有遺失之可能。數脚夫不問何往，卽將余等之行李肩至各旅館接客汽車所停之處，適有一名利維埃拉旅館（Hotel Riviera）之接客前來招呼，余等以站中紛亂異常，兼之時暮雨大，亦無暇計旅館



(山火威蘇維爲者煙噴望遠)景全耳泊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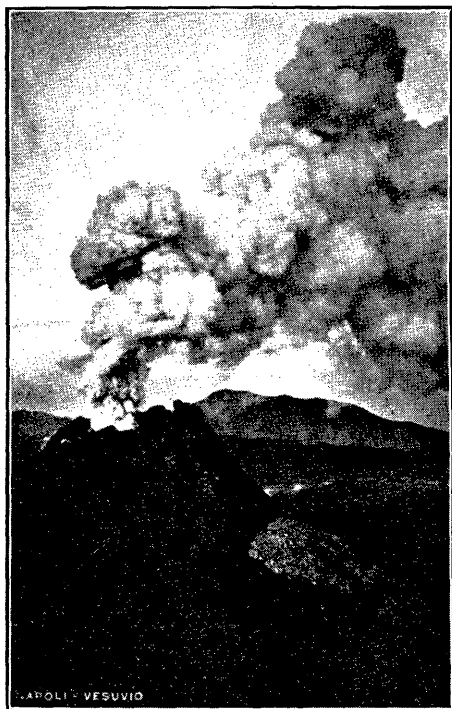
之佳否，遂匆匆隨行李登車。當怡付行李費時，錢甫納於一脚夫之手，未曾見其審視，其人即搖首大聲曰：『此劣幣也！』取視之，果爲一鉛質之幣，較常幣爲薄，花紋已隱約不能辨，知其有意狡換，明責之，咆哮不承，呶呶聒辯不已，不耐與之多費唇舌，遂另予之。此地之人，多獐頭鼠目，狡黠異常，與哥崙坡孟買一帶之人頗相類似，一望而非善類，可見墨索里尼謂意民不易治，洵實事也。車站距旅館頗遠，車行半小時餘始達，旅館雖面公園，臨海濱，然內部設備至簡且陋，不甚舒適，然既來之，則安之，好在僅一二宵之事耳。

十二月十二日

晨餐畢往此地海濱公園之水屬館參觀，館不甚大，小具規模，而所蓄之各種海屬動物怪怪奇奇，見所未見，較柏林水屬館之海中動物部，實有過之無不及焉。觀畢而出，遂在公園中散步。此地地近熱帶，氣候甚暖，樹木叢茂，綠陰扶疏，極不類冬令之景象；惟地甚卑濕，風來不爽，殆因沿海之故歟？海濱一帶，垂釣者頗衆，咸垂餌於潮水澎湃之亂石堆中，不解其意，乃詢之，始知波浪之中，游魚往來最多，而最易上鈎也。午飯後去萬國臥車公司接洽車票事，蓋此次在意大利境內一路旅行之火車聯票，均以五折計，照章凡購此項聯票之旅客，最少須在意境停留滿六日以上，否則不能享此權利；故每到一處，必須持護照及車票至經售車票之公司，蓋章證明，俾出境時有所稽考，若不滿六日者，則出境之時，仍須補價也。此事辦畢，復雇馬車一輛，環遊市中，適小雨霏霏，頗減人興。此地街衢除一二寬闊之馬路外，餘皆狹仄如里衢，污穢不堪，遺棄之物，隨地皆是，加以天雨，益見泥濘，車過則污水四濺，惡氣觸鼻，使人不能一刻留，遂忽忽驅車回旅舍。此地與羅馬同一國也，何人地之不同，有如是哉？

十二月十三日

天色陰晴，惟頗和暖，上午九時與怡乘旅行社車往遊彭沛依（Pompei），每人車資爲



頂山火威蘇維

四十五立拉。同遊有一魯君，在羅馬時於朱爽齋君寓所曾一晤之，餘皆爲各國人士。沿途所經，均係郊野，田疇之中，橘樹成林，金黃纍纍，碩大而繁，爲荒郊頻添生氣。車至半途，經一珊瑚玉器廠，嚮導者謂此乃本地著名之特產，曷不入內一觀，遂下車，從之入，所有各種玉石，種類頗繁，色澤並不甚美，惟雕工尙精細耳。索值奇昂，動輒須數十百立拉，交易不成遂出，廠中人

頗有不愉之色，不若

進去時之笑語殷勤；

蓋嚮導者謂凡遊客

過此，必不空手而出，

其意在言外矣！復登

車，直驅至澎湃依，澎

沛依者，乃二千餘年

前爲火山所燬滅一

城市之遺跡也。地處

山中遊者設不勝跋涉，可以乘輿而登。其上城郭街衢，廬舍園圃，雖多殘頹傾圮，而規模猶具，所有各種雕刻壁畫，均甚工細，數千年前已有如是之文化，殊堪歎服。此外尚有當時之用具器皿等等，另闢數室陳列之。又有石膏所製男女屍體多具，據云開掘此城之時，發見屍骨縱橫，多甚完整，雖僅一堆白骨，而土中之形體畢具，於是以石膏灌土型中，俟其凝固，遂成此模型，故蜷伏立臥，形態逼真，可知當鉅災來時，乃出不意，其慘況實甚於任何之災害也。縱遊既畢，原擬登維蘇威 (Vesuvio) 火山一觀，詎天忽下雨，初猶小，繼甚劇，遂罷。回旅舍已午後二時許，飯後去理髮舖燙髮，價僅六立拉，惟技術殊不高明。歸旅舍已上燈時候，市內既無可遊覽，遂不復出。

十二月十四日

夜雨浙瀝，達旦未止，晨餐畢，入市購物，原擬購水菓餅餌等稍些，以備車中可食，詎覓之良久，竟不可得。回旅舍已將十時，匆匆驅車赴站，乘十一時車去白林帝西，一路荒涼蕭瑟，風景全無，乘客上落者特衆，向聞意大利宵小甚多，車中往往有失竊等事，是以特加嚴防，精神至爲緊張，殊以爲苦。車中既無餐車，沿途亦無食物可購，枵腹悶坐，相對莞爾。晚九時四十五

分抵白林帝西，已脫班一小時餘矣。站中冷清異常，蓋此地爲一小城，來往之人甚少，除值船期，始有少數搭船之客前來也。意大利輪船公司派有一接客在站招呼，告以大小旅館均已客滿，僅有一意大利式之小客店尚有餘房，遂隨之乘馬而往，相距甚近，頃刻即達。此客店之小，殊非意料所及，其房屋有如上海之里衙雙幢樓屋，且燈火黯淡，不見人跡，僅有一主事者出而接洽，幸房中器具尙清潔，勉度一宵，明日即可脫離苦海矣。乃囑速爲備膳，答以夜深膳食已罄，須出外覓之，祇得耐心等候，遲之久久，一僕始捧食盤而至，內置雞卵數枚，麵包二隻，茶一壺，如是而已。見此數物，食慾全消，試食之，孰知雞卵乃爲生者，麵包則粗硬齷齪，難以下嚥，茶則異氣觸鼻，不敢嘗試，盡棄之。翻篋中尙餘牛奶糖三粒，乃與怡分而食之，雖不能飽，聊點饑腸耳。離歐在卽，最後之印象，乃至於此，可笑亦復可歎也！

(十四) 歸途

十二月十五日

天寒被單，戰慄終宵，未能熟眠，天破曉，即醒，不復能睡，時巷中尚寂無人聲，但聞遠近雞唱斷續耳。有頃，日光微透牕帷，始聞路上有車馬行人之聲，乃起牀，艸艸盥畢，與怡步行至一咖啡館進餐，餓時過久，反覺食慾毫無，且店中以時過早，尚未舉火，僅備咖啡及蛋糕而已。食畢，先去意大利輪船公司換正式船票，蓋德國支店所予之票，僅爲一臨時收據也。既出，復攜護照去警署簽字，此地之規則也。途中值周鳳九及童恩炯君，彼等亦甫於昨日抵此，將與余等同舟回國。後又遇高大綱君，與怡亦爲舊識，係由新大陸轉程來歐，於昨晚夜車抵埠，惟是時旅館多已客滿，竟無下榻之處。高君乃商得某旅館賬房之同意，攜其行李置屋內，佔廳隅一角，倚裝達旦，兀坐終宵，目未交睫，其狼狽之情，實尤甚於我等焉！此次同舟既有如許之熟人，一路當不致無談笑之伴矣。回旅舍各寫信一封，怡致其友，余則寄伯樵夫婦也。書畢，遂即付郵。閒步市中，購呢帽一頂，以備船中禦風之用。此地物價殊昂，更甚於羅馬等處，而其風

物人情，與波賽孟買一帶頗相髣髴，即其所植之樹木，所建之屋舍，亦與彼處無稍異，蓋已稍帶熱帶風味，所不同者，惟氣候較寒耳。在市中才予良久，時已晌午，乃去一飯館進膳。此館規模雖不大，而在此地已屬不可多得者矣。菜殊劣，強食終難下嚥，僅嚼麵包以充饑，偶顧鄰座，湯菜與余等相同，而客皆徐吞細嚼，津津有味，何食性之不同乃爾？下午三時，攜行李至碼頭，時候移時，始見康德羅梭號輪徐徐進口，不一時而已攏岸矣。此輪即爲余等來歐時所乘者，惟自經髹漆後，船身已改白色，煥然一新。將登舟，船公司中忽來一人，謂適據郵局通知，寄到一物，上書沈某某之名，囑速往取，怡遂忽忽隨之而去。高大綱君伴余在碼頭管守行李，以爲怡頃刻即可返也。詎知歷時久久，怡猶未至，乘客多紛紛登舟；蓋舟於七時正即將解纜，而此時已近七時，相差僅數分鐘矣。心滋焦灼，乃請高君先行上船，蓋設竟誤時，何能連累他人。余此時欲往尋怡，而不知何之，欲登舟，則護照船票皆在怡處；時碼頭上已寥寥無幾人，僅數苦力猶在搬貨物耳。木立岸上，徬徨失措，急恨之情，幾乎淚下。俄而汽笛忽鳴，舟將啓旋，默念必將誤程矣，幸在此千鈞一髮之間，怡已踉蹌趕至，急急登舟，坐未定，舟已離岸。怡乃恨恨曰：『不知何人誤傳消息，累人到處奔波，設竟脫班，冤莫大焉！』船中侍者多非來時之人，惟一年

老者猶在，見余等絮絮問長短不已。所定艙位即來歐時之原艙，故一登舟上，如返故居，一切似均有特殊之情感焉。至艙中，見箱篋等等侍者均爲安置就緒，案頭有書信一扎，內有家書二封，係由莫斯科轉來者，知老親稚子均安健，爲之大慰。

十二月十六日

夜睡頗酣，晨起見牕外有山甚近，蓋舟方傍希臘海岸而行也。二等艙中之國人甚少，僅高大綱君及余等三人而已。高君善談笑，偶與閑話，輒議論風生，故同艙雖熟人無多，因亦不感若何枯寂也。飯時高君謂昨晚有西人就詢於彼，問余等是否爲新婚旅行，余曰：『然，蓋去歐時人，謂余等爲未婚，今有人謂新婚，有何不可！』午後略有風浪，甚感不適，稍稍嘔吐，幸不甚劇。晚飯後有電影，名曰三人度蜜月 (Three one in Honey Moon)，意國片也，劇情頗趣，表演亦尙生動。觀劇後精神稍爽，乃與怡坐甲板上，靜賞夜色，惟海風浩大，寒不勝衣，遂歸寢。

十二月十七日

天氣晴朗，惟仍有風浪，勉強起牀，總覺胸中作惡，懨懨欲睡。晨遇一華僑，就怡談話，自云

姓林，世居爪哇，從未履國門一步，既不諳國文，亦不能國語，蓋自其先代僑居爪哇以來，迄今已二百餘年矣。彼等居異土，雖已若是之久，但從不與外人通婚媾，故能永遠維持其不亂之血統，今自其外表觀之，猶一如中國人。此人爲一外科醫生，兼美容，又擅長於治鼻，病人經其治好者頗多，如鼻樑不正或低陷，以及患惡疾而爛去不全者，均有法治愈。據云鼻低者，可割背骨一小塊，置諸鼻中，使之高正，而與天然者無稍異。鼻爛去者，又有裝假鼻之法，亦以本人之骨肉爲之，是以雖爲假鼻，而有法使之像真，然非經極精細之手術，及較久之時日，則不得收天衣無縫之效；並出示照片一冊，皆爲無鼻而經其治好者先後不同之像片，所裝之假鼻，有佳有不佳，殊不一律。午後風浪益劇，偃臥於甲板之上，苦悶殊甚，回憶去歐時同艙有黃少谷君夫婦及楊玉清君等，雖同爲病舟之客，然吟嘯聯句，逸趣環生，疾苦因之大減，至今思之，猶有餘味。向晚忽起大風，舟益顛簸，嘔吐狼籍，未待掌燈，卽歸艙就睡，蓋體乏神疲，不能須臾支持也。

十二月十八日

午夜夢回，聞人聲喧聒，纜索上下之聲，不絕於耳，蓋舟已傍波賽碼頭而泊焉。出視時計，

纔夜半二時許，就枕復睡，醒已晨旭滿牕，時高大綱君將登陸購物，余等以猶未進餐，不及同行，乃託之代購咖啡數磅，此地著名之特產也。餐畢，憑舷閒眺，岸上景物，與來時無殊。浮泗於舟旁之水中，乞兒特衆，乘客多紛紛投小銀餅於水中，顧彼等潑水爭奪以爲樂。又有小艇無數，傍大舟之下，兜售各種絲織品，內以地毯爲最多，花紋顏色，均甚鮮美，乘客咸樂購之；於是呼喚論價之聲，喧呶不絕，余亦購大小絲毯四幅，以備歸國贈友之用。舟將啓碇，忽來小汽船三艘，滿載乘客，繞大舟前後而行，船中人各擎一小幟，手揮口呼，歡聲雷動，詢之舟中侍者，乃知希臘廢君，正於今晨登此輪赴孟買也。將轉身進艙，忽聞高君呼曰：『人魚將顯技，曷速來觀！』因隨之復至甲板上，見一土人，赤身裸足，口中作格格之顫聲，向舟中乘客索錢，其數既足，乃一躍登船舷之上，稍一顧盼，卽縱身入海，浪花四濺，不見人影，衆皆爲之惴惴。迨復回顧，見距船梢丈餘之外，水面一人，方舉手示意，蓋此時舟已離岸，正徐徐前駛，衆遂一笑而散。午飯時，舟入蘇伊士運河，兩旁多爲沙漠地，一片平原，杳無人跡，烈日當空，氣候乍熱。飯後啜茗於茶烟室，倚窗漫矚，見河之左岸，汽車銜接而來，約三五輛，緩緩並吾舟而行，車中人不時以手揮旗，作歡呼之聲，蓋猶爲希臘廢君之歡送者也。余不禁笑謂怡曰：『設此廢君一旦復國，

此輩忠實舊臣，必將盡封萬戶侯，列廊廟宰也。』午不能睡，出白克夫人所著「大地」讀之，以遺長晝。晚有音樂，頗佳，蓋此次舟中乘客，知音者頗不少也。

十二月十九日

風微日烈，海不揚波，氣候益熱，蓋舟已駛入紅海，舟中人多易裘爲葛，一晝夜之間，涼燠之不同，有如此哉！晨餐既畢，去經濟二等訪傅何二女士，巴黎總領事林季良君所介紹也。二女士留法已五年餘，服裝樸實，態度嫻雅，以居巴黎如是之久，而未嘗稍沾時下風習，誠爲難能而可貴者矣！縱談良久，言笑殊洽，迨聞鑼鳴速膳，始別去。午茶後，與怡登船頂觀日落，夕陽一輪，狀如火球，初浮海面，漸沉漸下，僅見餘暉，霞光反映於水面，如萬頃金波，幻爲奇彩，洵壯觀也！晚映電影，爲德國明星愛密耳楊寧(Emil Jannings)所主演，劇名 The Adventure of a King，情節平淡，且少意義，穿插雖多，而不能鼓舞觀衆之興趣，徒覺其熱鬧而已。廳小人多，熱不可耐，未待終劇，卽歸寢。

十二月二十日

天氣酷熱，如臨伏暑，咀冰揮扇，猶汗流如雨，嚴冬臘月，而遇如此之氣候，生平猶第一次

也。進晨餐時，茶煙室之侍者至，強怡購一彩票，每票售價爲五立拉，集十人爲一組，以四十五立拉爲獎金，侍者得五立拉爲手續費，以猜中每前一日船行里程之最末一字爲得獎，無法推却，乃姑選一四字。午間閱報告，昨日船行爲四百二十四海哩，竟獲獎。余謂怡曰：『君母得意，此四十五立拉必不能久爲君囊中物，不唯不能，恐後將賠本加利焉；余言驗否，後自知之。』晚有木馬比賽，以天熱，移場址於船頂，參加者甚爲踴躍，而發起之人，仍爲茶煙室之數侍者。余於任何種賭博性之遊戲，向無興趣，今以怡及高君均興致甚高，因亦隨之往觀。木馬仍爲六數，與前去歐時所見者無異，每票售價三立拉，怡連購四次，俱未中，高君亦然。賽時彼二人皆聚精會神，目不旁睹，厥狀至趣。既畢，余笑謂怡曰：『如何？四十五立拉已去其四分之一矣！』

十二月二十一日

天色陰曇，風來頗爽，已不若昨日之炎熱難耐。晨間小有風浪，過午卽止，長晝無聊，讀小說以自遣。午茶後，華僑林君來與閒話，偶涉國事，彼云：『當九一八及一二八抗日戰爭之時，消息傳來，海外僑胞，憤激異常，紛紛集資援助，踴躍輸將，爲數不爲不鉅，第不知能否如數盡

充軍用耳。』又云：『華僑雖居異土，習異語，而對於愛護與期望祖國之心，固未嘗一刻稍異也。僑胞在外營商，亦嘗歷盡顛沛矣！衣食所得，無一非取諸外邦，祖國有事，無次不集資捐助，未敢稍後，雖杯水車薪，無補大事，然其切望於祖國者，實誠且殷焉。試問國內衮衮諸公，亦嘗一置念於流離無依之海外僑胞否乎？故僑胞之於祖國，已嘗盡其職矣，可自告無愧矣，今吾輩精神上所最感痛苦者，則莫過於不有國內消息則已，有則無非傷心拂意之事，其欲使僑胞不爲短氣者，幾希！』語次，若有無窮之悲慨，余等亦爲之慨然，唯有相對唏噓而已。談有頃，怡往經濟二等訪周鳳九君等，余遂順詣傅何二女士處，知經濟二等之中國乘客，正在發起籌備新年聚餐之舉，余等遂亦簽名加入焉。歸已晚飯時，侍者交來紙包一束，外繫妃色絲條，並附有信一封，謂係頭等艙中之羅詩敵君送來者；羅君奧人，此次係二度赴華，怡因友人之介紹，始於舟次相識。拆視包內，乃縷絲手帕數條，爲奧之手工織品，羅君特以贈余也。入晚天氣益涼爽，九時頭二等有合併化裝跳舞，余等僅作旁觀。

十二月二十二日

晨起推牕，風吹細細，頗似新秋天氣。梳洗畢，甫進餐廳，茶煙室之侍者又來兜售彩票，余

止怡曰：『昨因前日中獎，不得不購，今則大可拒絕。』不聽，卒與高大綱君各購一張，蓋高君昨日亦中獎也。既而謂余曰：『子言此數十悖入之立拉，終非我之囊中物，故不妨整收而零付也。』高君在旁，爲之粲然。午後舟經一處，見海中有赭黃色之物，纍纍形若馬鈴薯，藤葉蔓延，浮漾海面殆滿，可數里，始不見，問之舟中人，無一知者。五時許，羅詩敵君來訪，與怡閒談甚久，始去。飯後無聊，去經濟二等，適諸人均在賽木馬，興頗濃，高君與怡亦欣然加入，惜終場無一次獲中。余遙坐作旁觀，見勝者多有欣欣之色，負者未免露訕訕之情，所最樂者，無過於侍者之漁翁得利。勝負本常事，出入又極微，然得失之患，可見一斑。

十二月二十三日

自昨日起，舟已入印度洋行駛，極平穩。晨餐後攜紙筆至憩坐廳，補寫日記，書未數行，林君至，說東論西，語滔滔不絕，怡問其能寫中國字否？曰：『能』，便書一林字，問其名，則搖首謝不能，旋出其名片，倩怡爲之譯成中文，遂依音譯之曰「林開疆」，問其符否，則曰：『容他日去先人墓上對之。』蓋其父之墓碑上，刻有彼弟兄輩之中文名字也，其情景殊堪發噱。此君頭腦甚陳舊，痛言近代新女子之不良，以爲今日女子之所以如此跋扈傲大者，皆新教育爲

之厲階。彼深以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言爲然，故爪哇之華僑女子，受高等教育者甚鮮，雖亦有送至小學校讀書者。然一至及笄之年，則須深居閨闈，學習家政，且至今男女之界限極嚴，不得稍越雷池。年來雖女子亦有入中大學者，然彼輩往往行爲放浪，目中無人，使娶之爲室，不獨不善治家，抑且易使家庭不和，故爪哇華僑，咸以娶新女子爲戒。彼自云行年已三十有四，尙未娶妻者，職是故耳。午後怡譯德文水利文稿，余乃書日記數行，並擬將在歐所作雜稿，稍事整理，而略讀一過，無一愜意者，悉棄之。幼年不事學問，長始知悔，亡羊補牢，時猶未晚，歸當矢志埋頭，再讀十年書，雖不敢望大成，然總可差勝於今日耳。余髫齡時隨諸兄輩就讀於家塾，稍長卽輟學，以後僅日從母稍事課讀，年十六，入教會學校肄業，從此卽棄國文如遺矣。至於卒業，未嘗稍溫舊學，致貽今日之悔，半固由於己之不知務本，然半亦未嘗非受教會學校之影響也。昨偶與高大綱君言及，猶自恨恨不已；然今之崇拜教會學校，迷信讀西文者，猶不乏人，而尤以女子爲甚，可勝浩歎！憶雙十節在莫斯科時，晚間大使館舉行跳舞慶祝大會，使館某君，邀余同舞，因不能謝之。旣而與使館某夫人談話，閒話之間，偶及舊日學校中事，蓋某夫人與余爲中西同學，惟彼此並不相識耳。時某君適在旁，聞語乃率爾謂之曰：『噫！Mc-

tyeire girl 竟不能跳舞耶？』余乃冷然對之曰：『蓋因余非卒業於中西者也。』余答語過於含蓄，彼竟不能解。此君語氣之輕薄，在他人聞之，或不以為忤，惟余則覺十分刺耳，此不獨僅爲對余個人之無禮，抑且爲對學校及全體同學之一極大侮辱，但不知中西之教師及同學等聞之，作何感想？傍晚，去經濟二等，聞諸人皆在紛紛議論其同艙某中國女客之事；蓋艙內有一怪婦人，自云其夫現在駐英中國公使館供事，此人貌雖不揚，而舉止輕薄，妖嬈特甚，操英語頗流利，終日與同艙去東方賣藝之數歐洲浪兒爲伍，謔浪笑敖，無所不至，非但同艙之中國人咸覺其行爲放蕩，鄙而不屑與交，即舟中之職員，亦常竊竊議論其長短。此人余在倫敦時於順東樓飯館曾一遇之，而終不知其爲誰氏也。晚有電影，不甚佳。

十二月二十四日

曉夢方酣，爲槍聲驚醒，蓋今晨舟中有射擊比賽也，怕急起往觀，余以疲困甚，嚴扃牕戶復睡。醒已日上三竿，早餐時已過，擬不食待午膳，而老侍者已爲另備茶點而至；此人遇余等如家人，一切頗爲關心，情殊可感。今晚爲耶穌誕夕，舟中一無舉動，僅有天主教士舉行晚禱而已。晚飯時飲紅酒一杯，沾唇極甘醇，飲後微醺，攜椅至船篷下，偃臥少時，風細細入襟袖，醒

意漸消。九時又有木馬比賽，同艙有一菲列賓小女兒，年可十三四，博興特濃，每賽必與而屢勝，憨態可掬；有二姊，年均及笄，貌至平常，然裝束入時，善弄風情，一無少女天真之態，此乃受都市之薰陶所造成者也。另有一婦人，與諸女貌甚肖，亦極愛好修飾，日必換豔服，初以其爲三女之長姊，後聞人云，乃爲女等之生母，望之可三十許，然其藁砧已十分老態矣。賽畢，已十時餘，高君與怡俱負，彼二人可謂同運！一笑。

十二月二十五日

終夜亂夢不寧，醒而復睡者，不知凡幾，五更後，方沉沉睡去，而又爲牕外侍役等嘵嘵談話聲驚醒，蓋余榻臨牕也。褰帷外望，水氣曉霧，迷漫滿空，視時計，尙未六時，舟中猶十分清寂，只得耐心復睡，睡未幾，又醒，乃出小說讀之，以待怡醒，蓋早起恐擾彼之好夢也。怡今日精神不甚佳，略有牙痛，勸彼弗過勞神思，牙痛往往因心火上升所致，彼笑我非科學之言，弗聽。自晨至夕，譯德文稿不稍輟，余亦無如之何也。牙痛進西洋參最有效，蓋嘗聞譚伯羽君言，其先人組庵先生在日，常與其家人言，西洋參治牙疾最著靈效，惟必須擇其佳者；於寄譚君之家書中，亦屢屢言之，譚君聽時，並不甚信，唯唯而已。及後數年，一日，譚君之女忽腮下腫起一核，

隆然日大，經醫施X光線治之，罔見有效，後云非開刀不可；時彼等適居廬山，施手術必須詣滬上醫院，遂即挈其女下山，買棹回滬。舟次，譚君忽憶及其先人之言，殆其女之病，亦與牙齒有關耶？乃姑先以西洋參投之，則途次數日之中，差勝於不藥耳。詎服後腫處漸見消小，迨抵滬，竟已平復如初矣。不醫而愈者，蓋皆西洋參之功也。余在國內時，亦常病齒，病則必進西洋參，屢著奇效，惜此物舟中無購處，偶與高大綱君言及，彼云其行篋中有上好之西洋參在，乃此次遊美時其友人所贈者。西洋參本產於美洲某部，而其友又爲參商，故其物必佳，因贈余二支，旅中得此，視如珍寶。舟中無煎處，祇得剪成小塊，令怡不時取少些含口中咀嚼之，深望其明日即可告愈也。昨夜無好眠，今晚睡特早。

十二月二十六日

怡牙痛如故，右腮旁微腫，幸精神尙不十分痿頓。晨六時舟泊孟買，八時相偕登岸，高大綱君與俱，雇馬車一輛，言定行三小時，每小時以一羅比計。此次雖舊地重遊，而景物多依約不能記憶；蓋曩者過此，適值大雨，兼以乘汽車，行駛甚速，一刹而過，腦中毫無印象。今日天氣暑甚，余御薄紗衣，汗猶涔涔不止。印人膚色皆深黑如塗漆，男女多跣足，男子著下衣者甚少，

恆以一白布圍之，殊不雅觀；服裝雖小道，然文野之判，由是可覘。驅車入市，先去藥房購雙養水及洗齒水，怡病齒用也。雙養水每瓶爲一羅比九阿納，洗齒水每瓶爲二羅比七阿納，共計適爲四羅比，蓋十六阿納等一羅比也。如數付之。詎二店員一數錢數，急將幣納還怡手，奪高君手中之藥，復置櫥內，口中則連呼曰：『不能若是之廉，』告以乃照其定價付值，何謂廉爲？彼曰：『如何僅四羅比？』曰：『一羅比九加二羅比七，豈非四羅比耶？』二人仍頻搖其首，曰：『不能！不能！不賣！不賣！』至此高君及怡皆怒不可遏，咆哮大罵，幾舉手欲批其頰，余急止之，乃囑一店員將藥水授余，先付其一羅比九阿納，又付二羅比七阿納，問其對否，則笑頷不復言。高君及怡不禁又怒氣汹汹，扯其一耳問之曰：『此與前給之數有何異哉？』仍不解，然亦不怒，竊笑而已。愚蠢若此，可笑亦復可憐！而高君及怡之態度，亦未免盛氣凌人，失之過火，其舉動頗有如帝國主義者在我國對一般黃包車夫及苦力之神情，令人觸目驚心。同情之心，油然而起，因謂怡曰：『已所弗欲，弗施於人，試瞑目一思，一般外人在我國內跋扈蠻橫之情，亦當爲之廢然矣。』怡聞言，首肯者再。此地素以織花邊著稱，高君欲購，而遍覓無當意者，且價奇昂，卒未成。道經一回教蘭若，廟宇巍然，建築頗宏麗，惜徒有美質，而不知愛護，遺棄之物，隨地亂

拋，樑間壁上，塵蒙垢積，此種情形，遊遍市內，幾無處不然，人性不好整潔，亦無可奈何之事也。市內小銀樓特多，所製器皿，頗與我國相似。房屋多矮小淺仄，湫隘不堪，街衢之上，則牛溲馬遺，到處皆是，天雖不雨，而泥濘殊甚，穢氣四溢，觸鼻欲嘔，呼吸因之大苦；怡等常止車往各處遊覽時，余寧獨留車中待之，蓋實不堪此地之環境也。回船已十二時，正午啓旋，風來頗爽，炎暑稍減。怡牙痛仍未止，至晚腫處較大，食物時咀嚼甚感困難，食慾因之大減，精神亦不若日間之佳，殊爲焦急。

十月二十七日

怡昨晚有微熱，睡不甚佳，夢中時時發呻吟聲，若不勝勞困者。今日腫處益大，幸痛已稍減，晨去船醫處就診，僅爲之在患處敷碘酒少許，問其痛之原因，則唯否無斷語，其醫術可知！傍午林開疆君至，復爲細細檢查，云係近根牙牙根向前橫生，佔及旁齒之地位所致，最好將此牙拔去，以免後患，惟現在途次，祇能先治其標耳。乃囑晚間於臨睡時服阿司匹靈一粒，并以火酒及冰蘸厚布中，覆於患處，布熱復換之，如是約一小時，可以消腫，乃卽告老侍者先爲預備，至時如法行之，頗有效驗。今晚舟中全體中國乘客在頭等艙聚餐，余以怡病未往，據云

今日係完全中國餽饌，庖丁亦由船上中國侍者任之，參加者每人繳聚餐費五先令，此事發起最熱心者，爲一中國翻譯，並不出乘客之本意也。入晚天氣大熱，揮汗不止，悶對病榻，憂心如焚。怡平時偶攪小病，輒懨懨不願言語，有所問，恆搖首點頭以爲答，或竟佯睡不理，使人莫知究竟，今寒熱不退，更不語不食，昏昏而睡，令人對之愁絕。

十二月二十八日

天氣炎悶如故，怡牙痛仍未止，幸寒熱已退，精神稍爽。下午二時舟抵哥崙坡，以怡新愈，遂未上岸。舟泊時頗久，小販登舟兜售雜貨者絡繹不絕，怡購得烏木象二隻，爲此地之特產，惟工料均不甚佳，聊作紀念耳。七時解纜，偶過經濟二等，晤諸熟人，咸出適間登岸所購之寶石以示，並欲余判佳否，乃不禁失笑曰：『奈何我非品鑑家，焉來經驗，諸君直不啻問道於盲也。』晨聞高大綱君言，謂昨晚聚餐，不歡而散，因復向衆人問之，皆曰：『天下乏味之事，過於此，俗云有錢不作懊惱事，吾儕可謂庸人自擾者矣！』訝問其故，曰：『昨晚聚餐，係在頭等艙中，人數以經濟二等乘客爲最多，二等最少；頭等中則有駐比某公使夫婦，在國聯任事之某君，以及在上海北冰洋電氣公司任職之黃某夫婦。某公使以少年新貴，致身顯要，頗自尊

大，某君態度雖尙和藹，然亦十分落落，而黃某則少不更事，居然以乘頭等艙之客自傲，驕慢之氣，使人十分難堪；而是晚二等及經濟二等諸人均衣冠而往，一律皆御晚禮服，但頭等艙諸公，則悉便服，而彼等平日陪侍外人進餐時，則均着禮服，是何用心，殊令人費解。卽此一端，已足使人深感不滿，殆因同國之人，無足重輕，乃不必如侍洋大人之鄭重耶？勉強終席，默默寡歡，詎甫離座，而頭等艙之諸人卽相互而言曰：「此廳外人尙有聚會，吾儕盍卽歸艙乎？」此無他，乃不言而喻爲對非乘頭等艙者之逐客令也，於是衆遂憤憤而散。」余聆言畢，不禁笑謂怡曰：「余等雖屬無名小卒，然在國內外亦嘗赴名流顯要之宴屢矣，友儕中任駐外公使及大員者，頗不乏人，而公使大員之氣焰，竟從未領略，今幸而因有乘二等艙之機緣，可以一嘗此味矣，而偏爲君病，又失之交臂，其幸耶？其不幸耶？」林開疆君在側，旣不言，亦不笑，默默有頃，忽一聲長歎而言曰：「外人常譏我中國人謂無骨格，善媚外，不知自尊，余往往與之劇辯，以爲有意侮辱，今偶與此會，始恍然而覺其言之不盡虛也。國情如斯，人情如斯，使遠流異國之民，能不爲之寒心哉！」餘人亦各牢騷異常，怡乃謂之曰：「諸君幸毋憤憤，能容余進一言乎？此次同舟以乘經濟二等者爲最多，而其中泰半爲莘莘學子，學生素本儉樸之志，固

應乘經濟二等，然他日設諸君亦一旦身居顯職，逢有坐頭等艙之機會，其能不以此驕人乎？爾時幸弗因時異境遷，而遽忘今日之遇也！』衆爲驟然。實則此等情事，此類人物，在國內固比比皆是，無足爲怪，亦毋庸自諱，特今事非必要，而竟自暴其短於外人之前，寧不令人歎息！晚飯後有電影，爲德國滑稽片，甚趣。怡臨睡服今日林君所代購之 Pyramidon 藥片一片，復以火酒及冰覆患處。余連日以怡病，眠食爲之不安，精神頗感疲憊，今見其漸痊，心遂寬，甫就枕，卽悠然入夢。

十二月二十九日

晨間風浪頗劇，苦不堪言，終日偃臥甲板上，不飲不食，懣懣若病。午後與高大綱君互談白克夫人所著小說「大地」與「兒子」，頗覺娓娓，精神因之稍振；至晚風靜浪止，日間病苦，霍然若失。飯時各進香檳酒一杯，船主所敬也，空腹而飲，不覺醺甚。怡牙痛今日已止，惟尚有微腫未退耳。飯後怡與高君啜茗清談，滔滔不絕，偶論及國內社會一般現象，頗慨人心之不古，謂明哲保身，雖非盡善，然除此則又將如何耶？因又論及廉潔，怡曰：「居高位，食厚祿者之廉潔，不足爲貴，矧尙未能，而況欲求之於位卑而俸薄者耶？廉潔二字，在今日之我國，固爲

難能可貴之美德。而在其他各國，乃人人認爲國民應具之品性，毫不足奇，道德人格之懸殊，能不爲之慨然！余曰：『我國貪污之風，由來已久，日積月漸，益見其極，上至達官貴胄，下及僕夫走卒，無往而不有弊，無人而不尚貪，所謂上有好者，下未有不甚者也，如是而冀國之強盛，得乎哉？』憶數年前報載柏林某市長之夫人，往某店購皮大衣一襲，店中特廉其值而售之，事爲政府所悉，認爲有賄賂之嫌，遂將該市長停職查辦，其嚴正有如是者！設在我國，乃一極平常之事耳；往往下屬之於長官，歲時令節，敬贐甚豐，政府並不加禁止，授受者遂認爲當然，官場惡習，相沿成風，若嚴格言之，與所謂變相之賄賂，有何異焉？在德時，有某德人爲余述一事，至趣。謂數年前，我國中央某部，年與德國西門子廠交易至鉅，而中國官廳，無論對外付款，或訂購貨物，經手人多數均須抽若干成之回扣，已成慣例，且爲一般洋商所習知，而此某部長之貪黷，特爲尤甚。於是該廠中人乃爲之取一綽號曰：(Commissioner Wang)，蓋(Commission)者，西文一作回扣或佣金解，故此處之 (Commissioner) 實含有回扣專家之意，洵可謂諷而虐矣。某歲黃伯樵君因出席萬國動力會議去德，與柏林西門子總廠有所接洽，廠中人讀其名片，不覺大樂，蓋黃君是時猶爲上海市公用局局長，其名片上所印之西文銜

名，恰爲 Commissioner Hwang Pei Tsiau 廠中人，不辦黃 (Hwang) 與王 (Wang) 之別，且以名字之音，亦甚相同，乃竟誤以爲黃君者，卽回扣專家之某部長也，故顏色之間，不免露有輕視之態，後經人道破，始知其誤，然黃君已受了不少冤枉矣！此我國政府要人貪污之事，喧騰於海外者，一也。然而事尤不止此一端者，余等道出羅馬時，嘗聞一意國飛機廠商言，某年我國政府曾向之定購飛機多架，同時又接官方經手購機者之私電，囑於報價時，每架照原價增加若干成。如此情形，彼邦之人，咸咄咄稱爲怪事，貪弊重重，喪廉寡恥，爲外人所訕笑者，又一也。述者告余時，雖不含惡意，然我爲中華民國國民，聞之能不暗呼愧，設其事果確，實爲我國政府之一大污點也。談話過多，精神異常興奮，不能入睡，乃服安眠藥一片。

十二月三十日

微有風浪，下午卽平。晚飯後，怡去經濟二等訪周鳳九君等，余乃詣傅何二女士艙內閒談，何女士病舟甚，猶臥牀不能起，倚榻談笑，又涉及其同艙怪婦人之事，謂昨晚飯後，該婦與三五碧眼兒在甲板上狂飲酣舞，醜態百出，且舞且互擁而吻，旁若無人，不意舞興方濃之際，

一陣風來，此婦之長衣乃爲風揭起，其內竟赤裸裸地一絲不掛，纖毫畢呈，而此婦仍態度自若，恬不知羞，淫蕩下流，莫此爲甚；此不獨彼個人之無恥，實與中國人體面攸關，然而無聞有出而警告者，傅何二女士亦遂不顧多事焉。傅女士問余曰：『常見女學生之自中國來巴黎讀書者，服裝多異常華麗，脂粉之氣甚重，較諸六七年前之情形，似更趨奢靡多矣，不知國內一般女學生之情形均如是乎？聞學生近亦甚多染指燙髮者，其事果真乎？』傅女士問時，態度極爲嚴重，余不禁爲之失笑曰：『足下誠可謂少見多怪者矣！須知國內之女學生，遠較巴黎留學生如足下者，時髦多也；他處吾不知，姑就上海一隅言，余日中所見之女學生，敷粉，塗脂，畫眉，點脣，染指，燙髮者，已極普遍，迥非吾輩學生時代可比矣！設爲歐洲各國純樸無華之女學生見之，恐將誤認爲電影明星焉！』何女士坐起而言曰：『吾等相處日久，相知漸深，想直言必不見罪。蓋吾二人初與君相晤時，覺君雖和藹可親，並無特異之處，然而心目中總認爲官太太，而又爲出身於滬上教會學校之時髦人物，必非我輩之所能與交者，而不意竟能如是之融洽也。』余曰：『使我能交淺言深而言，則我之落伍與不合潮流，實與君等無稍異；至官太太之銜，爲余生平所最鄙視惡聞者，且外子並非真真做官者，彼乃一工程師耳。夫女子之

最可恥者，無過於倚丈夫之一官半職，招搖自詡，了不知羞，不惟不惡人之稱己爲官太太，而已復時時以官太太自居自尊。於是一般卑吏小卒，但圖一己之升發，趨奉長官之不足，復脅肩諂笑，獻媚於官太太之前，官太太遂亦樂而受之。更有享官太太虛譽之猶爲未足，而復欲謀實際之收獲者，於是賣官受賂之事，層出不窮，而官丈夫正苦無致財之道，乃落得明裝糊塗，暗收實利也；官太太而若此者，余蓋聞之屢矣。至官老爺之法門，尤日新月異，貪多無厭，不勝枚舉，是故官之一字，本不含壞意，惜我國官場中，敗類過多，遂致官之稱謂，竟認爲別有含蓄之意在，所以人人以作官爲致富之捷徑。夫因官致富，其貪也可知！試思世界各國，有此類情事否乎？使卽有之，人民能默許否乎？國之不國，此實爲一最大之原因也！『縱談忘時，迨怡來呼，始辭去。就枕轉側不能寐，諒因談話過多所致，甚無謂也。』

十二月三十一日

長晝無事，爲二兒織絨線衣以自遣，離家半載餘，不知二兒長大幾許，時爲停針擬想，煞費尋思也。今日爲除夕，船中一無舉動，乘客多甚失望。晚飯後去經濟二等與諸人坐甲板上談笑歌唱，不覺夜闌，至十二時正，舟中汽笛大鳴，告一歲已終也。於是衆乃高唱黨歌以代國

歌，三呼中華民國萬歲而散。歸艙後與怡各飲酒一大觥，聊以餞舊年，迎新歲耳。旅中度歲，情景淒然，乃成浪淘沙一闋：

『節序感飄零，送舊迎新，年華袞袞暗驚心，萍水相逢都是客，小斂浮生。把酒笑還顰，無限鄉情，羈人難度是光陰，飲罷頽然真醉矣！一枕濤聲。』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日

曙色初透，醒不能寐，擁衾遐想，思潮起伏，就枕成元日試筆四絕：

『曉夢初回又一年，雲低海闊浪參天，倦遊重復來南國，不看梅花看芰蓮。

不期海上逢元日，久客渾忘節序新，暢飲屠蘇遲舊歲，（廢歷舊歲也）願將椒頌獻慈親。臘盡春濃風物妍，闌珊意興異當年，兒時多少癡情事，過後思量總爽然。

回頭三十年中事，慚愧蹉跎已半生，何必乘槎浮海去，鹿寰那得有蓬瀛！』

午後四時，舟泊新嘉坡，時忽雷雨交作，勢殊滂沛，乘客俱不能上岸，咸呼恨恨。林開疆君於狂風大雨之中下船，轉程去爪哇，各道珍重而別。五時許雨止天霽，有美人傑克生女士來，高大綱君之友也，招高君登陸小遊，並邀余等同行。乃共乘傑克生女士自備之汽車先去市

中爲端妹訪覓樂器，彼來書所囑購也；奈今日適值元旦，店舖十家九閉，繞市一週，卒不能得。此地雖離國土尚有數千里，然到處見國旗飛揚，儼然已如故鄉之情況焉。於是復驅車往植物園，舊地重遊，景物依然，雨過新晴，草木尤綠潤可愛，處處姹紫嫣紅，碧陰翳鬱，猶是一幅盛春圖畫。池塘中青葉田田，芙蕖亭亭，尤有出塵風韻，惜時促不能久留，祇能走馬看花，匆匆而過。車繞郊野行，陌草如茵，野花鮮美，所見與初夏來時無稍異，惟天氣較涼爽耳。至大世界之新生活酒樓進膳，傑克生女士所擇也。雅座軒敞，窗櫺臨園，柳陰低護，夕陽斜掛樹梢，景物修然，倚窗漫眺，如展畫圖，顧而樂之。俄爾佳餚羅列，美不勝收，蓋不啻鄉味，已二月矣。同座有華僑銀行張君，傑克生女士之友也。女士年已六十餘，精神矍鑠，和藹可親，其半生事業，多致力於東方教育界，對我國感情極好。彼云三十年前，此地之華僑，類皆不諳國語，然自日本對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之侵略條件後，華僑於憤慨之餘，咸覺不習國語之可羞，乃發奮於學校中，添授國語一課，迨至今日，青年僑胞之不習國語者，幾百無一二，是亦未可謂非一進步可喜之事也。餐畢，已暮藹沉沉，急驅車回船，正將解纜，設在酒樓中再多留些時，則將因口腹而誤班矣；蓋舟本定八時離埠，現已延長半小時之久也。晚在甲板上遇一華僑青年，操國語

甚流利，且能書，自云世居南洋，從未一履國土，此去廣州，尙屬第一次，其國語係在新嘉坡學校中所習，足證適間傑克生女士之言，果不虛也。

一月二日

昨由新嘉坡登舟者，有華僑二百餘人，類多爲小本經營者，皆自攜被褥小榻，連牀於走廊中，幾無隙地之餘。內有一婦人，年約三十餘，上船後即見其有抑鬱之色，今日清晨，乘他客猶在好睡時，獨至無人處，將其全部之行李，一一拋擲海中，既畢，正將縱身入海，適爲一船中水手所瞥見，急張大網兜住，得以獲救。一時乘客麇集，詰其自殺之原因，彼自謂係廣東人，隨夫在新嘉坡經商，已十有餘年，營業頗爲不惡，故略有積蓄，生活既漸富裕，家室反多乖張；不意其夫近竟另覓新歡，視糟糠如眼中釘，此次強逼其回鄉居住，彼心中固不願，奈以不堪勃谿，遂即隱忍從之。上船後獨自尋思，覺人世茫茫，了無生趣，致起厭世之念耳。言時悲哽不成聲，聞者咸爲之酸鼻。午飯時，出怡昨在新嘉坡所購鹽蛋三枚，囑侍者往廚下烹之，少頃持至，一一皆置於銀盃中，每蛋之上端，已將殼剝去一小塊，曰：『此蛋味臭色變，必爲多年之物，恐不能食。』試嗅視之，色味有如皮蛋，不識者見之，似甚不潔，怡曰：『毋惹外人譏笑，不如棄之。』

『然心殊不捨也。午睡起，往訪傅何二女士，經走廊中，有數烟霞客，袒胸跣足，橫臥於小榻之上，噴雲吐霧，狂吸雅片，其狀與倫敦臘人館中所見之模型，殊無稍異，不禁觸目驚心。出乖露醜於衆眼彰彰之地，實深痛恨，無怪爲外人所非笑也。至經濟二等，傅何二女士正與船上之大副談話，據云今晨四時許，天尙未曙，水手等方在艙內外灑掃之際，瞥見一女子左右顧盼，形色倉皇，匆匆自某西人艙中出，身御男子浴衣，蓬首裸足，步履踉蹌，船中人深以爲怪，乃暗尾隨之，見其至一艙中，卽砰然掩戶，至午飯時始出；此女子非他，蓋卽自稱其夫在倫敦中國公使館供職之怪婦人也。夫以一孤身女子，於晨熹朝露之下，自男子之臥室中出，其行徑不言可知已！』

一月三日

天氣稍涼爽，惟猶須着紗衣，下午微有風浪，至晚弗止，晚飯後演美國電影，情節平常，毫無意義。

一月四日

風浪甚巨，嘔吐狼藉，惟怡精神獨佳，終日寫作不輟，健飯勝常，殊令人羨甚。

一月五日

晨間仍有風浪。十時許抵香港，余俟舟泊後始起。匆匆進膳畢，與怡及高大綱君乘渡輪至對岸，先去銀行兌換港幣。既畢，怡往電報局發一電致譚義民君，告以抵滬確期，余則獨往綉花舖爲黃少谷夫人購圍巾，連去二處皆以貨劣價昂未成。有頃，高君至，蓋預約在此敘齊也。候怡久久不來，高君乃往電報局尋之，余仍在店門外相候。不意高君甫去，怡卽至，急往追告未值，如是此往彼返者數次，耽擱時間頗久，欲速反不達，思之可笑。於是共往先施公司購物，余購糖果數盒，以備抵家後，卽可貽甥姪及兒輩也。高君爲其夫人選購衣料，需時甚久，余等以尙須往他處購物，不及待，乃先出。至一酒館中，購得燒熟之油雞臘腸燒鴨赤燒等五六色，以備歸船後，可以大嚼。又在碼頭水菓攤上購沙田柚橙子各若干，包裹甫竣，忽聞汽笛大鳴，以爲乃他舟所發者，不以爲意。緩步至舟泊處，見舟中水手正在紛紛卸除置岸上之跳板，蓋舟卽將解纜矣。邁步登舟，未入艙，舟身已漸漸離岸，不禁爲高君喚奈何不止。俄聞船梢上人聲嘈雜，不知何事，乃問侍者，謂有乘客數人，猶未上船，頃水手等正在拋繩索將彼等吊上也。也有人見高君亦在內，急奔往視之，則人已在艙中，坐椅上，面色蒼白，喘氣不止，蓋受驚確爲

不小，然而仍獲趕上，已可謂萬幸矣。舟啓旋後，氣候頓寒，御襯絨衣，猶瑟瑟作抖。今日由香港上船者，有熟人王志莘君夫婦。午茶後王君等來訪，相與縱談良久，感喟殊多，在外半載餘，遇人每欲探聽國內消息，但所聞無一可人意者，奈何！向晚天益寒，艙內雖有熱氣管，然偶至艙外，則須御皮大衣，船中侍者已皆易厚呢黑衣，據云迨抵上海，當更寒也。余乃信口戲成一絕曰：

『朝着紗衣晚御裘，炎寒變遷太無由，前宵猶作浮瓜議，後日歸家雪滿樓。』

一月六日

天氣益寒，上午往理髮處燙髮，值羅詩敵君，男女雖在一室，而分二部。爲余燙髮者，爲一年可二十許之女郎，碧眼金髮，面目姣好，皮色尤白皙嫩細，余於鏡中窺之，飽餐秀色；如此佳人，竟作理髮女郎，未免可惜也。既畢，返艙收拾零星雜物，至暮始就緒。歸家在邇，心旌反覺不寧，更感晝永夜長，較平日爲甚。晚餐時，舟中有通告，謂明日午後四時可以抵滬，預計在船上之光陰，尙足足有二十小時，雖覺其短，復嫌其長，此時之心理，頗無以自解；然無論如何，明日此時，必可與家人歡述一室矣！晚飯後，有電影，乃邀傅何二女士來觀。今晚觀客特衆，躋躋一

廳，劇情頗警趣，描寫一無賴之自新經過，含有教育意味。劇終，已十一時，就寢久久不能入睡，蓋心不寧也。

一月七日

晨醒特早，蓋歸心躍躍，精神興奮異常，一夜反復不能酣睡，轉側達旦。東方甫白，聞過道中有嘍嘍談話聲，乃披衣躡足出戶外，至浴室，遇一女僕，問其今日何時可抵碼頭？曰：「最遲不過下午一時左右耳。」余曰：「然則船上之通告，乃云須下午四時，何哉？」曰：「此乃預防潮小最遲之時刻，設漲潮早，水大，則午前或亦可抵達也。」余聞言，乃默默祝潮漲早，水大不已。十一時許，入吳淞口，舟中特提早午餐，食至半，見窗外屋舍毗鄰，果然盡已為家鄉景物。不一時，市政府之巍巍新廈，亦遙遙來入眼簾，余不禁喜極而呼曰：「市府既可見，吾家即在咫尺，何獨不見哉？此時老親稚子，或正在盼歸人也！」怡曰：「請稍寧靜，不爾，人將目子為癡癩者焉。」乃至茶烟室稍坐，見外籍乘客各手執一紙，正在填入境證書。坐有頃，舟已駛近碼頭，徐徐攏岸，需時頗久，心殊不耐。見岸上人頭簇簇，彷彿見父母弟妹皆在，及近岸，詎皆為不識者，四顧殆遍，不見影蹤。既旁岸，始見紀弟徘徊立碼頭之柵外，揮手而呼，謂二親及嫂妹攜二

孩俱來，惟因無券，不能入內，曾與熟人磋商，亦未成，故祇能在外待之；語未竟，紀弟忽他往。但見他人之家屬及親友均紛紛登舟，迎怡之友朋雖衆，獨不見吾家人，不禁恨極淚下，茫然若失。稍頃，吾友蔡祖榮女士亦來，忽忽寒暄畢，踉蹌下船，出碼頭遍覓家人不得，心滋焦急，卒於碼頭旁之木場中遇之。萬里歸來，二親均健，弟兄嫂妹無恙，而二兒則肥長有加，當時乳臭嬰提，今日居然多能呼爺喚母，問平安矣！不禁喜極而淚，半載來思親想子之苦，從此遂與吾日記同告結束焉。因繫以小詞一闕：

『喜極難禁涕，歡多反現顰，是悲是喜不能分，另有一般滋味耐思尋。半載關山阻，今朝樂事溫。天涯無復未歸人，相聚熙熙笑語醉金尊。』

(完)

跋

髫齡時稍稍識字，每見諸兄就燈下寫日記，心羨甚，苦不能書。及年十二三，雖略能執筆爲文，然已不復以寫日記爲趣。一日，偶見報載有某書局閨秀日記之廣告，心不覺爲之動，自思我亦閨秀，烏可無日記？於是向母乞得糊牕紙數張，裁訂一小冊，自題曰「幽閨日記」，復另署別號曰「豆花疏雨山房主」；「豆花疏雨山房者，余童時舊居處也。自以爲題眉及別號之典雅，無過於此。寫不數日，覺每日所記，無非讀書遊嬉飲食而已；事既不雅，尤復枯澀，甚不合幽閨體裁。於是乃虛構事實，凡他書中，字面詞藻有清麗纏綿者，悉錄之；甚至將小說中之綺情豔事，亦復抄之爲余日記之材料矣。每日雖健飯如常，頑頑如故，而日記中必寫作精神懨懨，體弱不勝。傷春悲秋，無病呻吟，大有「少時不識愁滋味，爲寫新詞強說愁」之概。當時心理之不可思議，至今思之，猶覺莞然。其後十年，雖亦嘗寫日記，而時作時輟，未有連續不斷至一月之久者。民國十六年卒業學校，恐西文之日就荒疏，乃練習寫西文日記，然不久又輟。新婚曾寫日記三日，念一年一二八時，復寫日記月餘，此後遂不復有一字。余之無恆心，可知！

上爲余生平寫日記經過之小史。余無恆之病，既如上述，今余之歐遊日記，居然得以終篇者，蓋非余之病除也，實由於外子君怡督促勉勵有以成之也。憶未出國前，怡卽與約曰：『此次西行，凡專門之記載，責固在我，而一切瑣雜之記事，須由子負之！』余曰：『諾。』及抵德，甚感寫日記之煩，頗引爲苦，每思中輟，怡必婉勉之，且曰：『子記猶爲余記也。』遂不得不勉爲之。計自念三年六月起，迄念四年正月止，七月之中，足跡幾遍全歐，而余之日記，亦竟成帙矣。歸後怡每建議將此日記公開，而余輒期期以爲未可；半固由於余性之疏懶，半實羞於余文之譴陋，蓋此類小品不文之紀事，在個人異日翻閱之時，固不啻舊夢重溫，而在他人讀之，實味如嚼蠟也。詎歸甫數日，而怡已將此書告之潘君公展，並與訂定每日在晨報披露，於是不得不勉事整理，歷十閱月而始竣事。凡修正句讀校對等事，均由怡代任其勞，是斯書之成，得力於怡之贊助者獨多；至內容之凌雜，文字之蕪淺，瑕疵疊見，不堪爬梳，是則才力之所限，無可藏拙者也。

中華民國念五年春懿凝識於上海。

盛成先生的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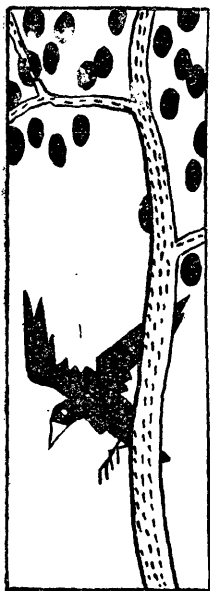
海外工讀十年紀實 一冊 一元七角

此書爲盛成先生的自敘傳，內容寫其十年來奮鬥成名的經過情形，堅苦勇進之精神，令人肅起。盛先生平生大志，爲使東西文化之歸一，故此書中隨時將兩種文化比較研究，所述多道前人所未道，淋漓盡致，肯中緊要。文詞亦流利優美，讀之令人感奮。

我的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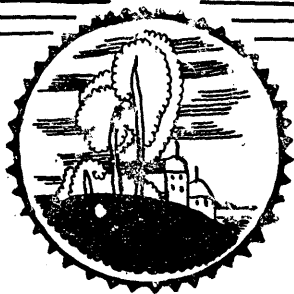
本書係敘實體裁，把作者的母親，做中國社會的主角，描寫六十年來中國家庭社會的演進。其中生死興亡，忍苦耐勞，家庭慘變，社會改革，均詳述無遺，而六十年來之國難及經濟之衰落，敘述尤爲詳盡。此書經著者寫成法文，次第譯成英、德各國文字，現已有十五種語言譯本，英、美之譯本，共出書在一百萬本以上。世界名人批評，皆認此書爲中國民族意識之代表作品，并認爲民族意識與世界意識諸合之近代產物。作者的文筆，平實精詳，亦爲世人所公認，無待在這裏介紹了。

▼ 一冊 九角



中華書局出版

風光



海外

著 生 先 今 搏 王

筆 二 外 海

角 六 冊 一

本書爲「海外雜筆」之續編。書中有俄、德的新材料，閱讀後，對於這兩個爲世界所注目的新異的國家，無異親歷其境。關於世界文壇的消息，更有生動親切的描述，其中如：「文人自由論戰」是記述以英國爲中心的筆會的一段風波；「巴黎憶戀記」是記述作者參加巴黎世界作家大會的經過；「莫京二記」之一，是記述作者參觀蘇聯作家大會的情形。近數年來，世界文學界壯闊之波濤，盡於此矣。

筆 雜 外 海

角 六 冊 一

本書內容，除就最小的日常事件，分析歐洲各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外；又有最近事物的印象，如意大利法西十年紀念；又有歐洲政黨的實際生活的描寫，如現在最惹人注意的英國獨立工黨。對於各地的名勝古蹟，有文學的描寫與歷史的社會的分析。所述及的國家，有日本、南洋、印度、埃及、意國、法國、英國等。體裁方面，有書信、日記、遊記、隨筆。末附歐遊指南一篇，爲作者身歷其境，親自經驗之談，尤可爲遊歐者之嚮導。

版 出 局 書 華 中

南國風光

廣西旅行記

一册一元五角

桂林山水甲天下，遐邇傳聞，而近年來政治情況，民間組織，尤多革新，為全國人士所注目。本書為著者旅行時之筆錄，至為翔實。特色有四：①係站在史地兩種科學的立場，注重過去的變遷和自然的現狀；②凡所述各縣概況、名勝古蹟、風俗習慣，皆根據實地調查所得與可靠之文獻；③廣西苗族，其風俗語言素與漢族異，作者親履蠻土，歸而作「到峯山去」、「峯山風光」、「自峯山歸來」等篇，列入本書，實為研究國內民族之重要材料；④本書中有「湘灘同源辯」一文，為作者實地考察之心得，具有獨到之見解。

海南島旅行記

一册六角

海南一島，孤立於越南之海中，以位置、氣候、交通種種關係，從未有環遊全島者。廣東通志云：「自儋至崖，浮沙千里；跬步如履炮烙，往來必須夜行。」是以遊人裹足不前，有由來矣。本書作者以生長嶺北之身，竟不避艱險，環遊海南各縣，洵屬空前壯舉。書中每敘一縣，歷舉其位置、沿革、氣候、住民、物產、交通、文化、勝蹟、風俗等項，均係深入民間，根據實地調查觀察，言之甚詳。末附海南全島總論一篇，對於海南全島風土情形，概述無遺。凡研究史地及關心國計民生與邊遠問題者，皆宜人手一編。

田曙嵐先生著

中華書局出版

小品文

味橄先生著

道林紙精印

北平夜話

實價五角

這是一部用隨筆寫的遊記，計收最初的印象，飛霞粧，帝王遺物，開中滋味，吃過了嗎，愛的教育，演戲之都，游牧遺風，春風青冢，北門鎖鑰十篇。每篇都有一個中心，如吃過了嗎寫北平的小吃，愛的教育寫北平的戀愛，開中滋味寫北平的風景，春風青冢寫北平的哀話，文筆生動，趣味雋永，寓意深刻，觀察入微，故都的人情風物莫不躍然紙上。

道林紙精印

詹詹集

實價六角

本書包含隨筆二十篇：或談天，或論人，或說世故，或道癡情，或論謀事，或講女權，或開話吸煙，或辯解遊蕩，凡人之所未及談或不屑談者，著者用鋒銳的眼光，該諧的論調，風趣的筆墨，一一道來，無不中肯。文字之生動活潑，處處引人入勝；趣味之親切濃厚，尤能令人興奮。得此一卷，無異孤旅長途，獲一口齒伶俐之良伴；即獨自幽居，亦足消磨長日，排除枯悶，令人心神怡如不惑寂寞矣。

道林紙精印

流外集

實價六角

有些人喜歡把自己的作品，題上一個誇張的名字，去招引讀者的名字，使人愈看愈失望。本書作者，却不肯妄自尊大，題名儘管渺小，而內容却常能引人入勝。讀過北平夜話或詹詹集的人，對於作者別有一番格輕鬆瀟灑的筆調，都一致承認是可親的。這本流外集，雖作者謙虛地自認爲也是不入流不成品的東西，然我們讀起來倒反而覺得特別有趣，談笑風生，而有親密之感。這兒流露着人生的面影，世態的寫真，使你實感到自己的社會，

中華書局出版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印刷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發行



歐遊日記 (全一冊)



實價國幣八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應懿凝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標商冊註

